

DS Wu, Fêng-p'ei (ed.)
 785 Ch'ing chi ch'ou tsang
 A35 tsou tu

CALL NO: DS 785 A35 v.1	AUTHOR: Wu, Fêng-p'ei (ed.)
EAS	TITLE: Ch'ing chi ch'ou tsang tsou tu VOL: also v.2-3.

DATE CHARG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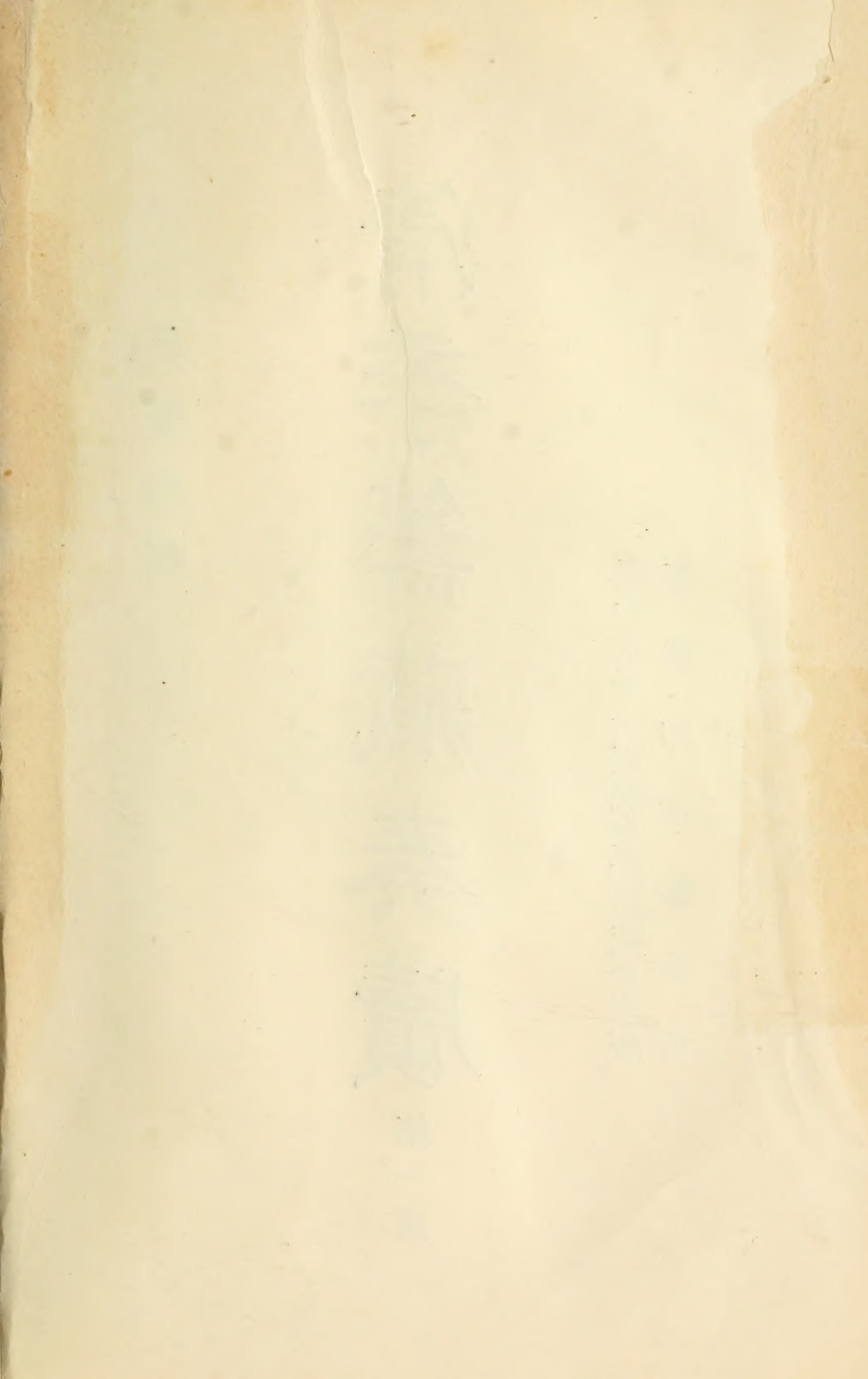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吳豐培輯

清季籌藏奏牘

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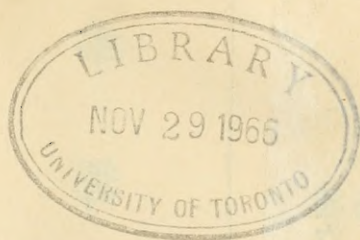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豐培輯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冊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1143608

DS
785
A35
V.1

清季籌藏奏牘總目

丁寶楨奏牘一卷

文碩奏牘八卷

劉秉璋奏牘一卷

升泰奏牘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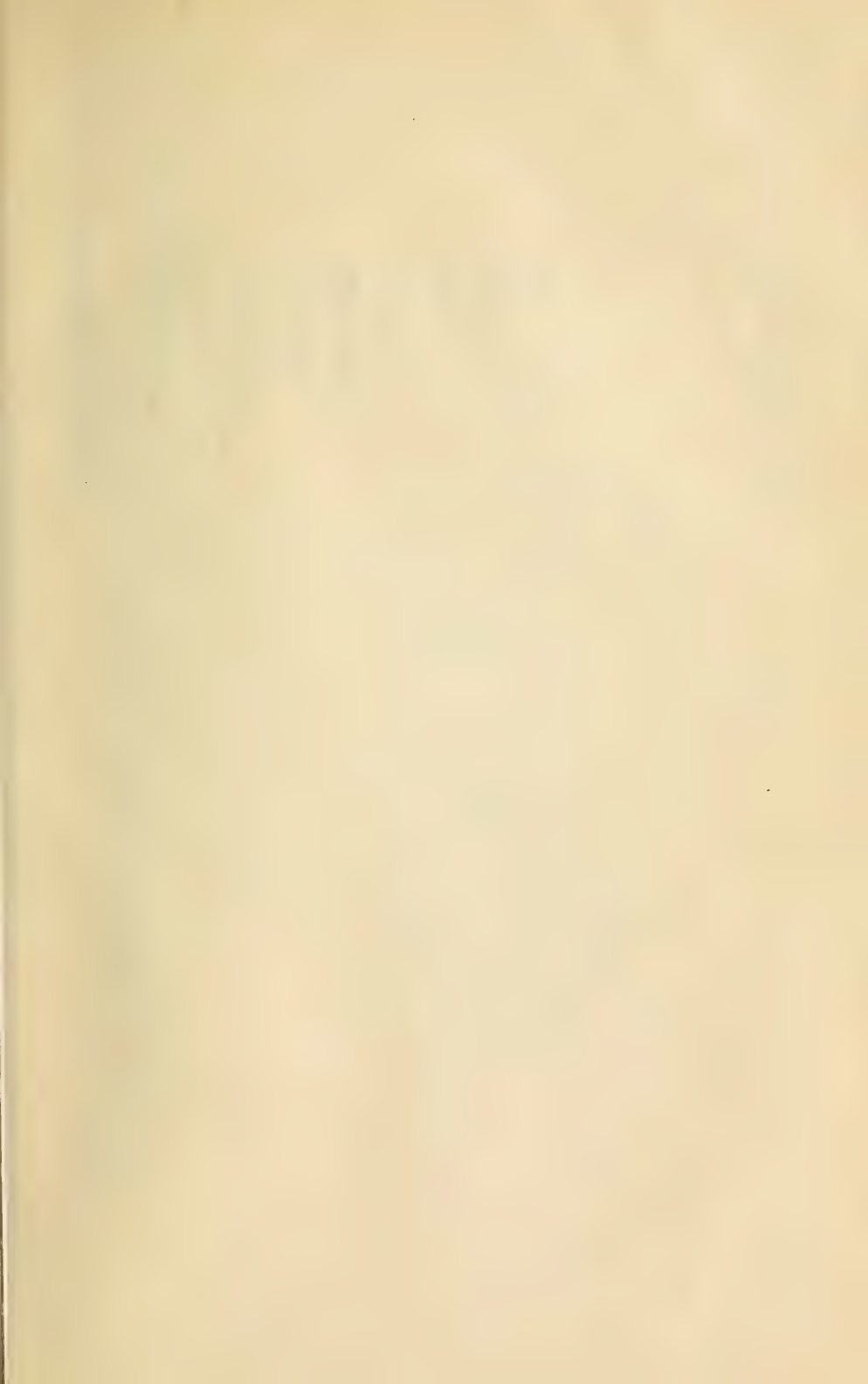
鹿傳霖奏牘三卷

安成奏牘一卷

裕鋼奏牘一卷

有泰奏牘二卷

張蔭棠奏牘五卷



傳

丁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人。咸豐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母喪。里居。遵義楊隆喜反。斥家財募壯士八百捍鄉里。戰始不利。繼獲大勝。服闋。會苗教蠢起。巡撫蔣蔚遠奏留軍。特旨授編修。增募至四千人。復平越獨山諸城。十年除知岳州府。始罷遣所募兵。虧餼巨萬。迺陳五百金案上。語衆曰。與諸君共事久。今庫饋訕。徒手歸奈何。衆泣曰。公毀家紓難。我等敢他求乎。遂去。越歲調長沙。有客軍數千。以無主將譁變。立請大府貸發三萬。斬五人。事遂定。同治二年。擢山東按察使。會僧格林沁治兵魯豫間。令擊河北宋景詩。旋劾其擅議招撫。部議降二級。又明年遷布政使。僧格林沁戰歿曹州。坐法再干議。皆得恩旨留任。於是言者復撫他款彈之。事下曾國藩。國藩白其無罪。巡撫閣敬銘夙高其能。至是乞休。舉以自代。遂拜巡撫之命。時捻趨海澱。李鴻章建議築牆膠萊河。寶楨會軍蹙之。六年東捻走。離河。東軍王心安築壘方威。而隄牆未竣。捻長驅渡河。寶楨以聞。上怒。鴻章交部議。寶楨亦褫職留任。先是東軍守離河。本皖將潘鼎新汎地。皖年甫南移。而北路遽失。詔斬心安。寶楨抗辯。適有心安而責鴻章。寶楨復屢疏相詆。於是上益責鴻章。忌刻縱寇矣。明年西捻趨定州。近畿震動。寶楨聞警。卽馳至東昌。率騎旅千。精卒三千。齎五日糧。倍道北援。捻遂南潰。是役也。朝廷遣宿衛之旅出國門備寇。統兵諸將帥皆獲譴讓。而上獨以寶楨一軍猝出寇前。轉戰雄任。深祁高肅間。復饒陽功最著。數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寶楨治軍善乘勢。不主畫疆自守。以故諸軍會集東西二渠。率皆就殲。山東而其誅安得。

海事尤著人口。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頗用事。八年秋。乘樓船緣運河南下。旗纓殊異。稱有密遣。所過招納。權賄無敢發者。至泰安。寶楨先已入告。使騎捕而守之。安得海猶大言。謂汝輩自速辜耳。傳送濟南。寶楨曰。宦豎私出非制。且大臣未聞有命。必詐無疑。奏上。遂正法。河決鄆城侯家林。運道梗。河臣議次年興工。寶楨謂宜及水涸時力疾。請自任水閘。隄植立不退。費半功倍。又塞銅瓦廂決口。駐賈莊。聞日本構衅。遂密陳海防計。請築山東煙台威海登州礮臺。設礮口製造機器局。從之。光緒二年。代吳棠署四川總督。至卽嚴劾貪墨吏。澄肅官方。建機器局。修都江隄。戡夫馬。以恤民。革陋規以恤吏。又改鹽法。官運商銷。置總局瀘州。其井竈分置廠局。鹽岸分置岸局。歲增帑金百餘萬。而猾商奸吏。不便所爲。爭中以蜚語。於是臺諫交奉糾奏。寶楨已坐隄毀鐫秩矣。而言者復劾停機器局。褫監工成。歸龍茂道丁士彬灌縣令陸葆德職。而尤斷斷爭鹽務。上以川鹽有成效。勿爲動。已而成都將軍恆訓覈覆隄工。亦撫及鹽運病商民流弊大。寶楨抗辯。上慮寶楨惑浮言。敕勿易初念。尋予實授。寶楨彌自警勗。益興積穀。嚴督捕。治蜀凡十年。初莅事時。郭內月有盜劫。至是誅匪幾盡。聲爲道不拾遺。十一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諡文誠。予山東四川貴州建祠。寶楨嚴剛有威。其初至山東也。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頗貴倨。見司道官不設坐。寶楨投謁告材官啓王。坐則見。否則罷。左右皆大驚。王服其強。爲改容加禮。敬銘聞之。大稱異。至之日。親迓於郊。自是事無大小。皆咨寶楨而後行。至今言吏治者。常與沈葆楨並稱。尤勵清操。喪歸。僚屬集賻。始克成行云。子五人。體常尤著名。官廣東布政使。清史稿列傳卷二百三十四。

丁寶楨奏牘目錄

英人吉爲哩等由川赴藏番夷阻回片 光緒三年十月十一日

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譎請察飭駐藏大臣修好於布魯克巴以固藩籬片 十月二十七日

附總署議覆丁寶楨奏英人西藏探路用意狡譎情形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派員出洋遊歷片 四年四月十一日

會籌藏中應辦事宜摺附延寄 五年閏三月初七日

保護馬加國游歷官入藏情形片 七月初五日

設法阻止洋員入藏游歷片 九月二十九日

藏番驅逐洋人派兵彈壓保護片 六年四月初七日

查畧野番滋事派員查辦情形片 八月十九日

黃楸材游歷回川片 九月二十三日

野番勾串瞻夷攻圍官寨查辦情形片 十月二十三日

攻克查畧裏塘肅清摺 十二月二十八日

請飭駐藏大臣勘明內地疆域劃界立牌片十二月二十八日

岩番劫殺洋人查拏辦理片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西藏官兵鹽糧月費請復舊制片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拏獲岩番分別嚴辦片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勦辦岩番大道肅清片五月二十九日

土司構衅查辦完結摺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喇嘛攘奪廓商財物派員查辦摺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喇嘛攘奪廓番財物查辦完結片閏五月二十四日

瞻對裏塘劃界刊碑摺閏五月二十九日

丁士彬入藏中途被阻片七月二十九日

懇准乍丫入貢片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英人窺伺後藏豫爲籌備片四月初三日

會奏整頓西藏不可遽事更張摺七月二十六日

遵旨籌議裁減勇營局費摺十月二十六日

西藏通商事多後慮摺同日

通商先向藏番開說片同日

通商儘有格礙盡力以圖片同日

英人因俄官赴藏游歷欲與西藏先行通商片附程站單十一月初八日

請嘉獎廓番堅其內嚮片十二月二十日

懇准乍丫入貢片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籌備川省邊防摺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擬定乍丫貢品人數摺二月初十日

查覆乍丫貢品人數舊例摺四月初一日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丁寶楨奏牘

吳江 吳豐培 輯

英人吉爲哩等由川赴藏番夷阻回片 光緒三年十月十一日

駐渝之英人吉爲哩於五月三十日由成都省城起身前往西藏一路回國英員貝德祿於六月十六日由省起身赴越嶲嘉定峨邊雅州甯遠會理州打箭鑪等處至滇省一帶游歷均經派員沿途護送並密查該英員等行徑先後附奏在案續據護送委員鍾坦來稟該英員貝德祿於出省後執意欲去涼山普雄各地方會晤裸夷力阻不允因於到越嶲時密囑營員喚來城當差之熟夷前來教以語言令其到貝德祿寓所故作窺伺貝德祿一見該夷卽喚入內給以飲食細詢夷地一切情形該夷兵卽照該委員等所教之言回答並以涼山夷人係屬生番見人卽害其語言伊等亦不能知等語嗣由越嶲起程沿途所見多夷細問情形大略相同貝德祿始信爲真到登相營時始不提及前去涼山普雄之語及到瀘沽又以觀星未準耽延一日到甯遠府卽由該府另派委員會同護送出境至雲南巧家廳交替旋據瀘州知州田秀栗稟報該英員貝德祿又於九月十六日與副員麥良臣由滇省富官村一帶行走復入川境至

瀘州即日赴合江前往重慶等語。並據各沿途稟報。貝德祿沿途皆密繪地圖。行走尙屬安靜。至吉爲哩一名山省行至打箭爐出口。行抵巴塘。巴塘本係入藏之路。茲據該塘委員趙光燮稟報。前奉文以英人赴藏游歷。飭令保護。彼時卽聞藏番有阻攔之說。該英員到塘時。不欲入藏。擬由巴塘赴滇回國。該委員以江卡地方與巴塘毗連。以甯靜山爲界。凡有差事進藏。江卡卽派馬隊四出哨探。以致巴夷喇嘛亦多附和。最易滋事。該英員既不進藏。卽不必過江卡。但恐江卡兵夷越界另生枝節。該委員當飭土司飛調馬本傳築土兵。又飭麟里宗俄兩協傲各帶土司頭目蠻兵。隨同護送。行過邦木塘。復飭塘兵馳往甯靜山。告以英人係由巴人滇。不必驚疑。一面卽分路赴甲乃頂前進。過山崗。遙見甯遠山下有帳房人馬排立。該委員只得在後待吉爲哩等行過。始隨後前進。幸該處人馬未動。只連放數槍。隨卽諭令英員趕緊前行。幸免無事。各等語。臣查該英員等來川駐紮重慶。查看通商事宜。茲一則由川赴藏。又由藏赴滇。一則由川赴滇。又由滇回川。行蹤迄無一定。其爲查看道路形勢。探明風土人情。以爲後日擬由該國陸路出入川境可知。但該國由藏入川。較之由滇入川。須繞行緬甸。道路較近。緣廓爾喀與英連界。僅一山之隔。而後藏與廓夷毗連。故也。臣於此次該英員由藏赴國。頗爲竊慮。因前有西藏探路之約。未便阻止。當飛致巴塘各委員。沿途妥爲查看。今以藏番有阻攔之信。而該英員乃廢然思返。實爲目前一大幸。但該英員注意於此。以後尤當隨時妥密防範。臣惟有謁智盡心事事遏之於幾先。藉以上慰宸廑。謹奏。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該衙門知道。

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譎請密飭駐藏大臣修好於布魯克巴以固藩籬片十月十一日

英人前有西藏探路之請。其用意狡譎。臣心竊慮之。到川以後。恒切切防維。思欲暗中設法補救。以爲得尺則尺之計。此次貝德祿吉爲哩二員。明爲查看通商事宜。乃遍地游歷。或則欲會涼山獐夷。或則欲由藏赴國。沿途詳繪地圖。其幾已見。臣竊揣英人之意。從前專注意海疆。今則二十餘年。船礮既極堅利。而沿海之地勢人情。亦經熟悉。自以爲經營就緒。惟不通海疆之四川雲南貴州湖南廣西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數省。未能水路相通。彼就目前視之。實覺毫無可恃。故又欲以向之致力於海疆者。轉而用之於西南各省。然必擇其與該國最近之省。先爲入手。徐圖推廣。而與該國最近者。莫近於蜀。滇次之。而蜀又爲數省中菁華聚集之所。故英人此時用意。在蜀。蜀得而滇黔歸其囊括矣。此實英人目前肺腑之謀也。且查川省門戶。在前後藏。而後藏外接披楞。卽英孟加拉之屬部。披楞又名噶里噶達。孟加拉又名第里巴。與後藏相近之阿里。皆古東印度地。英既占東南中三印度之半。窺伺後藏久矣。從前爲布魯克巴廓爾喀之中界。哲孟雄部大山所阻。山極險峻。中通一線。道光年間。哲孟雄屬於英。此山已爲英所據。前二十餘年。海道未甚通。印洋煙入川。卽由此路。彼若此時將山開鑿。卽可長驅入藏。幸尙有布魯克巴廓爾喀界連前後藏。足爲我藩籬。查布魯克巴全境。不麗印度廓爾喀兵力頗強。前此英人并吞印度。未能侵其寸土。至今憚之。現在英人通藏。必由此道。此二國足與爲難。若將該兩國極力羈縻。絕英人近交之計。則兩藏不失要隘。我得自固其藩籬。且查英人從前於北印度取賽哥屬部加治彌爾。卽有欲赴藏通市之意。是其蓄謀已久。今若不將布廓兩國極力籠絡。英人必設法相與連合。則西藏一無屏蔽。而川省門戶遂失。必恃西北毗近番獐夷地數千里。以爲界限。而番獐各夷貪而無親。誠恐英人啖以金錢。則川省事勢破裂。所關非淺。臣日夜籌計。所以前奏欲在甯越附近夷地一帶。試辦開礦。非爲牟利。實

欲藉此聯絡番獮夷人爲先發制人之舉。但恐量力不能遠及。寢食難安。竊查洋人入川情勢。實爲中國陸路一大關鍵。未可視爲末務。臣愚以爲欲圖內地之安。則境外之藩籬。必先自固。蜀之門戶在西藏。而西藏之藩籬在布魯克巴。廓爾喀。今廓爾喀本遵例入貢。臣服維虔。惟布魯克巴久未貢獻。此時若將廓爾喀厚爲羈縻。而密飭駐藏大臣設法修好於布魯克巴。陰爲外助。則自可以伐英人入藏之謀。此必然之勢。况布魯克巴本於雍正年間。准其內附。今若殊恩遠沛。准令聯舊日之情。該國必將感激効順。夫此舉因利乘便。在我第行所固然。非同創局。他人即不能藉生異議。細審前後形勢。似應早爲酌辦。勿令彼族得以播弄。暗中撤我藩籬也。至將來洋人如有請於蜀滇兩省開闢。及由川赴藏通商各事。似須設詞婉拒。令彼水陸不能相通。庶知有忌憚。不敢遽行思逞。其關繫全局。實與海防相爲表裏。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訓示。並密飭總理衙門妥慎議行。再廓爾喀本屬遵例入貢。臣因山陝徧地饑荒。道路不能暢行。已據情奏懇恩施。准予暫免一次。如以臣說可採。可否於此次暫免外。特沛鴻施。厚加賞賚。用示懷柔之處。恭候聖裁。謹奏。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該衙門議奏。

總署議覆丁寶楨奏英人西藏探路用意狡譎情形摺 十二月二十一日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訢等奏。爲遵旨議奏事。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軍機處鈔交四川總督丁寶楨片奏英人西藏探路用意狡譎等因。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查丁寶楨原片所稱各節。除此次廓爾喀遵例入貢各事宜。已於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由松淮桂豐恆訓丁寶楨及理藩院各欽遵辦理外。臣等以藏屬藩部。事隸理藩院承

辦。由臣衙門行查該院。以界連後藏之布魯克巴廓爾喀於何年始行入貢。所貢係何方物。由何路行走。入貢有無定例常期。每屆貢期。有無賞用何物。現在是否照舊按期入貢。檢查例案。並將布魯克巴廓爾喀源流。逐細聲復。旋准理藩院復稱。廓爾喀始自何年入貢。及該部落源流。於道光三十年間。本院典屬司科房。不戒於火。將道光年間以前檔案燒燬不齊。無憑查考。惟咸豐三年。廓爾喀國王遣使入京。呈進叩賀天喜貢物一分。班例貢一分。由四川赴京。沿途由驛行走。所賞各物。由軍機處內務府交出。由院轉交來使祇領。同治六年。廓爾喀國王呈進貢物到川。因道路梗塞。經四川總督派員將該國貢物齎京。賞件發交四川總督轉交祇領。至布魯克巴部落。本院向無源流。亦無辦過進貢之案。將會典所載廓爾喀等部落事蹟。及本院現行事例。並咸豐三年廓爾喀國王遣使赴京貢物賞件。同治六年。四川總督派員齎京代遞貢物各數目。鈔錄粘單咨覆前來。查會典內開。廓爾喀額爾德尼王五年遣使入貢一次。又載西藏西南與布魯克巴哲孟雄作本郎洛敏湯廓爾喀各部落接界。自薩迦宗喀聶拉木絨轄定結帕克里一帶。皆堆設鄂博。定日江孜二處爲外藩。各部落來藏要隘。皆時設訊防。駐藏大臣。每歲於閱兵之便。親加巡察等語。臣等公同詳考輿圖。證引記載。綜覈形勢。揣度詳情。布魯克巴哲孟雄廓爾喀三部落。屏列藏地西南邊界。與向設鄂博。定宗喀聶拉木絨轄定結等處。皆中隔大山。哲孟雄界布魯克巴廓爾喀之中。與江孜相去較近。中有徑路可通。道光年間。哲孟雄爲英所屬。藩屬已自不完。若得布魯克巴廓爾喀一心效順中朝。則於哲孟雄境界左右有所牽制。於英必有所顧忌。在我亦尚得屏蔽之資。該督所籌。自係深慮遠謀。亦目前之要策。惟廓爾喀自乾隆五十六年入寇藏地。用兵戡定後。歷經遵例入貢。該部落與英爲世仇。自當加意附循。俾無攜貳。至布魯克

巴本西梵國屬。皆皈依紅教。崇佛誦經。雍正十年。始歸誠內附。入貢迄今年久。理藩院疊無難過進貢之案。祇於該院現行西藏通判則例內載有布魯克巴素信紅教。每年遣人來藏。向達賴喇嘛呈遞布施。由邊界官查明人數。稟駐藏大臣驗放進口等語。若遽令其入貢。轉令生疑。擬由駐藏大臣於該國人來藏仍照舊例稽察外。隨時加意撫綏。相機斟酌辦理。至於英人覬覦藏境。匪伊朝夕。其所至遊歷地方。探幽極遠。繪畫地圖到處皆然。明以考證地學爲詞。用意極爲詭譎。臣衙門從前聞有法俄各國請給護照前往藏境傳教游歷之事。多告以彼處地屬外藩。保護難周。殊有禁之不能。聽之不可之勢。至上年煙臺條款。業已立有專條。准由內地四川等處入藏。以抵印度。據駐藏大臣函咨。以闔藏各寺。不願外人到境遊歷。籲請阻止。經臣衙門咨覆。該大臣設法開導。勿令生事。亦屬事處兩難。邊外各部落。信習喇嘛教。性情向多質魯。在我馭外機宜。又非可家喻戶曉之事。該兩部落或不善體會處置。輕重失宜。致生枝節。是未得其助我之力。先予人以口實之資。似亦不可不慮。要之英人素蓄之謀。總伺我中國不乘之隙。惟在力求自強。實能自立。使之抵隙無由。而又無事可以藉口。雖在彼之冀倖。未必潛消。而所以固吾圉而伐彼謀者。道莫外是。擬請飭下成都將軍恆訓四川總督丁寶楨駐藏大臣松淮桂豐。不動聲色。安密籌維。強鄰之防杜宜嚴。而在我必先無暇可蹈。藩服之綏來宜亟。必在彼使知合力與謀。庶幾內固藩籬。而外弭衅隙。可得馭遠防邊之全策。至丁寶楨等慮及此。足見用意深遠。如有切實妥協辦法。亦卽由該督臣詳細密陳。以資集益。而專責成。謹奏。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旨依議。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二

派員出洋遊歷片 光緒四年四月十一日

川省向多法國傳教之人。此外各國洋人素不經見。自英人有西藏探路之約。以後來川遊歷者。日見其多。去歲英員吉爲哩麥士呢爲能欲由藏回國。貝德祿欲赴夷地詢訪夷人。均經中途設法阻止前進。幸皆就我範圍。自後英人萬道福等行由巴塘赴藏。亦經諄囑委員婉爲勸阻。改由滇省而去。以免多事。本年二月初間英員貝德祿由重慶起程。前赴嘉定銅河並峨邊越嵩打箭鑪各處。自赴老林打獵。經臣飭令洋務局由省派員前往照料護送。該英員執意推辭。復飭沿途州縣委派役按站接護。而該英員每多中途改道。且多不由大路行走。每於人迹罕到。及曾經封禁之路。自與跟役一二人。銳意前行。護送之人勸之不可。而沿路行蹤詭秘。所到之處。詳繪地圖。並與法國教士往來甚密。現據稟報。仍在打箭鑪小住。尙不定其何往。臣竊維英人蓄意開通西路。由來已久。此次先由附近邊隅以次漸進。將來道里既熟。必多不情之請。且西藏各處。據各塘務委員來稟。多有不准洋人由彼行走之說。日後該洋人如必欲道經彼路保護之法。頗費躊躇。查西路情形。與東南各省迥異。東南各省出口均係大洋。居民絕少。入口即是中國地面。彼固無人攔阻。我亦易於防閑。西路則均係陸地。且自川省打箭鑪以致前後藏中間八九千里。盡屬番夷部落。夷性反覆。日後該洋人來往彼地。無論自彼至藏。或自川至藏。攔阻之處必多。臣惟先行嚴飭塘務各委員。遇有洋人由川赴藏。必婉詞勸阻。阻之不聽。則設法隨時保護。並知照駐藏大臣妥爲辦理。惟查西路至藏全係陸地。而由藏至五印度相詎不過一千數百里。近聞英人於東印度孟家拉之東開拓新境。名曰阿賽密。阿賽密之東北境。距西藏邊界間。

不過數百里。而近若果如此。則數年之後。必將直抵藏境。臣日夜籌思。似不可不先事預防。惟預防之法。非先將其地山川形勢之險易。徑途道里之曲折。以及人民性情之強弱。了然心目。毫無舛誤。則胸無把握。即按舊圖考核。亦多不可靠。臣現擬仿照滬津兩處。派員帶人出洋。赴各國學習機器算學之舉。遴訪精習輿圖熟諳算學儀器一二人。由前藏過廓爾喀折至中印度。徧歷東西南北各印度。循恆河而東至孟加拉之阿賽密東北境。再溯藏江而返。歷布魯克巴及貉獮野人之地。以達於南墩。俾其將各該處山川形勢徑途道里以及民人情性。一一詳繪總散地圖。並詳細貼說。俾全蜀西南形勢可以周知。庶以後遇事區處。較有定見。至所派之員。臣已選得江西貢生黃楸材於地圖儀器算學各項深得泰西祕妙。且耐勞喫苦。亦異常人。從前江西學政臣許庚身曾經保送。擬即派令該員前往。必可將各該處一切形勢。考究無遺。以備採擇。惟中國派員出洋遊歷。必須由總理衙門先行照會該國公使查照。茲臣派員前往印度各處。係屬英境。如蒙俞允。仰祈飭下總理衙門。先行知會該國公使查照。並知照到臣。臣即繕發執照。即日飭黃楸材起程前往。臣爲探悉洋人屬境與中國邊境形勢起見。是否可行。理合附驛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會籌藏中應辦事宜摺附廷寄 光緒五年閏二月初七日

四川總督丁寶楨駐藏幫辦大臣色楞額奏爲遵旨會籌藏中應辦事宜事。竊臣等於光緒五年三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五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前已有旨。將色楞額簡放駐藏幫辦大臣。現在藏中事務。甚關緊要。丁寶楨於藏中近日情形。尙能講求。該處應辦事件。如何相機整頓。方能操縱合宜。著色楞額就近晤商該督。先事籌畫。務

臻妥協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仰見聖主綏靖邊陲，洞燭萬里，莫名欽服。竊維藏衛與川省唇齒相依，自西人有赴藏探路之約，情事時虞變更。臣實楨到川後，每於該處情形，沉思遠慮，未嘗稍釋於懷。茲蒙諭令與臣色楞額妥商籌畫，敢不竭忱盡智，期於辦理無誤。稍紓朝廷西顧之憂。惟川省距藏六千餘里，彼處情形，誠恐未能盡悉。幸年來於派往藏中之員弁兵丁人等回川，臣必將該處近日情事，詳加諮詢，因得略知梗概。伏思西藏地方，從前祖宗定制，自察木多乍丫至前後藏以及江孜定日各隘口，均設有游擊都守兵丁，以資駕馭。而臨之以駐藏大臣，居中統制，凡藏中事務，其小而易辦者，則由各該番官辦理，層次申送，取裁於該藏王。其大而難辦者，則由藏王咨送駐藏大臣核辦。即其番官之揀補升除，均須由駐藏大臣主持辦理，體統極爲尊嚴，事權不容紊越。所以控馭該藏者，立法至爲精詳。是以二百年來，番官頗受漢官約束，番人自不敢輕視。漢番一體辦理，一切令行禁止，極爲順手。自道光末年以後，撫馭稍寬，番官因與漢官分而爲二，各不相統。而番官之氣燄漸長，其後習爲故常，遂不復遵漢官約束。而漢官之呼應亦覺不靈。惟駐藏大臣之體制，一切猶遵定制，不敢違背。然亦不免於羈縻矣。今欲藏衛之中，事事就理，則必仍令漢番合而爲一，自可收提綱挈領之效。然積習已數十年，番情固執難通，一時恐難驟易。所幸該藏人情，向惟知尊崇佛教，別無伎倆。其藏中應辦各事，經臣實楨詳加查訪，俱係彼地之田土買賣命盜各件居多。其實在費手者，則惟有彼此撒卡爭鬪之事。然亦係蠻觸相爭，決無大患。只須駐藏大臣恩威相濟，處以公平，即不難了了。故就藏中今日情形而論，決不慮其爲我腹心之憂。特恐其貽我兼顧之累。臣實楨復與臣色楞額詳細審度，目前該藏應辦緊要事宜，約有二端：一在於各國洋人之游歷無常，一在於哲孟雄之藉端要索，必能將此二事調處得宜。斯藏衛可期安謐，而內地

亦無虞擾。蓋藏地界連印度。洋人久有窺伺之心。徒以其爲我屬境。又值彼此講信修睦之時。不得其間而入耳。觀於洋人探路之約。既得所請。而赴川遊歷之人。近日已十倍於往昔。其中遇有赴打箭爐一帶前進者。臣寶楨均預飭該廳同知及各塘委員。隨時查探。如有入藏洋人。必先婉言阻止。決不令其輕入。緣藏番不識時宜。愚而自用。設防閑不豫。致洋人冒昧前進。則藏番必一意膠執。設有事。其釀禍將有甚於馬加哩者。臣寶楨現與臣色楞額籌畫以後。凡有山川入藏洋人。由臣寶楨隨時飭屬設法攔阻。一面咨會查照妥辦。第查各國游歷洋人。近有由山外洋及新疆別路入藏者。此則無從防範。必須駐藏大臣先得消息。在於交界之處。派員探迎。或婉爲阻止。或加意防護。庶免失事。惟查藏中與各處交界處所。並未設有官司。實無從查探保護。萬一來者銳意突來。而阻者顧預力阻。彼時駐藏大臣。或不及知。卽知之而相距較遠。事機莫及。一有事故。衅隙卽開。則洋人必以其爲我屬境。近則與彼構衅。遠則與我爲難。此係必然之事。現臣等擬於藏中與各路交界之處。擇要增設文報委員二人。歸駐藏大臣統屬。專司稽查護送遊歷洋人各事。如遇有洋人由外赴藏者。先行委曲阻止。僅力不能阻。則一面飛稟駐藏大臣。一面力爲諭導。藏番並親爲護送出入。不少疏玩。庶洋人之來藏者。我可以先爲防範。卽萬一有意外之事。則我既有員保護。彼亦無可藉口。此則籌畫目前之第一要務也。又哲孟雄地方。界在印度西藏之中。近日探悉該番。往往假披楞欺占彼地。時向藏中生事。上年頗有煩言。經松淮妥協辦理。幸得無事。臣寶楨細揣其情。該番此時似意屬騎牆。彼此播弄。以爲漁利之具。若不早爲籌及。恐其外肆勾結。內挾欺凌。將來洋人與藏中衅端。必從此起。臣寶楨查江孜定日地方。本設有守備二員。駐紮巡防。惟武弁不能通達機宜。殊不可恃。現與臣色楞額籌商。擬將新設稽查遊歷洋人之委員二人。或分一員住江

孜與哲孟雄毗鄰。俾其就近探查該處番情。隨時隨事稽查彈壓。如該番別有隱謀。即可設法預爲解散。俾不致暗中愚弄。或可弭患未萌。此又籌畫該藏之第一要務也。至藏番雖崇佛法。然其情性嗜好。實亦惟利是圖。但使駐藏大臣事事持廉秉公。恪遵法度。該番自能敬畏。就我範圍。此則正本清源之計。臣寶楨亦以此與臣色楞額互相勉勵。以期正己率人。不致爲所挾持。自不敢不遵我節制。至察木多、丫等處。聞近日亦漸覺不馴。然細察其由。實亦彼此攘奪起見。只須駐藏大臣。馭之以恩。示之以信。其有二三桀驁生事者。亦必置之於法。不稍寬假。自可誠服相安。不致更滋他事。此外該藏照常應辦事。宜則在臣色楞額到任。與臣松澁因時審勢。斟酌照辦。別無可慮。其餘有關大局者。則由臣松澁與臣色楞額等隨時飛行咨商。臣寶楨亦必殫心會籌。絕不敢稍分畛域。以仰副聖主長駕遠馭之至意。至所議增設委員二人。究應分駐何處。乃可扼要得力。應由臣色楞額到任。與臣松澁詳細查酌。再行奏咨辦理。謹奏。光緒五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奉廷寄。丁寶楨等據奏具悉。現在藏事緊要。必須漢番合而爲一。方能提綱挈領。操縱咸宜。近來各國洋人。請入藏遊歷者甚多。又哲孟雄地方。界在印度西藏之中。該番往往以披楞侵佔彼地爲言。希圖生事。全在該督與駐藏大臣妥籌慎畫。方能彼此相安。丁寶楨擬於藏中及各路交界之處。擇要增設文委員二人。歸駐藏大臣統屬。專司稽查。護送遊歷洋人各事。並分一員住江孜與哲孟雄毗鄰。俾得采訪該處番情。就近稽查彈壓。所籌尚妥。洋人行蹤無定。防不勝防。丁寶楨松澁色楞額務當飭令該員等認真防範。是爲至要。惟委員僅有二人。尚須分一員專駐江孜。設有緩急。勢必不能兼顧。且官職過卑。亦恐難期得力。著丁寶楨悉心籌畫。如何實事求是之處。即行會商奏明理辦。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

保護馬加國游歷官入藏情形片 七月初五日

臣前准陝甘督臣左宗棠西甯辦事大臣喜昌先後來咨。以馬加國世襲伯爵攝政義隨帶凱羅兩人。擬由上海歷湖北陝甘出嘉峪關。因而入藏。經總理衙門給發護照咨行。轉飭沿途保護。嗣該遊歷官至肅。復擬改道西甯。由青海覓通藏路徑。自西甯一百一十里。至申中卡。地屬青海。自申中卡至柴達木約二千里。係海北通藏大路。地遠而荒。恐有野番劫掠。擬令隨同玉樹會盟便員行走。計期五月內。可至柴達木。其柴達木以西皆川藏地界。咨請派員直至柴達木面爲接護。各等由准。此當經臣寶楨會同臣恆訓查明西藏至西甯程站。鈔單飛咨駐藏大臣松澐。轉飭漢番各官。並檄令各臺站文武糧員。揀派得力弁兵。先期駐紮各交界處所偵探。如已由柴達木起程前來。卽行首先迎護。復因西藏距西甯甚遠。應查明柴達木地方。庶免派員前往。別有歧誤。惟偏查西招圖略。並無柴達木地名。又復博訪周諮。查得柴達木在肅州邊境之西。哈密之南路。達安西爲巴里坤後戶。若自西甯繞青海之北。經特和碩特各旗境。折而西行。始至其地。復由玉樹一帶行走。以達西藏。應在拉里以北迎護。復經開單。咨送駐藏大臣。請迅派員弁。帶領兵役多名。循途迎探。直至柴達木地方。面爲接護。並飛飭各臺站文武。轉飭土司。各按單開道里。探明行徑。隨處接替保護。俾無疏失。又查打箭鎗管轄之德爾格特土司屬境。亦與西甯西藏交界。雖道里較遠。仍應加意防護。檄令該廳文武。札諭土司。飭派頭目土兵。速往邊境探迎。以備不虞。且查柴達木在西甯之東。川藏之西。而川境與西甯接壤者。今在松潘其交界之曲那木地名。向有果洛克野番。時出爲患。昔年駐藏大臣恩麟由藏從西甯一路回京。道經其地。曾被

擄掠尤當豫爲設法嚴防。又已專檄該鎮廳會派員弁多帶得力兵役。預在曲那木等處駐紮。力爲防衛。並分飭界連之懋功協廳一體探明保護前進。用昭慎重。所有派出各員弁兵役經費口糧。均准其作正開銷。以資實力迎護。如敢虛應故事。並不認真派護者。查出卽行嚴參。並飭將派出名數及接護入境出境日期各緣由。據實飛報查考。均經迭次咨商駐藏大臣。妥爲辦理。並請嚴飭夷情部郎。約束所轄與玉樹界連之三十九族番衆。論替接護。不准稍所疏玩。一面再查先後單開程站。果否確實。此外如別有可通之路。仍當另行派撥員弁督率兵役。隨處保衛。以期周密。各在案。竊思洋人入藏遊歷。爲藏中第一要務。該藏番蚩愚成性。理論難通。臣等時時顧慮。殊費躊躇。臣寶楨前與駐藏幫辦大臣色楞額遵旨預籌藏務情形。曾經奏明。俟色楞額抵藏後。與松淮妥商實議。再行奏明辦理。茲色楞額甫經前往。尙未聞抵任之期。而遊歷官如剋日旋來。誠恐開意外之衅。蓋其未入藏境以前也。既慮野番之劫掠。其既入藏境以後也。又慮藏番之阻攔。而臣等又各相距在六千餘里而遙。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惟有隨時隨事。盡心籌畫。總期防患於未然。並咨商駐藏大臣設法駕馭。善爲開導。該商上人等責成沿途保護入藏。再飭拉里及巴裏各塘委員選派得力弁兵。隨同照料。更加嚴密稽查。毋任私行其意。俾該遊歷官不致稍有疏虞。以安遠人。而紓宸廑。謹奏。光緒五年七月二十日奉旨該衙門知道。

設法阻止洋員入藏游歷片 八月二十三日

臣前准西甯辦事大臣喜昌來咨。以馬加國攝政義奧斯圖凱來賴等。擬由青海赴藏遊歷。知照派撥員弁至柴木達

交界迎護。當經飭知各廳營委員派撥弁兵赴交界處迎替接護。業經奏明在案。嗣准該大臣及陝甘督臣左宗棠以該員行至青海見該處難以行走。因知四川至藏係臺站大道。可以無阻。復改道由蘭州秦州一路由川入藏。咨令派護。復經札飭川境各屬派人探明迎護。茲該洋員攝政義等已於八月初十日行抵成都省城。時臣在閩監臨。又值鄉試。士子雲集。誠恐聚集喧嚷。別滋事端。隨傳諭成都縣妥爲安置。旋據該縣面稟。該洋員自稱急欲進藏。定於十五日啓行。臣以藏中情形現據駐藏大臣松淮來咨。以閩藏番衆人等已聯名具稟。出具圖片。仍欲攔阻該洋員前進。兼稱已經據情奏明。請俟奉到諭旨。再行遵辦等情。臣惟該洋員堅欲進藏。其情斷難久候。而藏番既如此違抗。將來如果入藏。肇衅即在目前。必須設法勸阻。能得其改道前赴印度方爲妥善。復傳諭成都縣令其代臣致意該洋員。留其小住數日。俟臣出關與之面談一切。再爲起程。言之再四。該洋員始肯稍爲等候。臣卽於二十日出關。前往拜晤。談論之間。該洋員堅稱必得進藏。萬難轉移。並云一晤之後。卽便起程等語。臣查其意甚堅。遂將藏番固執不通。於外洋人進藏卽行攔阻。實難理喻。並舉前數次赴藏洋人及臣所派委員均被阻改道各情。剴切與言。又以川省保護亦祇能至交界之巴塘爲止。此外係屬藏地。向無管轄。不能前送。卽勉強護送。而彼此呼應不靈。亦屬無益。至駐藏大臣派人迎護。自是一定辦法。惟駐藏大臣在藏亦不能盡管藏番之事。其中尙有藏王主持。且既係入藏。藏地乃該番地土。彼既不願人前進。駐藏大臣亦豈能強以必從。况駐藏大臣所派亦只是派撥番人。今既不肯令人進藏。卽派之必不能聽。駐藏大臣亦屬無法。請其細加詳度。不可倉卒執意等語。該洋員初不相信。及臣與之辯論多時。始覺有知難之意。惟其堅忍成性。不肯遽行遷就。臣當時自行籌度。此時若急於阻止。遽令改道。彼必以爲我等有意阻攔。將來反謂藏番

一切情形。皆我等主使。必多曉舌。不若仍促其前往。使彼知我之並非故爲攔阻。以釋其疑。乃特派委明幹之員。隨同前行。密諭以彼到巴塘時。先不必用言勸阻。但將現在藏番攔阻甚力。一切實情。與之言明。即請其派人會同委員前往交界處所。一爲查看。再定行止。臣料該洋員在此。經臣設法解說。已大有改道之意。若到巴塘外。一看藏番情勢。當必廢然思返。迨彼自知其難。向委員商量行走之路。然後委員乘機與言。從前各起進藏洋人均係在此改道。由雲南前赴印度。請其自爲斟酌。如不願冒險。惟有仿照辦理。彼時該洋員實逼處此。無可如何。自不得不從。既從之後。再爲多派兵役。妥爲護送。至雲南交界。即可安然前進。如此辦理。該洋員乃無可藉口。而此次能阻其不得進藏。則以後遊歷之員。亦不至接踵而來。庶可獲數年之安。此乃欲收先縱之法。臣用意如此。已密諭該委員等遵照妥辦。總期不令入藏生事。庶以仰慰聖懷。現在該洋員已定於二十五日由省起程。臣已派撥弁兵人等沿途妥爲保護。俟其到巴塘後。如何情形。再行奏陳。謹奏。光緒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旨該衙門知道。

藏番驅逐洋人派兵彈壓保護片 光緒六年四月初七日

臣等前接據巴塘糧務委員嵇志文稟稱。前因奧斯馬加國游歷官攝政義等欲由川境赴藏。當其未到巴塘之先。藏中番衆一聞洋人入境。譁然聚兵攔阻。情勢洶洶。時駐藏大臣恐其別釀事端。特派夷情部郎主事開泰帶領僧俗番官七員。馳詣巴塘。妥爲開導。詎開泰等到巴。已在攝政義等改道入滇之後。而藏番仍囂然不靖。連日據探差報稱。由藏派來番官頗達香噶及二大寺替身等。行至岡足山溝被三岩野番搶劫。戕傷其從人。該番官憤恨不休。分調昌

都乍丁疊蓋江卡四路夷兵多名大張聲勢莫測所由。又准夷情開泰函稱藏番立意驅逐洋人調兵多名。剋日赴巴。該夷情力阻不允。又據該藏番投遞夷稟聲稱必須巴塘文武土司將各處洋人逐去勒令土司出具永無洋人進藏切結方可罷兵。否則直到巴塘焚燬教堂及土司房屋等語。並探聞該藏番徧札巴塘裏塘霍爾章谷疊蓋各土司及雲南所屬阿墩子中甸維西等處寺院僧俗人等以後一體不許洋人過境亦不准各處迎護接送各等情前來。臣等查岩番搶劫傷人該番官調兵攻勦蠻觸相爭事所恆有川省只須嚴防邊界保護教堂斯爲正辦。今該藏番等乃竟以直至巴塘驅逐洋人焚燬教堂及土司房屋之語公然具稟出言無狀更敢稱兵挾制土司出結徧諭川滇交界僧俗不准洋人入境不許護送洋人實屬橫悖無理毫無忌憚雖所稟驅逐焚燬尙無實據而該藏番疊次聚兵攔阻洋人不服理諭已成積習此次竟敢與兵百端脅制若竟不爲戒備設該番兵逞其故態突入巴塘地方必遭蹂躪且恐傷害洋人更屬難於辦理臣等現已會札阜和協副將况文榜酌帶漢土弁兵三百名馳赴該臺會同設法先以解散番兵爲主一面防範彈壓並飭糧員稽志文都司李萬春督率勇目兵丁會同扼防金江要隘一面保護教堂不得妄行出結以杜後衅仍於紮定後親赴該藏番營中曉以大義剴切開導務將番兵撤回不得妄爲干咎並飛咨駐藏大臣迅將該番官頗璘香噶等剋日調回速遣撤番兵以免日久滋事並分別咨行雲南督撫暨打箭鏹文武轉飭各該土司漢夷人等切毋聽其煽惑致違條約各辦理去後茲復接據稽志文稟該藏番自帶兵江卡月餘以來百方開導一味強橫意在必得永無洋人游歷人藏結據並允以後驅逐法國教堂始肯退兵二者缺一不可並經數次催促正在無可勸諭之時適駐藏大臣將該夷情番官嚴行申飭敕令迅速折回該番官等始各連日撤回其巴臺以及

莽里等三處教堂均幸獲安全無事等情。查該藏此次無端尋衅，實出情理之外。今經色楞額嚴行申飭，令其折回巴臺地方及各教堂，均獲安堵，殊爲幸事。臣等以後，惟飭該糧員等妥爲辦理，隨事設法維持，以冀內外不致生事。至前次俄官尼等現准護理西甯大臣鄧承偉呈稱，已至郭密烏作俄博，恐沿河直入蜀境，冒險而行，請飭松潘等處妥爲接護等情。當以松潘屬之南坪與甘肅階州地面毗連，該處現有番匪滋擾，查照各國條約，不准前往，暫有匪徒省分之文，咨會陝甘督臣護理西甯辦事大臣飛飭各屬，如遇俄官尼等到境，取道來川，務將階州番擾情形，告知令其改道行走。在案。除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所有派兵前往巴塘解散彈壓藏番，保護教堂，並藏番續經檄令折回各緣由，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恆訓合詞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查野番滋事派員查辦片 八月十九日

裏塘交界地方有下瞻對所轄查景野番一支，其人兇悍強橫，向難馴服。咸豐年間，該野番疊次出境搶劫。裏塘土司帶兵往拏，被其槍斃。經前督臣先後派員勦辦，初未痛加懲創。該野番自知不容於衆，遂降於中瞻對，附和工布朗結爲逆。迨後中瞻對被藏兵勦平，地歸達賴喇嘛。該野番復降於藏，歷年由藏派委番官彭饒巴帶兵戍守瞻對，隨時鈐制。該野番尙知畏懼，後因另派接戍之番官若康撤約束稍寬，該野番番舊態復萌，肆行糾擄。裏塘境內土民糧食牲畜以及漢塘官馬，甚至逼勒裏塘所管木拉石番民三百餘戶歸彼屬下，致土司等忿極不甘。本年七月初旬，臣等接據阜和協副將況文榜署打箭鑪同知李忠清稟，據裏塘正副土司德讓江錯更登丹批並四家曲宗喇嘛等譯稟稱，伊

等因查景野番屢次欺陵攔搶不堪其苦已調集土兵數千分作兩支欲與野番打仗該野番亦聚兵抵禦稟請作主並據裏塘守備馬文英報同前由等情轉稟前來臣等當查裏塘糧員章紹會已於本年三月委赴雲南中旬交界會審夷案尚未回臺接管糧員何焜亦尚未到任僅守備馬文英一人料理恐難蒞事兼值駐藏幫辦大臣維慶正由裏塘進藏深慮稍有疏虞隨飛飭李忠清酌帶漢土弁兵一百名兼程馳往彈壓查辦旋據李忠清報稱六月二十九日抵裏查悉該土司喇嘛帶兵一支已於六月十五日與查景接仗獲勝擒斬野番二十餘人並收回木拉石番民三百餘戶仍屬土司另有一支往攻查景巢穴相持未下李忠清當經選派番民敬信之呼圖克圖分往切實開導令兩造迅速罷兵聽候查辦並探聞若康撤亦派藏兵三四十騎來與兩造和解等情臣等以查景野番從前頻年搶奪逼勒番民固屬頑梗而裏塘土司喇嘛等並不先稟請示辦理輒擅自調兵攻擊亦殊藐玩現經李忠清派人前往開導該土司喇嘛已否遵諭息兵尙無確信雖蠻觸相爭事所恆有設因此尋衅不休釀成邊患貽害非輕當即會商揀委候補知府楊福萃酌帶親兵六十名並阜和營弁二百名星馳前往裏塘會同該處糧員何焜等相機籌辦設法解散諭令兩造罷兵靜候分別持平查辦以靖邊荒一面由五百里飛咨駐藏大臣色楞額嚴飭藏酋飛行戍守瞻對番官若康撤將查景野番認真約束不准妄行滋事自干誅戮除辦理情形容再續行具奏外所有裏塘土司喇嘛調兵攻擊查景野番現在派員查辦緣由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恆訓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臣前以西藏密邇印度英人占據獨吉嶺加意經營尤與藏衛逼近曾奏派江西歲貢生黃楸材游歷印度察看形勢繪畫輿圖以資考證奉旨允准在案經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給發護照黃楸材隨於光緒四年七月由成都啓程行至巴塘因番人攔阻遂由番地繞至雲南中甸經麗江大理永昌各府至騰越廳出關過野人山人緬甸國境至蠻暮新街附輪船沿金沙江而下過緬甸阿瓦都城以達漾貢海口又附輪船行六晝夜抵東印度孟加拉僑寓該處隨復乘坐火車游歷各境北至大吉嶺東北至亞山東至達喀姑斯替西至厄納特亞加拉得希等城西南至孟買信地等部五年九月由阿拉干唉家亞航海回至漾貢徧歷南洋檳榔嶼麻六甲新嘉坡諸島暨安南西貢等埠由香港入口本年六月回抵成都銷差繪成五印度全圖一冊譯出印度博物院所藏西域回部圖一冊四川至西藏路程雲南至緬甸路程圖各一冊所著游歷芻言一卷西徼水道一卷除咨送總理衙門存覽外查該貢生於天文輿地算學俱研精有年經前江西學臣許庚身奏保在案此次游歷所至輒用西法測算如川滇徼外雅魯藏布江及瀾滄潞江龍川檳榔諸水道因隔野番山寨人迹罕到中西輿圖多所沿誤黃楸材親履其境頗多考正其所譯西域圖參考中土各家圖志究悉古今沿革所有葱嶺東西天山南北裏海鹽海諸部落形勢並俄人新建鐵路電綫之類略用顏色區別亦極精審至其經歷雪山天險野番山寨瘴霧毒瘴之區往往旬日不見人煙晝不粒食夜卽露宿其堅忍耐苦之概尤堪嘉尚相應仰懇天恩俯念微勞足錄准予獎敘所有江西歲貢生黃楸材請以國子監學正選用其隨同游歷繪圖之文童裘祖蔭請以典史留於四川補用出自逾格鴻慈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野番句串瞻夷攻圍官寨查辦情形片 十月二十三日

臣等前將裏塘土司喇嘛調兵攻擊查杳野番派員查辦緣由附片奏陳在案茲於本年十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著恆訓丁寶楨即飭派出員弁妥爲相機籌辦設法解散一面選派番民敬信之呼圖克圖分往切實開導務令兩造罷兵聽候查辦並著色楞額維慶嚴飭戍守番官若康撒認真約束以弭衅端等因欽此遵卽恭錄分別咨行欽遵照辦臣等前於拜摺後隨飛札裏塘糧員何焜趕緊到臺任事會同營弁嚴諭該土司喇嘛不准開仗一面飛飭委員候補知府楊福萃兼程前往相機妥爲查辦毋任蠻觸相爭釀成邊患旋據楊福萃陸續稟稱九月初二日馳抵打箭鑪探悉裏塘土司等業經遵諭回台詎查杳野番恃瞻對爲護符抗不遵照勾結番官若康撒色空賽等於八月二十日糾集瞻夷三四千直抵裏塘東路之大竹卡西路之曲奎桑營官壩等處連營駐紮兇燄甚張二十四日及九月初旬四出搶劫疊次攻圍土司官寨勒索土司印信要求重賄方允退兵該土司出兵抵禦互有傷亡復分三路直撲臺垣適有巴塘專派軍功三人齋遞駐藏大臣拜發奏摺一匣行至熱水塘被野番殺傷大路梗阻楊福萃聞報以所帶弁兵力薄難資彈壓隨會商阜和協副將況文榜打箭鑪同知李忠清添調土兵一百名另募親兵一百四十名連前派弁兵共計五百名星夜由鑪起程九月十六日行距裏塘一百二十餘里之西俄洛地突遇野番二百餘人假冒夾壩踞山吶喊攔截楊福萃督率弁兵排隊齊放洋槍轟斃十餘名始行潰退軍火等項並無遺失等情前來並據何焜李忠清巴塘糧員嵇志文各稟報大致相同臣等查裏塘土司喇嘛與查杳尋仇

搆衅。一經開導。卽遵約束。該查畧野番本屬野性。素慣搶擄。茲復勾串瞻夷。糾衆妄爲。撲圍官寨臺垣。並傷齋摺差弁。實屬凶頑。法難寬宥。該番官若康撒等附和肆兵滋擾。尤爲無理橫行。惟該野番等。此次恃強犯境。總由土司喇嘛擅自興兵攻擊。致啓爭端。現在相持日久。若不設法撫綏。先行遣散。不特邊地土民遭其蹂躪。更恐臺垣亦有疏失。關繫匪輕。當經批令楊福萃迅速前進。督同該塘文武察看情形。妥爲解散。再行分別持平查辦。如果該野番抗不遵諭。始終拒敵。卽飛報察核。由臣等酌派勁兵。相機懲辦。現一面飛札况文榜挑備得力官兵五百名。札明正土司挑選精壯奮勇士兵一千人。預備整齊。聽候調遣。先示聲威。俾該野番聞風斂戢。並飛咨駐藏大臣嚴飭藏會迅將若康撒等撤回究辦。另派曉事番官接戍瞻對。以遏亂萌。至巴塘所派摺差。果否因傷殞命。摺匣會否遺失。已飭楊福萃等確切查明。如果失落。卽稟報咨由駐藏大臣補繕奏陳。至現在欽奉諭旨。令相機籌辦。臣等現又添派委員趙光燮前往會同楊福萃並打箭爐同知李忠清等妥籌辦理。臣等惟有督飭該委員糧務等。悉心籌畫。剴切開導。各番曉以利害。務令解釋仇怨。迅速撤兵。番衆聽候查辦。不准妄爲自干誅戮。以期邊境乂安。設該番衆恃強不服。仍行搶奪攻寨。自非稍示懲創。則犬羊之性。愈肆兇橫。臣等當再詳審機宜。斟酌辦理。固不可輕議加兵。亦不敢稍涉疏縱。用副朝廷綏靖荒服至意。除辦理情形續行奏報外。所有查畧野番勾串瞻夷圍攻官寨臺垣。殺傷摺弁。暨現飭查妥辦緣由。謹會同附片具陳。再正繕摺開。復接楊福萃來稟。該員行抵裏塘時。目擊番兵情勢。甚覺披猖。卽經諭令該番等迅速撤回聽候查辦。乃候至兩日。竟無一人前來。隨後飭派阜和營通事李朝富。暨文生楊福益直赴該番營。婉爲開導。不啻再三。該番兵等只允暫不開仗。至欲令退兵。則必須瞻對番官索康色信到。始能照辦等語。查係實在情形。當復專弁星夜馳

往瞻對札調索康色來裏聽候查辦。現在該番官索康色已遣專弁施澤王懷義二人先行回裏報稱。定於十月初一日親至裏塘聽候辦理。視此情形似尙不難解散等語。臣查查索野番雖素極橫霸。搶掠爲生。然此次敢於攻撲臺垣官寨。擾入內地。實倚瞻番爲護符。現在瞻番索康色既願到塘聽候查辦。則查索已無所恃。辦理自易就範。臣等現已批飭楊福萃於索康色到塘後。剴切諭導。令其迅將瞻兵卽行撤回。再爲查明查索與裏塘滋事各情。秉公辦理。以靖邊地。而免兵端。容俟續有稟報。再行恭摺具奏。合併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攻克查索裏塘肅清摺 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官軍勦辦查索巢穴殲擒首逆。收回侵占各戶口。裏塘一律肅清。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因查索野番勾結瞻夷圍攻官寨臺垣。焚殺搶擄。勢頗鴟張。將查辦情形。附片具奏。十一月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奉上諭。卽著檄飭委員諭導該番官。將瞻對之兵撤回。一面將滋事各情。秉公查辦。務令兩造帖服。永弭衅端等因。欽此。謹卽恭錄齊行。欽遵照辦。臣等前於拜摺後。迭據委員知府楊福萃稟稱。十月初一日瞻對番官索康色到裏謁見。舉止言語極爲狂悖。楊福萃先責之以大義。繼撫之以溫語。令其撤兵。不准附和。該番官狡詐支吾。遲延三日。僅將兵退紮臺垣山後。仍暗支查索首逆工卻得且達馬貢大等帶領千餘人。日肆滋擾。楊福萃以查夷此次勾結外番。恃橫無忌。非示威無以懾其心。卽索康色亦不知做。隨派都司張洪得千總馮漸達等帶弁勇三百名。屯紮拉捕地方。密令正副土司調集土兵。約期攻擊。初六日查逆四出焚掠。張洪得等會合土兵前後截勦。斃賊多名。軍功

李朝富奮勇當先，刺殺工卻得且割獲首級。達馬貢大等紛紛潰散，連夜李衆敗歸三寨，始將寨垣圍解，瞻番乃陸續撤回。惟索康色尙帶三百餘人盤踞裏塘，要求賞需。楊福萃多方駕馭，賞茶六百包。該番官仍復逗遛。楊福萃因密諭該弁兵等，不准擅動軍械，但揚言如敢抗拒，卽行攻擊，並聲稱已調阜和、明正、漢土官兵不日卽到，懾以聲威。索康色聞風惶懼，始於十四日徑帶查赤首逆格桑登舟，工布朗杰、札祿、工呷三首犯逃回瞻對。楊福萃以查逆被該番官帶回，則查裏搆衅之事無憑訊辦，不得已一面將各處被難土民酌發銀兩撫卹，一面調毛丁、崇喜、曲登三處土兵一千數百名，派都司楊福恆、張洪得等帶領分攻上下兩寨，而自率弁兵進圍中寨。二十八、九等日，三路齊集，先行大張示諭，准其投誠免罪，詎達馬貢大等乃敢率黨抗敵。楊福恆手執洋槍，將其擊斃。我軍乘勝槍礮環施，各番見逆首殲除，羅跪寨前泣稱，均係各土司部民誤被煽惑，情願悔罪歸誠，不敢再叛。楊福萃察其真切，許以不傷一人，卽令引官軍入寨，搜捕餘逆贖罪。旋據張洪得等各擒獲索朗、江策、扎桑、阿忽丹者，汪學喜、扎此日及格桑登舟之子汪清、工布、汪杰之弟成勒，以業吳、則江策等十餘首犯回營訊明，分別辦理，並飭弁兵將寨內圍牆及碉樓十餘座概行折毀。三寨一律蕩平。木拉石數百番戶仍來歸土司管轄，其投順各番，楊福萃先恐嚇以同惡共濟，必加誅戮之言，而密令各土司代求恩貸，邀懇再三，方飭核實造冊，將其領回，各安住牧，面諭以後務受土司約束，不准妄爲，均感激歡欣而去。楊福萃卽於十一月初八日帶兵折回裏塘，籌辦善後等情。先後具報前來，臣等查查索野、番原係裏塘部落，其始不過數十家，歷年逼脅土民，遂多至一千七八百戶，自咸豐初年卽恃其獷悍強橫，冒充夾塘，搶劫爲生，嗣又投附工布朗，結黨惡助逆，歷經前督臣派員辦理，率皆敷衍彌縫，愈縱愈驕，毫無忌憚。本年裏塘土司喇嘛調兵攻擊，實亦忿極使

然並非無故尋仇。詎該野番更申膽夷。圍攻官寨臺垣。實屬異常頑梗。若不相機懲創。將來擾亂益深。自楊福萃督同兵弁斃匪多名。而查逆膽寒。擊退膽夷。而番官氣沮。帶兵進取。礮寨悉平。遂使索朗江策等成擒授首。木拉石番戶仍隸裂塘。該野番從此或可冀其安靜。且從前每次查辦。糜費總在七八萬金。此次楊福萃體念時艱。力求撙節。且辦理迅速。用銀不過二萬數千兩。尤爲事半功倍。臣等現飭該員。務將善後事宜。悉心籌畫。議明條約。永遠遵行。並令嚴諭各土司。將投順各番。加意撫綏。不准陵虐苛斂。別釀衅端。一面飛咨駐藏大臣。轉行商上。勒令索康色迅將帶同之格桑登舟等三逆交出。歸案究辦。以杜後患。並將該番官索康色撤回。治以越境滋擾之罪。另派曉事番員接戍。以期邊地乂安。至委員鹽運使銜卽補知府鼓勇巴圖魯楊福萃不辭艱苦。於冰天雪地中。蕨功妥速。詢屬勤勞卓著。相應仰懇天恩。准其俟補缺後。以道員用。並賞換清字勇號。出自逾格鴻施。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等擇尤酌保。以示鼓勵。所有官軍攻克查录巢穴。殲擒首逆。裏塘地方一律肅清緣由。謹合詞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七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諭。恆訓丁寶楨奏。官軍剿辦查录野番殲擒首逆。裏塘肅清一摺。上年冬間。四川查录野番勾結膽對番兵。圍攻官寨臺垣。焚殺搶擄。經恆訓等飭委知府楊福萃查辦。詎膽對番官索康色狡詐支吾。將兵退繫臺垣山後。仍暗令查录首逆工卻得且達馬貢大等日肆滋擾。楊福萃督同兵弁先後將工卻得且達馬貢大等擊斃。並擒獲索朗江策等十餘犯。二寨一律蕩平。索康色帶同查录首逆格桑登舟丁布朗杰扎录工呷三犯逃回膽對。卽著恆訓等咨照駐藏大臣嚴飭索康色將格桑登舟三犯交出歸案究辦。並治索康色以越境滋擾之罪。知府楊福萃剿辦番匪。尙爲妥速。著俟補缺後。以道員用。並賞換達春巴圖魯名號。其餘出力員弁。准其擇尤酌保。毋許冒

濫該處善後事宜並著妥爲籌辦該部知道

請飭駐藏大臣勘明內地疆域劃界立牌片 十二月二十八日

查中瞻對地方自上年工布朗結爲逆經藏兵勦平適值川省軍興饟需告匱無以償藏中兵費遂奏明將此地賞歸達賴喇嘛由藏派番官前往戍守在達賴喇嘛渥荷天恩原不敢夜郎自大卽藏酋商上亦莫不就我範圍惟所派番官鮮知大義以爲得此重地與我抗衡遂每肆鴟張漸恣蠶食如從前之彭饒巴勒令曲登土司投誠每年納丁銀五十兩近年西北兩路之孔撒朱窩魚口德蓋及裏塘屬之阿巴三村竹巴籠五村各頭日土民畏索康色兇餒勉強歸附納賦當差而且內地夾壩逆番盡以瞻對爲逋逃之藪該番官既縱令肆行搶劫又袒庇爲之護符一遇有事臺員土司等慮開邊衅不敢過問卽或稟報咨藏行查不但累月經年毫無端緒並敢抗詞推諉狡狴不承遂致跋扈強橫日甚一日至此究竟敢大肆猖獗稱兵犯境圍攻臺寨焚殺百姓據此情形已成邊荒隱患幸楊福萃辦理尙爲得法有以戢其兇志以後或可相安惟臣等以爲欲杜侵陵之漸必嚴疆界之分溯查雍正年間前川陝督臣岳鍾琪等會勘界址奏明以邦木南礮適中之凝靜山爲界並於喜松工達拉兩山各立界牌且有邦木係通宗鄂城大道不可使藏界包入川界之議昔人思深慮遠具有先見茲查瞻對緊逼鎭廳接連內地一自歸藏節年蹂躪邊氓不堪言狀在朝廷廣示懷柔原無須旣予復取而界限不清隱憂甚鉅相應請旨敕下駐藏大臣嚴行商上將索康色撤回後飭令接戍番官約期會同裏塘糧員打箭鎭同知暨各土司等前往勘明何處係內地疆域何處係瞻對地方劃清界址分

立界牌。以後土司所轄部落。番官不得越境滋擾。瞻對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朦混侵占。如有彼此越界滋事。卽惟各所轄之番官。土司是問。如此嚴爲區分。庶土民各安住牧。邊隅永息紛爭。臣等一俟奉到硃批。敬當刊刻謄黃。偏貼各臺站。曉諭漢番人等一體周知。是否有當。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岩番劫殺洋人查拏辦理片

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據調管巴塘糧務候補知縣稽志文稟稱。該員本年六月奉文赴打箭爐廳會算交代。於七月二十八日折回。閏七月十六日行至距巴三站之奔叉木地方。接該台專差飛報。巴塘教堂司鐸梅玉林被三岩野番劫殺情事。該員星夜趕回。詢據同住教堂司鐸畢天祥面稱。本月十五日梅玉林押運西國帶來鹽井等處教堂應用物件箱支十三駄。前往鹽井交收分送。因係自騾自馬。並有乍丫番商人夫馬四同行。恃無妨礙。未經赴台署知會照料。鉅意乍番商人落後。梅玉林獨行上前。隨身僅帶數人。插帳核桃園蠻塘側近。被野番劫殺。又詢據同行教民向興順供稱。是日隨梅玉林行抵距大石包二十里之核桃園。因乍番落後。卽在蠻塘上手支下帳房等候。時有蠻兵四郎洛布聞信趕至。向稱夾壩野番出沒無常。此地斷不可紮。千萬請回。梅玉林以業經到此。不願退回。隨卽住下。初更時。聽聞犬吠。令向興順出帳查看。突有三人將伊按倒。並有數十人擁進帳棚。梅玉林在內施放洋槍。立卽轟倒一人。匪衆稍退。旋復四面圍攏。擲石亂打。梅玉林持槍疊放。受傷倒地。賊人向前砍戮殞命。惟向興順乘間掙脫躲避。天明折轉。查點失贓計劫去駄騾十三頭。騎馬二匹。箱二隻。茶包一隻。各等語。經該員親詣驗明。梅玉林頭面均被刀石砍擊。血汗模糊。右手腕骨斷。

左手腕亦被砍傷。實係受傷身死。協同司鐸畢天祥將屍棺殮。當時出具。並未知會地方衙門。不能相怪。洋字結一紙。請爲查緝番匪究辦。現在該台員已調土兵。並請酌調營兵勦捕等情前來。臣等查該司鐸梅玉林來川省巴塘傳教。已歷數年。地方民教甚屬相安。此次押運箱支。馱騎前往鹽井。因不知會漢土臺官土司派護。徑行前往。迨鹽兵得信後。速行前往。再三勸阻。又復執意不肯轉回。以致慘遭劫殺。其畢天祥洋字結稱。並未知會地方官。不能相怪。是明知梅玉林禍由自取。惟三岩野番在該番地劫掠爲事。實屬兇頑。前駐藏幫辦大臣維慶山川入藏。行至大石包。該番匪膽敢攔路搶劫。殺斃引馬人夫。奏奉諭旨。飭該文武認真緝捕。伏查三岩野番。本係另種野夷。向不歸漢官與土司管轄。欽奉前因正設法拏辦。聞詎該野番野性不馴。又復劫殺洋人。雖梅玉林任意獨行。自蹈危險。然其地究屬附近土司轄境。似未便以無人約束。稍從寬宥。現將該土司等摘去頂戴。該員稽志文雖公出未回。仍應一併嚴加申飭。勒令督率所調土兵六百名。剋日深入番巢。懸立重賞。務將滋事首夥各兇番四面兜拏。並設法購捕擒獲。追贓給領。盡法懲辦。又以該野番地險山深。並無定處。一面飛飭阜和協副將況文榜挑選該營兵丁二百名。泰甯營兵丁一百五十名。飭派得力都守一員。營帶起程。以資兜拏。並檄委打箭鑪同知李忠清馳往督同該糧員土司等。趕緊查拏追贓懲辦。以期迅速而慰遠人。除俟獲犯後續行奏報。並將畢天祥所具並未知會護送洋字親筆結一紙。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暨咨部外。謹將大概情形會同署成都將軍臣托克湍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西藏官兵鹽糧月費請復舊制片十一月初五日

據藩司鹿傳霖詳。竊查西藏官兵應支鹽糧月費。向係三年一次撥解銀十三萬兩。如有不敷。隨時詳請題咨酌撥。歷經遵辦在案。嗣於同治年間。因川省軍務倥傯。庫儲支絀。撥供臺費之洋藥釐金。又所收無幾。以致應解藏餽。未能年清年款。同治十二年駐藏大臣奏准。由川補解銀九萬兩。以償前欠。此後按年解銀六萬兩。用濟供支。其時川省因積欠藏餽。尚未解清。是以遵照按年籌撥銀六萬兩計。自十三年起。至光緒七年止。共解過銀四十八萬兩。如按三年解銀十三萬核算。已較原額銀數多解十萬有奇。藏中兵餉月費。向有定數。前項多解銀兩。自必空留藏庫。無款支銷。查近年西藏雜款奏銷冊內。有將委辦夷務每案支用兵糧銀一二萬兩。並例外一切支款。一併造入臺費項下開銷。雖由駐藏大臣奏明有案。究爲臺費款內。向來所無之事。截至光緒四年止。前後兩藏糧庫。尙存臺費銀數萬兩。加五六七三年先後撥解銀十八萬兩。按照例支核計。又應多餘銀四五萬兩。併計存項數已不少。西藏爲邊防重地。固不能不稍留儲備。以應緩急。但當川省庫項萬分支絀。撥款頻仍。亦不能不斟酌盈虛。量爲挹注。況川省應解藏餽本係舊有定額之案。當此藏臺無事之際。理應遵循舊例撥解。藉以撙節。請自光緒八年起。仍照從前定額。三年解銀十三萬兩。如果不敷應用。或另有需用之處。卽照原案。隨時酌撥接濟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川省籌撥藏餽。向章按三年解銀十三萬兩。如果按年清解。本敷藏中支用。嗣因軍興以後。積有舊欠。經前駐藏幫辦大臣德泰於同治十一年冬間奏明。補解九萬兩。以清欠款。並將額餽改爲按年解銀六萬兩。較原定額數。計每年多銀一萬六千餘兩。藏中兵餉月費。向有定額。前項多解銀兩。原以邊防重地。留備緩急。乃近年駐藏文武員弁。因有此項存款。往往任意私挪。迭經駐藏大臣咨川勒追有案。是此項多解銀兩。川省籌撥既屬維艱。徒供各糧員虧挪肥己。自應仍復舊制。按三年解銀

十三萬兩。既於川庫可稍資周轉。於藏饌亦無缺乏之虞。且可免虧挪之弊。除飭藩司以後。照章按年清解。不准稍有蒂欠。並分咨外。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拏獲岩番分別嚴辦片

光緒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三岩野番劫殺洋人一案。前經臣寶楨會同前署成都將軍臣托克湍附片具奏。欽奉上諭。野番肆行劫殺。實屬兇頑。著丁寶楨托克湍督飭派出官兵。並嚴檄該地方等。務將滋事首夥各兇番。剋日拏獲。追贓給領。盡法懲辦。不准稍涉遲延。致洋人有所藉口。別生枝節等因。欽此。當經轉行該糧務委員等一體欽遵。辦理去後。並隨即飭令勒限嚴緝。嗣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到任後。又經會同嚴札飭催迅速妥辦。旋據委員知州楊鞏打箭鑪廳同知李忠清巴塘糧務委員稽志文稟稱。前經拏獲夾壩工布曲批策珠二名。並起獲原贓騾馬等件。給洋人認明承領。訊據工布曲批供稱。是夜行劫。有丁林寺喇嘛在內。夥同搶劫。當又設法將喇嘛降巴納小殺熱根堆二名獲案。提同工布曲批等質訊明確。供認不諱。並據隨同司鐸梅玉林之雇工聞天順等認係當時爲首兇犯。確切無疑。雖餘匪在逃未獲。而該四犯既據供證確鑿。自應照章懲辦。惟巴塘地方全係土番。獲犯並無監卡可禁。若令久稽顯戮。不惟恐滋事端。在洋人亦必藉口遲延。別生枝節。應請將情罪重大之工布曲批殺熱根堆二犯先行正法。以昭炯戒。其策珠降巴納小二犯。卽押回拘禁打箭鑪廳待質。一俟續獲有犯。再行訊辦。庶免狡展。所劫各贓。除起獲外。據該教堂估計應賠銀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一分。惟此案雖係岩匪爲首。而喜松工僧俗竟有多名在內夥劫。又該處甲瑯烏金澤旺本係岩人。兩土

司膽敢派令充常甲瑋。以致內勾外結。出此重案。是該巴塘正副土司與丁林寺堪布約束不嚴。均難辭責。所有前項贓銀。應飭令巴塘正副土司暨丁林寺堪布分別賠繳。以爲約束不嚴者戒。該教主畢天榮見如此辦理。兇犯既經正法。失贓亦復有著。心極悅服。毫無異議。當經領銀出具洋字圖記了案切結。以憑結案等情。具報前來。臣等查該員等辦理此案。甚爲妥速。並取具該教主畢天榮了案切結。尤爲結實可靠。惟三岩野番頻年攔搶行商。上年並拒斃駐藏幫辦大臣維慶引馬人夫。實屬兇頑。此次又復劫殺洋人。雖畢天榮自知理屈。不與爲難。俾得速爲結案。而該匪等迭次越境搶劫滋事。若不將此案逸匪悉數拏獲。嚴行究辦。實無以示儆將來。現經批飭該糧員稽志文督飭該土司。隨時購綫。設法密捕。務將在逃餘匪。上緊弋獲。盡法懲辦。庶野匪稍知斂迹。大道可期通暢。仰副聖主懷柔遠人。綏靖邊隅之至意。除將教主畢天榮所具洋字圖記了案切案。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備查。暨咨部外。所有拏獲三岩野番劫殺洋人兇匪。分別正法監禁。案已了結緣由。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勦辦岩番大道肅清片 五月二十九日

三岩野番劫殺洋人一案。前經臣寶楨會同臣岐元將獲犯訊明。分別正法監禁。取具洋字切結了案緣由。附片具奏。欽奉上諭。該部知道。欽此。當經轉行該糧務委員等一體欽遵在案。查三岩野番頻年攔搶行商。上年駐藏幫辦大臣維慶由川入藏。行至大石包。該番匪膽敢攔路搶劫。殺斃引馬人夫。嗣又將法國司鐸梅玉林殺斃。實屬兇頑已極。現雖拏獲兇匪。分別正法監禁。惟在逃餘匪未獲。若稍涉輕縱。殊不足以戢其野心。自應將在逃餘匪。悉數弋獲。盡法懲

辦。庶野匪稍知斂迹。不至復出滋事。隨即飭令勒限嚴緝去後。茲據糧員稽志文稟稱。該員於辦結教案後。親赴竹巴。龍地方查看。岩番歷年出劫各處。將調派泰甯營兵丁。逐段駐紮。飭令該土司等實力嚴拏。比時幫辦大臣維慶亦奏請揀帶漢番官兵。馳往查辦。已將紫打圍攻。該番均有投順之意。嗣聞維慶有奉旨調京當差之信。各番又思反覆。並派人赴上中兩岩乞援。該糧員當即飛繕漢夷雙文告示。遣派熟悉岩境夷人馳往上中兩岩。徧貼曉諭。各清各界。毋得聽人唆弄。自罹罪戾。自是兩岩番等各懷畏懼。不肯助惡。該糧員即飭令前敵速爲進攻。並飭後路隨時帶隊入山搜捕。該東打岩番猶敢糾合納窪尾角。暮洗等族共九百餘人前來紫打寨前。隆拉山會戰。欲解紫打之圍。我兵分路迎擊。該番勢力不支。四散敗逃。我兵乘勝追擊。殺死各族二十餘人。受傷逃回者。不計其數。復斃紫打賊首霞朵一名。於是紫打寨中男婦均哀哭求饒。情願投誠。以後不敢劫搶大道。迭據擦納寺喇嘛汪根代各族再三懇求。該糧員以該番頻年剽掠。劫案如林。原屬法所不宥。但伊等自乾隆年間搶劫至今。歷有案卷可稽。從未稍受懲創。此次攻克堅巢。斬擒首要。實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除將紫打一村查明不法之家。將其房產盡行燒燬。田畝分賞良番。其餘東打納窪尾角。模西。即暮洗。宗巴各村。概准投誠。以免勞師糜費。並以族番等狼子野心。難保日久不至反覆。當飭令兩土司及擦納喇嘛。轉諭該番等。各獻有身家之頭。目前來巴塘。查照越舊夷卡之例。在巴押質。倘日後大道稍有搶劫。出結具保。查出係何族夾牆。即惟該族在押人是問。押質之人。是否可靠。責成擦納喇嘛。出結具保。該番等畏其攻擊。均紛紛請降送質。許予投誠。仍飭令擒獻拒斃引馬人夫及劫殺洋人各逸犯。當據宗巴將洋案兇番納雍。噶熱。布雨犯擒獻。該番匪因拒捕格鬪受傷過重。未及到營。即因傷身死。當將首級知會教堂。梟示河干。以昭炯戒。至前次陣擒

之卓奔奪吉訊據供稱曾經在大石包劫掠且與官兵對敵此外尚有劫殺兩案夾壩數人均經該投誠各族許以設法擒獻並先以有身家之人送巴作質俟擒獻夾壩後再行掉換岩番從此知威感德大道可以暢行地方得以安謐該主教畢天榮見如此辦理逾覺心悅誠服現已於四月二十五六七等日分別將各土兵撤回各遣歸牧所獲各匪俟餘匪解到即行訊明稟請核辦等情前來臣查岩番爲患巴塘已歷百有餘年傷人無數以馳驛大道行旅飛嚴實屬不成事體此次調兵勦辦該糧員稽志文卽率領官兵實力進攻數月之間奪壘擒渠卒能將百餘年地方大患設法懲創荒外野番均能輸誠向化辦理尙爲妥速並查照越嶲夷卡之例飭令該番等各獻頭目在巴押質責成擦納喇嘛出結具保俾免日後復出搶劫辦理尤爲切實現在來往漢夷無不同聲歡慶川藏大路可以一律肅清堪以仰慰聖懷除飭該糧員勒令投誠各族將兩案逸匪數人剋期擒獻一體研訊明確按擬究辦並將善後一切事宜妥爲籌辦具報外所有勦辦岩番現已就撫並獻人押質永不敢再行劫搶川藏大道肅清緣由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土司構衅查辦完結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爲麻書孔撤各土司等構衅滋事派員前往查辦現已辦結川藏地面一律肅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照前據建昌道賁森暨糧員稽志文等稟報北路麻書孔撤兩土司因事忿爭各向所親乞師助戰經臣等先派候補知府慶善並調派打箭爐官土兵三百名前往辦理附片奏明茲於十月初一日差弁齎回原片欽奉批諭覽奏已悉該土司等稱

兵構衅。亟應開導解散。卽飭令慶善等相機妥辦。務令兩造及時撤退。並查明起衅緣由。持平斷結。是爲至要。欽此。謹卽欽遵。行知該委員等遵照。又以夷性桀驁。支庶煩多。復添派熟悉夷情之署成綿道丁士彬前往酌辦。茲據該員等具稟。霍耳五家土司本一脈相承。後因年久世系無考。遂分爲五姓。互爲婚姻。卽麻書孔撒朱窩章谷白利等是也。上年章谷土司甲木參讓竹無子。麻書土司四郎汪杰將生子汪欽瞻登贅婿於章谷。甲木參讓竹故後。汪欽瞻登卽接管章谷土司事務。娶孔撒土司俄珠彭錯之妹爲妻。生子紫喜旺甲。嗣因紫喜旺甲之母病故。俄珠彭錯與汪欽瞻登郎舅之間。漸起猜嫌。光緒六年。俄珠彭錯與伊甥紫喜旺甲爲媒。說訂朱窩土司四郎多登之長女爲婚。旋被麻書土司四郎汪杰查知。因未由汪欽瞻登主婚。遂令將此女送回。另與紫喜旺甲說訂懋功所屬綽斯甲之女爲媳。孔撒與朱窩羞惱成怒。遂與麻書有兩不相容之勢。時有瞻對番官索康色從中勸解。令將所訂兩家之女。均作罷論。永遠不許過門。以全和好。而麻書土司四郎汪杰仍將綽斯甲之女訂妥。孔撒土司等遂與麻書與兵械鬪。經該處文武查知。前往開導。章谷麻書均已遵斷。惟孔撒執拗不遵。各土司等遂相持不下。並各向所親乞師助戰。麻書章谷瞻對爲一黨。孔撒朱窩白利爲一黨。各於要隘處所。修築木柵碉樓礮臺。互相攻擊。商賈聞風裹足。道路幾致不通。此各土司等起衅爭鬪之實在情形也。當孔撒之執拗不遵也。其咎並不在孔撒。緣朱窩土司有胞姪登澤羅布者。其人陰賊險狠。向來交接匪類。意圖乘機起事。茲見朱窩章谷兩家因事械鬪。惟恐各土司等遵諭罷兵。伊卽無隙可乘。遂向孔撒播弄。使各土司相持不下。以便伊從中倡亂。查該處有壽寧寺一所。內有喇嘛二千餘人。其中有科上紅牛克珍羅布崇旺登珠谷於甲果沙當布與登澤羅布。向來交好。又與章谷土司汪欽瞻登有隙。登澤羅布遂糾串該喇嘛等。煽惑蠻

衆將章谷官寨圍困。一面燒燬夷民房屋。擄掠人畜。並聲言扶登澤羅布作章谷土司。擾亂二十餘日之久。經慶善帶領官兵前往查拏。並先行出示曉諭。飭令各土司等將司撤退。聽候官爲判斷。各土司等均各將夷兵撤回。慶善至壽寧寺適崇旺登珠潛行回寺。當即拏獲。登澤羅布暨科上紅牛等聞大兵將至。遂棄章谷官寨。率黨百餘人至卡桑居弓地方土寨內聚集。意圖抗拒。慶善當派委員候補府經歷陳凱署角洛汎候補把總賈慶年外委馬紹鄰明正頭人包文明各帶士兵。分往卡桑地方四面兜緝。登澤羅布於寨內飛石抵禦。並施放槍礮。我軍受傷者四十餘人。慶善與隨員等督同官兵奮力攻撲。一面挖濠斷其水道。該匪力不能支。下寨拒敵。登澤羅布手執蠻刀大聲喊殺。我軍槍砲齊施。刀矛並舉。鏖戰三時之久。始將登澤羅布科上紅牛谷於甲果沙當布四名殲斃。陣中生擒克珍羅布工達阿珠等二名。餘黨潰散。經官兵按名搜獲。訊係脅逼同行。當即取保省釋。此朱窩土司之姪登澤羅布乘隙倡亂。殲斃陣中之實在原委也。查慶善於將至未至之時。瞻對番官聞省中委員將至。卽行帶領番衆退回巢穴。慶善查拏登澤羅布章谷麻書朱窟孔撤白利五土司。均在場日擊。慶善隨傳集該土司等。三面鞫訊。該土司等均俯首認錯。懇求公斷。慶善以此案本由婚姻起衅。必須將婚姻一事判斷清楚。爲緊要關鍵。查紫喜旺甲所訂朱窩土司之女與訂綽斯甲之女均已過門成婚。若照索康色所議兩家之女均作罷論。永遠不許過門。殊非情理。此時惟有分別嫡庶。乃爲名正言順。查朱窩之女訂在先。綽斯甲之女訂在後。斷令以先訂朱窩之女爲嫡妻。後訂綽斯甲之女爲側室。兩女分居各住。庶名分正而紛爭息。又復再三開導各土司等。均各悅服遵斷。並具永不滋事切結備案。慶善復親詣械鬪處所。周歷查勘。飭將木柵碉樓礮臺悉行折毀。百姓所失牛馬器具。斷令各土司等逐件清還原主。其燒燬房屋亦斷令

按戶賠修。勒限完結。傳集兩造夷人。取其賠還無事夷字甘結在案。並請將各土司等議處具稟。請示前來。臣等查川省藏衛地方。南北兩路夷地。均歸土司管轄。該土司等自爲雄長。各不相下。是釐觸相爭之事。所在多有。但一經台員開導。亦無不俯首聽從。此次麻書與孔撒兩土司。以婚姻細故。逞忿相爭。並不聽台員開導。糾黨助戰。焚燒民房。抄擄牲畜器具。嗣經派員查辦。而該土司尙意圖抗拒。飛石抵禦。並施放槍砲。致傷官兵四十餘人。實屬毫無忌憚。雖事後尙知畏罪。痛悔前愆。而事前之兇頑。亦屬膽玩可惡。應請將各土司等。各予罰俸一年。以示薄懲。其瞻對番官。始雖聽糾附和。惟於慶善將至未至之時。一聞委員前來查辦之信。卽率領番衆退回瞻對。尙知畏法。姑准從寬。免其置議。登澤羅布等。犯以不干己之事。輒敢乘機倡亂。負隅抗拒。致傷官兵多名。形同叛逆。罪不容誅。既與科上紅牛等臨陣殲除。應毋庸議。登澤羅布仍應戮取首級。於該夷地揭竿示衆。以昭炯戒。克珍羅布一犯。聽糾燒燬民房。肆意搶劫。亦屬罪大惡極。當經批飭。卽行就地正法。崇旺登珠工達阿珠等。犯。訊係逼脅同行。其情稍有可原。惟燒燬殺擄。均經在場。未便稍涉輕縱。亦應如稟監禁。永不省釋。以示懲儆。至署成縣道丁士彬。候補知府慶善。辦理此案。往來於冰雪之中。出入於煙瘴之地。備極辛勞。藏事迅速。不無微勞足錄。相應籲懇天恩。准給丁士彬隨帶加二級。慶善俟補缺後。以道員用。以昭激勸。其餘隨同出力各員弁兵勇。並傷亡各兵勇。應由臣等分別酌給外獎。及埋葬銀兩。用勵勤勞。而示矜恤。除將該員等訊取各供。結附卷存案。並咨部外。所有查辦完結各緣由。合詞恭摺。由驛四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喇嘛攘奪廓商財物派員查辦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前藏喇嘛攘奪巴勒布商民財物日久未結恐滋他事籲懇天恩派員查辦以清邊患恭摺由驛具奏仰祈聖鑒事。竊查光緒九年九月准駐藏大臣咨以本年三月初一日前藏喇嘛乘間攘奪巴勒布商民財物一案當經具奏奉旨妥辦。會將奏稿咨鈔到臣。查原奏內稱該喇嘛照約退還漢銀七八千兩。巴勒布商民未肯承領等語。臣以該喇嘛攘奪廓番其曲實在喇嘛。現經飭查該喇嘛乃僅稱所擄銀止七八千兩之數。而巴勒布則稱被劫有三十餘萬兩。銀數大相逕庭。即使巴勒布果有浮報似不應如此懸殊。竊恐該喇嘛所稱不足憑信。且查廓番在藏貿易有年尙不滋事爲非。此次喇嘛恣意攘奪取怨鄰封。臣以事關中外如不早爲完結勢必別滋他事。當即據情咨詢駐藏大臣並作函諄囑務必轉飭前往濟甯交界會辦之委員等秉公妥辦切毋稍有偏護轉致日後爲難等情。迄今數月之久未據咨覆前來。究竟目前是何情形不能懸揣。然心竊憂慮。每於接見僚屬及由藏公回委員詳加詢訪有謂喇嘛認賠贓銀過少廓番誓不甘心招來番衆數萬聚集交界地方勢將用兵而喇嘛橫不依理不知自咎輒擬與之迎敵者有謂該大臣等派去委員劉鈞趙咸中已被廓番擄去者。道路之說紛紛不一雖未足憑信而揆情度理決非無因。查廓番被劫屬實在事後浮開贓數原難保其必無。然以臣所聞攘奪實有三十餘萬之多。今喇嘛僅止認賠銀七八千兩不足十分之一即欲了結此案揆之情理本覺難安而喇嘛虛狡如常頑梗不化難以言諭理遣今得贓銀數十餘萬兩各族俵分不能全數完繳自在意中但似此兩相抗拒已成不了之局若不設法早結勢必釀成大事爲害甚深伏思

川省之與藏衛唇齒相依。曷敢稍分畛域。致誤事機。但擬卽由臣等就近委員往辦。殊於體制有乖。若請旨簡放大員前往西北相距萬有餘里。至速亦須八九月始到。現在爲日已久。枝節叢生。若再遲延。將有不可收拾之勢。再四思維。竊擬由川揀選委員。請旨特派前往辦理。較爲便捷。而川省亦難求此得力可任之員。惟查有候補道丁士彬人甚明幹。辦事深穩。現已委赴裏塘查辦劃界事務。距藏較近。可否籲懇天恩。特飭該道就近前往查辦。其一切機宜。由臣等隨時籌畫。妥爲指授。至事機辦理如何之處。得有頭緒。由該道稟由臣等據情轉奏。聽候飭遵。惟查廓番被劫過多。此次辦理斷難平空了結。此時若不妥籌善策。終恐無以折服其心。難期濟事。第思不賠贓銀。則巴勒布誓不甘心。而該喇嘛所得各贓。早經分散。亦難望其賠還。藏中又無款可墊。如飭由他處代籌賠款。不惟有失朝廷體制。亦愈長該喇嘛等刁風。臣等愚擬俟派員辦有端倪後。由臣等再行仰懇天恩。推柔懷遠人之意。明降諭旨。於被劫三十餘萬之數。或賞給廓番銀三四分之一。以示矜恤。似屬名正言順。至此款若須應用。暫時由川措給。俟完案後。必令藏中分作三四年繳還歸款。一面仍飭該駐藏大臣勒令鐵棒喇嘛。將爲首滋事搶奪之喇嘛交出照例懲辦。明正典刑。以彰國憲。而順番情。至該大臣事前不能約束喇嘛。事後又不能迅速了結。本難辭咎。惟近來藏番族數既衆。又復異常桀驁。該大臣辦理此事。其中實有許多爲難之處。應懇天恩。曲加鑒原。出自逾格鴻慈。臣等爲中外交涉。恐滋事端起見。知而不言。寢饋不安。籌計稍遲。又恐貽誤。用敢不避嫌怨。冒昧直陳。不勝悚惶迫切待命之至。所有前藏喇嘛攘奪巴勒布商民財物日久未結。請員查辦。以弭邊患緣由。是否有當。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合詞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喇嘛攘奪廓番財物查辦完結片 閏五月二十四日

前因西藏喇嘛攘奪廓番財物爲數甚鉅。恐日久拖延。致釀邊衅。奏請飭派大員查辦。欽奉諭旨。飭派四川候補道丁士彬前往辦理。臣於奉旨後。卽催令丁士彬於四月十一日由省起程。現據報稱。已經行過巴塘。臣適接准駐藏大臣咨稱。廓藏之事。巴勒布商民所失財物。該廓王允讓銀十餘萬兩。其餘不能再少。現經該委員等議明。償銀十八萬三千四百兩。廓番已經遵斷了結。並公同書立條約。蓋用關防圖記各執完案。該大臣一面具奏。一面鈔稿咨會到川。臣查廓番此次所失財物。爲數頗鉅。該國王現已允讓銀十餘萬兩。僅議償銀十八萬三千四百兩。於理尙順。自可允准。惟議定償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之數。經駐藏大臣極力設法。祇能湊足銀十萬四千餘兩。其餘尙短銀七萬餘兩。據稱實難勒追。奏請天恩。將不敷之款。全數賞給達賴喇嘛及閑藏僧俗番衆。催令趕緊清還。並請飭下四川先行籌撥銀八萬兩。解藏備用等情。臣查藏番此次攘奪廓番商民財物。數至三十餘萬。行同強盜。可惡實甚。現經該大臣竭力諭導。廓番頗覺知感。僅議償此數辦理。尙爲妥協。而藏番無故滋事。大肆攘奪。經廓番允讓之外。該藏番尙不知改悔。將劫奪之賊。全行繳出。以便湊足銀兩。如數了案。乃竟一味告苦。行若無事。是攘人者得利。實無情理。若蒙天恩。准令四川卽行籌撥墊解。事原可行。但恐以後該藏番必以渠等無端肇衅。代墊有人。動輒生事。則無底之壑。川省亦難盡填。現在此事既經辦理就緒。大局所關。臣自不能不稍從權宜。以靖邊圉。而慰宸廑。刻已飭司道等。妥爲設法籌撥。俟該藏委員來川。卽行分起解交。俾資應用。然此項撥款。雖經四川竭力籌畫。似應由駐藏大臣嚴飭該藏番等。分作三年

歸還川庫。不得延欠。方合體制。至此案雖結。其當日滋事之首犯人等。亦應飭知駐藏大臣。勒令該管喇嘛。查明交出。照例究辦。庶於政體無礙。且使藏番知朝廷恩威並用。或以後稍知儆懼。不敢任性妄爲。亦爲有益。至丁士彬奉旨赴藏。原因事關重大。令其前往辦理。今藏事旣已辦結。攘款已分半認還。條約亦已立定。蓋用關防圖記各執完案。揆之此時情勢。該藏已無事可辦。丁士彬似可飭令回川。以省沿途需費。儻仍須該員前往一行查看。俾昭周密之處。均候聖裁。飭知到川。臣卽恭錄知照。丁士彬欽遵辦理。所有藏事辦結。其不敷償款。雖由四川籌措解藏。應仍令該藏分年解還川庫歸款。暨道員丁士彬應否飭令回川各緣由。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瞻對裏塘劃界刊碑摺

閏五月二十九日

奏爲瞻對裏塘界址不清。迭滋事故。現已遵旨劃明界限。刊碑立案。地方一律靜謐。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光緒七年臣寶楨與前成都將軍宗室臣恆訓片奏。請旨劃清瞻對裏界址一摺。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恆訓丁寶楨奏。請飭勘明內地與瞻對地方界址。分立界碑等語。此次中瞻對地方番官索康色膽敢稱兵犯境。圍攻臺寨。焚殺百姓。現經恆訓等派令官兵。辦理完竣。惟瞻對地方緊接內地。必須劃清界限。以遏亂萌。著色楞額維慶卽將番官索康色撤回後。飭令接戍番官。約期會同該處地方官。暨各土司等。前往勘明內地與瞻對地面。劃清界址。分立界碑。以後土司所轄部落番官。不得越境逼勒滋擾。瞻對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朦混侵占。如有彼此越境滋事。卽惟各所轄之番官土司是問。以息紛爭等因。欽此。謹卽恭錄分咨轉行在案。一面會派候補知府楊福萃前往查辦。尙未辦有端倪。該

府旋即丁憂回籍守制。隨委候補知府慶善接辦。亦未辦結。因事調省。另有差委。隨查有卸署巴塘糧務候補知縣稽志文。上年辦理岩番劫殺司鐸梅玉林之案。尙屬妥速。當即專檄飭辦。並以該處係建昌道所轄。該道寶森熟習該處夷情。並飭與該員指授機宜。俾有把握。嗣見日久。未經辦結。臣等恐又另生枝節。復專委前任川東道候補道丁士彬馳赴裏塘督辦去後。茲據丁士彬轉據稽志文等稟稱。緣瞻對與裏塘界址。本屬分明。並無紊亂。瞻對在大道之南。係西藏所轄。裏塘在大道之北。係川省所轄。裏塘舊有三壩。查木拉石地方三處。向來由該土司收納夷賦。咸豐年間。瞻對叛番勦戮。遂將瞻對地方一併賞給唐古忒經管。而三壩仍爲瞻對所有。裏塘土司未免心懷怨恨。迨後查景頭、目格、桑汪清因慕瞻對勢強。又背叛裏塘。私投瞻對。特爲護符。於裏塘反戈相向。由是裏塘土司於查景已痛心疾首。乃裏塘土目洛宗策登中澤阿雍東尼麥色丹珍彭錯三人。又狼狽爲奸。陵虐木拉石百姓。格桑汪清唆使木拉石百姓背叛裏塘。住投瞻對。於是裏塘恨查景入骨。帶領土兵問罪。並赴臺員處具控。該臺員等以查景本係裏塘所屬。始則背叛。繼則唆使木拉石百姓私投瞻對。大屬不合。即督飭土兵嚴拏查景。格桑汪清治罪。詎該番勾結瞻對。派兵相助。圍困臺寨。經楊福萃督飭官兵奮勇擊退。並將查景三寨平毀。由是查番退伏。瞻對亦因之奪氣。楊福萃辦理匪後。以爲必將界址劃清。日後方冀久安。因丁憂未得辦竣。稽志文奉檄飭辦後。當將瞻對番官戴珠丹巴明足爾調到裏塘。傳集毛丁、崇喜、曲登、瓦述各土司到來。三面環質。聽候剖斷。查查景三村地方。本係裏塘土司所轄。而查景勾結瞻對。番圍臺。實由裏土司之先攻查景起衅。裏土司之攻查景。實由於查景之唆使木拉石百姓私投瞻對所致。木拉石百姓之私投瞻對。又由洛宗策登等之陵虐百姓使然。就事論事。瞻對與裏塘兩造均有不是。此時若不持平辦理。使兩

造平其心而懾其氣。縱勉強將碑豎立。日後難免不滋他事。詎該兩造到裏以來。在裏番欲將三壩查畧劃還。並欲將查畧頭目全行滅絕。始覺稱心。藏中又不欲退還三壩。猶欲奪回查畧。又以裏土司稱兵肇衅。罪與查畧相等。堅請一併治罪。爲抵飾之具。各執一詞。兩不相下。經稽志文多方開導。曉以利害。兩造始漸就我範圍。正籌辦開格桑汪清因見各番麇集裏臺。思欲乘勢作亂。潛行來裏。與其舊日黨羽。私相聚議。行縱極爲詭祕。稽志文訪問知會地方文武。隨帶弁兵。在裏塘寺院圍拏。該犯膽敢放槍拒捕。刃傷士兵四名。經漢番兵練奮力兜拏。始將該犯格傷垂斃。卽梟首傳示查畧三村。俾昭炯戒。又探得裏塘土目洛宗策登等三犯。逃赴明正地方潛匿。稽志文又檄飭明正土司。按名拏獲。解赴裏塘。經稽志文訊明該三犯狼狽爲奸實據。與裏塘土司無涉。將三犯解赴打箭爐廳監禁。以示懲儆。並將歷年裏瞻交涉各案。逐件爲之割斷清楚。裏番之心始平。瞻番之氣亦懾。兩造俱各輸服。甘願具結。遵斷。稽志文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眼同三面在裏塘之噶壩穹壩阿壩三壩之北雄辣山豎立川藏界碑一座。又於三壩之南。裏塘之北。立碑一座。以示區別。三壩仍係川疆。歸裏塘管理。其大道差事。近年久已不支。仍飭令查照向章。分別應差。三壩應上夷賦。按年上納。查畧木拉石地方。仍歸川屬。由裏塘管理。其一切未盡事宜。均明晰刊入碑中。以資遵守。從此西藏不得預聞查畧之事。取有番官土司。遵依了案。分割清楚。各夷結連刷印碑文。繪圖貼說。一併申齋稟由丁士彬轉懇分別奏咨前來。臣等覆查瞻對地方。從前奏請賞給唐古忒之時。未將界址分別清楚。本屬朦混。但南北大致瞭然。豈容稍有混淆。只以歷年既久。強者因便乘利。弱者積不能平。前辦各員。又未秉公速斷。以致瞻裏兩番積忿成讎。構衅稱兵。幾至擾及大道。實屬不成事體。茲該員等遵旨奉差查辦。先究肇衅之裏番。以釋藏番之疑。復殄首禍之查畧。以平裏

番之恨。兩造均已折服。各案悉就範圍。從此裏塘所轄部落番官。不得越境逼勒滋擾。瞻對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朦混侵占。川藏相安。邊民永資樂利。堪以上慰宸廑。所有在事出力各員之候補道丁士彬督率有方。不負委任。現任建昌道寶森盡心指授。悉合機宜。候補班前先用知縣稽志文往來於瘴雨蠻煙之地。出入於冰天雪窖之中。歷有年餘。力顧大局。不避艱險。均屬著有微勞。可否仰懇天恩。將丁士彬賞給隨帶加三級。寶森賞給二品頂戴。稽志文歸候補本班儘先補用。以示鼓勵之處。出自逾格鴻施。其餘出力各員。弁由臣等查明。給予外獎。以勵勤勞。所有瞻對裏塘界址不清。迭滋事故。現已遵旨劃明界限。刊碑立案。瞻裏地方一律靜謐。緣由。除分別咨部。並將各夷結碑文圖說附卷存案外。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合詞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丁士彬入藏中途被阻片 七月二十九日

臣等前因前藏喇嘛攘奪巴勒布商民財物。日久未結。恐釀事端。奏請派員查辦。欽奉諭旨。飭令道員丁士彬前往。謹卽行知該道。啓程赴藏。嗣准駐藏大臣以此案業經賠償了結等情。咨會前來。臣等以案既辦結。丁士彬或應飭令回川以省需費。抑或前往察看。俾昭周密之處。未敢擅專。具奏請訓。茲於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遞回原摺內開。軍機大臣奉旨。覽奏均悉。所辦甚是。與前次寄諭正相脗合。此案業經辦結。丁士彬卽著毋庸前往等因。欽此。正在恭錄轉行間。適接據丁士彬稟稱。本年閏五月十九日。該道由巴塘起身。二十三日行至川藏交界莽里地方。突有江卡番官所帶頭人。領衆數百。以差事帶有俄國洋人。奉商上傳知。不准放過。阻回公拉。該道當派通事前往宣示。詳晰開導。並

告以此次進藏係奉旨查辦藏廓之事。原爲爾等息事。並無一洋人在內。可以一望而知。該番等聲稱洋人易辨投教之人難知。並言廓番之事業已了結。無須該道前去。再四開導。該番不惟不遵。膽敢於邦木山廬集番兵數百名。各執槍矛。槍傷塘兵。並以亂石拋擊。狂悖情形。百口不入。只有暫住該處。請示辦理等情。據此。臣等伏查藏番阻止洋人。原非一次。上年洋人攝伯爵由川入藏。行至巴塘。該番聚衆阻攔。經糧員趙光燮將該洋人多方護送。幸得取道由雲南中甸一路回國。又臣寶楨奏明請派貢生黃楸材赴印度遊歷。行至巴塘。該番等無端以黃楸材與洋人通氣。糾衆攔阻。黃楸材無奈。亦只得取道雲南中甸前行。是該番之阻止洋人。已成慣技。但此次該道入藏。係奉旨特派之員。該番等乃竟敢糾衆阻攔。且明言廓事已了。毋庸該道前往。明係不欲該道入藏。查辦滋事。喇嘛遂藉有洋人爲詞。肆行無忌。實屬狂悖已極。若不加以懲創。桀驁之氣愈熾。日後難保不釀大患。惟當此時事多艱。若因此無知蠢番。致興大舉。實覺不值。惟有仰懇天恩。飭令駐藏大臣。嚴飭商上。將現充江卡營官巴蒼奪吉撤退懲辦。並勒交聚衆抗阻之頭人。一併懲治。仍一面嚴飭該管喇嘛。將攘奪滋事之首犯人等。查明交出。照例完辦。以懲刁玩。而儆將來。除行知丁士彬遵旨回川外。所有該道入藏中途被阻情形。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合詞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再現准西甯辦事大臣來咨。以洋人俄官尼擬由西甯取道入藏游歷。咨請照約保護。臣等接報之後。即飛咨駐藏大臣。一面檄行川界文武員弁。如遇該洋人到境。即行善爲開導。妥慎護送。毋得稍有疏忽在案。此次丁士彬入藏。該藏番藉口洋人任意阻攔。則將來俄官尼一至藏境。其阻攔自在意中。所願俄官尼聽信員弁開導。改道折回。或可幸免無事。上紓宸廑。但洋人自有入藏探路之約。而入藏游歷者。絡繹不絕。洋人又固執性成。聞此次俄官尼在西甯一帶。查探入藏。

各路已歷數年。立意甚堅。將來恐不聽開導。勢在必行。該藏番又不可以理論。一味顛頂力阻。難保不有意外之虞。臣等再四思維。除在川境竭力開導保護外。一入藏界。別無善策。實不得不深切隱憂。仰祈預爲飭知駐藏大臣設法妥辦。以免生事。合併陳明。謹奏。

懇准乍丫入貢片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據署打箭爐同知石光熙管理巴塘糧務周上達稟稱。據乍丫尼們罕呼圖克圖總堪布洛宗丹增及倉儲巴江彩登達大頭人札喜魯秀澤旺多吉扎什饒登舟登達及僧俗衆百姓等呈稱。乍丫僧俗百姓自康熙年間。歸順天朝。伺應藏道夫馬。東至江卡界。西至察木多界。共十二站。又乍地界連上中下三岩。時防夾場野番出沒。又早年尼們罕呼圖克圖曾自捐兵費口食。奉調隨征廓爾喀及瞻對共三次。出派民兵一萬四千餘衆。曾傷亡五千有餘。及今計一百八十餘年。未敢有誤差徭。惟自思巴塘察木多各鄰均得呈請進貢。獨乍丫一處。未得隨班。無可報我大皇帝之恩。叩懇轉稟。請奏准其隨同進貢等情。復訊據該頭人等面稱。食毛踐土。無非天朝恩德。今願隨班進貢。實係出於至誠。未便阻其向化之心。據情轉稟到臣。臣查口外各番。乍丫最爲地廣人強。與巴塘察木多德爾格武江卡等處壤地環帶。又素爲三岩野番所憚。早年雖有呼圖克圖名號。未及親領號紙。咸同以來。邊外各番紛紛滋擾。近年勦辦三岩。畫分瞻對疆界。並訊結麻書孔撒等鉅案。各夷漸就範圍。惟綜籌邊圉情形。瞻對既已歸藏。乍丫與三岩兩番實未便令其漫無統屬。究爲西南邊防一隅罅隙。况值西陲近日外洋每有覬覦之心。此等强悍番族。縱或不敢倚爲外援。亦斷不能

置諸不論。不僅目前趙禦三岩野番爲以夷制夷之計也。上年道員丁士林遵旨赴藏查辦廓案。行抵巴臺。卽據該乍
丫再三呈懇。該道溫言拊勉。得其輿圖戶冊。諭令循舊當差。並密稟到臣。臣細加察訪。無異。茲復據該管承倅轉稟前
來。察其歸化。出於至誠。合無仰懇天恩。俯准該番與巴塘察木多各族。於例應貢之年。一體隨班進貢。伸其百餘年湮
抑之忱。於邊庭大局。實有裨益。再該乍丫頭人稟稱。從前隨征廓番等處。曾奉賞給呼圖克圖號紙。及總堪布洛宗丹
增大頭人札喜魯秀虛銜頂戴。可否並懇飭理藩院查明原案。俯准賞給。以資撫馭。而固邊防。爲此附片具陳。伏乞聖
鑒訓示。謹奏。

英人窺伺後藏豫爲籌備片 四月初三日

臣現接西藏委員候補通判趙咸中密稟。大吉嶺一路夷人蠻子等往來日衆。漢人亦復不少。聞洋人深爲得計。廣行
要買。接待蠻子。尤極殷勤。漢人次之。有放債與蠻子者。有賒貨與蠻子者。現在蠻子皆樂於前往。又探聞該處鐵路。已
修過大吉嶺。欲直達帕克里而止。帕克里卽界後藏地。距前藏僅十二站。趕行八九日可到。竊查洋人用意。大非良善。
不得不密爲稟陳等語。查英人之窺伺藏地。已非朝夕。可慮自在意中。况該夷久踞五印度地方。與藏地相去不遠。現
在巴勒布哲孟雄等處。亦多歸附該夷。中僅隔廓爾喀一隅。然亦在依違兩可之間。上次該國遣人入貢。臣曾經密奏。
請厚加賞賚。該國使臣及其國王。以示聯屬。又於上年法夷與越南構兵時。復奏明該國此時從旁觀望。應妨其乘隙
而動。今該夷鐵路已修過大吉嶺。且接待來往番漢人等甚殷。是其意懷叵測。端倪已露。昔年法夷構兵越南。其蓄謀

早在二十年前。待至一旦蠢動。駸駸不可復制。是其殷鑒。況法夷欲謀踞越南。尙未卽遂所欲。而其國又遠在數萬里之外。彼越國鄙遠。中國幾爲所疲。今英夷久踞印度。印度全境歸附日久。其根蒂深固。幾與該夷內地無異。稍有不一。測印度至藏。瞬息可到。而西藏一經有事。勢萬不敵。必將求援於蜀。蜀中亦萬不能坐視。且該國如不幸滋事。則與川境固屬毗連。卽以各省而論。彼由印度行駛輪船。已至南洋之內。與粵東江蘇閩浙豫皖楚等省。處處順使。如履戶庭。固不若法夷之有事。定須向該國往返商辦。緩不濟急也。臣謂英夷之禍。幸而不發則已。不幸妄動。其害更甚於法夷。而滇蜀必首當其衝。今既接有此稟。是該委員就近在藏探明。決非虛語。亟應於無形中早爲之備。免致臨事倉卒。臣向來作事。最忌張皇。此事近在切膚。曲突徙薪。正在今日。臣惟有暗將川省所有防營。分起調練。勤習槍礮陣法。並精練打靶等事。一面密飭機器局。將洋藥筆碼銅帽及快利之洋槍洋礮。加工添造。以備應用。不敢稍涉怠玩。或期思患豫防。庶免貽悔將來。臣愚昧之見。爲此謹附片密奏。再臣前經片奏。請將乍丫夷人准令隨班入貢。尙未奉到批示。查乍丫番夷人極強健。其地又屬川藏交界之間。該夷因同一夷人。久不得隨班進貢。殊切向化。臣查其人尙勤勇。若蒙恩准其入貢。該夷必傾心效順。將來遇有事故。內可以捍衛川疆。外亦可援應西藏。卽現在之三岩野番等。亦可藉其控制。伏懇天恩俯准飭行。不勝感激。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會奏整頓西藏不可遽事更張摺 七月二十六日

四川總督丁寶楨駐藏大臣色楞額崇綱奏。爲統籌西藏全局勢難遽議更張事。竊臣等奉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據戶部代遞七品小京官陳熾奏。敬陳管見摺內。請飭整頓西藏事宜一條等因。欽此。當經臣寶楨咨會臣色楞額。臣崇綱。按照陳熾所奏各節。統籌全局。悉心會商。實有難於遽議更張者。謹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查西藏地處極邊。素崇佛教。列屋而居者。幾於十室九僧。朝廷振興黃教。順其情以治之。揀大臣以鎮之。設兵以衛之。其政事習俗。則因其舊而損益之。以遂其向化之誠。不復繩以腹地之法者。良以該處雖隸版圖。而言語不通。文字不同。一旦改弦易轍。恐求其治而反速其亂。誠如聖訓所謂。習俗相沿已久。必以不擾爲安。未可輕易更張也。今若令喇嘛土番等棄其所習。而從事於兵戎。改其嗜欲。而究心於文教。何啻風馬牛之不相及。且西藏喇嘛不皆土著。禮佛度修者。固不乏人。而無賴之徒。涸跡其中。亦復衆多。藉佛法以羈縻。尙不易於約束。若令知軍旅之事。更難就我範圍。爲患不可勝言。此訓練喇嘛。與勸學之不可行者也。西藏幅員遼廓。銅山鐵嶺。半屬不毛。終年風雪無間。氣候不時。地土極其凝寒。佳禾不生。惟稞麥生焉。厥田惟下。且藏屬地畝。均係各前輩達賴喇嘛分給番目耕種。子孫世守其業。一切賦稅。悉由商土徵收。今若招募流民。使之屯墾。是爭其地而奪其業也。爭其業而奪其地。豈能必其相安。此開墾之不可行者也。藏地居萬山之間。礦苗所在多有。然番民以爲地脈所在。不可宣露。寶之愈重。藏之愈密。今若招集工商。試開礦礫。不特啓番衆之疑。必致肇無端之衅。此通商惠工之不可行者也。藏地仰沐朝廷深仁厚澤。數百餘年。番民共樂昇平。咸知感戴。邊外各部落。亦皆震懾天威。不敢違萌窺伺之心。卽英人在孟加拉等處。加意經營。間聞有探路之事實。未聞有十餘次之多。藏番雖於洋人來藏遊歷。誓死相拒。亦未聞有屢殺英人之事。當此邊疆靜謐。藏境乂安。如陳熾所奏各節。果於藏事有補。臣等自當實力舉行。何敢畏難苟安。致負聖明委任。第目擊時勢。實屬窒礙難行。亦未敢遽議更張。

貽誤全藏之局。此臣等所不得不據實瀝陳者也。臣色楞額臣崇綱猥以庸愚謬膺疆寄。自知驚鈍。無補時艱。惟有懍遵聖訓。勉竭愚忱。廉隅祇礪。隨時加意附循。於一切應辦事宜。實力實心。認真整飭。以期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謹奏。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旨知道了。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

遵旨籌議裁減勇營局費摺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爲詳籌裁減營勇局費各情形。據實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奉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據侍郎薛允升奏請。飭裁減勇營。將中外各旗營。加餉訓練一摺等因。欽此。欽遵。知照前來。仰見朝廷節糜費求實濟之至意。臣維時局艱難。至今已極。中外臣工。各具天良。但有一分可以節省財賦。裨益實用之計。若再不盡力圖維。不惟無以仰對君父。清夜捫心。何以自解。第各省地勢。今昔既有不同。卽時事人情。亦復各異。若不兼籌熟計。只圖敷衍塞責。設有變局。甚非所以盡職分而體時艱也。臣謹再就川省情形。披瀝言之。惟皇太后皇上詳查焉。查四川邊省也。情形與腹地省分迥然不同。卽以邊省論。亦與滇黔閩粵各省迥殊。川屬如馬邊雷波峨邊越嶲等廳。全係夷地。兼係生番。未通王化。又緊接邊外涼山近二千餘里。徑路險絕。人迹罕通。各夷恃爲心腹。動輒生事。前經川省督提各臣。設法防勦。並未敢徑進一步。猶不時挫折。每多損失。經我宣宗成皇帝大加申斥。不准妄動。乃翻然而止。松潘理番各處。界連西甯新疆地方。幾四五百里。亦盡夷疆。其甯遠敍永各府廳。在在與滇夷比鄰。打箭爐等處。逼近西藏。番蠻錯處。尤極寥闊。是川境之接連夷地者。東西南北四面。近夷地者十之六七。

近夷界者十之三四。合計總不下一萬數千里之遙。他省尙無是也。至內地匪徒。亦因地大物繁。處處可爲逋逃藪。故他省盜匪之多。亦絕無如川省者。正不獨囑匪教匪。儘可自爲風氣。茲將欲求攘外安內之法。斷難倚萬餘經制之兵。顧此遺彼。即可爲鎮靖撫綏之計。前十數年川省養勇至四五萬之多。邊腹猶時時告警者。職此之故。臣於光緒三年。莅蜀。目擊勇多饑絀。勢難爲繼。因力排衆論。裁撤各勇。毅然按照東勇口糧支發。節省已屬不貲。而心常惴惴。不敢稍逸。迨頻年加意整飭。地方幸賴稍靖。亦尙恃有此裁贍營勇。東調西防。靈便迅速。半以靖邊夷。半以防內地。前數年馬邊之役。甯遠之役。三峽之役。穆坪之役。以及上年大邑之警。皆得迅速肅事。然維州各邊夷等處。仍隨時蠢動。亦皆得此二十數營勇丁到處雕勦。幸免糜費重饗。是其明驗。而臣猶刻以或有罅漏爲懼。總緣地方太闊。人類過繁。若恃本地舊有之兵。縱使成營訓練。恐不知又費帑若干。此非臣之敢爲虛言。其地勢民情。實係如此。皆川人所共見者也。至川省本不近海疆。而現時情勢。頗有更重於海疆者。英人占據印度已經多年。近在西藏肘腋。稍一有事。卽擊動全川脈絡。必在意計之中。臣前已迭次密陳。未敢妄言動聽。現在英修鐵路。已抵後藏。將日逼內地。而大吉嶺修房尤甚。似此意欲何爲。且俄人近亦窺藏。恐將由西甯外草地一路前進。以圖窺伺。臣慮之甚早。防之甚密。曾於去年請將介在川藏向未受撫之乍丫等番部。准其內附。亦非敢好勤遠略。無非欲借番力。以助我邊防。默計南路機局。斷不能二三年無事。是以越法起事之後。臣卽深謀遠計。於七年曾將所留各勇營。更番勤操。逐日變換。練爲洋式。訓練卅循。冀備一日禦侮之用。差省咄嗟招募之需。近年幸成勁旅。自信足供一戰。不至甘心讓人。此臣年來臥薪嘗膽。固非若借練勇爲名。自便私圖者比也。今若驟裁已練之隊。別操經制之兵。臣以此時必言裁勇。卽裁去四五營。有何不可。第恐轉

瞬卽將有事。又須別圖。另募烏合磨湊。勾串蹀躞。如上年越法兩軍之事。言戰多時。卒無一師一旅。慨然出力。以作長城。可爲殷鑒。查此時川省情事。臣身在局中。曾未敢偶爾漠視。方今左藏空虛。中外羅掘。且仰釋懿旨。加練旗營。尤屬根本至計。如果省分多屬腹地。外患不致開發。則早裁一日之勇。卽多裨一分之用。況川庫近年困於供億。支絀萬分。如能裁勇截餉。上可副朝廷久遠之計。下亦紓本省籌措之艱。臣何憚而不爲者。無如統籌時局。依違實難。臣待罪川疆。允後九載。若知之甚悉。而不據實瀝陳。直待地方大害貽誤。不可收拾。微臣負罪甚重。實無顏自立於人世之間。臣現在假中。仍力疾與在省將軍提督臣及司道。反覆籌商。不敢不據實詳陳。伏乞聖明熟審而切計之。至川省局務。現祇發審籌餉。採訪洋務機器釐金共六局。其委派人員。亦經臣到任後。節次刪減。且祇准機器釐金兩局。作正開銷。餘或本無薪水。或由本省官吏自爲津貼者。多亦無從擲出鉅款。合併陳明。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合詞恭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西藏通商事多後慮摺 十月二十六日

奏爲西藏與英人通商事多後慮。不可不慎之於始。謹據實敬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遞曾紀澤信函。據稱英國現派使臣馬科蓄來京。專議印度西藏通商一事等語。藏地通商。英人蓄志已久。前欲由川入藏游歷。卽爲通商地步。今該國專派使臣來京商議通商之事。必應先事綢繆。詳加區畫。西藏番衆仗喇嘛爲長城。視洋人如深仇。若不商議妥協。貿然前往。

必致開釁生事。然番族恃衆好勝。祇有阻遏之心。並無堅拒之力。設彼族恃強逞兇。藏番無從抵禦。後患何可勝言。殊於時局大有關係。向來通商之地。不至遽啓兵端。是經營商務未始不收保護之益。况游歷載在條約。目前即不遽許通商。須先與藏番定議。准其游歷。俾得暢行無阻。但使西藏與洋人耦居無猜。將來通商一事。庶不至始終膠執。著丁寶楨詳細籌度。會商色楞額崇綱遴選明幹委員。向該番衆將此時一切事理。切實開導。必使覺悟而後已。番衆頭目中。常有明白曉事之人。所派委員。必須通達大體。而又熟習藏番情性。方能於事有益。該督等務當詳慎籌商。並將遵辦情形。先行迅速覆奏。曾紀澤信一件。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竊查外國人之用心也。強很。而爲謀也。陰鷲。每作一事。不得其所欲固不止。即偶不遂其所欲亦不止。歷來皆然。非自今日。如英人之欲與西藏通商。說者謂彼志在通商。是尙與我以自主之權。不敢遽言侵奪。在我正宜因勢利導。不拂其所請。則可遏其侵奪之謀。而並可以獲通商之益。其說固是。然臣謂英人之與西藏通商。是乃外洋多年故智。而用心陰鷲。即露端倪。我不可謂彼之不言侵奪。第專意通商。爲得以自全。遂可如其願而即止也。臣蓋見洋人向來立國之初。未始不顧名思義。決不妄舉輕動。其意殆不欲遽受侵奪之惡名也。且一言侵奪。則必啓戎機。而通商必不能成。不如與我專言通商。則可以陰遂所圖而不覺。迨其繼也。以通商之事。暗中潛移默化。彼固可以陰竊中國之利權。積之既深。或彼此稍有齟齬。將不至於侵奪不已。是洋人陽借通商之美名。實陰以肆侵奪之祕計。設使事機不順。彼既得中國之利權。即欲占中國之土地。勢不至易通商爲侵奪不止。彼時我之虛實。彼盡知之。我之人情。彼盡悉之。此理之固然。不幾全受人以柄乎。或者謂我之上海香港等處。通商多年。何以不聞有侵奪之事。其說誠是。不知中國之上海香港各處。皆全係中國之人

勢全非彼族類。且久爲該處文物之地。深知洋人之用心很而且鷙。不過欲貪彼之利。雖與通商。決不肯遽中其毒。苟與之通商。而通商外。若別有所謀。彼亦不甘隱受。此中國人之所可自信者也。是洋人之於香港上海各處通商。其以通商爲事。而不遽言及侵奪者。迨明知中國之不受其籠絡。不若姑爲通商之計。漫與委蛇。以徐觀其變。此一定之理也。然則爲今之計。將如何。曰通商者。今日外洋之美名。我若於此時直拒其通商。則彼有可藉之詞。似不能不姑從其請。以杜其嚆舌。但西藏之能否必與該國通商。在番人自有命意。我固不便遙執其柄。使遙執其柄。或西番逞其倔強。與我驟然生釁。此時我若必爭執通商之說。以臨之。是將強彼以就我。則兵端已先肇於西藏。我先無詞以對。而洋人且轉移其禍於我。是我先爲西藏受害。而英人且自矜爲得計。古所謂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英人之巧誠巧矣。然則彼固執意通商。而我乃以權詞卸之。彼又將謂我不欲其通商於藏。故以此相難。二者交執。是通商先旣不敢取必於西藏。不通商。又將開衅於洋人。然則將如之何。臣愚以爲古之善爲國者。莫切於審度時勢之尙有可爲。而必亟亟焉。專勤於自治。決不輕予人以可伺之隙。斯爲得耳。彼英人雖強。亦固非絕無顧忌者。比卽如上年俄人與阿甫汗等構釁時。彼卽深畏俄人之強。俄一動而印度之全境俱震。僅僅自免。復以議和中止。是其畏強欺弱。已有明徵。臣竊謂英人之敢於恃強。殆自詡其善於戰陣耳。然彼固非有出神入妙之奇術也。又非有挾山扛鼎之大力也。不過恃其船礮之精利。遂自以爲天下無敵耳。不知戰陣豈可常恃。卽槍礮之利。亦不可久居。特患我之視彼皆異能。而未嘗專心以求之。盡力以習之。故讓彼以獨擅其術耳。臣於西藏地方。已逆料英人之必有此舉。曾於法越爭戰之始。一再言之。慮法人有事於越。英必將乘機觀釁窺我西藏。必得陰爲之備。今則果如所見矣。幸臣先將所留川省之勇二十餘營。逐日

操練其一切皆效彼之所爲。舉凡戰法陣勢槍礮軍火無不悉仿其意。而務求精密。蓋將欲與之爭。而不能盡彼之所能。則我之士氣先怯。萬難取勝。惟悉彼之所能。行之既熟。再以中國之所長。攻彼族之所短。屆時若我有必用彼之所能者。臨事固有以應之。即不必用彼之所能者。亦可以因勢而隨地變通用之。似此則勝負之情。差可以自主。而又必使我之兵力與彼之兵力。久足相持。縱或不能全操勝算。而顧謂效烏合之衆。見戰即潰。斷不至此。此臣之微意也。臣竊惟洋人之欺我也已甚。究其意不過在於蠶食。且彼又先料我之全無可恃。事事求借於人。可得逞強一時耳。又其甚者。洋人最爲難及。全在作事行兵。處處皆以實心處之。不似中國徒逞虛鋒。不能踏實。夫以虛應實。萬無一勝。固不待智者而知。此洋人之大可慮也。臣今練勇之法。必一切反其所爲者。蓋欲士卒知洋人之所長者如此。若使我兵與洋兵虛實相敵。不爽分釐。則心無所怯。而氣自定。但能盡其在我。以與之較。得失於疆場之間。斷不致甘讓彼以獨勝也。臣愚以今日西洋之勢。已成積習。前日該國所行之事。其初盡施之於外夷。今則轉而施之於我。若再不爲破釜沈舟之計。必不能以自固。誠不得不決然變計。非敢妄爲大言。其情勢實不得不如此耳。至於洋人通商西藏。臣謂其意殆別有所在。蓋洋人之印度密邇西藏。瞬息可通。如果欲通商。則光緒年間重慶所立之約尚在。何不可以遵行。乃必援乾隆初時一百餘年之一紙空文。又不查其虛實。漫謂足以爲據。是其意固明明可知矣。且通商已展轉有年。而藏地率多瘠土。素無別項生產之物。可供貿易。即有所產。亦不過若金銀之類。然此乃西藏自夸其地利。其實甚不可知。何有於通商。臣謂此舉該洋人決非注意於西藏。殆暗借此以通四川大道耳。夫四川通商。前本有重慶之約。特因彼之輪船。不便行駛。故未能舉行。今乃另出此一計。又欲於重慶後路。別開一隙。以逞其謀。設藏路一開。則四川全境

終失川中一失則四通八達天下之藩籬盡壞此非臣之過爲危詞誠以情勢所在實不可不深長思也臣職司守土在川言川川中一日有事卽臣一己之責勢無中立臣現雖病難得力然此乃國家重計決不敢悠悠以貽異日之憂而敗臣一生之名節若苟可隱忍臣斷不敢妄言多事但恐別有他慮臣惟有盡心竭力期無失其在己以冀上報朝廷之厚恩而已他非所敢計也臣愚拙之見是否有當謹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通商先向藏番開說片 十月二十六日

臣欽奉上諭以西藏通商關係甚重事在必行令臣遴派明白曉事委員前往藏中與駐藏大臣色楞額崇綱等傳諭藏番人衆剴切開導不令固執據實奏明辦理等因臣跪誦之下亟應欽遵照辦惟現在西藏情形倣很強橫勢難理諭由來已久卽如前日西人攝伯爵等赴藏游歷並未言及通商該番遽四路派兵阻攔執戈相向不許前進後不得已始由滇省中甸地方繞道而去幸得無事又前四川委赴印度游歷委員黃櫛材暨四川委員候補道丁士彬一則赴印度游歷並與藏中無與一則爲該番與廓爾喀滋事川中代爲賠贖之案事屬爲彼乃亦不准前進百計與論仍復據兵攔阻執意不允前行此歷次明驗此次臣欽奉諭旨派員前往開導若該番尙似此橫行勢難姑容必將生覺是未與英人通商已先與藏中喇嘛構禍似覺不合臣於奉旨後刻已馳函致駐藏大臣請其先行傳知西藏僧俗人等示以大義不可固執免致有失中國保護伊等至意如能開說允准然後委員入藏彼此自能和衷商辦設有不聽卽專函星馳赴川容臣別尋計較庶免因人而先受鄰封之累似爲有益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通商儻有格礙盡力以圖片十月二十六日

自法人與越南交戰以來。中國糜帑鉅萬。所費不貲。人皆以此爲鑒。咸謂洋人不能以力敵也。不知法越之事。中國已極盡力與謀。因越南君臣不能一心一德。甘爲人欺。致有大挫。誠未可盡謂洋人之能戰也。至西藏之與英人。其勢固與越南迥異。蓋洋人之所特在輪船。駛行甚速。中國誠有不便。而西藏則舟楫不通。水行艱急。間有行舟者。亦祇能過渡上下。皆用皮船。祇能一人一載。多則傾覆。洋人雖巧。亦無所用之。此其與洋人異者。其一。又洋人大半皆履平地爲宜。戰陣亦大抵皆然。而西藏則徑路崎嶇。形勢絕險。且皆高山峻嶺。來往行人。無不歎道路之艱。是洋人與我主客之形已分。必難強越。此與洋人異者。又其一。又洋人之所特在槍礮。便利軍火迅捷。且不假手外人。處處合用。而川省自上年至今。鑒於前事。多作馬蹏尼等槍。又自製格林礮位應用。其所造槍礮軍火。皆較洋人爲精。且係自造自用。從不假借外洋一人。其視前與洋人爭戰時。動須購自彼廠。勞逸難易迥別。與洋人之自用槍礮者無異。又其一。綜此三端。差可與之相等。其目前急需精選者。則在將領之得力用命。營哨各隊之齊心耐勞。此外則別無可慮。臣謂此時之四川。雖不必與洋人爭能。然亦何至全讓以獨步。此理之顯然可見者也。此時通商之事。若事機順而無難。固無庸與之競勝。儻中有隔礙。則彼此相較。以亦甚不足畏。固不必先事懼怯。致墮將士之心。臣現值病軀。萬一川藏有事。實不得不盡力以圖。雖病亟亦不敢自卸。致負我皇上養育之深恩。區區愚忱。非敢妄言自用也。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英人因俄官赴藏游歷欲與西藏先於通商片 附程站單 十一月初八日

前數年間俄國會遣俄官赴藏遊歷。初本擬從新疆哈密一帶由四川前進。嗣因川中道路難行。遲遲不前者。將及五年。上年總理衙門得有函來。謂其仍欲進川往藏。令妥爲護送前進。臣屢派人遠探。尙無來川消息。頃聞藏中來信。並打箭鑪同知石光熙來稟。俱云俄官現擬改道由新疆赴和闐一帶前行。可以直抵後藏。並探聞俄人欲覓纏頭回民爲之引導等語。如俄人果由和闐赴藏。誠爲便捷。第恐纏頭回人向其引導。則一路可抵後藏。殊爲隱憂。無怪英人之畏彼通其後路。是以欲與藏先行通商。正爲此也。然臣謂俄人若果有是舉。則以西藏一隅而兩大並爭。其間辦理。詢屬不易。且此事亦恐我駐藏大臣一人不能了結。焦急愈深。刻尙未據駐藏大臣等來函。其虛實尙在未定。但願俄人不從此用意。則事尙有可爲耳。臣得信之後。以事關外洋大局。不得不先事密陳。可否請旨飛飭駐藏大臣。迅將實情具奏。以便早爲防備。庶不至臨時倉皇也。謹奏。

謹將西招圖略內載前藏至西寧程站繕單恭呈御覽

前藏 薩本多嶺 嘉里察本 嘉冲 倫珠宗 沙連多 過察拉山至此 彭多 過達隆山至此 上六站隸前藏

拉康洞 銷羅鼎 那隆葛爾瑪 過卓考山至此 仲喇庫 上四站隸塔微胡士克圖

固瓦褚察 過郎里山至此 札木褚卡 過玉克嶺河至此 鄂多布拉克 哈喇烏蘇 有營官 巴嚕 過察緒河至此 錯瑪喇 過託納河至此 察倉 上七

站隸哈喇烏蘇

褚那干過察會山至此 蘇木多過嘉木鄂羅山至此 香迪過沙克河至此 上三站隸百長貢楚克那木結係西藏夷情部郎專轄

扎噶爾布 珠褚卡 尼谷拉 索克褚卡 當拉 上五站隸百長碧烏郎噶爾係西藏夷情部郎專轄

畢巴魯魚 鼎谷瑪哩 巴噶安達木 伊克安達木 上四站係西寧屬之番目布木巴格結遊牧

多倫巴圖爾 彌多 三音庫木 棟闊 那木溪 察倉蘇木多 上六站係西寧屬之番目畢哩魯瓦遊牧

科科薩哩 直揆多 褚那干過支褚七道河至此又名哈沌果勒 褚瑪爾 列布拉崗 斯烏蘇木多 格巴溫布 喇嘛隆

巴彥哈喇 上九站係西寧屬之玉舒本番目遊牧

噶嘎 喇嘛託隆谷 噶達蘇赤老黃河源見此一帶 噶爾瑪湯 上四站係西寧屬之番目那木錯多瑪遊牧

喇嘛綽克綽 錯尼巴爾 拉尼巴爾 扎克達昌 瑪爾褚札木哩布走都克湯平甸地多毒草行人於此站乘夜兜馬口而行 沙巴爾圖

格巴噶中 上八站原屬班禪寥無人居

特門庫珠入青海交界有蒙古卡房 瑪爾津拉尼 都壘淖爾 阿里湯泉 索埒拉崗 德爾敦 康昂拉過雅瑪蘭河至此 上七站

係青海札薩克珠勒瑪札布遊牧

沙拉圖過哀額爾古河至此隸察罕諾門漢 珠爾朗章噶隸濟克默特貝勒 彥達圖 哈陶拉 察罕鄂博過哈陶山至此 上五站內後三站係成壘

遊牧

霍約爾託羅該 霍爾褚 日雅拉山 上三站係根敦公遊牧

尼雅木溪隸棟科爾胡土克圖 棟科爾即丹噶爾在此已入內地 上共七十五站約五千餘里

如遇雨水過大之際可自香迪岔路走當拉鞏山宿格瑪二十一站至褚那干仍歸正路

香迪 格瑪爾是謂上山路 那木溪 綿楚卡拉咱 上五站 赫阿札族 噶爾札布 桑係西藏夷情部 鄭專轄

當楚卡過當拉山至此 拉宰噶哩 崗喇褚嘎 志褚又名哈沌果勒 哩波過魯布喇布渡口 察褚卡 彌多札那章 鯨布哩野 棟闊

過坦噶尼山至此 多爾離瑪爾 褚東岸 吉里嘉本那 色谷闊邁濟雄白當褚卡至此寥無人居 褚那干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二

請嘉獎廓番堅其內嚮片 十二月二十日

西藏爲全蜀第一道藩籬。廓爾喀又爲西藏切近屏蔽。臣抵川時特請賞准廓使循例入貢。正所以示羈縻也。上年該國巴勒布商民被藏番劫擄一案。藏中議給賠款。虧折甚大。該國囑冀有言。若非前次展覲。蒙大皇帝厚恩。難與唐古忒罷兵息事。又上年法越事亟。臣聞廓會曾越藏呈懇。自願助攻法人。稍圖報効。是其感恩響義。確有明徵。當此英俄窺藏。事機緊要。多一重門戶。卽多固一處疆圉。可否仰懇天恩。准予該番嘉獎。令益堅其內嚮之心。不但邊域增一障蔽。兼使異族少一內助。川藏全局均有裨益。謹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籌備川省邊防摺 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奏爲查明川省邊防。應行籌備事。竊臣於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諭。以英人現既併緬甸。恐狡焉思啓之心。因此益甚。四川邊防。着丁寶楨密籌熟計。先事圖維。一切情形。隨時探明具奏等因。欽此。嗣准總理衙門咨。

以新授駐藏大臣文碩奏稱西藏應如何辦理各情奉旨交該衙門議奏欽此茲將所議各節咨會駐藏大臣囑其確探奏明籌辦等因臣查川省之於西藏向各分前後兩處由川省至後藏計程九千餘里以每站七十里計之約共需行一百三四十日前藏則七千數百里計需行一百一二十日道路之遠莫逾於此而所極難者藏中不產米糧並無採辦之處間有一二購買者聞均向廓爾喀及印度而來到者極少所買亦無多藏中只出青稞一種向惟本地土生土長之人慣於服食外人則多不食食之輒易生病是以四川歷來派往駐藏之兵至多僅一千四百餘人官則自游擊以至千把外委至多不過五十餘員不敢多派以其道路之遠兵糧之艱脚力之無有也其駐藏兵丁口糧則自四兩九錢及三兩七八錢二兩五六錢不等皆視地之遠近爲等差又各兵按月皆發雙餉官弁則加倍於尋常以道遠無米可買故必寬爲給發始可有食至駐防之兵定以三年期滿則換不能久持亦常有未及三年而已死亡者皆由駐藏大臣於藏中擇人充補知照來川照發口糧此二百年之定例也今英藏設將有事川省自不能不預備以固邊圉而道路之遙遠如此糧餉之艱難又如此若由川省勞師遠涉諸凡掣肘有損無益臣與在省司道文武酌定核議擬在四川緊接藏中邊防內自行籌辦斷難及遠茲擬於巴塘駐勇二千人又於裏塘駐勇千餘人以爲策應藉壯聲威且英人現有事於雲南此處駐兵亦可就近兼顧現暫爲駐紮如須再加兵勇應俟隨後查酌辦理又巴塘地方向每有三岩野番不時出巢搶奪正可藉此爲名辦防既不與英人藉口滋釁之端亦不啓藏人有恃無恐之念則川省邊防似出有名較爲妥協惟巴塘裏塘駐師三千餘人亦不甚易蓋該處由打箭爐而外徧地夷人盡屬蠻荒素不知米糧爲何物今兵勇皆派自內地非糧不行似必早爲預備至軍火之費亦軍行要着更不得不早爲計及以爲日

後之用。臣現擬籌三四月之糧。其軍火亦籌足。以供三四月之用。庶利軍行。但所費實屬不貲。應由臣酌量情形辦理。謹奏。

擬定乍丫貢品人數摺 二月初十日

奏爲查明乍丫歷蒙恩賞年分及擬定貢品人數。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查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諭。理藩院奏遵議丁寶楨請准乍丫入貢一摺。據稱該呼圖克圖所請隨同察木多進貢一節。未便阻其嚮化等語。乍丫情殷歸化。係屬出於至誠。卽著准其一體入貢。惟事屬創始。應如何按班呈進及酌定貢物人數。著丁寶楨會同駐藏大臣詳細妥議。明定章程。請旨遵行。餘著照理藩院所奏各節。詳悉聲覆。毋稍含混。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欽遵。並原摺內開。臣等詳查乍丫諾們汗前因勦平瞻對案內。賞加呼圖克圖名號。並換敕印。迄今尙未請領。該督所奏乍丫尼們罕呼圖克圖或卽係前次乍丫諾們汗所稱。從前隨征廓番等處。給予該呼圖克圖號紙一節。並未聲明何年所得。且未悉號紙係何執照。難免夷字譯漢之誤。其所請查照成案。給予頂戴之頭目。又非當年瞻對案內之名。僅稱從前隨征廓番等處給予。究係何年。亦未聲敘。若以現在欲行呈進貢物。遽行請給頭目頂戴。勢難照准。查番官番目戴用何項頂戴。臣院無案可稽。駐藏大臣自有查考。臣等公同商酌。擬請飭下四川總督會同駐藏大臣逐一詳細查明辦理。至該呼圖克圖所請隨同察木多進貢一節。自係出於至誠。未便阻其嚮化。惟事屬創始。是否隨同察木多按班一併齎京。呈進何項貢物。人數若干。該督均未聲敘。勢難含混。且現在各省

差徭苦累。究應如何辦理。擬請由四川總督會商駐藏大臣詳細妥議。明定章程。請旨遵行等因。知照到臣。遵卽轉行去後。茲據署打箭爐同知石光熙管理巴塘糧務周上達查明該乍丫前輩喇嘛洛宗射甲於康熙五十八年蒙賞諾們罕職銜。印信號紙。旋因寺燬於火。號紙被焚化。乾隆二十四年洛宗巴登丹必吉村蒙賞黃教傳法呼圖克圖諾們罕職銜。道光十九年土登局墨曲吉甲錯蒙賞給號紙。又因隨征廓爾喀出力。咸豐六年蒙賞加各羅旗簿本鄂烏布昨千世銜名。同治五年鄂汪龍都丹必吉村因勦平瞻對出力。蒙賞加諾們罕呼圖克圖職銜。並換敕印。尙未請領。總堪布蒙賞加呼彌勒罕職銜。頭目等均蒙賞給頂翎各在案。今擬選派大堪布一名。隨帶跟役四名。管家郎素一名。隨帶跟役二名。大通事一名。跟役二名。小通事譯字房各一名。各帶跟役一名。業巴一名。跟役二名。徒衆五名。共二十四名。恭齋吉祥哈達一根。銀曼達一箇。珊瑚萬壽佛一尊。金字長壽經一部。金塔一座。銀八寶一副。貢香二百把。各色藏片十方。各色稽籐二十五根。乍參佛手參黃連各八百兩。蟲草五十兩。知母長壽果各一百觔。虎皮烏雲豹皮金錢豹皮艾葉豹皮猓獐皮狐皮沙狐皮各一張。定於十二年敬謹呈進。以後照此。按察木多例貢之年。一體隨班進貢。等情具稟請奏前來。臣查乍丫諾們罕卽諾們汗尼們罕譯音。原無定字。該番自康熙乾隆迄於咸同。歷蒙列聖恩賞職銜。此次呈請入貢。又蒙俞允該番等尤異常歡欣感戴。合無仰懇天恩。俯如所請。准照擬定貢品人數。於十二年入貢。並准以後照此。按察木多例貢之年。隨班齋京呈進。以遂其瞻天嚮化之忱。應用夫馬口糧。按人數照察木多之例動支。其此次進貢人等。各用本身頂戴。到京後如荷恩施。所有諾們罕呼圖克圖擬請賞加阿吉呼圖克圖名號。換給敕印。並請俟頒發敕印後。再令將原領敕印呈繳。俾資信守。倉儲巴總堪布洛宗丹增請賞加呼彌勒罕名號。四品花翎頭

人札喜魯秀五品花翎大頭人鄂烏白登江錯均請敕理藩院從優議獎。隨從番衆按例一併給賞。用示懷柔而固邊圉。是否有當。謹會同署成都將軍臣托克湍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跋

丁寶楨有奏議廿六卷。余輯其中有關藏務者而錄之。得一卷。復取清季外交史料總理衙門議覆之文等件以附錄於後。俾詳事之原委焉。寶楨於光緒二年任四川總督。正當中英煙臺條約成立。有許英人入藏遊歷之款。於是三年五月卽有英人吉爲哩等由川赴藏。爲番夷阻回事件。寶楨悉英人入藏用意狡譎。故有請飭藏臣修好布魯克巴。以固藩籬之奏。足見其燭照幾先。防患未然。以敵國形勢不明。難謀防禦。乃有派員出洋遊歷之舉。其籌藏之策。以藏臣駐藏。跡近羈縻而少實權。必須漢番合一。而藏臣亦須正己率人。蓋鑑於歷任藏臣昏瞠無能而言也。迨十一年英使馬科雷來議印藏通商事宜。清廷命寶楨會同駐藏大臣遴員開導藏番。寶楨覆奏云。番狠難諭。開導不從。勢將生釁。未與洋人通商。先與喇嘛構禍。似覺不合。故先使藏臣開說。然後委員入藏。又言英人此舉。非獨窺藏。且謀攫川。臣製器練兵。縱未敢必勝。稍可自主。惟竭盡心力。以冀上報朝廷。旣而藏番堅持不可。遊歷之議不行。而英尋倂緬甸。復命寶楨先事圖維。乃請於巴裏兩塘駐兵鎮守。並請修好廓爾喀布魯克巴等番。以爲西藏障蔽。其用意深遠。籌畫有方。使天假之年。製器練兵。得遂其志。雖未能操必勝。然撫藏可使其指揮自如。不致如以後之抗違不遵。動輒掣肘。禦英則力等勢均。議約則不致權利盡失。邊地竟非我有。後任庸碌之輩。無一能逮其志者。非獨西藏之不幸。亦中國之大不幸也。余輯清季籌藏奏牘。以此冠首。俾謀藏者有所觀摩焉。

傳

文頌字淑南。費莫氏。滿洲正藍旗人。清咸豐丙辰。以一品蔭生。分戶部員外郎。咸豐十年。總署創設。考取章京。洊擢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十二年。出爲駐藏辦事大臣。十四年。與英議約。中朝責袒護藏番。褫職回京。

清季御藏奏牘 第一輯

文碩奏牘目錄

卷一

上醇王條陳藏事說帖 光緒十一年

上醇王稟密陳說帖不敢逕自具奏

上醇王稟請鑒定所擬奏稿 十二月二十日

致續侍郎函詳陳藏事顛末暨籌畫苦心

致四川提督函新制軍如詢問川藏邊防情形請維持丁前督原議

照鈔稟稿四件

照鈔商上原稟

照抄遞給俄人結記

預籌藏事摺

諭門房家丁凡遇藏屬人來宜以禮相待

會奏擬調喇嘛開導藏番摺 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會奏會議邊防酌擬大綱摺 全上

酌添備用兵勇片 全上

借用成都將軍印信片 全上

札統領吳奇忠將應辦事宜趕卽擬議詳覆

片行成都將軍借用印信

咨川督檄調把總蕭占先

咨川督封送寄信諭旨並請查鈔請調喇嘛各摺片諭旨 八月

咨川督請查照稽志文原稟核定飭遵 九月十三日

會奏遵諭會同籌議臚款覆陳摺 十月初十日

附總署議覆印藏通商事宜摺 附旨 十一月二十一日

參撤西藏糧員劉鈞片 十一月初十日

附前駐藏大臣 色楞額 崇綱 奏唐廓交涉案內部駁另獎之劉鈞請仍照原保結獎摺

札提標中軍 參副 將飭查照成案借支護送進藏弁兵鹽折銀兩 十月

飭知記名提督吳奇忠迅將調到之官弁勇丁交管帶周宗林跟隨進藏 十月十七日

咨川督調知縣稽志文等四員進藏差委 十月十九日

咨川督借支豐折銀兩

咨川督請更換入藏傳牌

嚴禁包攬客貨騷擾城站告示

卷二

總署來函藏人建立礮台請諭禁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咨前駐藏大臣^色請查藏番建立礮台事件 光緒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復總署藏番建立礮台事件已飛咨前任駐藏大臣確查逕復函 二月十九日

附前駐藏大臣札飭開導藏番委員<sup>裕夷情
黃繼務</sup>并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查明有無建立礮台事件

第穆胡圖克圖致前駐藏大臣函並無越境妄爭事項

三大寺等公稟大吉嶺新修礮臺顯係誣賴

前任駐藏大臣札開導藏番委員并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嚴約僧俗番衆不可妄爲肇衅

前任駐藏大臣色來咨藏番建立礮臺事件現已查明具奏並咨覆總署抄錄奏稿咨請查照

前任駐藏大臣色楞額查覆藏番建立礮臺事件並請照會英國從緩通商法

川督劉秉璋咨前任駐藏大臣委員開導大吉嶺通商藏番決與轉機咨請查照

川督來咨前駐藏大臣咨開導藏番情形並譯漢夷稟批譯文稿一併咨請查照
抄譯夷稟

照抄批稿

照抄譯行稿

川督來咨前駐藏大臣開導藏番情形奏稿咨請查照

照抄奏稿

川督咨前任駐藏大臣藏番固執不允通商請再出示切諭

川督來函巴塘建鎮不易舉辦藏事請勿過急並鈔致總署函稿

照抄致總理衙門函稿

卷二

致川督函抵任後開導藏番及料理三岩野番情形

光緒十三年

總署來函請亟諭藏番迅即撤回界外藏兵並鈔送與英使往來照會 九月初一日

照鈔英國華使照會

照鈔致英國華使照覆

川督劉秉璋來函請飭藏番將隆吐防兵撤回免滋口舌

川督劉秉璋來函整頓台防員弁兵丁章程請察核

川督劉秉璋來函仍望曉諭藏番將防兵撤回

川督劉秉璋來函鈔送覆總署函稿

照鈔致復總署函稿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畢竟有無築礮台添兵之事澈底詳覆萬勿廻護

咨川督暨總署藏番並無築礮台添兵之事

致總署函開導藏番不宜過急密陳實在情形 十月初十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即將上年隆吐修卡各節據實申覆

咨覆總署暨川督藏兵並未越界生事並將兩次詰問第穆情形譯言登覆

致川督函請轉發致總署電 十月十三日

致總署不可信英砌詞聳聽電 十月十三日

致總署函通商一事藏番始終固執請與英人推誠商議或有轉機 十月十九日

致總署函裁撤隆吐山卡役請緩一步另計圖維 十月十九日

致川督劉秉璋函詳述裁撤隆吐山卡役及色石友將軍所談隆吐山界趾均遭藏番反唇 十月十九日

開導藏番委員裕綱黃紹勳稟目下番情開導益難挽轉

咨川督暨總署通商之事開導不易據稟咨覆

札飭噶布倫等將所繪地圖內外錯疏漏之處查明稟覆

噶布倫等稟將前繪地圖疏漏之處逐條稟覆

川督劉秉璋來咨請飭藏番將隆吐山卡撤回免啓兵端

咨覆川督暨成都將軍隆吐山卡似難勒令遣撤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英人有不容藏兵在卡守冬之說應先預備不可張皇開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嗣後遇事集議勿延緩誤事

川督劉秉璋來函請略示威嚴速令藏番撤卡 十月二十四日

川督咨轉總署電請將隆吐之兵速卽查撤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查明英人在捻納山修路各節迅速據實申覆

第穆胡圖克圖函並代遞公稟與圖及圖說

三大寺僧俗大衆公稟辨明藏兵並未越界並呈遞藏南形勢圖說

咨總署送藏南輿圖以備考核 光緒十三年

致川督劉秉璋函陳述藏番不肯遵諭撤卡目下礙難遽示威嚴

致總署函隆吐山卡實未越界請據圖與英使理論

第穆胡圖克圖函新建巡卡毫無越分肇衅

三大寺等公稟隆吐山撤卡斷不可行

咨總署送藏番不允撤卡公稟

川督劉秉璋來函隆吐山卡須嚴飭早撤並抄送往返電稿

鈔總署來電

鈔復總署密電

鈔致北洋大臣電

鈔致總署電

鈔北洋大臣來電

鈔復北洋大臣李電

三大寺等公稟詳陳英人在捻納修路及藏番建卡情形

隆吐山設卡一案縷敘前後情形據實奏聞摺

上諭王稟英藏交涉終無頭緒兩面相持不下自衛之計應留意豫籌 十二月初五日

譯飭第穆呼圖克圖撤卡既經拒絕通商似宜姑允不可疾惡過嚴激成決裂

川督劉秉璋來咨遵旨轉咨令嚴飭番衆撤回卡兵

譯行第穆呼圖克圖恭錄川督轉來嚴旨令迅卽定議申覆

致川督暨成都將軍函藏番終難就範並請代轉致總署電

致總署電藏番不允撤卡

川督來咨轉據總署電吐吐撤卡英已允展期

咨覆總署暨川督成都將軍展期撤卡藏衆仍不甘心退讓

第穆呼圖克圖函英人所求一切雖奉嚴旨萬不能從

三大寺大眾等公稟請將不能聽從英人之要挾苦衷乞代轉奏

卷五

奉到電傳諭旨馳述商上申覆情形請旨交議摺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奏唐古特懇請將熱納宗收留與圖之內片

加具藏南與圖說帖

第程呼圖克圖函邊外通商實不可行業派多爾濟仁增前往辦理邊務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三大寺大衆公稟邊外通商永不可行英人倘突然尋衅實力抵禦不敢徒託空言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不可因揀派有人遂置邊防於不顧

諭多爾濟仁增邊防一切機宜 十二月二十九日

川督劉秉璋來咨請趕緊撤卡免開衅端

致總署詳述開導藏番之經過及撤卡難於飭令電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界外通商必當設法善全

諭僧俗番官暨各領袖喇嘛界外通商一事不宜拒絕

卷六

藏番不欲撤卡及開導界外通商各情形摺 光緒十四年

川督來咨轉總署電展至正月底止速將隆吐兵撤退

川督函請密查印兵是否已至界邊

川督咨印督不允展限請速令藏番退兵 二月初二日

川督函撤卡案仍望善爲挽回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詳查英人在隆吐修路年分

咨覆總署暨川督等處據藏番呈疆域不能退讓萬一小有滋擾藏方不甘認咎

第穆呼圖克圖函奉到飭諭已諄諭大衆妥籌

二月初九日

三大寺僧俗大衆公稟不敢允邊外通商及與英定立條約

二月初九日

第穆胡圖克圖函速將隆吐山卡撤回案業經宣示大衆

三大寺大衆公稟冀熱勒巴拉山及修理道路事均係英人砌詞狡展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飭轉發稟批

批大衆公稟覆稟一味剛愎任情殊多不合機宜

割噶布倫總堪布分晰正月初四日原諭意旨飭令傳諭大衆

諭閣藏番官喇嘛初五日公稟多有不協再將前諭意指詳晰申諭

二月十三日

成都將軍川督函望藏番遵旨善退將來尙易收拾

江孜守備稟探得英兵尙無舉動

二月初十日

批江孜汎守備稟

二月十四日

照鈔升大臣咨覆川督稿

致川督函撤卡一案若不言明罷免則開導通商無從入手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轉諭多爾濟仁增兩次小勝切勿稍涉大意致棄前功 二月十五日

諭多爾濟仁增切勿冒昧進攻致誤大局 二月十七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帕克里江孜春堆三處須認真防守

西藏與英兵開仗情形摺 二月十七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重申前諭意旨令飭轉大衆 年二月十七日

卷七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改擬致頗當喇嘛等信稿 二月二十一日

代擬帕克里營官覆

頗當喇嘛
康薩卓尼爾

信稿

續接邊報馳陳藏地實在情形摺 二月二十三日

致成都將軍川督函瀝陳藏番不易就範情形併鈔送譯行曉諭各底稿 二月二十七日

第穆胡圖克圖函請飭拉里等處支應兵差夫馬並請發給羅布藏頓墊等護照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飭發羅布藏頓墊等執照

給羅布藏頓墊等執照赴各處催調土兵

札隨印司員轉飭三十九族預備應付兵差夫馬 二月二十七日

川督咨奉旨飭令藏番迅速撤卡不可與印兵接戰並著文碩俟升泰到任卽行來京

川督咨轉總署電印督不允展期撤卡 二月二十九日

咨川督正月二十二日後二十九日前續發之件尙未接到咨請查明並望錄稿賜覆 二月二十九日

咨總署成都將軍川督暨升大臣本年連接二月初二三四等日由川轉來電文彙總咨覆 三月初二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嚴飭所屬凜遵諭旨靜候朝廷料理不可輕舉妄動又致誤事 三月初二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前寄頗當喇嘛之信迅卽轉遞不可催命來營如已到營卽將兩不侵犯之意令其轉達 三

月初二日

探兵張景昭等稟探得英兵藏兵據守情形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三月初十日遞到公稟於原文不無誤會用再申明 三月十一日

咨成都將軍川督二月十六日電傳諭旨業由裕章京等奉到升大臣札飭譯行噶廈 三月十八日

致升大臣函裕章京等奉到鈞札已遵諭照行 三月十八日

劄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應欽遵諭旨按兵不動切勿過事多疑一誤再誤 三月二十三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鈔示修正覆奏底稿

噶布倫伊喜洛布汪曲稟英國來兵甚多倘能將侵霸哲孟雄布魯克巴地方退還藏番必不肇衅 四月初三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本人現已革職再將英藏交涉利弊苦口剖晰 四月初四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轉飭噶布倫伊喜洛布汪曲所請奏咨之處應由委員等轉稟新任大臣核奪 四月初五日

卷八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突聞閩傳唐古特將與披楞開仗飭曉諭大衆飛飭邊界番官萬勿輕出惹事 光緒十四年四

月初八日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如必須與披楞開仗應呈明新任大臣查核 四月初九日

札江孜蕭守備嗣後邊事仍著王德潤等確探 四月十一日

第穆胡圖克圖函轉遞大衆欲與英兵開仗公稟 四月十一日

三大寺大衆公稟英兵如恃衆久留定即進兵攻打 四月十二日

致升大臣函此次商上申覆公稟仍照前致函總署 四月十三日

照鈔噶布倫公爵伊喜洛布汪曲由帕克里與噶廈寄來夷信

照鈔前後藏戴琿如琿甲琿各頭人等與噶布倫公爵伊喜洛布汪曲遞來夷稟

致升大臣函請飭石飛龍先行來藏

再致升大臣函附陳藏內謠傳

牌給奪吉迎探新任大臣 四月二十一日

劄打箭爐同知 莫塘糧務 卑和協副將 巴塘糧務都司 迅將新任大臣升入境出境日期查明申覆 四月二十一日

第穆胡圖克圖函遵派妥差探迎升大臣

劄拉里糧務 察木多糧務遊擊 江卡守備速備烏拉以便新任大臣過行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通諭藏衆勿再爭地致誤全局 四月二十四日

致總署函鈔送藏番邊報

致總署函藏番將與英人開仗並鈔送譯行底稿

傳諭閣藏與披楞交戰有損無益令大衆細思 四月二十七日

升大臣來咨由鑪起程日期並難以趕站前進緣由

致長大臣函陳述西藏情形

致總署川督函上醇王稟接到藏衆公稟大概情節

致升大臣函述江孜守備探報藏邊情形

致升大臣函述字識張景昭所報邊訊

致升大臣函述選定到任日期 五月初四日

再又致升大臣函選定到任日期

致總署函詳陳藏番與頗當喇嘛往來函商情形並遵旨傳諭藏番不可再生枝節 五月十二日

致成都將軍川督函請轉發致總署電

五月十二日

致總署電已諭藏番交涉事不准私主竹珊將至卽行移交

致升大臣函錄送譯行商上底稿及告藏地近日情形

五月十六日

致升大臣函飛遞總署夾板係補送譯稿

五月十九日

致總署函錄送奉到電旨譯行商上底稿並開導不能見效情形

五月十九日

上醇王稟遵奉四月初五諭旨曉諭藏番並錄呈譯行商上底稿

五月十九日

再上醇王稟敬陳每次申辯藏界苦衷

五月十九日

川督咨轉總署電請查明番兵因何復出挑戰

咨川督暨升大臣藏兵於四月十四日後併未續出挑戰

致川督函定期由藏起程

五月二十五日

致總署函詳陳藏邊現在究竟情形

五月二十五日

致升大臣函亟盼早日蒞藏

又函擬仍率第穆胡圖克圖跪請聖安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文碩奏牘卷一

吳江 吳豐培 輯

上醇王條陳藏事說帖 光緒十一年

一文碩本月初五初六等日連赴總署檢閱藏中交涉公事。看得川督覆奏各摺片內敍欽奉寄信諭旨樞廷係九月初五日由六百里封發該督係九月十六日接到其覆奏係十月二十六日由五百里拜發至分寄駐藏大臣之件至遲秋杪冬初總應接到其覆奏事理約計十二月初間必可到京何以尙無消息况孫萊山侍郎言初六日接到色石友馬遞條議法越善後事宜一件計其拜發之時當在奉到九月初五日廷寄之後何以於前事轉未提及隻字殊不可解。一川督正摺持論固正籌畫亦詳但既言前於法越構衅之時卽已慮及英人必有乘機窺藏之舉是以訓練留川之勇以期有備無患然則該督當必胸有成算久矣何以奉到廷寄遲至四十日始行覆奏而第三附片中猶謂現在所應籌者惟在統領之得力哨官之耐勞齊心云云豈勇丁訓練已精而統領管帶尚未得人耶立言不無矛盾究竟所陳是否果能坐言起行似宜確切斟酌以期實事求是庶立主見有所適從。一川督第一附片於奉旨派員

赴藏開導僧俗一節。力言藏衆刁頑強悍。不特拒絕洋人。併敢攔阻委員黃懋材丁士彬等。皆其明驗云云。夫藏衆雖屬外藩。然叨沐皇恩。久爲四川屏翰。今其驕悍情形。竟至如此。無論洋人遊歷等事。萬難開導。卽無洋人力請遊歷通商之事。而後此控馭之方。恐亦須大費一番籌畫也。至所謂奉到廷寄之後。刻已馳寄駐藏大臣。囑其力行開導。如能就我範圍。固屬極妙。否則務須作速聲覆。以便再作計較云云。藏中回信。當已到川。設果萬難化誨。該督所謂再作計較者。不知計果何出也。現在總署護照已發。雖確囑麻克雷必俟中國確信。然後方可前往。顧於此事等。不厭詳審。總宜先事預防。似應請旨俯賜諮詢。令該督預籌方略。據實奏聞。一川督第二附片內稱。近據打箭鏞同知來稟。及傳聞藏信。僉謂俄官尼現擬雇覓纏頭導引。改由回疆入後藏等語。除已函致駐藏大臣查問虛實。以便預籌辦法外。請旨密飭該大臣等查明速奏云云。查駐藏大臣身履其地。於此等要務。無論措置何如。必應將詳細情形。一面飛速奏報。一面關白川省。方爲正辦。何以悠悠漫置。轉待川督查問。猶復多日不覆。是亦不可解矣。又英人之鐵路。業已修至大吉嶺。與夫哲孟雄部之被侵種種消息。聞皆得自川省。而駐藏大臣初無片語提及。是又不可解者也。一唐古特之峻拒洋人遊歷。無論其力量強弱何如。而心志之堅持固執。則已成牢不可破之勢。看來開導轉圜一說。實非易易。倘至萬難化誨之時。朝廷又當如之何。此不過臘底正初之事。此時亦不得不預爲之計也。以文碩管蠡之見。屆時似應請明降諭旨。特派川督丁寶楨親身赴藏。會同文碩崇綱再行相機酌奪。妥籌料理。總期情事圓融。中外兩無窒礙。是役也。名爲開導藏中僧俗。實則密圖邊防布置。兼以審查唐古特向背實情。俾得酌籌控馭。至於外洋一面。則請飭下總理衙門。將藏中固執峻拒疊經化誨。猶未領會種種實在情形。及現添派大員親往開導。事款則圓。未可急驟。致

生枝節有妨和睦之處。婉言照會英國駐京公使。令其轉致該國暫緩開辦。其藏中一面亦應請開誠布公。敕諭達賴班禪由理藩院轉行頒布。以示綏服。如斯措置。或一道也。籌邊要務。廟算自有權衡。文碩不過偶有一得之愚。敬陳左右。聊備一格云爾。一邇來延訪川省來人。有謂近年藏中僧俗因朝廷允許洋人遊歷通商之事。人心頗覺渙散。不惟不聽駐藏大臣約束。轉致駐藏大臣辦公掣肘。甚者公文摺報。須先關白。然後乃得進行等語。此雖輾轉傳聞。無足深信。以告者過。或亦有之。然核諸藏中交涉事務。該大臣每覺漫置愒忽。多所不可解處。與夫川督附片中所謂藏人強悍云云。則傳聞之詞。或又不盡無因也。除再詳細訪查。以昭核實外。事關邊務。謹就目下所聞。先行奉聞。一駐藏大臣所屬文員。僅有辦理夷務之理藩院章京一員。辦理糧務之四川同通州縣縣丞二三員。此外筆帖式數人。皆由成都駐防甲兵派往執事者。平時固足敷衍。若值有事之時。不特緊要差委。深慮乏人。卽辦理摺奏公文。亦恐難期得力。躊躇再四。拙擬專摺奏懇天恩。飭交總理衙門。於現任章京暨曾經出使外洋之學生內。擇其謹慎端方。熟諳條約事宜。文理清通。字畫齊整者。揀選二三員。派往隨同辦事。以收指臂之助。如蒙俞允。先行作爲隨員。准其一體馳驛。一切支領之項。仿照出使章程。將來應否作爲常川額設之員。俟到彼查看情形。再行斟酌。奏明請旨遵行。鄙見是否可行。伏祈指示。俾有遵循。是禱是幸。

上醇王稟密陳說帖不敢逕自具奏

敬稟者。昨蒙鈞諭。拜誦敬悉。伏惟禔躬遑豫。勿藥喜占。頤養安和。定符心祝。前日密呈說帖內。僅顯懇恩准揀員隨同。

辦事一條。擬由文碩自行具奏請旨。其餘諸說。則爲方今藏中急務。莫切於洋人遊歷通商。一面求之甚力。一面拒之更堅。勢難中立。調楚無從。雖開導藏中。能否轉圜。目下尙未接據駐藏大臣回信。然稽之總署。往昔成案。證以川督近日奏言。其萬難化誨不問可知。而麻克雷請領護照已發。瞬息新年開印。至遲二月初間。再不能不與英人回信。俾可羈縻。免生枝節。爲時既迫。先事宜籌。是以不揣譴陋。於檢閱交涉公牘。偶有觸發。輒自筆記。敬陳末議。原祈王爺俯賜察奪。如或芻蕘可採。請於東朝顧問之時。敷陳提奏。庶期佯緩外侮之來。密圖邊防之備。而潛消藏俗強悍。卽以默寓其中。軍威旣振。然後在內之德化始得施行。在外之和戰皆得操縱。此文碩之初心。所以維持大柄也。今蒙指示。先與樞廷述及鄙議。俟文碩條陳上奏。再由禮邸欽承懿旨奉行。文碩拜讀之餘。再四思維。如此辦理。似恐不便。緣川督覆奏各摺片。僅止抄交總署。並未飭令駐藏使者一體預聞。況現在應辦之查催藏臣覆奏。稽核川省練兵。以暨將來應辦之特派督臣進藏會辦事宜。與夫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使。頒諭達賴班禪。以示綏柔。次第布置。本應秉自儀訓。乾綱在王爺平章國是。軍機大臣承書諭旨。造膝陳請。容或可行。若夫邊疆外吏。具疏言之。則形迹殊嫌越俎。此文碩之所以不敢輒自逕奏也。亦非別有趨避推諉。不過以邊吏陳言。不如內廷提奏。較爲得體耳。文碩此論。尊意以爲何如。今日本擬趨叩起居。詎昨日回寓較晚。偶感風寒。不得不略爲疏散避風。本月十五六日常再晉謁崇階。敬求教誨。謹先肅覆。命長子志琦代呈鈞覽。虔請頤安。諸惟珍重。謹稟。

上醇王稟請鑒定所擬奏稿 十二月二十日

敬稟者十二日祇奉鈞諭拜悉一是謹將拙擬奏稿奉呈鈞覽文碩初意僅擬奏請揀員委用一事茲於前半幅中夾敘藏務者則以川督覆奏到京距今已隔四十餘日若不略爲提及恐樞廷總署王大臣贊畫謀猷無自引伸入告耳拙擬是否有當尙祈鴻臚鑒定俾得祇承教誨有所遵循則仰荷垂青感鏤心板矣伏候發下一二日內當卽繕正進呈謹此專肅虔請頤安伏祈垂鑒謹稟

致續侍郎函詳陳藏事顛末暨籌畫苦心

燕甫仁弟大人閣下七月初九日附報便奉寄一函暨貴衙門公啓併懇轉達醇邸稟計登籤記久矣八月初六日午正奉到七月二十二日五行諭旨一道次日護督又知會奏明請調棍噶札勒參胡圖克圖以任開導一摺奉旨留中欽此欽遵轉行前來欽仰聖慮周詳洞明萬里目下機宜以開導藏番允於邊界通商爲第一關鍵最握題珠此事六月初六日已奉寄諭前任駐藏大臣並飭密察究竟藏番與英人在邊界處所私相貿易有無其事務得真情不可聽信番衆一面之詞致多諱飾等因欽此藏中計須七月二十前後奉到川省近接前任駐藏大臣鈔咨奏稿是六月二十日拜發爲報委員馭使哲孟雄部長勸阻英人暫緩進藏情形與開導番衆邊界通商之事無涉近日開導若何確情尙不及知而與護督司道揆情度勢開導一節若仍責之內地委員而不別爲設法則心忡睽隔已久終恐不能轉就範圍緣印藏交界地方私相貿易實有其事未奉飭查之前委員卽有密稟到省但首先倡辦之人則非自藏番始乃內地貪吏豪奴在官人役約同內地商民集股販貨轉賣藏番藉圖漁利行之稍久藏番之黠者亦漸潛相效尤後

被囑度查知。即將其人照依番律嚴懲。內地官民。則靜聽之。駐藏發落。後見久無舉動。且販貨仍未禁絕。以是遂疑內地官員無一不貪貨賄。舉凡措置是非。左袒洋人。於是攔阻委員。防閑消息。種種抗違。皆從此起。且有英人不見漢官斷無進藏之事。英人一見漢官。藏事終無不壞之理之語。此據以度其不能轉而就範之所以然也。今飭查私相貿易一節。自應先聽前任駐藏大臣查明會川覆奏。看其能否了事。是否有礙大局。再作計較。而開導爲入手關鍵。不能不急籌畫。委員既難濟用。若哲孟雄諸部較之唐古特。又有內外之別。無論彼介兩大之間。首鼠之言。殊難盡信。且亦斷無轉用外夷。曉諭藩服之理。是以游子代前持六月初六日寄諭見示會商辦法之時。兄躊躇再四。惟棍喇嘛駕馭用之。或可有濟。舍此而外。更難其人。復與司道斟酌。亦無異詞。因而乃有奏調來川責辦開導之請。今則奉旨留中。不知聖意何屬。甫聞朝命。不敢遽事瀆陳。而舍此而外。一時實難再勝其人之選。四五日來。罔知爲計。用是拜懇吾弟。密向樞府而兼總署諸公。詢明情形。如果聖意尙無必不欲用之處。仍祈轉懇使中提奏。飭下理藩院。速令該喇嘛來川爲宜。倘聖慮或恐其不妥。自然另又一說。其實似亦不妨請旨明示原議之人。責令再行酌核覆奏也。此兄進藏第一件應辦事。下忱惴惴。無任焦灼。庸陋之談。未知果當於理否。敬惟明教。至舉辦邊防之議。先是丁稚璜奉到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寄諭爲據。北洋接得法人說帖。分飭川滇備邊事理。遵於裏巴二塘駐師三千。以爲先事之備。聲明如需添兵。後再隨時酌辦。奏蒙俞允。卽所謂藉防三岩野番爲名。以示慎固邊疆之意者也。稚璜拜疏後。卽選將抽兵。運籌軍火。陸續送往打箭鑪者已三分之一。併令該同知建倉備糧。剴飭吳奇忠自雲南調到舊部營哨官什伍長百餘員名。現在鹽茶道署。籌給小口糧聽用。此三千人是先事預防之軍。扼要駐紮。勢在必往。統領本擬吳奇忠僅只未及出奏。

至其前摺聲明。如需添兵後。再隨時酌辦之說。是此三千人外。尙備五千人。交現署提督李培榮統帶。此必待藏中實有軍務。卽以吳作前敵。李接後路。稚璜自請督師口外。握要駐節。省事請由將軍代理。此稚璜預籌之策。曾與當時文武寮案面談及之。不過事未及時。猶未入告。而其上年十月附片所謂一隅之地。兩大相爭。恐非藏中所能運結。以及函致藏中。倘番衆十分固執。或致英人挾威脅勒。務卽飛速知會。以便別尋計較云云。抑卽指此之謂歟。兄到川後。詳稽案牘。博訪人言。審察邊徼形要。揆度內外夷情。先事籌防。似不可少。稚璜既有成規。一切因之。請旨。惟查察木多爲西藏青海川滇通衢。地旣適中。形亦握要。較之裏塘爲尤切。故爾稍變通之。若夫添兵一千之請。則爲調撥入藏之需。而所以預備調藏之故。則爲藏地額設防兵。名爲年滿換班。其實多半頂補。頂補之人。率皆換防兵丁貿易客民。私與番婦姦生之子。姓仍從父。性與番同。川中所謂掠造娃者也。此輩在營當差。善於探聽公事。而與商上嚆廈往來。播弄是非。又聞私相貿易之事。集股財東。是一貪吏。一豪奴。販貨幫資。是數商民。而爲爪牙走狗。卽此食糧之掠造娃也。以是兄擬到任後。點卯出操。一有不合。卽便藉名革斥。所出額缺。卽以勇丁撥補。此陸續肅清營制之意也。至論治馭番衆。控制宜嚴之說。是謂恩威。不容偏廢。庶期政柄。不致大移。若一寬厚出之。必至一切呼應不靈。緣若輩胸襟眼孔。實同市井炎涼。惟較勢力之強弱。不知禮義以自持。此兄前在科布多曾經閱歷者。諒唐古特性情與準噶爾不甚相遠。抑且過之。故於摺片中。推陳及此。其實治理一切。仍應恪遵聖訓。加意撫綏。潛移默化。斷不敢急於求治。一以嚴厲操切出之。更無曲就洋人轉自威脅三百年歸誠之藏番之理。然而軍威嚴重四字。究應設而不作。斷不可廢而不講。此鄙人管蠡之見也。至於密圖布置。無事張皇。兵機因應如是。然以數營之軍。遠行數千里之路。必謂偃息銜枚。毫無踪

跡其勢有所不能。況自今春以來。撥運軍火。建置倉房。種種措置。更何能一無露泄。是將來果真布置之時。於此却須費番區畫。無已。丁稚璜原以藉防野番爲名。現在時有械鬪搶劫之事。或者仍其原題。接續前稿爲文耳。現在川藏邊防一事。奉諭會同劉秉璋籌商請旨等因。欽此。近接曾元翁來信。謂劉仲良中秋後可以到任。仲良久治軍戎。謀算機宜。必能恰中肯綮。私衷竊幸。何慰如之。兄本樗櫟菲材。部曹從事。不惟軍旅未習。卽弓馬本務。亦且生疎。近年頑軀多病。心腎時患不交。何敢不自度量。輒思兼總師干。顧值邊徼時勢。實有不得不然。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此又兼籌開導撫綏。并及彈壓整飭不得已之苦衷也。叨承摯愛。顛末縷陳。手肅虔請。勛安。再。兄本不善書。而此信不便假手於人。草率不恭。殊深抱歉。然而無如何也。諒之是幸。抑倉卒間未敢率具公啓。如可談及。則慶邸暨諸公前。統希費神。叱名請安致候。是荷。兄頌又啓。

致四川提督函新制軍如詢問川藏邊防情形請維持丁前督原議

華庭軍門仁兄大人麾下。側聞丁稚璜先生靈柩。定於月之十七日起程歸葬。今茲已十六矣。荏苒光陰。有如過隙。宦遊況味。不過如斯。亦良可慨也。夫弟與丁稚翁初無一面之識。其鎮蜀十年。舉凡政績得失。自有公評。弟不備知。亦可毋論。惟其經營衛藏。注意邊防。則爲鄙人所頃心欽佩者。是以前於遵旨會議川藏邊防一疏。一切規權。悉循成議。其少有所變通者。不過三千勇外添調千名。蓋備檢核軍實。抽補額兵之用。又改裏巴二塘之間。爲巴塘察。木多一帶。兵無定形。固不必膠鼓拘執也。近奉諭飭會同新任總督籌商奏辦。敬繹聖衷。蓋恐四川財力。或有不支。練勇或無實濟。

諄諄申命職此故耳。川省庫藏之盈絀。營伍之虛實。一切情形。弟原莫詳底蘊。不過以丁稚翁爲封疆老手。久治軍戎。苟非杓見真知。何事勞師靡餉。設無十分把握。安敢一再披陳。自蹈欺妄之愆。徒損生平之望。以是深信不疑。毅然援以覆奏。雖請添調一千人。而稚翁原奏練有二十餘營之多。無論如何。斷無不辦之理。今既奉旨再興新制軍籌商奏辦一切章程。日應看劉仲良若何置議。兼惟據理和衷。平心商榷。固自不敢成見預存。然亦不甘形同偃草。惟是詳細切實情形。弟固不能深知。卽仲良初來。勢亦不能備悉。是不得不於同城文武大員是諮是問。而丁稚翁摺內察明當時預聞其議之人。今祇吾兄游代翁丁介藩三公而已。屆時諸公若能侃侃而言。共相助理。俾劉仲良得以了澈胸中。自不致於別開生面。如此不惟邊防有攸賴。而丁稚翁臨終未竟之丹忱。亦可得酬其夙志。設或諸公詞氣稍涉游移觀望。則劉仲良勢不能不生疑多慮。弟亦祇能據理指陳。而不能轉移實事。萬一實事果不足恃。則又勢不能不澈底明言。翻駁成案。是則不惟無濟於時局。而丁稚翁亦不免著敷奏痕跡。弟雖初不相識。矧諸公皆與相交有年。能勿協力周旋。以全其名於蓋棺之後乎。想無俟芻蕘。諸公必早有以處此也。弟不過昨謁闕帝廟武侯祠。回寓默坐。偶爾臆及。叨承不棄。同是爽人。有話便說。用布腹心。伏維留意。顧密函不便倩書手泐。分致不及。祈費神酌。同當時預議之丁介藩。現管機器局之黃翰山。接辦鹽局之夏菽軒。三觀察共覽是幸。抑按丁稚翁原奏。先於法越戰爭。卽已慮及英人將有窺藏之舉。故將留川二十餘營防勇。逐日勤操。一切槍砲軍火戰法陣式。悉倣英人之意。而不藉其力而務求其精。以是勝算之機。差堪自主云云。當時雖僅留中。而天心非不嘉許。敬繹後來批摺諭旨宸衷。可以仰窺萬一而弟自到省以來。從未聞有操演之事。向來伏暑停操。京營亦復如是。今則深秋氣肅。愚以爲依前訓練。不至盡棄前功之爲。

得也。管見附陳，併希裁擇。手肅虔請，勛安。統維朗照，不宣。

照鈔稟稿四件

敬稟者，竊弁等叩辭起程，均托福蔭，已於初七日行抵哈拉烏蘇，沿途探得俄人駐紮在蒙穹地方，離倉納山有五十餘里。僧俗番官等調集馬隊三百餘人駐守，又倉納山前離哈拉烏蘇兩站，到彼所希番官竹結堪布及三大寺替人身等已回哈拉烏蘇，見弁等到來，當往處所談敘，言及俄人業已轉回去訖之語，弁等細問其情，該番官等云稱：我等奉委到此，於番十月廿九日先派蒙古羅藏娃並哈拉烏蘇兩營官等三員前往探查，所來俄人十三員名內有二人仿髭蒙古，三人彼時哀懇俄寬住數日，俟我們替身委員等到來，再爲敘話。伊等回言，業今住紮日久，倘有延宕，不能守候，定即明早前進。該羅藏娃等苦苦勸留，方准二日之限。當即該羅藏娃等轉回報知我僧俗人等，隨帶從役十餘人，於卅日起行，至十一月初一日抵蒙穹地方，與俄人以禮相見面晤，你們係何國之人，到此何事？從何處到來？內有三人，口稱我們並非洋人，原係俄羅斯國八達擦康罕屬下欽差俄國奏明大皇帝，奉旨准其遊歷各國，是以要到西藏地方，你們阻擋我等，是何緣故？況大皇帝一有諭旨通行各省，准其遊歷，難道不遵，尙然亦有龍票在此看看等語。我僧俗回稱：屢奉諭旨譯行在案，並蒙駐藏大人吩咐諭再再，俟洋人到界，即行妥爲保護，亦在案。但此我閭藏僧俗大衆屢經遞有哀憐，並出具圖記，不准外國人來藏，請代奏在案，諒你們知之。今我們到此，勸阻實因教道不知，故此勸阻，祈爲轉回，兩來說至日落，到尾，俄人云及：既要我們回去，你們所來之人，如將名姓出一字據，以便明早轉回我國銷差，並不逗遛。倘若你們不出字據，定即明日起程進藏，我們十三人縱有千軍，

萬馬亦不懼。可否之處。速即回信之語。我僧俗相商。看此情形。若不出字據。定生事故。無奈只得出具夷字圖記。彼時天晚。各回帳房。於初二日晨早。將字據交與俄人。伊等見字到手。常即收拾行李起程去訖。我僧俗將大概情形。業已看明。噶廈轉呈在案。尙有下情。亦俟回藏再爲面稟各等語。惟弁等雖據各僧俗云稱往來情形。不大放心。在外訪查。左近往來之人。均皆同說。俄人轉回是實。其中并無別故。亦未損傷。說該僧俗現派有該處營官拉叮色及喀買隨後查探。至當拉山外如何行走。是否過界。尙無的信。俟有確實及該營官等轉回再爲加限飛稟。今將查探俄人轉回及各情形。由三百里肅具稟聞。伏乞憲台大人俯賜鑒閱查核。再請金安。額外馬林鄭邦彥等謹稟。十

月初八日申時自哈
拉烏蘇申十四日到

敬稟者。竊弁等前肅蕪稟。諒邀洞鑒矣。於初九日該番官等接到拉叮色來函內稱。俄人由蒙灣起程。連走兩大站。至鄉登地方駐站。在左近帳房娃處覓買馬匹。於初七日起行前進。我們隨後跟探。查得俄人來時被厓噉娃在途搶劫。未得俄人一物。反將厓噉娃傷斃數人。今厓噉娃欲聚蒙巴娃格結娃等三處會齊復仇。要絕俄人去路之說。未知虛實。業已專人前往查探。祈爲酌奪。速寄回音。以便辦理。該僧俗番官等接得此信前來。與弁等會商。言及此事。應如何辦理。祈爲指示各等語。弁等聞言。不勝詫異。尤恐其中有故。當云即可專差函達拉叮色等。務宜防護確查虛實。定要跟探送至界外。該俄人去遠。方可轉回。至於厓噉娃處專人前去開導。或重賞物件勸諭伊等。免致有傷俄人。倘有他故。其咎誰歸。切勿遲宕。會議後。該僧俗番官等應諾。當即繕寫信專人去訖。弁等亦使小娃前往探查。於十三日午後專差回轉。而連夜趕至下熱水堂。共計七站。面見拉叮色等。將信投交。並諭俄人沿途安靜。至厓

嗽娃處。亦專差甲捧前去探查。諒不致滋生事端。在我等隨後窺探至上通天河。再爲回轉之語。該番官竹結堪布復派噶勒丹等替身。並撥馬隊五十餘名。於十四日起程前往追探。至當拉山外。再行八九站。俟探俄人去遠。方准轉回訖。弁等現在駐守。二等番官拉叮色喀買等返回面晤俄人行踪確實。再爲起程回藏銷差。今將各情形由四百里專肅稟明。伏乞憲鑒。額外馬林鄭邦彥謹稟。十一月二日到

敬稟者。九月廿八日由察台起程。曾肅丹稟恭請鈞安。仰邀慈鑒。叨蒙福蔭。沿途順適。十月十八日行抵南墩處。僧俗頭目多人來云。適據探兵回云。洋人於十七日可抵巴塘。意欲前來。我等僧俗發誓不准進藏。大入係差滿回京。我等亦不敢阻止。求到巴將此情形。向護送文武並洋人開導我等在此防阻。萬不能使伊等前來。總宜阻止等語。卑府隨即吩咐。俟到巴時。必當竭力勸止。倘洋人不允。必欲前來。爾等務要好言勸說。萬不可恃强妄爲。釀成大事。均各應允去後。次日卑府行至邦木山一帶。果設有防兵。該僧俗頭目復來。再再述說前情。至誠懇切。卑府於廿三日到巴。趙糧員公出護送夷使文武三員。化林坪都司林占魁來寓云。洋人意欲明日來拜訪。可將前情婉言轉告。次日洋使二人來寓云。聞說前途節節有唐古特番兵阻擋。共有許多。其意何居。卑府回云。沿途均有番兵是實。未詳數目。並將憲台前諭唐古特不准阻攔派兵迎接。該僧俗執意不遵。業經奏參各情轉答。該洋人始悉前情。並云我們好意來藏朝佛送禮。爲何阻擋。卑府回云。既有如此美意。奈他們不明道理。何必定要前往。反道使人疑心。似可不去爲妙。該使尙通商量。數日以來。林都司頗費唇舌。反覆開導。始允由巴折回。改道中甸回國。擬於十一月初三日起行。卑府俟洋人起身後。再定行期前進。知關憲注。肅此稟聞。伏乞慈鑒。卑府鐵魁謹稟。十一月初三日白巴塘中二十一日到

敬稟者。竊有馬加國奧斯國游歷官伯爵攝政義監副凱來賴等。於本年八月廿六日奉四川總督部堂丁札派委員陸法言文芳及常勝軍營官戴恩鴻哨官許仕英管帶親兵三十名。由省保護進藏。於九月內行抵打箭爐。該爐城文武百般勸阻。該洋使固執不從。定要進藏。即於九月廿九日由爐起程。把總奉文親身帶兵二十名。並帶土司士兵前往裏塘巴塘交界之三壩接護。於十月十七日到巴。該洋使急欲起程赴藏。該巴塘趙糧務於十月中旬。因公赴爐未回。把總同委員等再三勸阻改道。該洋使毫不聽從。把總晝夜設法。計無所出。偶思巴塘教堂畢司鐸天祥與把總相宜。於是邀請從中將西藏噶隆三大寺會派番兵前赴江卡與巴塘交界之巴母山及各卡隘堵截甚緊。不准進藏。如其硬佔。定有損傷等語。連勸數日。把總又再再泣淚跪求。該洋人見把總哀懇情切。發動惻隱。賞准改道入滇回國。惟奈趙糧務未回。所需夫價賞需口糧。無地所取。該洋使催急起程。若候趙糧務。猶恐洋使反覆。只得一面稟報。並移知中甸文武。接護入滇。上緊挪借銀三百兩。開銷夫價賞需口食。其銀該委員陸法言文芳出具兌票與把總鍾庫承領。即隨帶正副土司漢土兵丁。於十一月初三日由巴屬之小壩沖小路取道赴中甸。交替事竣。迅速回台。俟回台之日。再爲稟覆。知照憲台。特將洋使到巴。設法苦勸改道起程日期。一切緣由。虔肅稟聞。伏乞電鑒。把總李萬春謹稟。十一月初三日自巴塘申十二月初三日到

照鈔商上原稟 十二月初九日譯妥十四日寄呈

掌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通善濟曜呼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二位大人台前。曾有外國之人主僕十三名。行至藏屬哈拉烏蘇地境。執意進藏。到彼之時。即由哈拉烏蘇營官頭目百姓等。凱切勸阻。不但不聽。估要

進藏之說。當據來稟。謂有色拉布賓縹噶勒丹三大寺以及全藏衆僧俗人等。公派替身。前往勸回緣山。曾經具文在案。茲據色拉布賓縹噶勒丹三大寺及供職僧俗並閣藏衆番攢集。由噶布倫總堪布等稟稱。據派哈拉烏蘇地方公幹專差僧俗等公同稟稱。該差等抵哈。即往磋木熱地境。於十月二十九日。即派哈拉烏蘇營官二人前往開導。嗣於十一月初一日。全藏專差僧俗等。往雜瑪爾蚌傾地方。即於該外國之人住所。依禮問候。即問閣下係何國之人。由何路徑而來。因何事故進藏去後。我們原係俄羅斯之人。我王名素稱八達爾雜康罕。我等前來。係奉我家王子即與清國皇上具函。准其我們游歷清國所屬諸方玩視。況清國皇上想與駐藏滿洲大人寄有許多諭旨。准令我等前往。諒此事你們聞知否。我們無論前往清國皇上所管何地。概准遊走。不得阻擋。現有此照可憑。令其觀看。因何阻擋之說。遂回答此字乃係漢文。想者即必是。惟此案即自從前咸豐皇帝以來。曾准披楞國洋人入藏。不但早奉許多諭旨而外。並准駐藏各位大人等飭令披楞洋人到藏之時。即令前進。不准阻擋等情。函次告諭諄諄。只因唐古特君臣。並所屬番民上代以來。首爲教道。次則性情神方。均不相合。此等外國之人。無論何方前來。斷不令一人來藏。處心已定。共立切結。援案屬由駐藏大臣已曾多方據情明達大皇帝聖聰。是令絕不駕等進藏故耳。閣藏僧俗大衆攢集公派我等特來相勸。務請轉回去後。據云我們由烏魯木齊哈密柴達木一路經過。已有七八個月餘。到此倒斃駱駝百餘隻。費盡多千銀兩。若不准其進藏。況我國八達爾雜康罕主與清國皇上具有許多信息。故清國皇上亦與駐藏滿洲大人發有多信。既不令我們入藏。要駐藏滿洲大人將我們字樣退還之說。隨又回覆你們八達爾雜康罕與清國皇上具有多信。況駐藏滿洲大人處。有無此信。我們不曉。總之不令你們進藏是實。

務請轉回去後。回稱你等是否清國皇上所管之人。既不准我們入藏。即須早與西甯大人及青海柴達木等處寄信。我們就不能遠道來彼。而今定行進藏等語。隨即回云。藏地原係清國大皇帝主掌法度。平日恪守王法。只因教道性情。兩不相合。兼以此等之人。從無進藏之例。斷不令一人入藏。處心已定。其此項緣由。閣藏大衆番民人等。已由駐藏大臣遞具哀稟。況你我教性全不相合。諒閣下亦必盡知。刻下貴主僕十三人至此。惟再四婉求轉回。務念我等力求情切。祈請就道歸回。毫無一人與貴主僕等稍有不法。必得從好細思。隨即微備土儀灰面一包。米一包。送去之時。此係我等兩不相識。向不收受等語。退還前來後小的回到住處。稍時之間。往取回信。當云。我等走過許多大地。除你們而外。別無人阻目。今既不令進藏。就係何故。務要指說。總得寫一字樣。別用你等在此人衆圖記名目。立送之時。即不俟滿洲大人處之信函。即要回去。不然我主僕十三人處就有十三千兵至此。不能怯懼。我等到彼。候過廿餘日。如今不能再等。明日定行進藏。估說前來。即照衆立原結情形繕寫一紙。出用圖記。隨於十一月初二日。太陽將出之時。交去。該十三人心中了然。即將人財牲畜。毫無有傷。隨行轉回。此外並無有銀錢財帛交涉等事。係屬實情。等因前來。並將交該外國俄羅斯官員主僕十三人圖記字樣。照抄一併遞到。又昨據江卡營官四朗多卜結與小的大衆攢集之所來稟。內開馬加國官奧斯國攝伯爵凱監許等主僕。以及護送漢官兵丁等。行至巴塘一案。該處糧府總爺土司二人等處言明。此等外國洋人。永不令越過藏屬地境。係屬實情等由。屢遞夷信去後。今巴塘糧務府總爺土司二人如何開導。不肯聽從。即於十一月初一日。行至江卡所屬藏絨地方附近小路。紐古竹哈地方。亦經小的營官百姓等。即用善言妥爲詳加開導之後。該外國主僕人等。同護送漢官兵丁及土司二人。

於十一月初三日由巴前赴。去年黃貢生轉回原路潤玉一帶。卽往雲南而回等因前來。惟此案應如何具文咨商。欽差駐藏二位大人衡奪之處。懇請迅速辦理。倘後設遇此等外國之人。如此開端。無論越入藏屬何界。自應永遠定行防阻。別無所思。度免兩致跋涉之勞。應請施恩。轉令禁阻。毋得悞入藏境等各緣由。如何奏明聖聰。及如何通咨軍機大臣。四川總督。陝甘總督。西甯大臣查照之處。伏候辦理妥善。至切至禱等情前來。查此次派赴哈拉烏蘇之閤藏大衆僧俗公選替身等。交該外國人等圖記字樣。照抄另爲轉送。望祈二位大人查閱應如何具奏併如何通行咨明軍機大臣。以及前項各省照辦之處。並候詳細妥辦。煩爲在心。爲此具信字。

照抄遞給俄人結記

西藏佛地歷有披楞洋人擅取許多名諱。先後卽有進藏之語。此等之人。從無進藏之例。是以唐古特君臣。及歷代僧俗番民人等以來。衆立誓詞。切實甘結。縱死力阻緣由。處心已定。卽由駐藏大人疊經縷晰明達大皇帝聖聰。茲哈拉烏蘇附近雜瑪爾所屬蚌傾一處。於十月十三日卽有八達爾雜康罕衆大人黎噶納畢廈巴勒斯格土蘇納啓阿格楞土蘇納使西備果斯格隨行兵役十名一併到此進藏之說。故該地方頭人哈達烏蘇營官二人。卽於藏中大衆攢集公所處。將此緣由稟報前來。因其地方寫遠。住候二十天。始由色拉布資綱噶勒丹三大寺以及閤藏大衆僧俗人等。公派僧俗替身前來勸回。遂見面卽將前項緣由。先後詳細勸導。務請回籍等因回明。隨云不准我等進藏。應由該替身將此不准入藏緣由。繕寫圖記字樣。交到之時。卽行轉回。不然明日就要進藏之說。況閣下從未到過前藏。本無向規。始行請你轉回。爲此布資綱寺替身羅布藏丹達。色拉寺替身根登曲札。噶勒寺替身仁青

桑布藏中僧俗大衆公派小堪布濟克美曲覺爾。仔仲降曲格勒。仔仲伊喜丹增。東科爾奪吉占堆。東科爾汪結洛布。哈達烏蘇營官東科爾朗結奪吉。仔仲堅參歐杜等於己卯年十一月初二日立。

預籌藏事摺

奏爲洋人力求遊歷。藏衆堅定拒絕。勢無中立。先事宜籌。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荷蒙聖恩。補授駐藏辦事大臣。伏以邊疆寄重。樁櫟材庸。奉命之初。懷慄是懼。於是周諮博訪。梗概略聞。方今藏中急務。莫切於洋人遊歷通商。而一則英吉利求望甚殷。一則唐古忒拒絕尤峻。調停柄鑿。水乳頗難。事關籌邊至計。朝廷目必洞燭幾先。且幸四川督臣丁寶楨智勇深沈。精詳老練。奴才到任之後。惟當會同幫辦大臣崇綱與四川文武大員。和衷共濟。秉承廟謨。審體輿情。措置權輿。當得要領。顧有鯁鯁過慮者。則以洋人進藏之謀。蓄志已久。前此英俄諸國。疊次前往試探。彼時烟台條約未換。是以猶可婉言勸阻。今既換約。以後情形殆非昔比。而藏衆僧俗堅持峻拒。去年曾具公稟。甘結誓詞。極其激切。且聞近年形跡漸露。驕悍刁風。是雖多方開導。終恐化誨無由。麻克雷前於請照之時。卽有來年近藏之說。雖經總理衙門諄諄切囑。必俟中國確信。始可從容前往。萬勿率爾輕進。致啓衅端。而瞬息卽屆新正開印之後。勢不能不與該公使回信。庶免有所藉口。枝節蔓延。設使藏衆僧俗。竟爾始終固執。則朝廷又將何以處此。抑聞前此欲往未果之俄官尼現復擬雇纏頭導行。改由回疆進藏。然則無論一隅藏地。兩國并爭。我殊應接不暇。且俄國毗連北徼。向由庫倫等處往來已久。因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屬人相處熟習。若其進藏之後。或與土人互相齟齬。在我當時固須周章。

費力然思速而猶淺。惟慮該國別出詭譎。旁求介紹。密與先容。則雖一時似覺相安無事。而不知歷時愈久。其患愈深。是洋人進藏之隱憂。俄國更有甚於他國者。從來事涉外國。邊衅固不可開。邊防尤宜有備。邊防既備。邊衅自彌。蓋必國威克振。然後德化乃成。此一定不移之理也。奴才愚以爲似宜乘茲封印期內。請交辦理軍機事務。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先將邊防作何布置。屏翰作何綏服。外侮作何羈縻。進藏作何推展。一切機宜。於原定條約暨四川督臣覆奏參觀玩索。密計熟籌。奏請施行。庶期有備不虞。隱憂或可得資補救。再查至於辦理一切交涉事件。必資熟貫各項條約。諳習外國性情之員。方得指臂之力。奴才聞得駐藏文員。僅有理藩院章京一員。辦理喇嘛事務。四川州縣佐貳兩三員。辦理糧餉事務。成都駐防兵丁數人。作爲委筆帖式辦理印房事務。各有專司。恐難兼顧。且條約頭緒繁多。一時亦難熟諳。顯懇天恩。命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現在行走章京。暨曾經隨往外洋之學生內。揀選人品端方。事宜熟練。文理通順。字畫齊整者兩三員。發交駐藏大臣等差遣委用。如蒙俞允。懇其馳驛到藏。暫作隨員。一切廩餼。應由該衙門查照出使章程。酌定數目。奏交四川藩庫遵照支給。將來應否常川額設。限年更換。應由駐藏大臣等酌量情形。隨時奏明辦理。奴才爲邊地需員起見。繕片附陳。是否有當。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諭門房家丁凡遇藏屬人來宜以禮相待

諭回事房家丁等知悉。本日後藏堪布噶青羅桑等來謁。知道了。嗣後凡遇藏屬人來。無論是否傳見。爾等務須以禮接待。不可稍涉簡慢。緣我奉命駐藏。到任後一切政治。悉應欽遵乾隆年間敕諭定制。會同達賴喇嘛暨班禪額爾德

尼秉公商辦。體統平行。卽與同官無異。誼貴和衷。禮崇相敬。所以優待其使者。卽所以致敬其師之義耳。惟是公私之辨。尤其宜嚴。爾等以禮相待則可。彼此相狎則不可。公事公言。斷不可私相談論。事關國體。較之本宅家務。輕重懸殊。此諭必應懷遵切記。倘敢故違。則國法具在。斷不能爲爾等姑從寬宥。毋謂言之不早也。懷之切切特諭。

會奏擬調喇嘛開導藏番摺 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奏爲臣文碩行次成都會籌開導藏番以期事得就緒。恭摺敬陳。請旨遵行事。竊臣文碩奉命駐藏辦事。陛辭之日。面承訓諭周詳。跪聆之下。莫名欽感。束裝就道。途次自阻雨抱疾而外。依程於六月十五日行次成都。方擬遵案會議邊防事宜。十六日臣游智開適奉軍機大臣六月初六日傳諭。英人入藏遊歷一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駐京署公使歐格訥反覆辯論。設法抵制。該使已允電告馬科雷從緩入藏。惟據稱當時定議入藏探路。本爲通商而設。並無他意。現在印藏交界之大吉嶺地方。藏番早有與英人互相貿易之事。如果准令在印藏邊界通商。卽可永不入藏等語。洋人惟利是圖。所稱專主通商。尙屬可信。入藏一議。載在烟台條約。現在若無轉圜辦法。該國決不肯廢棄專條。雖此事在邊界辦理。將來有無窒礙。未能懸定。然并此拒絕。則入藏一節。目前萬難阻止等因。欽此。事關藏務。當與臣文碩一體會商。查英人性情陰鷲深險。此番歐格訥慨然變計之言。有無詭譎。殊覺叵測。然彼既已自作轉機。我應因之利導。無如藏番固執。卽此能否相從。尙難預必。溯自去冬以來。派委開導之員。絡繹於途。焦敵其口。乃該藏番等匪特毫無領悟。轉至目爲洋黨強行阻遏。每事防閑。一切布置。密不預聞。一切消息。不以實告。在彼居住。有若贅疣。節

接各該委員及諸糧務章京歷稟有案。臣等每於會議邊防之餘，兼籌及此。竊謂該藏番等如此乖張背謬，論其迹殊失恭順之禮。原其心或因言語不通，以致心情未恰。因思棍噶札勒參胡圖克圖嘉穆巴圖多普人尙明晰，能說漢語。前在北路軍營打仗出力，蒙賞胡圖克圖名號，賜廟阿爾泰山。伊每提及，甚稱感激。比在藏中適遇巴勒布被劫之案，伊復協同料理，捐資出力。伊係喇嘛，藏番視之，自與委員不同。而伊與內地官員相處日久，其於天恩國體以及控馭洋人，必須隨機應變，奇正相資之理，亦較藏番易於領會。是以前督臣丁寶楨曾與司道公商，擬俟其進京瞻覲後，奏調四川以備委用，藉資得力。今臣等復商擬請飭諭理藩院傳知該胡圖克圖迅速來川，責令進藏辦理開導事宜。如蒙俞允，若令馳驛前來，適值伏秋大雨，山水不時暴發，蜀道崎嶇，跋涉尤險。擬請變通懇恩，酌賞川資一千兩，令其仍坐輪船，由宜昌陸路入蜀，庶可進行無阻。而沿途驛站亦可以免供應之繁。將來進藏，仍請令其馳驛前往。臣等爲設法開導藏番起見，謹會同護理成都將軍印務副都統臣托克湍合詞具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請旨。

會奏會議邊防酌擬大綱摺 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奏爲遵案會議邊防，仍宜及時舉辦，謹將酌擬大綱，先行由驛馳陳，仰祈聖鑒事。竊照川省邊防，臣文碩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鈔咨奏稿，議令赴任，便道會商該督酌辦等因。於本年正月初六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知照前來。茲既行次成都，自應會同臣游智開商酌籌辦。當將卷宗移送到臣文碩悉心檢閱，查得二月初十日前任督臣丁寶楨曾

於覆奏欽奉寄諭飭辦邊防案內。議藉彈壓三岩野人爲名。於巴裏二塘地方駐師三千。以固邊圉等因。奉旨覽奏已悉。該督擬於巴裏二塘駐紮勇丁。藉防三岩野番爲名。以示慎固邊疆之意。所籌尙妥。惟英國現在並無衅端。一切布置。毋得稍涉張皇。致令有所藉口等因。欽此。遵卽選將抽丁。連籌軍火。正在密圖布置。而丁寶楨病勢日沉。以致事未就緒。遽爾出缺。今臣文碩會同臣游智開等再四籌商。虛衷延訪。竊見川藏必應聯絡。邊防要貴及時。謹將詳細情形。並酌擬布置大綱。請爲皇太后皇上縷陳之。臣等伏查衛藏一隅之地。雖曰僻處西南。而以今日形勢言之。橫亘緬甸、印度之間。實爲新疆、川滇通衢。四川尤爲接壤。屏翰如或疏虞。則英人便得連成一氣。彼以鐵路隨行。不旬日可以抵我內地。假使邊防無備。川省致有震動。水陸上游。不爲我有。大局攸關。何堪設想。在昔春秋之世。猶有唇亡齒寒之戒。況我朝天下一家。誰敢稍分畛域。比者色楞額等馳報藏地危迫情形。因有川滇會防之請。洵爲切時要論。初非惶惑游談。此就形勝言之。川藏邊防不容不備者也。夫所謂藏地頗關緊要者。是專指我之疆域形勢而言也。若論物產。則自金銀礦外。別無奇貨。迥非海口埠頭繁富可比。藏番日用所需大宗。首推茶葉。此爲華商生計所關。似未使任聽洋人侵奪。此外所資洋貨無多。嚮皆廓爾喀往來貿販。從中漁利謀生。今若洋人逕行通商。則廓夷必有失業之虞。久將貽我後患。洋人在藏通商。其勢難圖厚利。彼亦非不知之。乃英人蓄志既久。俄人又復生心。以一隅之地。兩國爭窺。卽此察其注意之隱衷。迨非僅爲通商而已也。形跡可疑。亦無怪藏番之堅持力拒。蓋爲護持黃教正宗。保全山川靈氣起見。本非毫無情理。似亦未可盡斥而非之。俄人踪跡若何。藏中久無消息。英人游歷之說。現雖自作轉圜。然而彼族性情陰狠。實難推誠。信或者帶兵自衛之說。初本虛聲恐嚇。迨見藏衆心齊。未敢挺身深入。亦非不慮釀禍遭殃。因

而姑作轉圜。以爲後圖地步。故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未經詰難之先。麻克雷已自先有改期緩進之意。卽此察之。其情可見。否則又或該國別有事端。一時不暇兼顧。莫若乘勢轉圜。明示人情。默圖展手。藉可影射養威。以我嚮之所以馭彼者。返而愚弄於我。亦未可定。近接打箭爐同知六月來稟。探得五月間藏內傳聞現在廈國有與英國構兵之說。以此察之。則歐格訥慨然變計之言。未始無因而作。然究竟是否實情。抑或布散流言。故露端緒。以爲多方誤我之計。猶難確度。總之兵連禍結。衅端我固不可先開。而後時失機。覆轍亦宜炯戒。又况一隅藏地。英俄交爭。彼或妒忌興兵。我亦宜防池魚之累。此就外侮言之。川藏邊防不容不備者也。從來控馭番夷。不外恩威併濟。然必法立而後知恩。威行乃能化洽。否則綱紀凌夷。勢成積弱。匪特不知懷畏。甚至玩視要挾。此高宗純皇帝控制宜嚴之訓。爲千古不易之經也。卽以藏番而論。其力拒洋人護持地脈。原未可以逆斥爲非。第川藏委員絡繹。無論能否聽從開導。總應從容延入。據理指陳。何得不分何項委員。一概目爲洋黨。中途遏抑。避諱防閑。是其恭順之心。已不得爲無渝。然而猶可原。其言語不通。以致情有未洽。至若廓爾喀通商已久。又何得以小忿私嫌。乘機劫搶。該番官等事前既無約束。事後尙復袒護。提犯則庇匿不交。查辦則刁難掣肘。迫至無可如何。乃以賠償完案。款目尙係官爲設措。首要各犯。竟自未能依律懲創。此外私相械鬪。弱肉強食。不聽約束。不服公斷。聚衆鬩堂。輕侮官長之事。聞得瑣瑣不一而足。是其跋扈之風。顯然日漸日熾。推其致病之源。蓋自乾隆末年三次底定之後。額設防兵本少。承平百年之久。營務早已廢弛。厥後中原多事。勢更不暇及遠。該番窺知底蘊。因而漸生嘗試之心。兼之歷任駐藏大臣賢愚不等。劣者或清操有忝。或信任私人。見輕取侮。因有由來。卽其賢者。亦固勢成積重。驟難挽回。間有漸圖振作之人。轉至損威失體。遂益相率因循。聊

圖敷衍積之愈久。綱紀凌夷。近見丁寶楨色楞額等奏議中。每陳梗概。是其尾大不掉情形。諒已久邀聖明洞鑒。此時力固不暇及此。勢亦不能驟治。顧不設法潛移。略加整頓。以期弊去其太甚。權總其大綱。則政令不行。是非顛倒。害鍾於善類。利壟於奸徒。何以上維國體。下繫人心。况英人通商一事。如果辦理就緒。日久交涉必多。彼既明認主權。能無照約關會。倘遇圖毆劫搶之案。其曲實在藏番。我若持平聽斷。藏番必不心服。小則諉卸支吾。仍萌前辦。巴勒布案之故智。甚且敢斥命官爲洋黨。顯肆猖狂。夫以我之屬人。不聽我之約束。豈不貽人之笑。予以以詞。彼必謂我無能。竟自親來料理。於是乘機構衅。依舊禍結兵連。因思所以俯准英人之通商者。原非得已。不過取其消彌邊衅耳。然而頽風陋習。若不先事釐正轉移。豈非以所彌衅之圖維。轉爲肇衅之厲階。此就內治言之。川藏邊防。不容不備。且內呼外應。聲援不可不聯絡一體者也。然則爲今之計。勢固不能通籌大舉。而緊要巡防。必應此時卽辦。緣川藏路途最宜八九十月之間。早則大雨時行。山水無定。遲則隆冬雪大。路險奇滑。丁寶楨雖有奏准邊防成案。第僅酌撥兵勇名數。擬定屯紮地方。至於統領大員。則未及指名出奏。此爲第一關鍵。若不先行派定。則一切漫無責成。事難就緒。新任總督劉秉璋至快約須月杪月初抵省。若必候其到任再議。則往復奏咨。紆迴輾轉。瞬息之間。又恐致蹈後時之悔。臣文頊再四斟酌。實有未可引避拘泥之勢。謹將酌擬布置大綱。先行會奏。恭候命下遵行。查留川各營練勇自成軍以來。大率由現署提督李培榮經理居多。其人肝膽頗壯。第有署任責成。節制鎮協策應全省軍務。勢難驟易生手。此外查有前督臣丁寶楨調省候委之記名提督訥欽巴圖魯吳奇忠前署松潘鎮事。曾任雲貴督標中軍副將。歷次出師。久經軍務。曉暢戎機。其舊部多預越南戰事。所有此次川藏防軍。擬請仍循丁寶楨成案。責成該員統領。併請刊給木質關防。

其文曰統領巡防川藏地方奠安軍營關防以昭信守。所有上下文移以及一切體制均視各鎮總兵成例行。除聽四川總督節制外併請仿照西甯成例仍聽駐藏大臣兼轄。所有該營一切甄別舉劾調遣賞罰緩則公商會辦急則逕辦後咨以期無誤事機藉資呼應聯絡而於權宜利用之中仍寓內外相維之意。此外糧臺塘站應否揀派監司大員經理提調以暨調派差委文武員弁併選驗勇丁核定口分整飭台站籌運軍需各事宜臣等此摺拜發後擬即先行飭知該統領會同所司各該司道中軍將官等趕及擬議聽候核明奏咨辦理其請給關防應俟奉到諭旨再發開用。所有選定勇丁飭即束裝自八月起分起進發統限十月內一律到防抑查丁寶楨原議防軍僅止酌定三千名者蓋爲路途迢遠籌糧不易不得已先設門戶之防以爲治標之策是以聲明如須再加兵勇俟後再辦今以藏中時勢核之恐臣文碩到任後即有必應調撥之需若於原數之內隨時抽調則防軍益覺單弱因之遂請多添臣等亦復不敢再四酌核三千之外請添備用兵勇一千名此數似難再少籲懇天恩俯准俾得指臂有資無虞掣肘邊疆幸甚其駐紮處所丁寶楨業已奏定惟兵無定形難以拘執臣等愚以爲此項防軍無事則應扼要屯紮有事則應迎機策應併擬於訓練之餘不拘時日不論多寡令該統領抽派勇丁於巴塘察木多一帶往來梭巡明示巡防野番之意實以聯絡聲勢之資或一道也應由臣等查看情形臨時調度至恐彼族藉爲口實一節事固不可不慮而以理度之我爲彈壓野番肅清邊境彼亦似難過問問我亦非無詞且如南北洋開辦海防已久西人從未過問東三省所以辦理邊防專是備禦俄人之用俄羅斯雖多取鬧並未挑剔防邊以此類推英人之構衅當不啓自我設巡防也所有臣等遵議邊防先擬布置大綱謹會同護理成都將軍臣托克湍由五百里合詞馳奏是否有當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酌添備用兵勇片 七月初九日

再方今治藏要圖。莫如挽回風氣。挽回樞紐。莫先整飭軍戎。行之邊徼。尤爲要領。此臣文頌前在科布多曾有明驗者。以是知古人論國大政。戎居其一。實可以小試之。則小效。大試之。則大效也。但須名實相符耳。習聞藏中營務。廢弛已久。兵多老弱缺額。茲擬到任後。即便檢核軍實。汰除老弱。務令一律如額。揀員訓練。必使技藝精熟。但換防之兵。距其原營太遠。遇有缺出。向係就地募補。所募之人。大率貧困流民。寄居藏地。游手無賴。始肯入伍食糧。此輩竄入營中。匪特虛糜糧餉。轉多有損無益。故擬變通辦理。此後缺額。均由奠安軍中撥補。今昔情形不同。或有常額之外。必應酌增兵數。乃敷差操調遣之處。亦由該軍抽調。此臣等所以籲請酌添備用兵勇一千名之本旨也。合併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借用成都將軍印信片 七月初九日

再臣文頌此後督同奠安軍統領吳奇忠。趕辦防營事宜。一切文移冊檔。均擬借用成都將軍印信。山川進藏時。併擬仿照由京出差例。移取該將軍預用空白印花印片。封筒傳牌等件。專備拜發摺奏。暨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夾板之需。以昭慎重。用有餘剩。到任咨銷。其餘文移出省後。仍借沿途所在地方官印信。所有臣文頌分別借用印信章程。理

合附片奏聞備案謹奏。

札統領吳奇忠將應辦事宜趕即擬議詳覆

爲札飭事。照得本

護督部堂大臣

於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具奏會議邊防一摺。一添兵借印各附片一件。除俟奉到諭旨再行恭錄傳知外。合先鈔錄奏稿。檄行該統領遵照。即便將應辦事宜趕即會商所司各該司道擬議詳覆。以憑核辦。爲此札知該統領遵照可也。特札。計鈔錄奏稿一紙附片二件。

片行成都將軍借用印信

爲片行事。查本大臣本月初九日奏明此後督同奠安軍趕辦防營事宜。一切文移冊檔均擬借用成都將軍印信。現在應行咨札各處文件。自應遵照奏案借用。以便咨札。爲此片行押文。請煩貴將軍查照施行。須至片者。計咨文二件。封筒二個。蓋印稿四件。

咨川督檄調把總蕭占先

爲咨請檄調事。竊查本大臣奉命駐藏。適值邊務蠲集。以是到川以來。每於人材時事。虛衷延訪。稍資補益。茲訪有儘先守備黔彭營水汛把總蕭占先。曾經進藏。熟諳番情。用請貴督部堂飛飭該弁。剋期進省。以憑驗看。如果竟符所聞。

本大臣尙有差委。要需該汛弁缺似宜揀署。庶不致誤操防。合亟咨行。爲此飛咨貴督部堂。請煩查照。速賜施行。須至咨者。

咨川督封送寄信諭旨並請查鈔請調喇嘛各摺片諭旨 八月

爲欽奉上諭。知照欽遵事。案查本大臣會同貴護督部堂具奏。請調喇嘛責令開導。又酌擬川藏邊防添調備用防勇。及行次分別借用印信各摺片。業將副稿移咨存查在案。今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二日欽奉上諭一道。相應恭錄。知照欽遵。惟寄信諭旨。未便照常鈔粘文尾。謹具密封。移咨貴部堂。請煩查照內存。以昭慎重。至請調喇嘛一摺。分別借印附片一件。又本大臣密陳管見一摺。軍機處例有知會。欽奉諭旨。自係封入批摺包內。爲此咨查貴衙門。請煩錄送過轅。以憑欽遵可也。須至咨者。計密封廷寄一件。

咨川督請查照稽志文原稟核定飭遵 九月十三日

爲咨請查核事。九月十二日據同知銜補用知縣稽志文稟奉藩司劄飭。以該員云云等因前來。本大臣查前此所以倡議嚴追拖欠十餉。是爲外藩廩祿。國體攸關。勢不能容各欠員任意拖延。致生玩視。至請飭令會算委員秉公核議。候批示遵一節。則糧支款項。事隸藩司。且該員等前辦界務需用公費。作何動支。造報藩司。據稟核銷。懲何分別准駁。以及既已核明。何又委員會算節節情形。本大臣一切莫由深悉。更難率爾參酌。惟收發庫款頭緒。務要明晰。督責屬

員尤貴使之心服。既據聲明具稟貴督部堂除批示該員外合亟抄錄原批咨明查照。爲此移咨貴督部堂請煩查照。即希核定逕行飭遵可也。

曾奏遵諭會同籌議臚款覆陳摺 十月初十日

奏爲會同籌議臚款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游智開文碩奏會議舉辦邊防並聲明酌增兵數緣由各摺片覽奏均悉。前據丁寶楨奏擬於巴裏二塘駐師三千餘人當經諭令不動聲色妥爲布置。茲據該護督等會奏擬於丁寶楨原議三千之外再添兵一千名並稱文碩到任後恐即有必應調撥之需等語。英人入藏游歷一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使訂立新約允即停止。惟須在藏印邊界議辦通商應由中國體察情形設法勸導。如果開辦有成即可永不入藏。是目前緊要關鍵仍以開導番衆於邊界通商爲主。前因印藏交界之大吉嶺地方藏番早有與英人互相貿易之事已諭色楞額等密查具奏著文碩於到任後確切查明如果實有其事正可因勢利導切實勸諭將來開辦自無阻闕。至所稱募勇四千名舉辦邊防之處現在並無戰事防勇本不必多文碩所稱調勇入藏尤宜慎重恐番衆疑懼別滋事端。丁寶楨前奏駐防三千人有所費不貲酌量情形舉辦之語巴裏二塘究應駐師若干名四川財力能否供應吳奇忠統領多營能否得力劉秉璋計將到任著即會同籌商奏明請旨辦理文碩身膺邊寄所有一切事宜務當妥慎籌畫加意撫綏切勿稍涉張皇致生枝節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訓誨周詳時臣文碩已將原奏摺片各稿併摘要卷宗先期照錄專弁

函致臣秉璋行次閱看。臣現既抵任，與臣文碩面相商酌，謹依訓諭事理，揆度時宜，分別緩急籌擬辦法。臚款覆陳如左。一開導通商一節，臣等查烟台條約議定十年，英人進藏遊歷，屢被番衆阻格。今該國既已自作轉圜，無論情偽，巨測何如？就事論事，在我先須迎機利導，無如藏番性情愚拗，始而固執，既而懷疑，竟敢攔擋委員，譏諷大吏，玩視之情，公然形之稟牘。去冬四川遵旨派往委員，竟至迹滯中途，不能前進一步。即此看來，若仍徒恃口舌之爭，而不別籌轉圜之法，無論委員勸之難收實效，即臣文碩親往開釋，而甫經蒞任，恩信未孚，威望未著，亦恐急切弗能化誨。臣等再四籌思，殆非姑緩一步，設法行權不可。行權若何？不外以僧化僧之術。是以臣文碩前有擬調棍噶札勒參胡圖克圖嘉穆巴圖多普協同開導之請，奉旨留中欽此。茲臣等覆加參酌，計無出其右者。不揣冒昧，合詞懇恩，仍准飭下理藩院傳令該胡圖克圖迅速進藏，相助爲理。如蒙俞允，此時航海難行，由驛轉恐遲滯，仍懇天恩，賞給川資，令其取道陸路來川，以利進行，而免沿途供應。其由川入藏，仍請准其馳驛前往。一查辦藏番有無與英人在大吉嶺私相貿易一節，臣文碩抵川以來，凡關藏務番情，莫不虛衷延訪，聞得此節實有其事，而首先作俑，則是內地奸蠹，而非起自藏番。臣文碩到任後，遵旨確切查明酌辦，據實覆奏。一新約議在印藏交界之大吉嶺地方開辦通商一節，臣等查原任大學士前駐藏大臣工部尚書松筠所纂西招圖略內繪藏地邊外爲廓爾喀哲孟雄布魯克巴諸部，自此而外，至東甲噶爾即阿咱喇噶哩噶達等處，方爲印度交界。其大吉嶺地方，原圖略而未詳，當傳曾經赴藏番務較熟之候補知縣薩志文、秀蔭二員，面加考訂，據稱大吉嶺在哲孟雄部地勢險要，爲印度入藏門戶，內距帕克里三四日程，外去印度甚遠，詳細里數無考。往昔行人，皆需二十餘宿，近自英人開修鐵路，由噶哩噶達火車往來，是整一晝夜十二

時辰乃到。據此計之。約在三千里上下等語。是英人鐵路先已修在大吉嶺。而新約又稱議在印藏交界地方。意存朦混。已可概見。臣等恭讀游智開奉到六月初六日廷寄。卽有雖此事在邊界辦理。將來有無窒礙。未能懸揣之諭。仰服聖明萬里洞燭幾先。何勝欽佩之至。臣等商酌將來。如果開辦通商詳細約章。內須聲明議在哲孟雄部之大吉嶺地方。作爲通商埠口。以此爲斷。不得再向內移。其新約印藏交界地方六字。應爲刪除更正。請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立案存記。以杜朦混隱佔之弊。一預備邊防一節。臣等查此案先是前督丁寶楨欽奉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寄諭。以李鴻章接據法國教士說帖。備陳英人積慮窺滇情形。飭令岑毓英張凱嵩暨丁寶楨一體籌備邊防等因。遵擬巴裏二塘駐師三千。藉防三岩野番爲名。以作先事不虞之備。奏蒙俞允欽遵在案。嗣臣文碩抵蜀。以藏地經制換防。兵額本少。近年營伍廢弛。且每有兵缺。因去原營過遠。例外變通。就地募補。雖爲權宜簡便。而積久流弊甚深。故擬於到任後。檢核軍實。認真操練。汰除老弱額缺。卽以口外防軍撥補。惟恐調撥之後。防軍或有單弱之虞。故有添調一千名之請。茲蒙垂問口外究應駐師若干名。四川財力能否供應。吳奇忠統領多營。能否得力各節。臣秉璋查現在並無戰事。誠如聖諭。防勇本不必多。況裏塘去巴塘六站。巴塘去察木多十四站。察木多至前藏二十五站。卽使巴塘裏塘駐兵與西藏似無大益。而川省財力久絀。實難供支。諒蒙洞鑒。臣甫經視事。不敢率爾操觚。且屆隆冬。亦非行軍出口時會。懇恩容臣隨時體察斟酌。奏明辦理。其吳奇忠才略短長。亦請留省試用。察查此項防軍。既經議緩。臣文碩前請撥勇補兵。係爲整頓營伍。剔除積弊起見。查有本年三月丁寶楨札飭吳奇忠調到滇黔舊部官弁勇丁約百員名。爲數無多。籌款尙易。應卽作爲親隨。以備到藏訓練教習之用。仍令該管帶官副將銜補用參將周宗林管帶約束。以專責成。

到藏後。遇有弁兵缺額。隨時酌補。未補以前。口糧鹽菜等項。由臣秉璋飭交籌餉局司道議給。將次補完之時。由駐藏大臣咨會川督。再於綠營防營揀選得力兵勇二三十名。派往聽差。其就地募補章程。流弊太甚。應即停止。以上四則。臣等謹遵聖諭。垂詢事理。臚款覆陳。此後一切事宜。臣等隨時籌辦。總之川藏相距雖遠。固須聯爲一氣。猶之台灣之資福建。甘肅之顧新疆。事同一體。畛域難分。現如撫綏番衆。勸導通商。臣文碩自應恪遵訓諭。加意爲之。以期仰紓宸廑。惟英人性成陰鷲。其專意通商之說。目下雖覺可信。將來有無叵測。詭譎。臣等不敢預必。且俄人之窺藏。亦復匪一朝夕。將來邊務設有變遷。臣文碩身膺閫寄。固屬責無旁貸。而籌餉籌兵。向來倚重四川。臣秉璋亦必力任仔肩。斷不敢稍存漠視。致負委任鴻慈。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循例會同護理成都將軍臣托克湍合詞。由五百里恭摺覆奏。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文碩拜摺後。趕將赴任以前。應辦事宜。迅速料理。即便起程西進。此摺係臣文碩主稿。合併聲明。謹奏。

附總署議覆印藏通商事宜摺 附旨 十一月二十一日

總理各國事務慶親王奕劻等奏爲遵旨議奏事。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四川總督臣劉秉璋駐藏大臣臣文碩會奏西藏事宜一摺。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核議。竊維前後兩藏地方。南邊逼近印度。僅有布魯克巴哲孟雄廓爾喀三部爲之屏蔽。而該三部又日卽衰微。藩籬難恃。英人倚印度爲外府。經營茶桑之利。火車鐵路。直抵大吉嶺。其欲入藏通商。蓄謀已久。風會所趨。氣機所達。天時人事。今昔不同。幾有不可遏抑之勢。烟台條約既有游歷

入藏專條。今年英員馬科藹復欲攜兵由印入藏。會臣等與該國公使議訂緬約。斟酌利害。至再至三。遂許其通緬之請。杜其入藏之謀。反復辯論。兩相抵制。英使乃允停止入藏。祇在藏印邊界通商。仍由中國體察情形。再行妥議。訂立新約。奏蒙俞允欽遵在案。誠以英人志在擴充商務。目前似尙無他圖。彼谿壑之欲。譬如洪水。無以防之。固屬泛濫堪虞。無以導之。亦恐橫決立見。今拒其遊歷入藏者。所以防之於腹地。而番俗不致驚疑。許其通商界外者。所以導之於邊陲。而外情轉可帖服。我朝乾隆中。開恰克圖市場。以羈縻俄人。歷二百餘年。烽燧不驚。市易不變。道光以後。海疆多事。亦由未悉外情所致。然自各口通商以來。關稅所入。頗於國課有裨。然則通商互市。亦安邊之權術也。伏讀本年七月間諭旨。英人入藏游歷一事。現經訂立新約。允即停止。惟須在藏印邊界議辦通商。應由中國體察情形。設法勸導。如果開辦有成。即可永不入藏。是目前緊要關鍵。仍以開導番衆於邊界通商爲主。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大。張弛權衡。無微勿燭。該大臣等身膺邊寄。於一切操縱機宜。自當仰稟容裁。勿膠成見。首務撫綏開導。未可操切張皇。臣等遵旨。悉心覈議。謹就原奏所籌各節。熟權利害。覆陳如左。一原摺內稱開導藏衆不外以僧化僧。因請奏調呼圖克圖一節。查本年六月間。臣衙門接准理藩院咨稱。據棍噶札拉參呼圖克圖呈請。繳銷印信。請假回甘肅鞏昌府洮州原籍等語。臣衙門以該呼圖克圖於同治年間。曾經帶兵剿回立功西北。蒙賞封號。准在科塔交界之承化寺居住。現據請將徒衆移歸塔城安插。有無窒礙。及應否必須該呼圖克圖管領徒衆。抑可聽其回籍之處。業經咨行伊犁將軍科布多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酌奪辦理。迄今未據聲覆。又溯查光緒七年。據清安等奏。該呼圖克圖在烏梁海大彥淖爾地方。有擅殺哈薩克頭目及勒索馬匹羊隻情事。欽奉諭旨。令錫綸查參。一

面飭令回籍。此案未見奏結。竊思該呼圖克圖曾在塔爾巴哈臺帶兵剿賊。於西北邊情。自較熟悉。今因藏印通商一事。欲其開導番衆情事。與帶兵不同。雖該呼圖克圖近年曾赴西藏。究竟與藏番是否浹洽。亦未能深悉。應否調往之處。臣等未敢擅擬。伏候聖裁。

一原奏內稱。訪聞藏番實有與英人在大吉嶺私相貿易。由於內地奸蠹。並非起自藏番一節。恭繹本年七月間諭旨。前因印藏交界之大吉嶺地方。藏番早有與英人互相貿易之事。已諭色楞額等密查具奏。着文碩於到任後。確切查明。如果實有其事。正可因勢利導。切實勸諭。將來開辦。自無阻閼等因。欽此。是導其將來。並非追其既往。蓋與其奸商私相貿易。易啓釁端。不若名正言順。擇地開辦。互市藏印。苟兩得饒益。內地轉可相庇而安。英人貪得擴充商貨之利。構廛建埔。圍圍雲連。必不復萌他釁。各口通商。卽其明驗。應請飭下文碩仍遵前奉諭旨。察看該處情形。因勢利導。設法開辦。

一原奏稱。獨脊嶺距藏遠近詳細里數無考。又稱將新章內印藏交界地方六字刪除更正。須聲明在哲孟雄部之獨脊嶺地方。作爲通商埠口一節。查該大臣所據西招圖略。繪述藏邊情形。係故大學士松筠所著。其時駐藏大吏巡閱足迹。僅至兩藏塘汛。於邊外情形。略而弗詳。查獨脊嶺一名大吉嶺。以近人圖說考之。山前所屬之江孜汎南行三站至帕克里。踰嶺卽布魯克巴境。又三程至塔西蘇營。轉西南三程卽至大吉嶺。其地方圓約百餘里。西界廓爾喀北界哲孟雄東界布魯克巴。爲由印入藏孔道。本有土酋。久已降附於英。英人駐領事一員。其孟加拉大員每歲夏秋兩季。亦移紮於此。是該處久爲英國屬地。原奏所稱在哲孟雄部內者。似係傳聞之誤。至新約載明煙臺條約另議專條。派員入藏一事。現因中國察看情形。諸多窒礙。英國允卽停止。至英國欲在藏印邊界議辦通商。應由中國體察情形。設法勸導。振興商務。如果可行。再行妥

議章程等語。所云藏印邊界，原未指定地方，必須察看地勢番情，酌定設埔之處。此時尙難預計，已定之約，忽欲更改，亦屬礙難辦理。所請應無庸議。一原奏稱預備邊防一節，查目前兩藏地勢敵情，俄遠而紆，英近而迫，幸有通商新約，羈縻聯絡，外侮暫可無虞。而藏俗自囿方隅，近年以來，漸形頑梗。駐藏大臣虛尊徒擁，幾成尾大不掉之勢。文碩前擬添軍駐藏，意在壯兵衛以懾番情，惟是蠢茲苾芻，易惑難曉。前者川員赴藏，竟被阻攔，今復驟見多兵，難保不衆駭羣疑，橫生枝節。此次劉秉璋僅以百兵付文碩，似亦慮及於此。夫積重之勢，必須逐漸轉移，措置之方，尤貴躬親閱歷。原奏所請撥兵補勇，整頓營伍一節，應請飭下該大臣，於到任後，隨時體察情形，妥慎辦理，不必遽露更張之迹，致羣情疑畏，別滋事端。是爲至要。以上各節，臣等再四籌商，就原奏四條，逐層分別酌議，恭摺覆陳，伏乞聖鑒。謹奏。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旨，寄文碩升泰據總理衙門奏遵議印藏通商事宜一摺，棍噶札拉參着毋庸調往，英藏私相貿易，由來已久，即着仍遵前旨設法開辦，藉爲安邊之計。將來通商既不能預指地方，亦何能將定約更改，至藏地邊防，着文碩到任後，妥慎辦理，勿稍操切。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九

參撤西藏糧員劉鈞片 十月初十日

再臣文碩入川以來，訪聞西藏糧員候補知縣劉鈞，在藏數年之久，自恃小有才華，把持公事，聲名狼藉，不治輿情，挾制上司，意圖盤踞。前督丁寶楨亦有所聞。上年夏間，本欲撤省查看，適值該糧員將屆年滿，是以先期委員往代，旋准前任駐藏大臣咨留一班。丁寶楨以該員劉鈞既經年滿，委代之員業已在途，未便復令折回等情咨覆去後，十二月

色楞額等乃有將該員劉鈞改爲藏中委員按月籌給薪水百金之請奏蒙俞允在案而派往接替之候補通判黃紹勳到藏三月之久未能接印任事此又稽之案牘有據者也茲臣等公商該員既有不治輿情一節若不先行撤參恐致有礙撫綏開導益難爲力除其劣蹟各款仍俟臣文碩到任查明另行核辦外合將該員先行撤令回省聽候查辦因係奏留人員理合奏明參撤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附前駐藏大臣

色楞額
崇綱

奏唐廓交涉案內部駁另獎之劉鈞請仍照原保給獎摺

奏爲辦理唐廓交涉重案異常出力人員獎敘復經部臣議駁籲懇破格恩施以昭懋賞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奴才等前因辦理唐廓交涉重案異常出力人員獎敘經吏部議駁奏請特沛恩施允將西藏糧員五品銜四川候補班補用知縣劉鈞賞戴花翎並賞加四品頂戴駐藏委員四川試用通判趙咸中仍請免補本班以知州仍留原省歸候補班遇缺儘先補用候補從九品王琢章改請免選本班以布政司照磨留川補用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奉到批迴軍機大臣奉旨劉鈞趙咸中均著照原保獎勵王琢章著照所請免選本班以布政司照磨留川補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恭錄行知在案茲准吏部咨稱以趙咸中所請官階班次核與異常勞績相符欽奉諭旨允准應卽欽遵註冊惟劉鈞所請花翎查非軍營打仗勞績該員現官知縣所請四品頂戴有逾加銜限制請旨將劉鈞花翎四品頂戴轉令另核奏明請獎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奴才等自應遵照辦理何敢請瀆頻仍惟上年廓爾喀之役該員劉鈞不避艱險忘身圖功前經臚列上呈早在聖明洞鑒是

其殊功偉績超越常倫實無異於効命行間身臨前敵也奴才原擬越級保升則恐限於成例若循例以應升之直隸州知州等官保奏則功浮於賞殊不足以示鼓勵且該員由軍功迭保知縣歸候補班補用人員班資已優補署均易一經保升則人多缺隘反致沈淪是以奏請賞戴花翎並賞加四品頂戴以示優異仰蒙特旨允准欽遵轉知在案今趙咸中一員業經部臣欽遵諭旨註冊該員仍復奏請另獎在部臣之意原爲慎重名器嚴核保獎起見竊謂惜名器所以待有功也有非常之功必受非常之賞似未可拘於成例限以階資方當邊境多事之秋在用人之際該員卓著勛勤如竟聽其湮沒何以資觀感而勵人才復查該員劉鈞膽識兼優才堪任事可否仰懇天恩破格錄用用昭激勸抑或仍遵前旨賞戴花翎並賞加四品頂戴以示優異飭部遵照註冊以後不得援以爲例之處出自逾格鴻慈所有辦理唐廓交涉重案異常出力人員獎敘復經部臣議駁籲懇破格恩施以昭懋賞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奴才崇綱現在因病請假合併聲明謹奏軍機大臣奉旨劉鈞著照原保賞戴花翎並賞加四品頂戴該部知道欽此

札督標中軍副將飭查照成案借支護送進藏弁兵鹽折銀兩 十月

爲檄行查照事前准

護理總督部堂游署提督軍門李

咨送揀派護送本大臣赴藏弁兵二十一員名內有因差來川應行回藏之廣元

營馬兵郭永全提中馬兵王斌提右馬兵何源陞督左馬兵孟得勝太平營馬兵王射斗川北左營戰兵馬相國督中戰兵廖安邦赫玉貴等八名即便回藏銷差茲據稟稱由省至藏路途遙遠時屆隆冬更慮單寒懇請援照歷辦成案

每名山藩庫借支鹽折銀叁拾兩八名共銀二百四十兩以備長途川資之用其所借銀兩卽請行知西藏糧務在於各兵丁等應食鹽折內坐扣歸款等情據此所稟自係實情惟稱歷辦有案本大臣無從查核爲此檄行該中軍將官等查明成案如果所請相符卽便出具印領逕移藩司查核借支可也本大臣行期在卽務須速辦切切此檄

飭知記名提督吳奇忠迅將調到之官弁勇丁交管帶周宗林跟隨進藏十月十七日

爲檄行遵照事案查本大臣前奏會議川藏邊防等因一摺擬循前督部堂丁奏准成案於裏塘巴塘等處駐師三千名以資防守揀派留川差委之記名提督吳奇忠統領奠安軍事併擬添調一千名以備隨時抽調進藏酌補換防缺額以資教練於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九日由驛拜發當經錄稿檄行該提督遵照在案嗣於八月初六日承准七月二十二日廷寄以巴裏二塘究應駐師若干名四川財力能否供支吳奇忠統領多營能否得力飭令會同新任督臣籌商辦理等因欽此欽遵寄信前來茲本^{部堂}大臣會議時屆隆冬旣難行軍出口而四川庫款久絀供支亦實不易所有鑪外設防暨添調防軍一千名之處均從緩辦吳奇忠留省試用查看惟西藏營伍廢弛亟宜整頓遇缺就地募補流弊滋多查有前督丁札飭吳奇忠調到滇黔舊部官弁勇丁共一百八員名卽作本大臣親隨仍交該管帶官周宗林管帶約束進藏教練遇有弁兵缺出隨時揀補未經補額以前由本部堂交籌餉局議給口糧鹽菜等因於十月十四日由驛拜發覆奏在案合行飭知爲此檄行吳提督奇忠札到卽便遵照將該管帶周宗林及前具單開之石占彪駱宗保梅占洪桂天培楊朝清石鴻基李祥吉王應順辜全超劉嘉樹葉開春明光國金貴陳嘉謨王華清等營弁十五員

籍貫履歷併勇丁九十二名姓名年貌籍貫里居造具詳細加具切結清冊分呈本_{部堂}驗收存查仍將各該官弁歷次所得獎勵札付隨案呈驗本部堂以憑飭知籌餉局司道分別議給口糧鹽菜呈出劄付議結發還本大臣行期在即該提督其迅速攢辦萬勿遲延切切特劄

咨川督調知縣嵇志文等四員進藏差委 十月十九日

爲咨調差委事竊照本大臣奉命駐藏辦事適值政務殷繁殊非往昔可比額設換防文武官員各有專司職業遇事差委恐難兼顧查有四川候補知縣嵇志文秀蔭黔彭營把總蕭占先均曾在藏當差情形較爲熟習又提標中營學習世襲雲騎尉前署酉陽營千總劉家霖年富力強情殷報效以上四員均擬調赴西藏聽候差委相應咨明貴督部堂請煩查照施行再查赴藏文職委員月支薪水銀六十兩歷經辦理有案至差委武弁應如何酌給支款以資養贍之處並希貴部察核酌定可也須至咨者

咨川督借支豐折銀兩

爲援案支借豐折事竊照本大臣奉命駐藏辦事所有途次一切應需犒賞裹糧等項均須在川預備需款甚巨溯查前任大臣由京到川均經預借二年豐裕折色銀兩以資置備歷經照辦各在案今本大臣現當定期出口赴任自應援案借支以資應用爲此咨明貴督部堂請煩查照行知藩司預借本大臣應領光緒十三十四兩年連開應支豐裕

折色銀五千二百兩。除扣減平外。實應支銀三千四百二十一兩六錢。僉差解送本大臣行轅彈兌。所有此項銀兩。卽希於各該年分撥解藏餉內扣還歸款可也。須至咨者。

咨川督請更換入藏傳牌

爲咨請更換傳牌事。案查本大臣奉命駐藏。抵川後。先據成都華陽兩縣以奉藩司檄行轉奉前護督部堂游發下傳牌一張。稟僉行期。以便預傳前途遵照。時本大臣因有會奏事理。不克起程。暫將傳牌存案。茲將入藏。而前牌坐日官銜均不相符。合行備文咨繳。並希貴督部堂查照換給傳牌。惟本大臣行期在邇。若再行司飭縣。未免迂折。茲擬變通辦理。一面行司備案。一面將新換傳牌逕付本大臣僉期發縣。較爲直捷。須至咨者。

嚴禁包攬客貨騷擾塘站告示

爲曉諭嚴禁事。照得本大臣奉命駐藏辦事。在省停輿四閱月。訪問近年往來差使。每有包攬客貨騷擾塘站之弊。實屬故違功令。亟宜整飭。用是咨明督部堂嚴行禁止。約束家丁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隨從弁兵夫役。以暨向來赴藏貿易商民人等。一體知悉。務當懷遵申禁。痛改結習。倘敢故違。除查抄原貨發交鑪庫入官外。無論官弁兵役家丁商賈。定行解省。照騷擾軍台例。嚴行治罪。此爲整飭台站起見。斷不能爲爾等寬。勿謂言之不預也。特諭。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文碩奏牘卷二

吳江 吳豐培 輯

總署來函藏人建立礮台請諭禁 光緒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在喇嘛埡接到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日總署來信

倣南閣下。密啓者。英人蓄志入藏遊歷。本年六月間。本衙門與英署公使歐格訥議訂條約。允卽停止。業經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今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公使華爾身來署。據云。現在藏番因聞英人停止入藏。邊界外距大吉嶺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國不難將其礮台毀去。但本國亦不願多事。請行知駐藏大臣。轉飭藏番。不可妄爲等語。距大吉嶺百里。似哲孟雄地方。英使指爲印度屬地。所云建立礮台。有無其事。是否藏番所爲。均難懸揣。現在英人停止入藏。番界藉獲久安。正宜亟籌邊界通商。以冀彼此漸除疑忌。豈可造衅生端。使彼族詰問有詞。波平復起。惟是遠道訛傳。比比而有。無故界外築台。於現在情事不協。不能信其必有。應請閣下詳細確查。如果有影響。希卽剴切諭禁。一面將辦理情形從速覆知本衙門。以便轉報可也。

咨前駐藏大臣^色崇請查藏番建立礮台事件 二月十九日在巴塘發

密咨查覆事。光緒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卯刻。本大臣在喇嘛壩行次。接准正月二十二日大咨。達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駐字二十七號密封公啓一函。當即拆閱。係爲英使華爾身聲言。現在藏番於邊外大吉嶺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礮台。請駐藏大臣轉飭該番不可妄爲等語。函囑本大臣詳細確查。有無其事。作速聲覆。以便轉覆該使。等情前來。本大臣查凡關交涉外洋事件。必須確切迅速。方合機宜。今此公啓往返之間。已逾七旬之久。若待本大臣到任查明再覆。爲日愈遲。爲此將原啓飛咨貴^{將軍}大臣。請煩查照。所詢事理。畢竟虛實之處。確切查明。一面逕行飛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面飛咨^{成都將軍}川督部堂。一體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復總署藏番建立礮台事件已飛咨前任駐藏大臣確查逕覆函 二月十九日在巴塘發

敬肅者。客臘曾肅寸函。計開印後可達左右。文碩於二月十三日行次裏塘。迤西喇嘛壩地方。次日晨起。接准前任大

^臣色

崇正月二十二日飛咨。遞到駐字二十七號鈞示一封。開緘展誦。聆悉一一。英人遊歷蓄志已久。幸經^{中堂}王爺設法抵

制。彼已自作轉圜。則邊地通商一節。正宜迎機開辦。藏番即使懷疑固執。一時不肯就範。然於英人既允停止遊歷以後。翻然於大吉嶺相近之地。建立礮台。揆情度勢。似不近理。來示謂於現在情事不協。不能信其必有數語。俱微燭照高明。無任欽佩。惟藏番性既蠻愚。近復桀驁。遇事先既不肯秉承。後又不肯聽命。比年以來。每每如是。而於交涉洋人

之事。則尤疑忌甚深。防閑甚密。總疑我有左袒之心。因而故爲違拗。凡此跋扈情形。久已得邀洞鑒。今建築礮台一說。度或未必實有其事。而謬作大言。聊以自矜。則亦難保其必無。文碩十六日始次巴塘。更換烏拉。計程前進。約須四月中旬。乃能抵任。若待彼時查明再覆。爲日未免大遲。因將原函在巴塘加飛咨。崇色二公。應請其確切查明。一面逕行縷覆貴署。一面知會。岐子惠 劉仲良以現在川中已通電信。貴署可以早悉情形也。至開導通商一節。文碩非不知爲藏中急務。惟藏番桀驁固執已久。若文碩甫經到任。他事不理。先於此節入手。正恐操之愈力。激之愈堅。轉覺於事無益。故擬隨事相機。徐圖化誨。庶幾事或有成。語云事款則圓。或一道也。華使來時。如或談及。尙求鼎力婉言之。庶免事未就緒。節外生枝。則更難於收拾矣。專肅敬覆。虔請。中堂 王爺 鈞安 大人謹肅。

附前駐藏大臣札飭開導藏番委員

裕夷情 黃糧務

并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查明有無建

立礮台事件

爲札飭遵辦事。案准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開。啓者。英人蓄意入藏遊歷。本年六月間。本衙門與英署公使歐格納議訂停止在案。今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公使華爾身來署。據云現在藏番因聞英人停止入藏。轉在藏邊界外距大吉嶺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國不難將其礮台毀去。但本國亦不願多事。請行知駐藏大臣。轉飭藏番。不可妄爲等語。距大吉嶺百里。似係哲孟雄地方。英使指爲印度屬地。所云建立礮台。有無其事。是否藏番所爲。均難懸揣。現在英人停止入藏。番界藉獲乂安。正宜亟籌邊界通商。以冀彼此漸除疑忌。豈可造衅生

端。使彼族詰問有詞。波平復起。惟是遠道訛傳。比比而有。無故界外築台。亦於現在情事不協。不能信其必有。應請詳細確查。如果有影響。希卽剴切諭禁。等因前來。查藏番有無在大吉嶺相近百餘里地方建立礮台之事。本將軍本大臣並未據商上稟報有案。茲准前因。自應查明辦理。除譯行商上。轉飭查明稟覆外。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夷情糧務遵照卽前赴噶廈公所。傳集噶布倫總堪布等。查詢究竟有無建立礮台。如果屬實。務須明白開導僧俗番衆。曉以利害。現在英人既有停止入藏之約。正宜漸除疑忌。以示大方。何故建立礮台。徒使英人有所藉口。應卽遵照總署來函。嚴行禁止。不准建立礮台。以免彼族詰問有詞。波平復起。是爲至要。仍將查詢一切情形。據實刻日稟覆。以憑核辦。再幫辦大臣崇現在開缺。毋違特札。

第穆胡圖克圖致前駐藏大臣函並無越境妄爭事項

代辦商上事務第穆呼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二位大人台前。昨准二位大人與商上賞來譯文內開。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開。啓者。英人蓄意入藏遊歷。本年六月間本衙門與英署公使歐格訥議訂。停止在案。今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公使華爾身來署。據云。現在藏番因聞英人停止入藏。轉在藏邊界外距大吉嶺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國不難將其礮台毀去。但本國亦不願多事。請行知駐藏大臣轉飭藏番。不可妄爲等語。距大吉嶺百里。似係哲孟雄地方。英使指爲印度屬地。所云建立礮台。有無其事。是否藏番所爲。均難懸揣。現在英人停止入藏。番界藉獲乂安。正宜亟籌邊界通商。以冀彼此漸除疑忌。豈可造衅生端。使彼族詰問有

詞。波平復起。惟是遠道訛傳。比比而有。無故界外築台。亦於現在情事不協。不能信其必有。應請詳細確查。如果有影響。希卽剴切諭禁。等因前來。查藏番有無在大吉嶺相近百餘里地方建立礮台之事。本將軍並未據商上稟報。有案。茲准前因。自應查明辦理。除札飭開導藏番委員查詢外。相應譯行該胡圖克圖。遵卽轉飭噶布倫總堪布等。查明究竟有無建修礮台。如果屬實。務須飭令噶布倫總堪布等。明白開導僧俗番衆。現在英人既有停止入藏之約。正宜漸除疑忌。以示大方。何故建立礮台。徒使英人有所藉口。應卽遵照總署來函。嚴行禁止。不准建立礮台。以免彼族詰問有詞。波平復起。是爲至要。仍將查明一切情形。刻日據實稟報。以核憑辦。切速毋違。等因准此。查此案由噶布倫及總堪布等。宣示色拉。布資綢。噶勒丹三大寺。及各處寺院大小僧人喇嘛。並商上供職僧俗文武官弁。凡食商上口糧當差頭目百姓等處。嚴諭諄諄。曾於藏屬帕克里邊界。建修防堵人等住房。以及新修圍牆。並查勘該管邊界地基等項緣由。上得以明大皇帝聖聰。俾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及內外大臣等深悉其情。即便轉飭英官。今將此項實在情形。自應稟明。曷敢含隱。卽於我屬險要地方。新建防堵人等住房。即擬禁阻緣由。僧俗大衆現與二位大人應遞圖記呈詞。轉請原派委員夷情糧府另爲呈遞外。所有此項細由。已與本商上另具有稟。惟此案不意英人等。去歲竟敢藉勢越分尋衅妄爭。是今在於藏屬本境隆吐一所建修防堵人等住房。並新修圍牆。稍設目兵嚴防而外。毫無與該印度地境越境妄爭。更無故違大皇帝聖意。越界多事。固屬實情。此項細由。除該僧俗大衆公遞圖記呈詞。惟望二位大人請煩查照。仍將此項縷晰據實入陳大皇帝聖聰。宜如何詳細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之處。祈候辦理施行。爲此具信字。

三大寺等公稟大吉嶺新修礮台顯係誣賴

小的色拉布賁網噶勒丹三大寺及札什倫布上下溫都遜寺商上拉木結札倉寺箭頭寺並各嶺寺木隆昔迭等各寺院領袖洛琿大小僧人喇嘛商屬供職公爵札薩克達喇嘛台吉並四品以至七品僧俗文武各官閑散頭目仔仲東科爾仲多番目凡食口糧官役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大人色台前駐藏幫辦大臣大人崇由欽差二位大人與代辦商上事務第穆呼圖克圖佛爺賞來譯文旋由噶布倫總堪布等宣示小的僧俗大眾案准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開啓者英人蓄意入藏遊歷本年六月間本衙門與英署公使歐格訥議訂停止在案今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公使華爾身來署據云現在藏番因聞英人停止入藏轉在藏邊界外距大吉嶺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國不難將其礮台毀去但本國亦不願多事請行知駐藏大臣轉飭藏番不可妄爲等語距大吉嶺百里似係哲孟雄地方英使指爲印度屬地所云建立礮台有無其事是否藏番所爲均難懸揣現在英人停止入藏番界藉獲久安正宜亟籌邊界通商以冀彼此漸除疑忌豈可造衅生端使彼族詰問有詞波平復起惟是遠道訛傳比比而有無故界外築台亦於現在情事不協不能信其必有應請詳細確查如果有影響希卽剴切諭禁等因前來查藏番有無在大吉嶺相近百餘里地方建立礮台之事將軍大臣並未據商上稟報有案茲准前因自應查明辦理除札飭開導藏番委員查詢外相應譯行該呼圖克圖遵卽轉飭噶布倫總堪布等查明究竟有無建修礮台如果屬實務須飭令噶布倫總堪布等明白開導僧俗番衆現在英人既有停止入藏之約正宜漸除疑忌以

示大方。何故建立礮台。徒使英人有所藉口。應即遵照總署來函。嚴行禁止。不准建立礮台。以免彼族詰問有詞。波平復起。是爲至要。仍將查明一切情形。刻日據實稟報。以憑核辦。切速毋違等因。彼時夷情糧府二位委員晤商。噶布倫及總堪布等。仍將此中一切細由。飭示前來。惟此案該英人等開端生事。欲入西藏佛地遊歷通商。不但先後煩瀆大皇帝聖聰。復敢屢屢擾及小的西藏番人。况該外洋與小的番人情性不同。教道不合。實爲冰炭。前於咸豐年間起至今。每欲進藏遊歷。疊次欽奉大皇帝諭旨。並屢次賞給牌票護照。飭令准其暢行無阻等因。小的等因其向無是例。若果外國之人開端入藏。無論由藏屬上下南北何路而來。即用善言溫諭。斟酌勸導。若能聽從轉回。則可。不然小的閹藏僧俗大衆。縱有男絕女盡之憂。惟當復仇抵禦。永遠力阻。別無所思。况大衆屢立誓結。及一切苦衷。疊次據情呈明漢番均各有案。且西藏地方。乃脩習黃教正宗重地。自達賴佛爺爲始。以及掌教呼圖克圖並喇嘛人衆。自昔至今。屢蒙大皇帝眷寵優渥。不但受此無邊重恩。兼之去歲復有外國英人入藏。屢次藉故惹事。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駐京署公使反覆辯論。設法抵制。已允從緩入藏。若果准令在西藏交界之大吉嶺地方通商。即可永不入藏等語。惟此案仰蒙大皇帝撫恤顧全。小的西藏民士均得相安。更免外國英人亦不致跋涉之勞。兩有裨益。似此重大天恩。萬難圖報。查大吉嶺實係哲孟雄所轄地境。不但均被英人侵佔。復敢越界屢次開設市面。新建舖房。修路造橋。種種恃強惡霸。橫肆異常。去歲又復多方尋衅。以致大衆志切同心。議定永遠力阻。隨於險要關口。新建防堵人等住歇房屋。安設官兵。責成各該處大小營官頭目百姓等經營。所有此項一切苦情。已於光緒十二年二月間。小的閹藏僧俗大衆。即與夷情糧府等三位委員大老爺處。早遞圖記公稟。懇請援案。仍將

始末一切備細情形。稟請二位大人施恩。妥爲明達大皇帝聖聰。惟小的藏番等。在於邊界起蓋防堵人等棲住房屋等項。及查明所管地土等各事宜。若要據實稟明此項建修房屋緣由。情因去歲屢據哲孟雄部長以及頭目人等。由帕克里營官二人稟報。外國英人擬定期限進藏禮佛。務准暢行。無得阻攔。如能照辦。卽無庸議。不然定卽帶兵進藏等因。節次來稟。甚爲緊急。惟查相距大吉嶺二百餘里。藏屬之熱納地方。從前係商上賞歸哲孟雄經管。豈料熱納境內原有格押羣地方。係商屬卓木六村所管地土。此處平地山谷。英人早於其間屢修道路。復於去年四月間。距熱納百餘里果普地方。英人又派令匠藝人等來此建修房屋。該處頭目人等。卽用善言妥爲開導。雖經轉回。而英人屢欲侵佔藏屬地面。蓄志已久。可想而知。今小的藏番卽在於藏屬熱納地方以內之隆吐山巖上。新建防堵人等住居房屋以及圍牆。並稍設官兵。就近防堵。以期各保疆土。不但非印度所屬地境。且距大吉嶺甚遠。其大吉嶺之附近百餘里地方。並無修房築牆之事。更無藉勢越境惹事生端之故。此次據該英人等稟稱。大吉嶺相近百餘里地方新修礮台一事。顯係誣賴小的藏番。冒昧妄稟。刁唆煽惑。已可概見。況該英人曾於甲喀爾一帶地方。每每侵佔各部落民土。復於道光咸豐年間起。又在哲孟雄及布魯克巴所管地方。多方設法侵佔民土。卽如鉅蟲侵食小蟻一般。現在哲孟雄所屬大吉嶺地方。英人修設舖面。安設英兵。據爲己有。況哲孟雄布魯克巴兩部落。原歸漢番版圖。本係嫡親子民。英人豈有不知。該英人當初並未懇求大皇帝賞給。亦未通知唐古特商上。竟敢擅自奪竊民土。反自以爲有禮。今我唐古特在於本境建修房屋。自保土疆。動輒藉故冒昧妄稟大皇帝聖聰。擅弄是非。所有先後一切情形。仰求欽差二位大人姑念佛教大體。維持達賴佛爺商上政務。綏恤閭藏羣衆生靈清平。關

繫重局宜如何據情奏達大皇帝天聰。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施恩辦理。以期大皇帝洞燭小的藏番一片苦衷。爲此於光緒十三年月日閣藏僧俗大衆公同出具圖記公稟是實。

前駐藏大臣札開導藏番委員并譯行第穆呼圖克圖嚴約僧俗番衆不可妄爲

肇衅

爲札知事。案據代辦商上事務第穆呼圖克圖稟稱。昨准二位大人云云施行。復據該委員等代遞大衆公稟一件。查閱其中情節大略相同。各等情據此。查駐藏大臣係奉命總理西藏事務。向來藏中事無鉅細。均須具稟請示。飭覆後再行辦理。方合體制。茲該藏番在於邊界修建房屋圍牆。並未據稟明辦理。殊屬擅專冒昧已極。除譯覆第穆呼圖克圖嚴約僧俗番衆不可妄爲。另肇衅端外。合亟札知。爲此札仰該夷情知照。再幫辦大臣崇現在開缺。切切特札。

前駐藏大臣色來咨藏番建立礮臺事件現已查明具奏並咨覆總署抄錄奏稿

咨請查照

爲密咨事。案准貴大臣咨開。爲密咨查覆事。光緒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卯刻。本大臣在喇嘛壩行次。接准正月二十
二日大咨。送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駐字二十七號密封公啓一函。當即拆閱。係爲英使華爾身聲言。現在藏番於

邊外大吉嶺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礮臺。請駐藏大臣轉飭該番。不可妄爲等語。函囑本大臣詳細確查。有無其事。作速聲覆。以便轉覆該使等情前來。本大臣查凡關交涉外洋事件。必須確切迅速。方合機宜。今此往返之間。已逾七旬之久。若待本大臣到任查明再覆。爲日愈遲。爲此將原啓飛咨貴將軍大臣。請煩查照。所詢事理。畢竟虛實之處。確切查明。一面逕行飛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面飛咨成都將軍一體查照可也。計原啓一件。等因准此。當經譯飭代辦商上事務第穆呼圖克圖。並札飭開導藏番委員等。傳集僧俗番官。查詢明確。有無其事。速即據實稟覆去後。茲據該委員等代遞番衆公稟一件。譯漢內稱。去歲屢據哲孟雄部長及邊界帕克里營官等報稱。英人定期入藏。如准暢行無阻。卽無庸議。不然定卽帶兵進藏。甚爲緊急。是以於藏屬熱納地方以內之隆吐山巖上。新建房屋圍牆。以期各保疆土。不但非印度所屬地境。且距大吉嶺之附近百餘里地方。並無修房築牆。更無越境生端。查大吉嶺實係哲孟雄所轄地境。不但均被英人侵佔。復敢屢次越境修路造橋。種種恃強惡霸。橫肆異常。去歲又復多方尋衅。故小的閣藏僧俗大衆屢立誓結。永遠力阻各等情。據此除附片據實密奏。並密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相應鈔錄片稿。密覆信底。及原函各一件。一併咨覆。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施行。再幫辦大臣崇現在開缺。須至咨者。計抄片稿一件。信底一件。並原函一件。

前駐藏大臣色楞額查覆藏番建立礮臺事件並請會照英國從緩通商片

三月二十九日

再奴才等准新任駐藏辦事大臣文碩咨開在喇嘛垓行次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啓一函。查凡關交涉外洋事件。必須確切迅速。方合機宜。若待本大臣到任查明再覆。爲日愈遲。爲此將原啓飛咨。請煩查照。所詢事理。畢竟虛實之處。確切查明。逕行飛覆。奴才等查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內開。英人蓄意入藏遊歷。本年六月間。本衙門與英署公使歐格訥議訂條約。允即停止。業經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今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公使華爾身來署。據云現在藏番因聞英人停止入藏。轉在藏邊界外。距大吉嶺相近百餘里地方。建立礮臺。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國不難將其礮臺毀去。但本國亦不願多事。請行知駐藏大臣。轉飭藏番。不可妄爲等語。距大吉嶺百里。似係哲孟雄地方。英使指爲印度屬地。所云建立礮臺。有無其事。是否藏番所爲。均難懸揣。現在英人停止入藏。番界藉獲乂安。正宜亟籌邊界通商。以冀彼此漸除疑忌。豈可造衅生端。使彼族詰問有詞。波平復起。惟是遠道訛傳。比比而有。無故界外築臺。亦於現在情事不協。不能信其必有。應請詳細確查。如果有影響。希卽剴切諭禁。等因前來。奴才等當卽譯飭代辦商上事務第穆胡克圖。並札飭開導藏番委員等。傳集僧俗番官。查詢明確。有無其事。速卽據實稟覆去後。茲據該委員等代遞番衆公稟一件。譯漢內稱。去歲屢據哲孟雄部長及邊界帕克里營官等報稱。英人定期入藏。如准暢行無阻。卽無庸議。不然定卽帶兵進藏。甚爲緊急。是以於藏屬熱納地方以內之隆吐山巖上。新建房屋圍牆。以期各保疆土。不但非印度所屬地境。且距大吉嶺甚遠。至大吉嶺之附近百餘里地方。並無修房築牆。更無越境生端。查大吉嶺實係哲孟雄所轄地境。不但均被英人侵佔。復敢屢次越境修路造橋。種種特強惡霸。橫肆異常。去歲又復多方尋衅。故小的闔藏僧俗大衆。屢立誓結。永遠力阻。等情。據此。奴才等查藏番與洋人

教習不同。僧俗大眾固結一心。誓死力阻。其深惡痛絕之心。匪伊朝夕。嗣因上年。聞英人有帶兵入藏之舉。藏番益加疑懼。拒志愈堅。均有不惜身命。同仇禦侮之意。當彼之時。外則警報頻聞。內則人情鼎沸。且夕安危。幾成不測。奴才等處此萬難之際。惟有嚴約番衆。不准滋生事端。肇衅於我。相機從中調處。設法羈縻。力圖補救而已。藏番因經此次驚恐。人各自危。是以在於藏屬邊界。修建房屋。圍牆。實係藏番所爲。然以藏番計。均有身家性命之憂。不能不思患預防。略爲準備。其勢不得不然。亦難禁其自衛。疆圉。是今日藏番境之安靜如常。實非奴才等意料所及。此皆仰賴朝廷威福遠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諸臣措置多方。始得英人從緩入藏。轉危爲安。實爲邊疆幸甚。惟查哲孟雄實係藏屬部落。已歷二百餘年。確鑿可考。並非印度屬地。不待辯而自明。至藏番在邊界隆吐山修建房屋。圍牆。據稱不但非印度屬地。且距大吉嶺甚遠。並非大吉嶺附近百里之地。然當此時局。自應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函。剴切諭禁。現已譯飭商上。嚴約僧俗大眾。不可妄爲。另肇衅端。復查西藏自歸我朝版圖。食毛踐土。受恩已歷數百餘年。甚爲恭順。惟自洋人倡議入藏以來。每疑駐藏大臣及駐防官兵。袒護洋人。遇有洋務。番衆頗形不馴。卽如邊界通商一事。籌辦愈急。該番衆愈疑忌。而拒志愈堅。倘逼勒過甚。恐生他虞。勢必外侮未臨。內患先作。貽聖主西顧之憂。啓邊疆無窮之禍。奴才等輾轉籌思。惟有仰懇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英使。邊界通商事件。總宜從緩圖維。須俟開導藏番稍有轉機。方能辦理。英人素以商務爲重。若卽欲行之。轉恐於事無濟。欲速反遲。奴才等目擊時艱。豈敢甘於緘默。除將一切情形。詳密函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將番衆公遞原稟。一併呈送查核外。理合附片據實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奴才崇綱現在開缺。合併聲明。謹奏。

川督劉秉璋咨前駐藏大臣委員開導大吉嶺通商藏番決無轉機咨請查照

爲咨明事。案據西藏糧務黃紹勳會同駐藏夷情隨印司員裕鋼拉里糧務王葆恆稟稱。遵奉藏憲諭飭。開導藏番。據駐京英使歐格納稱。若能於大吉嶺通商。洋人即可永不入藏。當將奉到諭旨。恭錄照會司員等。復親詣該噶廈公所。會集噶布倫總堪布等。反覆陳說。委曲詳盡。尤恐不能深悉。將遠近利害。譬喻分明。自奉諭至今。司員等往返公所。不下十餘次。詎該噶布倫總堪布等。總以事關閣藏。須俟傳知大衆。公同商議。乃敢復命。至私相貿易者。現經邊隘頭目稟稱。委係哲孟雄界連大吉嶺地方。前此實因甲喀康巴嚮往得利。遂至效尤者多。茲奉飭查。並非三大寺商上及食祿番官所爲。如果知情。自甘坐罪。先後一詞。迄今四閱月矣。逾延之咎。司員等不勝悚惕。昨據該噶廈公所遞到夷稟。並各番官大小僧俗圖記。當即譯漢。始知該藏番等萬口一聲。心堅金石。誓不與英人交通。其情形毫無轉移。衆志成城。誓以死拒。司員等職司開導。行止詳情。斷不敢壅於上聞。並遞來夷稟。譯漢鈔呈憲鑒。所有開導大吉嶺通商。藏番決無轉機。實在情形。稟覆查核飭遵。計呈譯漢清摺。一扣等情。到院。據此。當經本督部堂批。據稟已悉。查洋人之志。僅在通商耳。並未令其捨棄佛教。從服外教。細核夷稟。自係尚未領悟。仰仍遵奉諭旨。隨時會同妥爲勸導。使番心潛移默化。以睦隣國而安邊陲。切切。仍候咨明駐藏大臣暨分行司局道知照。繳抄稟存。除批印回。並分行知照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川督來咨前駐藏大臣咨開導藏番情形並譯漢夷稟批譯文稿一併咨請查照

爲咨明事。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初二日。准欽差駐藏辦事大臣色咨。案據開導藏番委員西藏夷情裕綢西藏糧員黃紹勳拉里糧員王葆恆等稟稱。敬稟者。竊司員等案奉憲札飭。令開導藏番。辦理大吉嶺邊界通商事宜等因。司員等尊奉之下。當卽會同前赴噶廈公所。傳集噶布倫總堪布。大小營官等。剴切陳說。多方開導。往返數十餘次。幾至舌敝唇焦。該番等總以事關閑藏。大眾同心。誓死力阻。決不與英人交涉爲詞。衆口雷同。毫無更議。並稱大吉嶺地方。與哲孟雄毘連。或者彼處附近居民。及邊界窮番。私往貿易。自食其力。亦未可知。至於藏中三大寺。以及世家富商大賈。並無一人私往貿易之事。懇請查實。如果有此情弊。自甘坐罪等語。該番衆心堅鐵石。實非語言所能轉移。司員等再四思維。無計可施。只得將開導無效。藏番始終固執情形。先行稟聞。並將公遞原稟譯漢黏呈。伏候查核。批示飭遵施行。計呈夷稟一件。等情。據此。本將軍再四熟商。雖番情疑忌多端。始終固執。仍當設法開導。隨時剴辯。誘掖其心。將來能否遵從。殊難逆料。現復批飭委員等。再行竭力開導。剴切曉諭。必使覺悟遵從而後已。並嚴行譯飭商上轉飭遵辦。毋再仍前固執。致干咎戾。除將現在情形恭摺具奏。並將公遞原稟暨批譯各稿。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相應鈔錄譯漢夷稟。及批飭譯行文稿二件。請煩查照施行。計咨譯漢夷稟一件。批譯文稿二件。等因。准此。除行洋務局移明藩臬兩司。暨川東道一體查照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計咨送譯漢夷稟一件。批譯文稿二件。

抄譯夷稟

小的色拉布贊、網噶勒丹二大寺、札什倫布上下溫都遜寺院、拉木結札倉寺院、箭頭寺、並各處嶺寺、木隆昔迭等各寺院、掌教、領袖、洛臻、衆僧、以及商屬、供職、公爵、札隆克達、喇嘛、台吉、僧俗、文武、四品、以至七品番官、並凡食口糧番日百姓等、共同合同、具稟各位委員、夷情、糧務、大老爺台前、爲公同具稟事。情因會准各位大老爺與噶布倫總堪布等、賞會印照會內開、本年七月二十四日、案准軍機大臣、密寄內開、字寄駐藏辦事大臣、色前駐藏幫辦大臣、崇傳、諭暫護四川總督、按察使、游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諭、色楞額等奏、滙陳藏地現在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英人入藏遊歷一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駐京署公使、歐格訥、反覆辯論、設法抵制、該使已允電告馬科、當從緩入藏、惟據稱、當時定議入藏探路、本爲通商而設、並無他意、現在印藏交界之大吉嶺地方、藏番早有與英人互相貿易之事、如果准令在印藏邊界通商、即可永不入藏等語、洋人惟利是圖、所稱專主通商、尙屬可信、然并此拒絕、則入藏一節、目前萬難阻止、究竟藏番與英人在邊界處所、私相貿易、有無其事、著色楞額、崇綱設法密查、據實具奏、仍當督飭委員、隨時曉諭番官、約束番衆、不得滋生事端、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色楞額、崇綱並傳諭游智、開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本部院等、遵示傳諭、噶布倫總堪布等、欽遵辦理、刻即呈報、以憑轉稟覆奏、等因、准此、相應照會、噶布倫總堪布等、即行遵旨、宣示僧俗大衆、欽遵辦理、刻日稟覆、等因、准此、當經小的、聞藏僧俗大衆、贊集公所、宣示欽遵、嚴飭會商等諭前來、惟此案小的、僧俗大衆、再四思維、外番英人、欲入西藏佛地、違例開端、通商遊歷等因、先後不但煩瀆天朝聖聰、連年致使小的、唐古特所屬人等、致受煩勞、實屬毫無定止、況該

外國人等實與小的藏番情性教道全不相同。實爲冰炭。故於咸豐年間以來至今。實准遊歷。屢奉大皇帝降旨。發給路照牌票等項。無例開端。此等之人。無論藏屬上下南北遠近何方到來之時。情願以善言溫語酬會。而爲開導。若能聽從轉回則可。倘若不聽。小的僧俗人等。男丁死盡。即贖女流。情願復仇抵禦。別無所忌。毫無實情。大衆屢立誓詞甘結。前後遞具哀憐稟詞。漢番上下均各有案可稽。但小的西藏地方雖小。乃爲佛門重地。豈係遠賴佛爺以及掌教各佛安身之地。卽自歷代聖祖以來。素常眷寵優隆。深受無邊之恩。此次復因外國英人欲入藏境。每瑣瀆妄陳。是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該國駐京署公使反覆辯論。已允從緩入藏。惟據稱當時定議入藏探路。本爲通商而設。並無他意。現在印藏交界之大吉嶺地方。如果准令通商。卽可永不入藏等語。揆思此案。仰蒙大皇帝顧惜小的西方地土人民共獲清平。更免外國英人致受跋涉之勞。彼此一舉兩益。原係聖朝重大天恩。曷敢不遵。惟現在據伊所云印藏交界之大吉嶺地方藏番早有與英人互相貿易之事。如果准令在印藏邊界通商。卽可永不入藏等語。惟大吉嶺地方從前實係哲孟雄部長所管地境。近被外國藉勢。卽與哲孟雄之人雖稍撥地租。似乎侵奪一般。恣意新設行市。以致藏屬邊界百姓及甲喀康巴並窮番僧俗數人。敢自暗中潛赴該處。私相貿易。並未領有前藏商上及後藏拉章等資本。專派前往。亦非小的色拉布賓細噶勒丹三大寺以及各處寺院發給常熟公本。派往營生。此時外國人等致啓無厭之貪。擅越大吉嶺地方。屢次設行開路修橋。種種意圖霸佔。現又商屬擅走大吉嶺一帶營做買賣之商販。甲喀康巴人等。勢不得不力爲禁止。不准擅自越境。並會奉各位委員夷情糧務。諭旣不令外藩入藏。而藏地出產羊毛牛尾麝香。已過界交商等諭。遵奉之下。亦卽回明。自此以往。藏番等斷不願

與該藩不同性情之人開端交涉買賣均係實情衆甘情願認真禁斷處心已定去年及於各處險要路徑新建卡房安設官兵嚴防並派各營官頭目百姓等總管其看守此次天朝大皇帝現與兩下從善降旨飭令開導卽應遵行無如該外藩人等利欲熏心卽如暗食貨物之蟻蟲無異實屬包藏禍心盡用奸計謀害現在甲喀爾一帶各國地方致遭何等之害人所共知無論如何現在大吉嶺地方小的番民與該味良狂妄之徒往來交涉買賣一事實難放心若果不信出自神天鑒察並非小視不遵大皇帝旨意亦屬實情此次潛越大吉嶺地方貿易之大小番商自應永遠常川嚴行禁止毫無三思更改在該外國不同性情人等無論藏屬邊界上下南北遠近何路到來之日卽用善言設法溫語勸導若能聽從轉回卽毋庸議若果逞兵惡佔之時小的西藏僧俗羣衆番民人等待至男絕女盡情願復仇力阻衆心已定萬不敢捨棄佛教正體從復外教遺害存歿固係實在情形此項緣由惟望各位委員夷情糧務大老爺仍將始末一切苦況據實稟明欽憲二位大人懇恩縷晰妥爲具奏明達天朝聖聰深沾恩典爲此具稟前後兩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屬寺院地方僧俗大衆頭目人等公同出具圖記公稟是實

照抄批稿

批據稟已悉查邊界通商事宜迄今開導日久番衆毫無轉機殊屬頑梗不化惟係奉旨辦理要件雖番情始終固執詎可中止該員等自應仍督同噶布倫總堪布等設法多方開導剴切曉諭力解其冥玩固執之心必使番衆覺悟遵從而後已切勿稍涉畏難務須認真妥籌辦理仍將開導如何情形隨時稟報除嚴行譯飭商上轉飭遵辦外仰卽遵照織批開導藏番委員

西藏黃根務
駐藏裕吏情
拉里王根務

照抄譯行稿

爲嚴行轉飭遵辦事。案據開導藏番委員裕夷情黃糧務王糧務等稟稱。奉委開導藏番辦理大吉嶺邊界通商事宜。遵卽會同前赴噶廈公所。傳集僧俗番衆。多方開導。該番衆總以大衆同心誓死力阻。決不與英人交涉爲詞。並將公遞原稟呈閱等情。本^{將軍}查所遞夷稟內稱。西藏佛地。決不令外番英人開端入藏。大衆屢立誓詞。力爲阻禦。至大吉嶺營做買賣之商販甲喀康巴人等。禁止不准越境各等情。據此。查英人銳意入藏遊歷。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多方辨論。始獲應允於印藏交界大吉嶺地方通商。卽可永不入藏。係奉諭旨允准之件。此誠大皇帝格外天恩。體恤顧全之至意。現在英人既不入藏。卽令在大吉嶺邊界通商。相距西藏尙有數十餘里。亦與西藏佛教毫不相涉。無所損益。况英人改入藏遊歷爲邊界通商。彼既知以禮退讓。該番衆亦應稍爲悔禍。謹遵辦理。庶不負朝廷懷柔厚恩。亦不致啓英人決裂開衅之患。誠爲兩全之道。茲竟仍前執迷不悟。始終固執。殊出情理之外。冒昧糊塗已極。除批飭開導委員等再行督同噶布倫總堪布等認真開導外。相應譯行該呼圖克圖。遵卽轉飭噶布倫總堪布等。務須仍會同開導委員等竭力設法多方曉諭番衆。必使覺悟遵從而後已。毋再任其始終固執。致干咎戾。仍將開導如何情形。隨時稟報。再幫辦大臣崇現在開缺。須至譯行者。譯行第程呼圖克圖。

川督來咨前駐藏大臣開導藏番情形奏稿咨請查照

爲移咨事。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初二日。准欽^命駐藏^辦大臣^色咨。竊照本^{將軍}於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具

奏爲開導藏番現在情形恭摺具奏一摺。除俟奉到諭旨再行恭錄移咨外。所有摺稿合先鈔錄移咨。請煩查照施行。計咨摺稿一件。等因。准此。除行洋務局移明藩臬兩司。暨川東道查照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計咨送原奏一紙。

照鈔奏稿

奏爲開導藏番現在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等前奉諭旨。辦理大吉嶺邊界通商事宜。當將督飭委員等開導藏番各緣由。於光緒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恭摺具奏。本年正月十八日。奉到批迴。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遵卽恭錄札行委員等欽遵。並飭令實力開導。妥籌辦理。各在案。茲據開導藏番委員。駐藏隨印司員裕綱。西藏糧員黃紹勳。拉里糧員王葆恆等稟稱。奉委開導藏番。辦理通商事宜。遵卽會同前赴噶廈公所。傳集噶布倫。總堪布僧俗大小番官等。剴切曉諭。多方開導。往返數十餘次。幾至舌敝唇焦。該番衆等總以事關閼藏大衆同心誓死力阻。決不與英人交涉爲詞。衆口同聲。毫無更議。並稱大吉嶺地方。與哲孟雄毘連。或者彼處居民及邊界窮番。私往貿易。自食其力。亦未可知。至於藏中世家富商大賈。並無一人私相貿易之事。懇請查明。如果有此情弊。自甘坐罪等語。該番衆心堅鐵石。毫無轉移。只得將藏番始終固執情形。先行稟明。並將公遞原稟譯漢呈閱。等情。據此。奴才等詳查所遞稟。其中情詞。係屬番衆仍前執迷不悟。決不與外洋交通。且稱從前私往貿易商販。永遠嚴行禁止等語。伏思英人入藏遊歷。蓄意有年。終未得逞其志。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反覆辯論。設法弭創。始更議入藏遊歷。爲邊界通商。英人惟利是圖。志在必行。無如番情堅執。毫無轉機。與英人形同冰炭。誓死不肯與之交涉。

奴才等再四熟商。雖番情疑忌多端。始終固執。當設法開導。隨時剖辯。誘掖其心。於曲全大局之中。作萬一希冀之想。將來能否遵從。殊難逆料。現復批飭委員等。再行竭力開導。明示以安危利害之機。力解其冥頑固結之志。務須力任其艱。切不可稍涉畏難。必使覺悟遵從而後已。一俟開導如何情形。再行奏明辦理。除嚴行譯飭商上轉飭遵辦。並將番衆公遞原稟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暨移咨四川總督外。所有開導藏番現在情形。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奴才崇綱現在開缺。合併聲明。謹奏。

川督咨前駐藏大臣藏番固執不允通商請再出示切諭

爲咨請事。照得藏中委員裕夷情綱等具稟。藏番不允與英人在大吉嶺通商一事。當經批示印發在案。昨准貴大臣咨。藉知此案開導不允情形。業已據稟入告矣。查藏衛久爲我朝藩服。列祖列宗。懷柔備至。深仁厚澤。淪浹肌膚。該藏番遇事自應恪遵朝廷意旨。近來英人因印度與藏衛接壤。屢欲入藏遊歷。煙台之約。奉旨准其遊歷。上年總理衙門慮藏番固執起衅。特與英國公使馬科蓄委婉籌商。改爲印藏交界通商。即可永不入藏。變遊歷爲通商。其中極費經營。該藏番已亟應遵照辦理。而文大臣猶慮藏番驚疑。創爲大吉嶺通商之議。尙未與英人議允。查大吉嶺係哲孟雄地界。距藏界尙遠。誠能定議在此地通商。如藏商貿易獲利。自必願往。若不獲利。亦聽其莫往莫來。並無勒令前往之說。何所顧慮。而始終拒之耶。英人之志。僅在通商。該番衆遠謂滅絕佛教。其用意甚左。英人欲入藏遊歷。蓄志已久。今並通商一事而亦拒之。自開邊衅。兵凶戰危。勝不可必。徒使兵民慘罹鋒鏑。已大非黃教清淨慈

悲之意。況該番衆僅恃刀棒。以禦洋鎗炸礮。利鈍之幾。後悔無及。來稟謂雖男盡女絕。不願通商。試各平心細想。與其男盡女絕。何如息事安民。禍福相懸。明明霄壤。昏頑至此。實所憫痛。本部堂不忍膜視。用特剴切開導。該藏番其慎思而審處之。倘能翻然改悟。許其通商。則所以保全藏土者在此。所以恭順朝廷者亦在此。願全大局。川藏幸甚。合行咨請。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來咨。出示切實曉諭施行。須至咨者。

川督劉秉璋來函巴塘建鎮不易舉辦藏事請勿過急並鈔致總署函稿

淑南老世叔大人閣下。奉二月十九日還函。敬諗星輶載福。露冕宣勤。引企卿暉。式符私祝。承示藏中情狀。及昔年受病之由。洞若觀火。欽佩之甚。通商是目。前要務。急切未易辦成。讀致總署函稿。準情酌理。照此做去。或者漸就範圍。三崖野番。現在無事。不便興無名之師。將來若有可誅之罪。當盡兵力一大創之。巴塘駐鎮道。是籌邊上策。惟建署調兵。一切俸餉。所需甚鉅。時絀舉盈。必干部駁。幸而勉強議准。而番衆昏頑。必不受命。前此丁文誠議巴裏塘駐兵三千。彼竟公然具稟阻止。執事隨傳之勇。不滿六十人。尙至鑪城而返。若奏准建鎮。而番族不允進兵。事難中止。勢將先用兵於西藏。又非計之得者。所盼德威並著。恩信交孚。使番民且畏且感。一切甘心聽命。然後察看情形。於巴裏塘建立重鎮。固疆圉而弭邊患。一舉兩得。庶幾事有把握。不致虎頭蛇尾。昨據該番連名具稟。謂男盡女絕。不願通商。除批飭外。仍剴切示諭。明知未能挽回。聊爲閣下分該番之怨謗而已。另抄示稿。函呈總署。函末微參活筆。亦明知未必果能轉圜。聊盡川藏休戚相關之義而已。抑秉璋猶有贅述者。初識荊州之日。詢藏帥威令何以不行。

承示歷年不行之故。臣謂既知其病則治之不難。老叔清操峻望。漸以良月。論理必有轉機。所望善自調攝。勿過焦急。是所至禱。手肅。敬請台安。附呈致總署函稿。

照抄致總理衙門函稿

中堂
王爺
大人 鈞座。敬肅者。前奉諭旨辦理印藏交界通商事宜。當即檄飭藏中委員裕綱黃紹勳王葆恆開導去後。近據該

委員等具稟。再四開導。該藏番始終固執不允通商。且官民上下各具圖結。稟覆等由。復經批飭。再剴切開導。旋准駐藏大臣色咨稱。已將該委員等稟情入告。等因。伏思藏衛久爲我國家藩服。列聖之深仁厚澤。淪浹肌膚。該藏番遇事均應恪遵朝命。近年英人擬欲入藏遊歷。係按條約而行。貴衙門深悉此中情事。誠恐藏番固執。改遊歷爲印藏交界通商。而駐藏文大臣又創議在於哲孟雄地界之大吉嶺舉辦。不使藏番驚疑。可謂委曲求全矣。其議猶未與英人議允。乃該藏番仍復冥頑不靈。膠執不化。且以通商一事。指爲滅絕佛教。察其用意甚左。實於時局大有窒礙。現復將藏番不允通商之害。逐層明白宣布。另札藏員遵照出示曉諭。並咨請駐藏大臣查照諭示施行。茲將札稿照抄呈鑒。竊思藏番之不允通商也。非惟不計利害。抑且不辨是非。頑梗至此。幾於無術挽救。此後如能轉逆爲順。實所甚幸。但邊夷之性。有非可以情遣理喻者。設始終不悟。將坐視開衅而不預謀。又非安全之道。不得不據實密陳。仰懇通籌全局。應如何設法補救。俾敵情邊務。兩有裨益。川藏幸甚。除委員稟情已由藏咨明不復贅敘外。肅布。恭請勛安。伏惟垂鑒。謹肅。另呈札稿一紙。益字第四號。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文碩奏牘卷三

吳江 吳豐培 輯

致川督函抵任後開導藏番及料理三岩野番情形

光緒十三年

仲良仁兄大人閣下。五月二十一日。蒙准閏月初十二十四等日大咨。暨惠翰。猥以鄙人性急多病。備承教誨。慙慙指授控制章程。足徵老成卓識。而代籌開導。言簡義賅。披瀝推誠。尤見仁人之厚意。周匝理會。能無感悟以傾心。無如唐古特性好狐疑。猶恐不能翻然悔禍。方弟到任之初。因^{崇色}二公已將藏衆仍復執拗情形。先於三月二十九日專摺出奏矣。祇候硃批。故未先發一言。迨承明教。弟仍令開導委員。暫且封存。待時而動。至六月初七日。奉到前事硃批。始令該委員等轉行囑廈。且集噶布倫總堪布等。剖晰開陳。申明利害。往還數四。機緒茫然。七月初間。因各番官偕同裕章京黃糧務來轅白事。隨即一同傳見。弟復當面質言。且責該委員等立言不善。以致番官領悟無由。併一力擔當。謂該番衆如果肯從大吉嶺通商之議。將來開辦時。烟約大綱之外。自須推訂詳細章程。彼時必將該番衆所慮之傳教、開鑛、租地、雇人各節。爲之敍明阻止。此本大臣自揣總可做得到者。決不食言。致無以居民上。當下該噶布倫等。雖唯

唯稱諾似稍領悟而瀕行又言此關閣藏全局久常利害必須僧俗大衆會議僉同乃敢奉覆距今又幾匝月尙未接據申文恐關廬念先以大略奉聞此事尙未辦妥六月二十七日接巴塘糧務都司初二會稟五月杪該處土民復有燒燬教堂之事相安已久不知衅起何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眞是不勝其棘手事已滋萌無如之何祇好就勢批覆飭令該文武相機撫綏獎勵兩土司萬勿再釀洋人命案七月二十七日復接六月十五續稟知法國司鐸現已避往鐘城而該處土民猶復刺刺不休呈遞公稟憤恨倔強弟僻處西邊鞭長莫及只好隨事批覆且聽法使到總署若何說詞再作理會該文武自必逕稟省城想吾兄與子惠將軍必有一番措置尙希示我南針用資模範閱月後疊據委員秀令蔭察木多何遊擊長榮稟報三岩野番大股出窠連劫漢番塘馬致傷費摺汛兵復奪喇嘛牲畜殺斃番兵均安策忍當卽分飭該遊擊暨第穆呼圖克圖轉行所屬漢番營弁會派兵丁協力緝拿併令該遊擊查核情實通稟台端以期直捷近復接到該台糧員遊擊會稟轉據江卡守備胡尙瀛報稱梨樹石板溝一帶番民因被岩番劫掠太甚衆心不甘公商三丁抽一集衆三千勢埒一死該弁恐致釀成事端遞請核奪指示隨又分行第穆呼圖克圖暨察木多遊擊轉飭江卡漢番營兵務須協力和衷握要緝拿如就現有兵力便可彈壓則不必故意紛更張大其勢倘兵力實有不敷地方難期靖謐亦當據實直陳不准粉飾迴護該汛漢番營弁惟應稟請遊擊會商隣封文武妥議詳籌通詳川藏核奪不准任聽番民私相聚衆大違政體此近日岩番出穴前後料理情形也因思岩番之於江卡巴塘波匪之於察木多勢同癰疥療之既難除根聽之有時爲患現在庫儲未裕邊事方多固不值因此數穴野番更張大舉而驛路攸關番民積憤似亦未可竟置不理溯查鐘城抵藏沿途營汛兵固不多然額兵額餉數果核實軍需利器亦且

整齊營伍既有可觀。番俗勢利眼小。其心已有所懾。而各台文武。再能勵清操。識大體。共濟和衷。撫馭邊氓。使之甘心爲我所用。則僅此數穴波匪岩番。就地取材。未始不可有濟。無如自弟出關。以迄抵任。看視營伍。兵多老弱衰殘。貧如乞丐。缺額空曠。在在皆有。此內告歸病故。調取新兵。尙未到防。收伍者固多。而隱匿侵吞。勢亦恐難盡免。兵既如是。器更可知。至各台員文武。庸陋因循者無論已。其才具略有可觀。詢以地方情形。尙能應對者。又每好藉事生風。見長取巧。而互相攻訐。往往流露於楮墨詞色之間。人心風俗。一至於斯。狂瀾亦難挽救已。弟到任。檢稽案牘。見道光二十四年琦文勤閣老任藏使時。嘗以戍兵留防過久。流弊從而甚深。奏請申覆舊制。得旨從之。詎咸豐之季。石藍諸逆。繼擾全川。道途梗塞。餉源匱乏。於是弊壞因仍。更有甚於曩日者。雖因循積久。整飭驟難。而補救之方。則亦不可不行之。以漸。因飭藏衛三營。查造實在空曠缺額。暨緣事告歸。並到防過久。必應更換各確數。冊報來轅。擬俟秋操後。備文奉咨冰案。到時務懇費神會商軍門。督同三標將領。核實揀選。年力精壯。技藝嫺熟之兵。遴委得力將官管帶來防。約於來年二三月間。飭令由省分起西行。沿途按站前進。無故不准稽延。前四五月間。可以陸續行次已。塘察木多一帶。彼時正值番匪出牧。乘勢刼搶之時。順便彈壓。或亦一法。抑察木多前後藏三營。額設防兵。通計不過一千餘名。自江卡至定日。袤延數千里。分布已形單弱。而占役曠缺。又復不少。此現在情形也。似宜小有變通。稍資裨益。然仍徵琦文勤公成案參酌之。非敢大加更動。此時尙無確切成竹。不過先陳大意。後有定見。分別奏咨。屆時必應錄稿呈教。倘其言無大謬。尙望鼎力玉成之。邊陲幸甚。敬錄道光二十四年欽奉上諭一道。附呈恭閱。至文勤原奏。篇幅過長。當日咨行有案。貴署一檢而得之。因未複錄。肅此祇請助安。併賀秋喜。諸維朗照。不旣。

總署來函請亟諭藏番迅即撤回界外藏兵並鈔送與英使往來照會 九月初一日

湖南
竹珊

閣下密啓者西藏築建礮台一事自去歲至今英使屢來饒舌疊經本處電達仲良轉咨閣下確切查明嚴行禁止在案乃本月二十六日英使照稱准五印度節度電稱藏兵距守西金地方惟有刻即調兵驅逐出境等語當經本處以西金是否西藏屬地必須查明確實方足爲應否駐兵之據若五印度節度遽行調兵前往實於睦誼有礙應電咨從容商辦等語照覆去訖惟查英人入藏遊歷及藏邊通商各事蓄意已久去夏本處與英署使議訂條約時多方抵制舌敝唇焦始得停止入藏而其覬覦入藏每思藉端尋衅之心甚爲叵測今藏番若於藏邊界外築台踞守則彼族即有可乘之隙勢必恃強肇衅不獨入藏一事不能緩辦且恐侵佔藏地增朝廷西顧之憂啓邊疆無窮之禍事機甚迫殊爲可慮正繕函間接川督電稱藏番設卡隆吐山距藏邊百餘里自是哲孟雄境等語則藏兵確係駐守界外無疑亟應剴切曉諭藏衆僧俗申明利害飭將界外踞守藏兵迅即一律撤回切無任其滯留邊衅一開不可收拾除函致四川總督外務希迅速查明妥善籌辦一面將辦理情形飛咨本處以便轉告所有往來照會兩件鈔錄奉閱專此密布順頌勛安

照鈔英國華使照會

慶郡王

曾紀澤
錫珍
徐用儀
廖壽恆
閻敬銘
福銀
孫毓汶
許庚身
鄧承脩

同啓

爲照會事本年五月初十日普署與貴王大臣並論西藏兵丁越界至西金

西金二字還音
不知華名何謂

地方之事又年餘以前

本國差委赴藏之員。重以貴國之命。中道停止。嗣後西藏情形。頗似與本國牴牾。是皆關繫匪輕之端。復經重述。前有以五印度節度大臣。所以未曾設法。將越境兵丁。退入藏界者。因係貴國屬境。用昭輯睦之懷耳。云云。當承答以貴大臣所述。西藏兵丁如此妄爲。其中或有別情。未敢逕信。現在新任駐藏大臣。業已首途。出都時已有旨。令其將此事。並通商各端。逐一查明。咨報。其咨報未到以前。中國難以核辦等語。本大臣復云。實不相瞞。若西藏兵丁。不肯受屢次諫勸之語。仍在界外踞守地方。則五印度節度大臣。勢不得已。惟有自行設法。迫令退出。茲准五印度節度大臣電咨內稱。藏兵踞守西金地方。中國朝廷似有漠然之勢。惟有刻卽調兵驅逐出境等因。查本月十一日。晤貴王大臣時。承以此事。立卽咨行駐藏大臣。查實撤退之語相告。當卽據情轉電五印度節度大臣矣。惟五印度節度大臣。敦睦爲懷。容讓日久。目下能否再緩查辦之期。實難臆斷。若貴王大臣未經確以西藏兵丁。決不准滯留界外踞守之地等語。明以相示。則本大臣亦未便擅行再請其延緩也。爲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照鈔覆英國華使照會

爲照覆事。光緒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准貴大臣照稱。五印度節度大臣電咨內稱。藏兵踞守西金地方。中國朝廷似有漠然之勢。惟有刻卽調兵驅逐出境等因。若未經確以西藏兵丁。決不准滯留界外踞守之地。明以相示。未便擅行請其延緩等因。前來。查前據駐藏大臣奏稱。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開。英國華大臣來署。據云。現在藏番因聞英人停止入藏。轉在藏邊界外。距大吉嶺相近百餘里地方。建立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國不難將其礮台毀去。請行知駐藏大臣。轉飭藏番。不可妄爲等因。當卽譯飭代辦商上事務第穆呼圖克圖。並札飭開導。

藏番委員等傳集僧俗番官查詢明確有無其事。速即據實稟覆。旋據該委員等代遞番衆公稟內稱。藏屬熱納地方以內之隆吐山岩上。新建房屋圍牆。以保疆土。不但非印度屬地。且距大吉嶺甚遠。至大吉嶺附近百餘里地方。並無修房築牆。更無越境生端等語。是藏番兵丁並未越界踞守。尙屬可信。至此次照會內所稱西金。是否係西藏所屬熱納之地。抑或另一地方。必須飭查明確。方足爲應否駐兵之據。藏地距京較遠。又無電線。文書往返。勢難迅速。諒亦貴大臣所深悉。八月十一日會晤貴大臣。談及此事。本衙門立即電知四川總督。咨行駐藏大臣確切查明。嚴行禁止。今接來文。又復電催妥速辦理。中國並不准令藏兵滯留界外。惟遠道行文。輾轉需時。實所不免。若五印度節度大臣遽欲擅行調兵前往。實於兩國睦誼有礙。應請貴大臣電咨五印度節度大臣。得知中國於此事毫無漠然之意。諒可從容商辦。不至誤會也。爲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川督劉秉璋來函請飭藏番將隆吐防兵撤回免滋口舌 九月初一日

淑南老世叔大人閣下。逕啓者。兩接總署電信。以藏番越境築礮台。阻絕廓印往來之道。將致用兵。當即兩次錄電。咨請台端辦理在案。適石友將軍在此。面詢顛末。據說藏番於帕克里南界外百餘里之隆吐山設防。是實。並已據實咨過總署。竊思藏番設防於藏界。猶屬有詞可措。越境設防。英人勢必藉口啓衅。以爲兵端。務望切實諄飭。撤回藏界。免滋口舌。而靖邊疆。實所深幸。此間年穀中稔。壹是如恆。黃澤臣以兩次卓異併案引見。石友將軍初六起程。子惠將軍時常過從。精神早已復元。任於仲秋二十二日自松建閱兵回省。托庇輟平。無足述者。手泐敬請勛安。

川督劉秉璋來函整頓台防員弁兵丁章程請察核 九月初八日

淑南老世叔大人閣下。八月二十七日接准賜書。讀悉種切。本月先後接奉

總理衙門
北洋大臣

電報。以藏番在於西金築礮

台派兵攔阻。若不撤回藏境。必行驅逐等因。當即飛咨台端。想邀俯鑒。任詢之色將軍。而知藏番所築。距藏界止百餘里。係哲孟雄北界。查藏界自有險隘可守。何必定在於是。應請曲爲開導。使其撤入藏境。築之守之。英人無可藉口。此亦一大轉關也。現在如何辦理。尙乞示復。以憑回電。巴塘打教。當已派委丁牧盛榮前往查辦。前據該糧務稟稱。番民此次滋事。係由藏番暗中主使。然可存而不論。幸司鐸已避鑪城。所毀房屋無多。尙易了結。任授意丁牧情願多賠銀兩。不可再設教堂。以免後衅。所有查辦情形。尙未據該牧具覆。容俟覆到核辦。再行奉聞。三岩野番出巢搶殺。前據該處文武通稟。已批飭嚴密緝拿。迄今未據報獲有犯。則捕務之廢弛可知也。台防文武兵丁疲弱貪黷。已成鋼習。雖蒙大才有志整飭。查明空額告病等項。另行選派。一俟奉到大咨。自必照辦。然不另立賞罰章程。恐無以示勸懲。而期得力。任現擬整頓員弁兵丁數條。另紙抄呈察核斟酌。如以爲可。即乞逐條裁正。並由尊處主稿擬奏示知。以憑會核出奏。此則於無可整頓中勉爲整頓之法也。未知雅意以爲然否。來書並請子惠將軍一閱。所有竹報一件。已送黃守存遞。黃守現已稟准交卸。請咨引見。另委嘉定朱守接署矣。專肅布復。祇請勛安。

擬將駐防員弁兵丁另立賞罰章程。以示勸懲。而期得力。謹列四條如左。一駐防糧務。自裏塘巴塘察木多拉里前藏後藏。其六台文員統歸駐藏大臣察看。向章糧員駐防三年期滿。自到防之日起。至年限滿後交替之日止。分

別賢否。應作三等。以撫馭有方。辦事勤能。不避難險者爲上等。以循分供職。不擾番民。公事無誤者爲中等。以貪得取巧。不協番情。或啓邊衅者爲下等。平日由駐藏大臣留心察看。於該員交卸糧務。酌定等第。咨明四川總督。其列入上等者。如係實缺人員。即由川督咨奏請升調。如係候補。即由川督奏請補缺。均不必限以資格。其列入中等者。實缺即准其調署優缺一次。候補即准其委署缺一次。其列入下等者。無論實缺候補。即由川督分別情節輕重。或停委。或降調革職。或按例懲辦。據咨專摺奏參。一駐防台站。自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各武弁。統歸駐藏大臣察看。向章武弁駐防五年期滿。其自到防之日起。至年限滿後交替之日止。分別賢否。亦作三等。以駕馭得力。遇事奮勇。兵番效命者爲上等。以和衷共濟。遵守法令。兵番受範者爲中等。以遇事推諉。避勞就逸。兵番疲抗。或啓邊衅者爲下等。平日由駐藏大臣核實聲看。隨時咨明川督撤換者不計外。其餘均於該弁交卸之時。酌定等第。咨川。其列入等者。如係實缺人員。即由川督奏請升補。如係候補。即由川督酌量補缺。均不必限以資格。其列入中等者。實缺准其調署優缺一次。候補准其委署優缺一次。其列入下等者。無論實缺候補。以咨到之日。即由川督核明情節輕重。或停委。或降補革職。或按例懲辦。分別奏咨嚴參。一換防兵丁。自裏塘以至前後藏六台。向有借領行裝銀十兩。分別年限扣免。在台一年者扣免十分之六。在台二年者扣免十分之八。在台五年者全免。茲欲激勵兵丁。自應量加賞資。向章防兵五年一換。擬自到防之日起。至撤回之日止。每名每月賞銀一兩。隨同餉款核發。其銀於厘金項下撥支。平日應由該管員弁聲看。分別勤惰勇怯。按季開摺。呈由駐藏大臣再加考核。分作兩等。其有勤能當差。能受該管員弁約束。能拴夾塙送官。投遞文報迅速。無事則與土兵勤加操練。待番民勿欺勿橫。有事則奉

命承流。耐勞忍苦。毫無貽誤爲上等。其有遇事退縮。不受員弁約束。投遞公文遲延。或欺番民。爭奪滋衅。或姦婦女。致釀訟端。或好酗酒。或犯營規爲下等。平日由該管員弁出立功過簿。按季申送駐藏大臣核明登記。於撤回之日。彙開咨川。由川督逐條。以有功無過者。如係守戰兵。卽拔馬兵。功多者連拔額外。如係馬兵。卽拔額額外。委其有過無功者。無論馬戰守兵。立予斥革。其過多有罪名者。按其所過。照例治罪。其隨時有過撤回者。不給賞資。一駐防員弁兵丁。文員向由藩司派換。武弁向由提督派換。兵丁向由各標鎮協營派換。自此次整頓之後。員弁須擇年五十以內者。兵丁須擇年四十以內者。方准派往。均不得以老弱疲軟之人充數。員弁兵丁中。有年富力強志切上進者。則由藩司提督鎮協切實驗看。可用則派。若老弱疲軟。雖本人願充。亦不准派。似此辦理。賞罰旣明。選派亦精。用以示勸懲。或可以資得力也。

川督劉秉璋來函仍望曉諭藏番將防兵撤回 九月十三日

淑南老世叔大人閣下。九月朔手泐寸楮。諒登記室。敬維助福崇閔。德威遠暨。式符私祝。頃間接總署信。並抄示與英使往復函件。信中云。已另致尊處。故不復贅。藏番之礮台。萬不足抵禦英之後門槍礮。何苦以此爲招敵之媒。且與敵以出師之名。自宜撤回藏界。設法以免彼族藉爲口實。而作兵端。乃藏中僧俗之福。尙望剴切開導。以靖地方。明知藏番蠢愚。易惑難曉。所賴生公說法。或使頑石點頭耳。肅泐再請勛安。

川督劉秉璋來函鈔送覆總署函稿 九月十八日

淑南老世叔大人閣下。八月杪及九月十四兩肅蕪械。並准總署電音。先後飛咨兩件。諒已均邀俯鑒矣。望日續奉惠書。敬譔助祉延釐。式符私祝。藏番開導一節。尙未據其申覆。現在想已覆到。能否遵照辦理。抑或先將降吐山卡房撤回藏界。亦可姑止目前之爭。尙乞隨時示慰。承示夏間英人曾帶役從駐大吉嶺旋即回歸。此又是上年故態。上年英人旋到旋回。亦謂懦斯國與之構兵。此次事同一律。何其相值如此之巧。恐有不實不盡。來函所謂披楞者。想卽英夷之別名也。至廓王之子卡卡碧熱興。以爭位之故。輒向英印效秦廷之哭。援人之師以伐己國。不知是何肺腸。鵠蚌相爭。漁翁得利。可爲廓番憂。而日後唇亡齒寒。尤足爲藏番憂也。貴恙霍然。極慰鄙系。附到竹報。當交首府轉遞矣。敝處復總署函稿。錄呈台覽。專肅再復。敬請助安。

照鈔復總署函稿

九月十三日接奉密諭。並附抄照會兩件。均已讀悉。西藏建築礮台一事。中秋前秉璋以查閱營伍。在途接奉電音。當卽飛咨駐藏大臣。嗣于回省後。復奉續電。亦卽飛咨。並加函附遞。請文大臣迅速設法開導矣。茲奉前因。又函請趕緊勸辦。伏查藏番所築礮台。既離藏界。英人卽可藉口。一啓兵端。藏力萬難支持。與其被逐而後退回。不如先行撤歸藏界。庶免敵人尋衅。而藏番自固邊圉。亦屬有辭。惟番人愚蠢執拗。卽有生公說法。恐難使頑石點頭。川藏相距八千餘里。往還文報。極速亦須兩月。所有籌議情形。一俟藏中覆到。卽當飛報左右。決不稍延。肅此

布復虔請勘安。

敬再密陳者。色石友將軍過川。細詢藏中顛末。云藏番因勸諭大吉嶺通商之議。指出印藏本已通商之隱。遂設卡於隆吐山。禁絕藏商赴大吉嶺通商之路。其云建築礮台者。英人張大之詞。所謂西金者。或是繙譯之異。或是附近地名也。然設於藏屬帕克里界外百餘里。係哲孟雄北界。哲孟雄不阻者。哲固藏之屬部也。廓爾喀在哲孟雄西。印度在哲孟雄南。廓印往來之道。雖不深悉。以方向計之。即使取道哲境。亦在哲之南界。與設卡之隆吐山絕無干涉。英人謂阻印廓往來之道。的是強詞。蓋哲已陰附於英。英固據爲屬部。不願藏中設卡於哲。阻絕藏商赴大吉嶺貿易之路。而又明知哲係中國西藏之屬部。難遽顯言哲專屬英。又難言阻絕印藏之路。故含混牽強。以相挾制。詢訪自藏回川之人云。大吉嶺屬英已二十餘年。建有洋房。居然西洋景象。近年漸佔而北。去大吉嶺一百二十里。噶南鋪亦新立市廛。再北一百里爲日納河。係印哲分界之所。再北二十里爲日納營官寨。印哲皆派人於此盤詰往來行人。至藏哲交界。尙在日納北約三百里。地係老郎。立有鄂博。藏番設卡於此。查老郎距帕克里城二百五十里。其去帕克里邊界固不過百餘里。以此計之。藏番所築之卡。去日納尙百餘里。英人云。去大吉嶺百餘里。乃是捏詞。其老郎地名。或又是西金隆吐山繙譯之訛也。時局艱危。西洋強橫。明知難盡以理諭。既有所聞。用特縷及。聊備采擇。以作與英使辯難之資而已。再肅敬請鈞安。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畢竟有無築礮台添兵之事澈底詳覆萬勿迴護

爲譯行查覆事。案由川督部堂轉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文內開。英使言藏番於廓爾喀東通印度之路。築礮台派兵攔阻。中國久不飭令退兵。當生事端等語。希飛咨駐藏大臣查明開導。切勿因循致滋他變。等因前來。查本年春間接准總理衙門公函。即以英使華爾身到署聲言。藏番於界外近大吉嶺一百里地方建立礮台。意在阻止通商等語。行令本處查明諭禁。當經前任大臣^崇譯據該胡圖克圖申覆。是因去年春夏之交。屢據哲孟雄部長及帕克里營官探報。英人定期入藏。倘逢阻滯。定即帶兵強進。邊情甚緊。故於藏屬熱納地方境內隆吐山上。建蓋房屋圍牆。藉以巡防棲止。但期自保疆土。初非越界生端等情。據此咨覆在案。今復准總理衙門咨查前因。本大臣查英咭喇雖名爲泰西一國。其實政崇商賈。漁利通商。是其本務。即前欲遊歷之說。亦爲探訪商情運道而設。故自光緒二年以來。屢奉諭旨。飭令開悟爾等藏衆心思。亦以爾等夙昔未嫻軍旅。恐致激怒敵情。一旦變生肘腋。蓋欲藏地安全起見。初非強以所難也。而爾藏衆始終固執。即去年夏間。英人自作轉圜。但請界外通商。即可永不進藏。而爾藏衆并此亦且拒之。爾等是慮英人陰鷙深險。惟恐貽患將來。意圖自固。尙屬近情。是以據九月二十六日譯漢申文。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矣。夫憂深慮危。固屬防患之常。而肇衅招尤。轉資敵人藉口。築礮台添兵。雖前據該胡圖克圖面言斷無其事。然既經總理衙門兩次咨查。必應澈底詳覆。畢竟有無其事。該胡圖克圖其實言無諱。萬勿迴護遮飾。是爲至要。須至譯行者。

咨川督暨總署藏番並無築礮台添兵之事

爲先行咨覆事。九月二十一日申刻。准川督部堂八月十二日飛咨內開。光緒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開。英使言藏番於廓爾喀東通印度之路。築礮台。派兵攔阻。中國久不飭令退兵。當生事端等語。希飛咨駐藏大臣查明開導。切勿因循。致滋他變。眞印等因前來。查大吉嶺通商一事。唐古特委因洋人持教。既與黃教大不相侔。且其人性陰鷲。屢鑒緬甸越南等國被欺之禍。是以不敢稍與交涉。此屢次開導難行之實在情形也。至於肇開邊衅。先發制人。則該番僧俗大衆。屢遞公稟。詞氣之間。皆不及此。且明言但期不與交涉。此外決不生事。其築台設礮一節。本年三月內。經前任大臣崇色飭據代辦商上事務第穆胡圖克圖。並開導委員等代遞番衆公稟內開。去歲屢據哲孟雄部長及邊界帕克里營官等報稱。英人定期入藏。如准暢行無阻。卽無庸議。不然定卽帶兵進藏。甚爲緊急。是以於藏屬熱納地方以內之隆吐山巖上。新建房屋圍牆。以期各保疆土。不但非印度所屬地境。且距大吉嶺甚遠。至大吉嶺之附近百餘里地方。並無修房築牆。更無越境生端。查大吉嶺實係哲孟雄轄境。不但均被英人侵佔。抑且敢屢次越境修路造橋。種種恃強。故小的閑藏僧俗大衆。屢立誓結。永遠力阻各等因。業已分咨川督部堂。暨貴衙門查照在案。本大臣到任半年以來。隨時稽考。並未聞有築礮台添兵之事。查唐古特兵數三千。原有定額。前藏一千名。除分防瞻對及患病外。存營九百一十四名。本年秋操調集較閱。初無短少。其後藏一千名。定日江孜各五百名。近據代巡委員理藩院員外郎裕綱節次稟報。亦未見大有告病空缺等事。且番兵平日雖無月餉。而徵調費亦不貲。唐古特嗜利而見淺。額外增兵。致多需費。恐亦非其所肯爲。以此證之。是該番衆歷次不先生事之說。似尙可信。顧今旣准前因。自應再行確切詳查。以憑核辦。第唐古特語言文字不通。繙譯動需輾轉。除飭查申覆到日另咨外。合將大概情形先

行咨覆。爲此移咨貴部堂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致總署函開導藏番不宜過急密陳實在情形 十月初七日

敬肅者。九月二十一日。准川督轉咨電示。當將大概情形。先由五百里公牘呈覆。計十一月初間。得登鈞覽。其築礮台添兵有無其事。現已譯行商上第穆胡圖克圖。確切查明。據實申覆。一俟到日。再呈冰案。至開導藏番一事。溯自煙約議定。歷今十三年。迄無頭緒。去歲英人既變入藏。遊歷爲界外通商。今年夏季。仲良制軍復代籌曉諭。申明利害。披露推誠。又於僧俗番官。進見之際。更將仲良意旨。譬喻發明。幾同詮釋直解。且逆其所顧慮者。爲之一力擔當。事先道破。無如其一概置若罔聞。始終不悟。其愚固已甚矣。而半年以來。體察情事。推其所以堅定不移之故。殆非不感朝廷厚恩。有心違抗。不獨惟是。即其不欲自先肇衅之說。似亦質言本意。然則又復始終不肯就範者何。惟以洋人性情陰鷲。行事深險。每以甘言餽餌。日久漫使流毒。屢鑒他處前車。深恐自蹈覆轍。此時若一應允。日久難保不致有傷地脈。甚且礙及佛門教法。此其處心積慮之隱衷也。雖屬番愚偏見。顧洋人貪得無厭之心。亦實有難於揣測者。即以通商而論。自道光二十二年南洋五口開辦以來。至咸豐十年。推及北洋三口。隨又兼及長江。繁阜馬頭。盡爲侵佔。華民失業已多。洋商獲利不少。如果意存見好。何在藏地一隅。况藏地土產無多。珍奇更眇。此等情形。固亦英人所稔知者。而必多方規畫。強欲藏衆通商。不知是何取意。此而謂其志僅通商。確無他慮。不惟番愚却顧。即文碩亦無把握於其間也。文碩非因藏番固執。開導爲難。藉口遮飾。聊圖省事。良以我朝所以厚遇西招者。固因國初之際。五輩達賴喇嘛遠

道輸誠亦以內外札薩克以及西路各蒙古莫不心崇黃教因俗制治綏靖良資是藏衆之向背從違固非無關國是也且邇年之所以遷就英人導我藏衆者本爲邊務敵情兩無窒礙起見今者藏番愚蠢堅定不移此必強其所難因而更增疑忌導之愈力激之愈堅正恐敵情未洽邊計先弛徒使三百年之藩服梗化離心而終無補於時局不更爲失計之甚乎此是實在情形不得不瀆陳清聽甚矣三十年來我所遷就洋人之事固已不一而起英人於我一隅藏地數族番民盡亦寬其一線使得優游並育乎此則邊氓所企仰而不敢其必者祇肅密陳虔請

中堂王爺大人

鈞安敬祈鑒

謹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即將上年隆吐修卡各節據實申覆

爲譯行事照得本月十一日未刻川督部堂五百里飛咨轉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文內開八月二十八日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本日電英使照稱印度大臣以藏兵越界守西金中國如不飭令撤回即調兵驅逐等語此事恐啓兵端希飛咨駐藏大臣速令番兵撤回藏境勿任堅執貽患西金地方向歸何屬昔係何字速查電復即轉電川督云鴻面詢英參贊稱西金在大吉嶺之內若番兵不撤印兵必往驅逐料番兵必不支須早設法等因前來查此案前於九月二十一日接准初次川咨當即譯行該胡圖克圖確切查明據實申覆在案今復接准前因除將傳見噶布倫等面詢大概情形先行咨覆總理衙門外合再譯行該胡圖克圖即將上年修造卡房稽察隘口之隆吐山究竟是否屬我藏境相距哲孟雄界幾何有何憑據現在該處留人若干其地是否橫截廓爾喀印度往來之路以上各節務須

逐一迅速查明。與前查事理併案申覆。以便詳咨總理衙門。俾得胸次了然。有所憑依。庶彼英人不能屢申其臆說。此等情事。必須據實質言。不可稍有遮飾。匪特致誤邊事。且貽彼英竊笑。謂我敢做不敢當也。其卽遵照速辦申覆。切切須至譯行者。

咨覆總署暨川督藏兵並未越界生事並將兩次詰問第穆情形譯言答覆

爲咨覆事。十月十一日未刻。准川督部堂八月二十八日飛咨內開。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本日電。英使照稱。印度大臣以藏兵越界守西金。中國如不令撤回。卽調兵驅逐等語。此事恐起兵端。希飛咨駐藏大臣。速令番兵撤回藏境。勿任堅執貽患。西金地方。向歸何屬。音係何字。速查電復。卽轉電川督云。鴻面詢英參贊。稱西金在大吉嶺之內。若番兵不撤。印兵必往驅逐。料番兵必不支。須早設法等因前來。查此事前於九月二十一日。接准川督部堂八月十二日轉行咨查到藏。當將大概情形。先於次日咨覆。一面譯行代辦商上事務第穆胡圖克圖。確切查明。據實申覆。併於該胡圖克圖接見之時。面加詰問。譯其登答。大指是謂唐古特與英國遠隔隣疆。初非接壤。不相開問。夙無衅端。近年因其不體人情。強求互市。我唐古特以其人性陰鷙。教又不同。深鑒他處前車。惟恐自蹈覆轍。僧俗誓死不敢開端貽患。是以疊奉飭諭開導。均隨時瀝陳苦衷下情。哀懇大皇帝施恩。京外執政大臣垂慈。設法挽救。俾資樂業。永沐昇平。然所求者。只在英人不來交涉而已。此外但屬無關藏務。我唐古特斷不干預他事。總之交易通商。是我唐古特不敢曲從之舉。而肇衅開端。亦我唐古特決不肯爲之事。等語。茲復接准前因。惟恐譯行文檄。輾轉需時。當將噶布倫總堪

布傳集面問。論以有則有無則無。不可遮飾。致悞邊事。且亦不必諱言。轉貽英人竊笑。譯據該番官等合詞登覆大指。是言去歲在隆吐山上建屋修牆。以資巡防棲止。實有其事。先是因聞英人強欲帶兵入藏。不得不自備禦。後來其事雖緩。惟恐附近邊民無知。潛往界外私與通商。既予英人藉口。且慮日久別滋事端。故仍酌留數人駐彼稽察隘口。此卡房之所以不得不設也。然在藏界之內。英人不應攙越不依。况藏境之內。西南是廓爾喀。正南是哲孟雄。迤東是布魯克巴。既不與英國壤地相接。何謂越界。無論所建卡房未及英境。且與哲孟雄界亦尙隔一草場。其地相距大吉嶺道途甚遠。即以大吉嶺而論。實係哲孟雄境。英人不過出資租賃。乃竟掠爲己有。屢以爲言。今又捏詞朦混。暗將藏境之隆吐山亦欲牽入其界內。即此亦可以見其陰鷲叵測。志在地土人民。非僅通商遂能積久相安之一證。至所謂西金一語。藏中夙未聞此。名目無從登答。但唐古特與廓爾喀。哲孟雄方言既已不同。至英人言詞。尤爲迥異。此其何指云然。又其中有何陰謀詭計。屢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架詞聳聽。以圖欺朦要挾之處。實是無從揣測。好在壤地既不相接。即是決無越界確據。英人意在侵漁。是彼有心尋衅。而非我唐古特先事發端也。等情據此。除將兩次咨查事理飭令迅速併案具文申覆備核外。合將兩次面詰情形。就譯言登覆大指。揭其本意。潤色成文。先行咨覆。爲此由五百里飛咨貴衙門。請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致川督函請轉發致總署電 十月十三日未刻

仲良仁兄大人閣下。邇來兩奉大咨。轉行京電。皆傳見番官。就其面陳大略。具覆總署矣。猶恐驛遞稽遲。茲備略節一

稿。懇費神代爲電覆是荷。此佈。敬請助安。

致總署不可信英砌詞聳聽電 十月十三日五百里寄川

總署鈞覽。九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十一等日。兩奉電示。飭據商上覆稱。客春建蓋卡房。留數人稽察隘口。是恐邊民私出交易。致貽口實。甚滋事端。地在藏屬隆吐山。距哲孟雄北界。尙隔一草場。更何論於英境耶。不可信彼砌詞聳聽。西金名目。夙昔未聞。無從查覆等語。除另文呈覆外。先此奉聞。謹肅。

致總署函通商一事藏番始終固執請與英人推誠商議或有轉機 十月十九日午刻

敬肅者。十月十三日未刻。由五百里飛遞公文。奉覆二次轉行電示。附具丹箋。計冬月杪臘月初可達冰案。猶恐驛遞或遲。另備略節。囑仲良轉達電報。計冬月二十日前後。可邀鈞鑒。竊維通商一事。開導十餘年。迄無頭緒。叩唐古特所以始終固執之說。則謂洋人教道不同。性情陰鷙。惟恐受紿。致滋後患。詰其所以顧慮之由。則歷舉他處覆車。而述哲孟雄之被害爲尤切。先猶以爲是藏番謬卸託詞。近見英人屢以藏番所屬哲孟雄交界之隆吐山設卡稽察。指爲越界置戍。變幻其說。竟暗括隆吐山於大吉嶺以內。是其意在蠶食。流露言表。固亦不能盡怪唐古特。前此之鬼蜮蛇螫。視之也。夫洋之與中華。原是敵國。託名和好。不過彼此周旋。而冀其推心置腹之誼。固屬情事之所必無。然自道光末年以來。洋人擴充口岸不少。獲利已不勝計。卽以市井商情喻之。照顧多年。獲利甚厚。偶一二事未協。遂傷交易。此市

井之所不肯爲也。曾謂英人之鄙。轉致市僧之不如乎。況英人既欲與唐古特通商漁利。自應籌畫所以融洽輿情者。乃能使之樂於從事。今英人先在哲孟雄部舞智弄權。盤剝日甚。久已使之隱銜入骨。始至唐古特寒心却步。不思有以解釋之。猶復屢變說詞。意在恐嚇。欲藉中國之威爲要挾。藏番之具。強化冰炭爲水乳。無乃桀驁益甚乎。且英法同稱泰西大國。慷慨俠義。當所同具。爭見其長。方添丰采。法人之於蠶市口教堂。一經少荃中堂推誠相告。遂而慨允遷移。何其義也。類斯氣概。法人能爲之。英人豈獨不能爲之乎。況蠶市教堂。係已成之局。設之二十餘年之久。法人尙能且募遷移。茲藏外通商。猶是議而未定之事。其實委無厚利。英人抑何惜而不作正人情耶。然則英人之識量胸襟。不及法人遠甚。自我中國論之。藏地邊徼。原不足方禁近。然自國初以來。此間久爲撫恤番僧佈施佛地。乾隆年間。布達拉復奉有倣照藏中佛像恭繪聖容。俾令朝夕頂禮。介社延熙。是藏地之邊徼。固與他處迥不相同。而其得失所繫於國是者。較之台灣殆尤甚也。溯查烟台條約所列。原有斟酌辦理之文。是少荃中堂當日雖爲急切權宜。實已預留餘地。現在藏番始終固執。歷年開導情形。當亦英人所稔知。而藏番所引領企望者。不過以疑慮隱憂。但求英人仍前不相關問而已。此外毫無希冀。若蒙

通侯
王爺
中堂
大人

亦倣少荃中堂之所以處法人者。與之推誠商議。則彼方以誼存和睦爲言。或

挽波瀾於垂倒。亦未可定。第文領往時在署日淺。且於辦理洋務。本稱隔膜。原不敢以臆說爲必可行。不過無聊之極。逕陳管見。附請鴻裁。如其果有轉機。固屬中外禔福。倘不能迎機順手。彼兩面相持不下。我居其間。亦不可不一預籌。所以自謀之道。雖日下事勢尙未至於十分緊切。而未雨綢繆。似不可少。祇肅愚忱。虔請鈞安。敬祈朗鑒。謹肅。

致總署函裁撤隆吐山卡役請緩一步另計圖維 十月十九日

敬再肅者。昨日正具啓聞。適奉九月朔鈞函。暨鈔往來照會。敬聆種切。當約第穆胡圖克圖來署面談。令將隆吐山卡役。先行裁撤。俾免饒舌。據覆大人傳示總署鈞諭。理合祇遵。但前建卡房。實在中國轄境。決不與英界相干。此時中外界址。總署尚未洞徹周知。若即裁撤卡房。不惟私出邊民。無從查禁。且轉似原建地趾。實在越界出我中國轄境者。更恐英人指爲口實。以我之見。不如請大人先將此中情形具覆總署。使中外界址既明。然後再議區處巡察之事。總之我唐古特渥荷列聖厚恩三百年。斷不敢自外生成。天良泯滅。而英人昔年亦嘗進表納貢。乾隆末年。廓爾喀之變。曾欲引爲外援。英酋辭以我們人在廣東貿易。深受大皇帝厚恩。今爲爾部助兵攻藏。即是背叛天朝。實在義不可行等語。此至今藏中人所共知者。不過彼性不純。今竟掉頭反噬耳。嗣後務求總署於我唐古特暨彼英咭喇兩面情詞。持平聽斷。俾我唐古特乃能常承大皇帝恩育。否則我唐古特實難爲情也。等語。查藏番因我屢次開導。本生疑惑。近爲英人疊加指示。未免愈激愈固。該胡圖克圖向來和平恭順。此次面陳。雖無狂悖之語。而漸涉怨懟之詞。倉卒間不得不姑如所請。緩一步另計圖維。後此駕馭若何。隨時飛達外。謹將第三次接見大概情形。祇肅奉聞。謹再肅。

致川督劉秉璋函詳述裁撤隆吐山卡役及色石友將軍所談隆吐山界址均遭藏

番反唇 十月十九日

仲良仁兄大人如手。十月十三日奉佈數行。附求轉達電稿。嚴催馳遞。如果實力奉行。計冬月望前。可登注記。十四日晨起。奉九月朔手書。捧讀藉稔露冕宣勞。星輶載福。平安回省。式符頌私。正擬奉覆。十八日午刻接總署六百里公函。暨鈔八月往來照會。當約第穆胡圖克圖來署面談。令將隆吐山卡役先行裁撤。俾免饒舌。據覆大人傳示總署鈞諭。理合祇遵。但前建卡房。實在中國轄境。決不與英界相干。此時中外界址。總署尙未洞徹周知。若卽裁撤卡房。不惟私出邊民無從查禁。且轉似原建地址。實在越界出我中國轄境者。更恐英人指爲口實。以我之見。不如請大人將此中情形具覆總署。使中外界址既明。然後再議區處巡察之事。總之我唐古特渥荷列聖厚恩三百年。斷不敢自外生成。天良泯滅。而英人昔年亦嘗進表納貢。乾隆末年廓爾喀之變。曾欲引爲外援。英酋辭以我們人在廣東貿易。深受大皇帝厚恩。今爲爾部助兵攻藏。卽是背叛天朝。實在義不可行等語。此至今藏中人所共知者。不過彼性不純。今竟掉頭反噬耳。嗣後務求總署於我唐古特暨彼英咭喇兩面情詞。持平聽斷。俾我唐古特乃能常承大皇帝恩育。否則我唐古特實難爲情也。等語。查藏番因我屢次開導。本生疑惑。近爲英人疊加指斥。未免愈激愈固。該胡圖克圖向來和平恭順。此次面陳。雖無狂悖之語。而漸涉怨懟之詞。倉卒間不得不姑如所請。緩一步另計圖維。弟於議論之頃。插入石友在省所談一段。以作駁詰。據該胡圖克圖聲稱。去歲建卡之初。曾經關白委員。轉稟欽憲立案。詎色將軍置若罔聞。漫無可否。其時邊警頻傳。勢不可緩。本不過稟明立案而已。故不及候飭遵。迨至本年春間。接到總署來文。色將軍又復飭查。若前此併不知有其事者。商上隨又據實申覆。此以前實情也。查隆吐山雖在帕克里迤南。實仍中國轄境。譬之四川制軍統轄全省。駐紮則在成都。其西南門戶。則是打箭鑪。其口外轄境。則至甯靜山。而康巴喇嘛各路土司。

之地。無不包括在內。今謂甯靜山東非四川所屬得乎。隆吐山之於西藏。亦猶是耳。不料色將軍端居高拱。在此坐鎮八年。竟以朝廷所俾封疆轄境。片言之際。拱手奉人。固已出諸意表。第不知所奉者是藏屬之哲孟雄乎。抑外洋之英吉利乎。幸而言之省中制憲。無關出入。假使外洋聞之。豈不更予人以口實話柄。我喇嘛實在糊塗。不解不解等語。此言譏之大刻。本當爲僚友諱。第此中曲折。於公事亦有關係。不得不譯其所言。形容奉佈。庶得備知底裏。弟初到藏。與石友盤桓半月。看之人頗長厚。惟胸中條理。有時不甚分曉。此亦其欠缺之一端也。飛覆總署公啓。務須嚴催前途。依限馳遞。至要至要。此間應奉布請教之事。非一端。第軀才多病。而於霜降後時。患時愈。倉卒不能備及。容續泐。忽忽奉覆。祇請勘安。諸維朗照。不旣。

開導藏番委員裕綱黃紹勳稟日下番情開導益難挽轉 十月十八日

敬稟者。竊司員等前奉委令開導藏番。若能在大吉嶺通商。洋人即可永不入藏。業將開導情形。稟經前欽憲崇色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覆奏在案。嗣奉督憲札飭。司員等捧讀之下。仰維德意。無非體恤番民。保全藏境。無任欽服之至。當復遵辦。卽該僧俗番官。亦非不知憲台慈惠。無如藏地習俗。凡此有關大局之事。必須傳集僧俗大衆。在大招公所會商計議。內有一二僧俗意見不合者。遂難成事。其權衡行止。不但該噶布倫總堪布等不能操持。卽達賴喇嘛掌辦商上諸們罕。亦且不能專主獨決也。藏番性本多疑。司員等開陳至盡。而藏番總以洋人教道不同。陰鷲叵測。通商一語。不過甘言利誘。其實志在蠶食。哲孟雄前車覆轍。最爲深切著明。我唐古特所以決不敢與洋人絲毫

交涉者。正因其心術太險。待人太不盡情。堅持關鍵。端在於此云。司員等遵奉憲台面諭。正在設法開釋。冀圖解惑。間疊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信。以英人斥言藏番越界戍守。行令迅速撤回藏界等因。詎藏番指此爲藏食確據。堅拒更變有詞。此雖藏番藉端推諉。然而英人以設卡隆吐山指爲越界戍守。實亦不足以服藏番之心。何則。卽以大吉嶺而論。當日本係藏屬部落。哲孟雄土地。自洋人佔踞噶里噶達之後。時來游牧乘涼。日久遂據爲己有。哲部據理相爭。於是始議以每年給與地租洋錢四千餘元。定議之後。洋人卽種樹植茶。開場市肆。初以微利餌人。旣而盤剝入骨。更復設立洋官。戍兵建壘。儼然英國轄境矣。彼時藏中恐開邊衅。隱忍聽之。然而每年應給租息。英人分釐不欠。近自烟台定約之後。此項租息。遂在若有若無之間。此卑職紹勳去歲於役帕克里。接見哲孟雄部長之弟。及該部落當事頭人卓尼朗結。言之鑿鑿。在本年夏間。據哲孟雄稟報帕克里營官言。大吉嶺薩海。致信哲孟雄部長。請赴大吉嶺歇涼。順便算給英國應付哲部數年口食銀兩。薩海者。英官名目也。哲孟雄部長。因見其變地租之名爲口食之日。愈加疑慮。因未前往等情。藏番接到此稟。固以英人志在侵佔。藉爲口實。今英人更謂藏番修建礮台。越界戍守。查隆吐山雖在帕克里迤南。仍是藏屬。哲孟雄交界。委與英境無干。客春因英使麻克雷。有帶兵三千自行保護入藏之說。故藏番不得不在此修建礮卡。巡防備禦。旣而仍留仔仲二人。帶領兵役數名。常川駐此者。是爲盤查本藏邊民。恐其私出墜衅。至於添兵設礮。委無其事。以此見責。此藏番之所以益懷疑忌。心不輸服也。邊情所在。司員等旣有所知。不敢不據實敬爲憲台陳之。除本年奉檄開導情形。業經憲台據領穆胡圖克圖中覆咨明督憲外。所是目下番情。暨開導益難挽轉之實情。理合縷稟大人閣前。查核批示。祇遵。除照錄藏番大衆公稟。運稟

督憲 藩憲 洋務局外。爲此具稟。須至稟者。謹抄呈譯漢夷稟一扣。

謹將噶布倫總堪布遞來此次奉前督憲嚴札除出示外並督同該噶布倫等詳加開導仍無轉機夷稟譯漢抄呈
憲鑒。

卑噶布倫等具信字在大皇帝欽派西藏夷情稽
西藏糧府黃二位大老爺閣下爲具信事竊因前於六月內接准二位大老爺

賞來蓋印照會內開案奉川督部堂劉札開藏番應允於大吉嶺地方通商一事諭令卑噶布倫等開導藏屬各
寺院僧人喇嘛以及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百姓等遵照等因奉此當經傳集閭藏僧俗大衆當面將賞來照會內
開各情先後逐段詳細剴切嚴行開導去後隨經全藏大衆攢集公同有與各位大老爺遞來圖記回稟今將原
稟另爲轉送均與此稟情節相同除援案轉請與駐藏大人暨代辦榮增第穆胡圖克圖佛爺各遞圖記呈詞一
紙事同一律此外別無三思妄更情事均屬實情等情前來據此懇請將此援情尙祈各位大老爺迅速縷細稟
請大人鈞鑒伏望施恩在懷爲此具信字

小的閭藏僧俗人等謹叩稟駐藏大人特派委員駐藏夷情稽
西藏糧府黃二位大老爺台前竊小的等近准噶布倫傳知接到

二位大老爺照會內開案奉川督部堂劉札開除原文有案邀免重錄並奉面諭大吉嶺通商之事與西藏有利
無害我們前奉駐藏大人面諭劉大人此諭實是閱歷有得之言推心見誠特爲顧惜藏地番民消彌禍患起見
該委員等傳知藏衆務要深思熟計不可迴護固執此不過在大吉嶺邊外交易而已較之深入藏地各處遊歷
情形迥然不同伊等如肯聽從則將來開辦之時於烟台原約總綱之外自必續定詳細章程那時必將伊等所

慮之傳教開鑛租地雇人以及私販外洋軍器等事爲之一一敍明阻止。此本大臣必然做得到之事。決非故爲欺飾。聊徒搪塞一時。而置伊等於不顧。若如此行事。於後如何忝居民上耶等因。蒙此。這是顧恤藏地番情兩相遷就之美意。無奈英吉利持教異類。性情陰險。保其必無狠毒之心。實爲冰炭。左右四思。實不能與伊等開端通商。交涉買賣。小的藏番等。實不願開端新生事故。與伊等營生。前已歷經遞具稟稟。聲訴下情。漢番均各有案。他國吞佔甲喀爾。原是遠年之事。姑且不言。表說人所共知。近來他與緬甸等國交涉事體。我等雖是天遠番愚。亦非毫無聞信之據。何處何國。不是先用好言相勸。朦混到手之後。漫使陰毒。他與別人如是。豈獨與我藏人不如是。比如蟲蝕衣服一般。圖佔藏地之謀。心懷叵測。遠自道光咸豐年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早有不良狠計。近自光緒二年間。倚恃烟台定例。滋擾更甚。屢欲前來遊歷。均經我等男婦老幼僧俗大衆人等。努力同心。誓不依從。此等急迫苦情。早已僧俗大衆人等。各出圖記具信字。與藏中駐藏大人稟求轉奏大皇帝聖明在案。上年幸賴大皇帝洪福齊天。不祥惡人英吉利到來。遭瘟大死。雷擊道路。又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公大臣。竭力制服。將遊歷之說。消化沒有。他國又要在大吉嶺交易。上年欽奉諭旨後。經委員大老爺再三開導。我等僧俗大衆。再三籌商。又將礙難下情。稟明^{崇色}憲大人在案。我等藏人仰受列聖文殊菩薩大皇帝鴻慈厚恩。已有二三百。所有凡事一概遵行。豈獨於此何敢不遵。情因英吉利人情險惡。陰謀過甚。教道性情。全不相同。各種情形。前項已曾聲明。他們若果敬重大皇帝。二十餘年占奪內地買賣不少。似此刁奸之人。我等始終斷不願與開端交涉買賣。衆口同音。業已商定。毫無三思更改。務請賞示禁戒。倘若英吉利仍不肯聽之時。小的藏番等。決不與他越分惹

事生端。惟有守分安居。各保疆土。如或越界前來滋事。仍當用以善言溫諭勸導。如肯聽從則可。設或不聽。卽有倚勢逞凶等事。小的全藏僧俗男婦。縱有性命之憂。卽應復仇。永遠抵禦。處心已定。他國洋槍洋礮。雖則利害。我等槍石刀矛。亦可抵擋。況西藏乃佛國。修行經典正宗地面。我等是爲文殊菩薩大皇帝保國土。爲西藏守邊疆。此項佛門重地。誰邪誰正。上天神靈。豈無鑒察。分辨黑白是非之理。小的藏番等。各守佛門教道。各安本疆居住。並未與他越境生事。別有窒礙情事。必邀洞鑒。小的藏屬邊界出產各物。連境各處。向例凡有交涉買賣。均在照舊理事。據他現稱大吉嶺地面開端營生之事。始終決不可行。實係小的閭藏僧俗男婦老幼志切同心會商合詞公稟。是實毫無更改。此項一切緣由。惟有具文籲懇駐藏大臣查照。並咨覆四川總督劉大人。暨應如何具摺入陳大皇帝聖聰之處。統候施恩。詳細辦理。除援情逕稟駐藏大人及第穆胡圖克圖佛爺。並各位噶布倫等處。另行具稟轉請漢番會商等情。小的閭藏爲教道地方正體起見。是以具修哀稟。伏乞俯賜施恩辦理。是所盼禱。爲此前後藏僧俗出具圖說。

咨川督暨總署通商之事開導不易據稟咨覆

爲飛咨事。十月十八日。案據開導藏番委員駐藏司員裕銅西藏糧務黃紹勳稟稱。竊司員等云云批示祇遵。等情。據此。查開導一事。本年五月間接准貴督部堂咨開事理。六月間一面譯行商上。一面飭令原派委員等傳集僧俗番官。推誠曉諭去後。嗣據代辦商上事務第穆胡圖克圖轉據藏番公稟申覆前來。當經譯抄原稟咨明在案。本大臣因藏

衆於此一事。不惟固執。且懷疑忌。體驗番情。權衡輕重。無論邊外通商能否使之就範。切須先將朝命屢飭開導。是因該番歷來不嫻軍旅。緩急恐無把握。且兵凶戰危。與其致傷生靈。不如迎機駕馭。較爲善全。初非遷就敵情。強抑藩服。聊圖敷衍。而置番民於不顧之意。使之大衆瞭然。方爲妥帖。是以復令委員先將此節詳切開釋。務期解惑。正在籌辦間。貴川督部堂轉行八九月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辦理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李兩次電咨。亦將傳見僧俗番官。據其面陳大概情形。先後由五百里飛咨在案。今據該委員等具稟前因。事關番情邊務。合行咨會。爲此咨行貴督部堂衙門請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札飭噶布倫等將所繪地圖內舛錯疏漏之處查明稟覆

爲札飭速覆事。案查前飭噶布倫等。將藏南邊境。繪圖貼說。以憑咨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案。茲據前後遞來輿圖底稿大小三張。本大臣逐一披閱。其間有註解未能明晰者。有大小底稿前後不符者。又有事未詳其原委。地未繫以名稱者。諸如此類。必須考核詳細。方可移咨。茲將應查各條開列於後。一大吉嶺在哲孟雄境正南方。抑東南方。一大吉嶺東六十里。有河一道。即披楞創修鐵鎖橋者。其河是何名目。修橋至今約有幾年。一披楞與哲孟雄議立交界之地。在隆吐山嘴何方。相距若干里。是先議定此界。抑先修建鐵鎖渡橋。又按大圖界在熱喜河橋迤南稍東。小圖又在熱喜河橋西北。此爲最要關鍵。究竟何圖爲准。一捻納山郭布兩處。現在有無英人居住。其來修路。事在何年。現在路修成否。一捻納傾披兩處。給予哲孟雄。均在何年。因何事故。一班塾仔寨。是哲孟雄部長常居之地。抑

昔年避暑之地。其常居地方畢竟何所。以上六條。均須考查詳細。俾更核實。爲此札仰該噶布倫等。即便按條查明。逐款稟覆。以憑辦咨。毋誤。特札。

噶布倫等稟將前繪地圖疏漏之處逐條稟覆

小的噶布倫等。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奉譯札內開。前令噶布倫等將藏南邊境繪圖貼說。以憑咨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案。茲據前後遞來與圖底稿三張。本大臣逐一披閱。其間有註解未能明者。有大小底稿前後不符者。又有事未詳其原委。地未繫以名稱者。諸如此類。必須考核詳細。方可移咨。茲將應查各條開列於後。

一大吉嶺在哲孟雄境正南方。抑東南南方等論。此係與圖內大指註明。惟該處地方村房頗多。方向不一。實難深料。共稱大吉嶺地境。係在哲孟雄之西南方。一大吉嶺東六十里有河一道。卽披楞創修鐵鎖橋者。其河是何名目。修橋至今約有幾年等論。查此河名據藏番等素稱臧取卡之說。自起工購料修橋。至今雖有十五年餘。而新修此橋工竣能過馬牛者。至今不過約有六七年矣。一披哲議立交界之地。在隆吐山嘴何方。相距若干里。是先議定此界。抑先建修鐵鎖渡橋。又按大圖界在熱喜河橋迤南稍東。小圖又在熱喜河橋西北。此爲最要關鍵。究竟何圖爲准等論。惟披哲兩家議立交合同交界之地。大圖內寫在熱喜河境。原先繪圖之時。未能閱看伊等定立合同。是所起見。今閱原約。係在日擬曲河之說。請此小圖爲定。可爲確據。必不錯謬。查得日擬曲河邊境。現在隆吐山嘴西北方。南處相距若干里等論。一層。大吉嶺獸運各包夫役。步行尖宿。卽按內地程站計之。略開里數。未能詳細周知。

恐難確實。現計日擬曲河起至隆吐山止。不過約計三百餘里。當初披哲兩下議立合約之時。係未修鐵鎖橋前。先之事。一捻納郭布兩處。現在有無英人居住。其來修路事在何年。現在修成否等論。惟該披楞洋人屢佔哲布兩屬地境之後。欲於藏經一帶屢次修路。直至捻納山開修路道。迄今已逾三四年餘。上歲洋人行至郭布。僱覓哲孟雄之人欲來建房。未抵郭布已前。中途早曾勸回。現於隆吐山新建房屋。藉資唐古特派設防堵目兵等居住。而期各守疆土。此時捻納郭布等處。不但並無洋人在彼。而行商貨財。全不得謂之交通。實屬真情。一熱納傾披兩處。給予哲孟雄均在何年。因何事故等論。惟查歷任哲孟雄部長。從前敬重達賴喇嘛。又因伊之管家腔子噶爾汪任內。施恩將此熱納寨地。撥賞於他。已閱九十餘年。曾與該番賞有執照。內註列詳細。況該哲孟雄部長。娶妻藏婦。夏間該處絨地炎熱難堪住址。始行移居卓木傾披地方。曾經稟准哲孟雄部長在彼避暑乘涼。至今亦有六十餘年。商屬原有卓木十村。將此傾披百姓現歸商屬管轄。並非民土全行給與哲孟雄專管。一饒墊仔寨是哲孟雄部長常居之地。抑昔年避最之地。其常居之地畢竟何所。以上六條。均須考查詳細。俾更核實等因奉此。茲查饒墊仔一地。昔年原係哲孟雄部長避暑之所。其平常住居地名東郎房寨。是在哲孟雄本境之內。前遞大小圖原底。乃係去年緣因洋務。派委番官二員。前赴卓木邊界。只詢我屬番民。繪畫此圖。非與哲孟雄本地之人及附近各番商商定擬。其所繪輿圖。房土地基。無非略爲記寫。但不能深曉其地。尙難明定此案。惟懇欽憲大人查閱定妥。此係咨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關通大。仍否派令帕克里營官二人。會同原派番官等。提詢哲孟雄辦事長老熟習地理之人。詳加詢問。應否刪更曾遞輿圖以及地方遠近里數等項。詳查妥帖。再行具文稟明。以便核定。是否之處。還望施

恩速爲指示深荷公便爲此叩稟

川督劉秉璋來咨請飭藏番將隆吐山卡撤回免啓兵端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三年十月初十日接准直隸爵閣督部堂李電開。總署本日電來。函已悉。英使又稱藏番越界駐兵隆吐山。梗阻大路。藏官承認有據。接印度大臣電。決不容番兵在彼守冬。遲卽驅逐等語。此事再緩。必開邊衅。希飛咨文大臣。迅飭撤退至要。卽密電川督云。等因准此。合亟飛咨貴大臣。請煩諄飭速將隆吐山卡撤回藏界。免啓兵端。自取殃禍。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須至咨者。

咨覆川督暨成都將軍隆吐山卡似難勒令遣撤

爲飛咨事。十一月十九日准大咨知照。十月初十日直隸部堂李轉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信前來。查此案關鍵。總以唐古特設卡之隆吐山是否越界爲斷。溯自本年三月至十月。疊次飭查。節經商上申覆。均稱隆吐山設卡之區。委實藏治本境。不知英使所謂藏官承認有據一語。何自而來。若謂是指陞任伊犁將軍駐藏大臣色在省面談設卡隆吐山是在哲孟雄一語爲據。則本大臣十月十四日接到貴督部堂九月初一日來函後。曾以詰問第穆胡圖克圖。當將前大臣色在任八年之久。而於封疆轄境猶未了然。所言初非確實之處。登時面覆。已於十月十九日函致貴督部堂在案。且前大臣色祇言設卡之區是在哲孟雄境。並無梗阻大路之語。而哲孟雄原是中國轄境。其設卡更在哲孟

雄迤北。英人何得掠爲己有。作此理直氣壯之詞。況前大臣色是與貴督部堂面談示爾。即使分寄本大臣。暨總理衙門。北洋大臣李。而英使烏自得而知之。此理殊覺費解。至來電所謂若不及早撤回藏界。英人定行驅逐。斷不容其守冬一節。查藏番既未越界置守。似難勒令遣撤。況其地卽藏境。人卽藏民。更將令其撤至何處住牧耶。惟英既有是說。常卽傳集噶布倫。當面飭知。令其審度機宜。妥細斟酌矣。第藏俗凡遇此等大事。必須集衆公商。除俟稟覆到日。逕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合將接准前因。先行飛咨貴督部堂將軍。請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英人有不容藏兵在卡守冬之說應先預備不可張皇開衅

爲譯行事。查十一月十九日准直督閣部堂李電稱。本日總署電來函已悉。英使又稱藏番越界駐兵隆吐山。梗阻大路。藏官承認有據。接印度大臣電。決不容番兵在彼守冬。遲卽驅逐等語。此事再緩必開邊衅。希飛咨文大臣。迅飭撤退至要。卽密電川督云。等因准此。合亟飛咨。請煩諄飭藏番。速將隆吐山卡撤回藏界。免啓兵端。自取殃禍。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等因前來。當經傳集噶布倫等飭知其事。一面咨覆川督部堂成都將軍。在案。合將往來咨稿譯行該胡圖克圖知照。至來電所述英使言不容藏兵在卡守冬一節。或英咕喇因爾藏衆拒絕通商太甚。懷恨挾嫌藉端洩忿。未可知也。抑或故作虛聲。藉資恐嚇。亦未可知也。無論彼言是實是虛。在我總應幾先預備。但須沈機觀變。切不可稍露倉皇。不惟開衅招尤。且彼若果虛聲恐嚇。而我張明防範。轉使英咕喇輕我胆怯不知兵也。至要至囑。須至譯行者。計抄咨稿二件一紙。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嗣後遇事集議萬勿延緩誤事

爲譯行事查藏俗凡遇重務必須僧俗大衆集議公商此乃積久相沿尙合諸葛忠武公廣益集思遺意惟事關邊疆要務總貴幾先切忌後時嗣後凡遇緊急事件集議務當迅速萬勿仍前延緩致誤機宜是爲至要切切毋違須至譯行者

川督劉秉璋來函邊事已亟請略示威嚴速令藏番撤卡 十月二十四日

淑南老世叔大人閣下陽十一接總署電已插羽飛咨此時計尙未到頃又接奉總署電另備公牘亦插羽飛咨冰案此事已亟英人驚悍隆吐山卡若不撤回藏界必致啓釁英使固云不犯藏界該番何苦挑釁招禍又令彼族得以居直責屈其悍可恨其愚可憫務望作速剴切開導略示以威嚴總署電中下一驅字其意固已顯然至尊處爲難情形早已代爲詳述無如英使意決非總署所能挽回耳升竹翁已於十三到成都行期現尙未定手泐敬請台安

川督咨轉總署電請將隆吐之兵速卽查撤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北洋大臣李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三日電開英使云日納嶺

爲西藏邊界。向有藏兵駐守。英人決不犯此界。其自日納。以至隆吐山。相距數十里。英人修有大路。今藏番橫建兵房於此。若不退回舊界。定即驅逐。不能久待等語。藏兵越界駐兵。本屬另生枝節。授人以柄。儘再遷延不撤。開釁即在目前。此時時機萬緊。總署已允從速辦妥。着飛咨駐藏大臣。將隆吐之兵。速即查撤。逐回藏境駐守。並將辦理情形速覆。遵旨電達。即轉飭川督云。等因奉此。合亟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速即轉飭撤回藏界。不得稍延。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須至咨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查明英人在捻納山修路各節迅速據實申覆

爲譯行事。十一月二十四日。准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十月二十四日飛咨。准北洋大臣李轉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三日電

開云云。施行前來。查本月十九日接准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十月十一日飛咨電信。當經傳知噶布倫等。隨鈔原文譯行在案。茲

准前因。合再譯行該胡圖克圖知照。至英使言藏界日納嶺一帶。查噶廈呈到圖稿。無此地名。惟日熱漢音相近。或即是指熱納而言。然則其地本在隆吐山南。彼既自言決不犯此藏界。而又謂爾藏衆越界置守。其詞矛盾顯然。至稱伊等曾修大路一節。則是暗指捻納山言。然捻日音遠。駁其牽混。不患無詞。但英咭喇前此潛赴捻納山修寬道路。事在何年。若能指實言之。駁詰更覺得力。前據噶廈聲稱。此節記憶不真。事關邊務。年分無多。斷無不能查明之理。其即趕緊查明。同英咭喇到捻納山修路之人。約略若干。是從何路而來。在彼居住幾多日。修路若干里。路既修竣。彼又安肯退出。當其修路之際。唐古特曾否有人勸阻。商上曾否具稟駐藏大臣。各節情形。一併申覆。以備酌奪辨覆。事關緊急。

惟以據實迅速爲要，須至譯行者。

第穆胡圖克圖函代遞公稟輿圖及圖說

代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師傅第穆胡圖克圖申文具信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准大人先後貴來譯文情開。准川督部堂飛咨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本日電英使照稱。印度大臣以藏兵越界守西金。中國如不飭令撤回。卽調兵驅逐等語。此事恐起兵端。希飛咨駐藏大臣速令番兵撤回藏境。勿恃堅執貽患。西金在大吉嶺之內。若番兵不撤。印兵必形驅逐。料番兵必不能支。須早設法。等因准此。查此案由噶布倫總堪布等嚴飭色拉布贊細噶勒丹三大寺以及閼藏僧俗大衆等。當將我屬要隘新修巡防住址房屋堵守本疆各緣由。僧俗大衆公同與大人遞來圖記呈詞輿圖並鈐印圖說附同與我胡圖克圖噶布倫等遞來呈詞鈐印圖說情同前由。今將呈投大人圖記原呈輿圖以及鈐印圖說一併另爲轉送。伏候查閱詳細妥爲咨明查照辦理施行爲此具信字。

三大寺僧俗大衆公稟辨明藏兵並未越界並呈遞藏南形勢圖說

小的色拉布贊細噶勒丹三大寺札什倫布上下溫都遜寺拉木結札倉箭頭寺各處嶺寺木隆昔迭等寺掌教大喇嘛呼畢勒罕領袖洛臻衆僧商屬供職公爵札薩克達喇嘛台吉等僧俗文武內四品以至七品大小番官閼散仔仲東科爾仲多番目凡食口糧頭人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竊於本年九月初十日案

奉欽差大人與代辦商上事務榮增師傅第穆胡圖克圖佛爺賞來譯文。援案曾由噶布倫總堪布等宣示小的僧俗大衆情開。其案先是接准川督部堂轉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文。英使言藏番於廓爾喀東通印度之路。築礮台派兵攔阻。中國久不飭令退兵。當生事端等語。希飛咨駐藏大臣查明開導。切勿因循致滋他變等因。查本年春間。接准總理衙門公函。即以英使華爾身到署聲言。藏番於界外近距大吉嶺百餘里地方。建立礮台。意在阻止通商。行令本處查明諭禁。當經前任大臣^{崇色}譯據該胡圖克圖申覆。是因去年春夏之交。屢據哲孟雄部長及帕克里營官探報。英人定期入藏。倘逢阻滯。定即帶兵強進。邊情甚緊。故於藏屬熱納地方境內隆吐山上。建築房屋圍牆。藉以巡防棲止。但期自保疆土。初非越界生端等情。咨覆在案。今復准總理衙門咨查前因。本大臣查去年夏間。英人自作轉圜。但請界外通商。即可永不進藏。而爾藏衆併此亦且拒之。爾等是慮英人陰鷲深險。惟恐貽患將來。意圖自固。尙屬近情。是以據九月二十六日譯漢申文。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矣。夫憂深慮危。固屬防患之常。而肇衅招尤。轉資敵人藉口。築礮台添兵。雖前據該胡圖克圖面言。並未越界惹事。更未於外國地面修蓋巡防等住寨。然既經總理衙門兩次咨查。必應澈底詳覆。畢竟有無其事。該胡圖克圖其實言無諱。萬勿迴護遮飾。是爲至要。復於十月十五日接奉賞來譯文內開。本月十一日未刻。川督部堂五百里飛咨。轉行八月二十八日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本日電。英使照稱。印度大臣以藏兵越界守西金。中國如不飭令撤回。即調兵驅逐等語。此事恐起兵端。希飛咨駐藏大臣。速令番兵撤回藏境。勿任堅執貽患。西金地方。向歸何屬。音係何字。速查電覆。即轉電川督云。鴻面詢英參贊稱。西金在大吉嶺之內。若番兵不撤。印兵必往驅逐。料番兵必不支。須早設法。等因。查此案前

於九月二十一日接准初次川咨。當即譯行該胡圖克圖確切查明。據實申覆在案。今復接准前因。除將該胡圖克圖噶布倫等先後面陳大概情形。先行咨復總理衙門外。合再譯行該胡圖克圖。即將上年修建卡房稽查隘口之隆吐山。究竟是否屬我藏境。相距哲孟雄界幾何。有何憑據。現在該處留人若干。其地是否橫截廓爾喀印度往來之路。以上各節。務須逐一迅速查明。與前查事理。併案申覆。以便詳咨總理衙門查照。此等情事。必須據實質言。不可稍有遮飾。等因奉此。查此案。大衆會商細籌。藏屬帕克里所轄邊界。與披楞兩家重隣遠隔。從來不相開問。既不相識。嫌隙無自而生。厥後英吉利佔踞甲噶爾地。在噶爾噶達派駐頭人卒伍。乃於道光年間。輒來哲孟雄部落之大吉嶺地。過夏。初僅來往僑居。後竟浸淫不已。種樹植茶。開行設肆。規模既大。包藏禍心。逾嶺百餘里。至布魯克巴境。先在噶倫繼而廣至波棟等處地方。任意蓋房。往來住居。雖聞小有租息。其數不得確知。其後更由大吉嶺東行六十餘里。於從無鐵橋渡口之臧取卡河畔。經過布屬噶倫一帶。創修鐵鎖渡橋。以通牛馬。從此凌虐盤剝。任意妄爲。直與強奪無異。此英吉利險詐陰鷲。歷年傾陷哲孟雄布魯克巴之情形也。詎知貪心無厭。有若蠶食。得步進步。直無已時。前曾潛來藏治本境之捻納山。偷修道路。去年春夏之交。疊據哲孟雄部長帕巴里營官探報。英人麻克雷行將進藏。聲言有若能暢行無阻。則無庸議。不然即擬帶兵強進之說。且彼蓄意。尙欲擇地於藏治廓布處所蓋房。經我藏衆婉言勸阻。雖中途折出境外。因此唐古特於本治東路隘口之隆吐山上。蓋造碉樓卡房。由江孜汛撥兵防守。以資備禦。後來邊情既緩。僅留兵役百餘名。常川駐紮。以期自守疆界。此係帕克里外東路要隘。不得不於隆吐山設卡之情形也。查哲孟雄布魯克巴與唐古特同奉黃教。風俗文字。莫不皆同。原係中國邊界以內部

落之人。世受大皇帝及達賴喇嘛恩典。係爲天朝親嫡子民。並非別處連境可比。現在英人侵蝕哲布南部落。開端興工創修橋座。論理我唐古特即應呈明欽憲。發兵驅逐。惟我天朝現在待彼恩厚。故將以前盡自容忍。不料英吉利終不自反。翻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屢次瀆陳。砌詞聳聽。謂我唐古特越界出疆。設兵置戍。欲藉中國之威。挾我以不得不從之勢。是誠何心。是乃何理。而前奉飭知川督部堂轉行北洋大臣李電。意在令我唐古特即速撤卡弛防。或以爲果真越界也。自是不知疆域形勢之故。嗣於十月十九日。復奉欽憲大人傳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文。行查建卡界地。以定應否設防之據。仰見

中堂王爺大人持平任理。一視同仁。是不專以強弱爲重輕。即此一端。藏衆已覺心服。查哲孟雄布魯克巴部落係中國邊界以內之天朝子民。屬地是實。至於哲布兩界以內之日納地方。原係藏屬所管本地。實是真情。其地從前經前輩達賴喇嘛撥賞哲孟雄部民住牧。交其該部長兼轄。其日納以內之隆吐山。更係藏治本境。現在收管。而今若令撤去巡卡一事。實係萬不可行。謹將藏南地繪圖貼說。呈請大人移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備案。請看設卡之隆吐山。究竟是誰境界。我自戍守。與彼何干。地去大吉嶺相距幾何。是否橫截廓爾喀與甲噶爾相通路徑。不難一目了然。至其所稱西金名目。夙所未聞。無從查覆。惟言我唐古特置守之隆吐山。是在大吉嶺之內。此言顯係意存朦混。預爲將來狡展地步。不可不與辨晰。查大吉嶺是哲孟雄部落南境。自彼英吉利言之。若以嶺之西南爲內。容或可說。今我置守之藏治隆吐山。在大吉嶺東北。彼何云內。倘以嶺之東北爲內。則所有地方。原是藏屬哲孟雄布魯克巴諸境。彼更何得云內。彼若如此害理昧心。任情狡詐。惟有懇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使。令將向所侵佔藏南哲孟雄布魯克巴各部落之地。一概退出。換還鎖鑰。以正疆界。方爲

正辦。伏乞衡奪至禱。再所請新增邊外通商一節。我等藏衆仍復拒絕。倘再置若罔聞。小的藏番等各守疆土。並非越分犇衅滋事。英人若聽挾仇惹事。小的等縱有男盡女絕之禍。惟有復仇抵禦。實力阻擋。此係閭藏僧俗大衆公立誓詞切結。毫無三思更悔。伏乞大人查閱轉咨施行。爲此閭藏公同出具圖記。

謹將藏南暨哲孟雄布魯克巴部落地方形勢。開具圖說清摺恭呈鈞鑒。查西藏江孜汛地。向設換防守備一員。戴琤一員。其屬帕克里管理隘口營官二員。其下有兩貢巴棍及寺院。並有上下卓瑪依捻納傾披廓布格壓青蒼隆吐日納等地。村寨百姓等住戶。日納之地。原係藏治本境。經前輩達賴喇嘛撥賞哲孟雄部民住牧。卽交該部長承管。領有商上印據執照。從此未放營官。其實仍爲藏地。又哲孟雄部長娶妻藏婦。向來翻山過藏屬帕克里一帶。傾披地方。曾准乘涼避暑。其地原係藏屬卓瑪依六村轄境。該部長亦僅在彼修房住歇。餘地全歸商屬百姓自行收管。自熱納以外。西南是哲孟雄地方。東南係布魯克巴地方。查此哲布兩地。教道風俗文字。皆與唐古特同。乃爲中國邊界以內之小部落。原係天朝子民。常年商上既有賞賜。遇有災沴。復加賑恤。不但此也。從前大皇帝欽差。亦有因事賞給該部長職銜頂翎之案。每值新年。哲布兩部長。專差頭人進藏。在駐藏大臣。達賴喇嘛。以及掌辦商上諸們罕胡圖克圖噶布倫等處。呈遞吉祥哈達。土儀數事。叩賀新禧。駐藏大臣亦同賞各該部長庫存綢緞茶葉布等物。歷經報部有案。商上亦復同賞物件口糧等項。是該哲布二部落百姓等。遇事莫不謹遵漢番示諭。該哲布兩部落係歸天朝版圖爲民。該二部以外。方是印度甲噶爾之地。印度甲噶爾當初亦是佛國。並非天主等教。後被英咭喇恃強侵佔。竟爾奴隸視之。遂在噶里噶達設立頭人卒伍。於是駐彼英咭喇每年輒至。哲孟雄部落之南境內。

大吉嶺一隅之地。夏季僑居一時而已。繼漸浸淫植樹種茶。設肆開行。久之逾嶺迤東至布魯克巴屬之噶倫細地。再廣而至波棟地方。漸次侵佔。又由大吉嶺東侵六十餘里。於從無渡口之臧取卡河畔。創修鐵鎖橋一座。以通牛馬。此橋迤東四十餘里。卽係布屬噶倫細地。轉北而至波棟等處地方。任意建蓋洋房。往來居住。自侵布魯克巴境後。益圖開拓之謀。上年潛至藏治本境之捻納山。偷修道路。去年春夏之交。疊據邊報。有英官薩海麻克雷行將帶兵強自進藏之說。其後復有英人欲至藏治本境廓布地方蓋房之信。經我唐古特迎至中途。婉言理論。勸回出境。訖。以此我唐古特更有戒心。是以在帕克里外藏治東路隆吐山要隘。建蓋碉樓卡房。常川駐紮。自守疆界。今奉飭查疆域界址。謹繪藏南輿圖。逐處貼說。呈請備案。圖內除鄰封不列外。藏治本境地方用正黃色。於西面轄境哲孟雄地方。用淡紅色。於東南轄境布魯克巴地方。用淺藍色。凡路皆用土黃色。水皆綠色。凡我中國民居廟宇房舍皆正寫。哲孟雄布魯克巴境內。現有英人洋房各處。則倒寫以別之。庶期醒目。圖內旣已逐處貼說。茲併撮舉大綱。以當總敘云爾。爲此小的閭藏僧俗大衆公同出具圖記呈單是實。

清季籌議奏牘 第一輯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文碩奏牘卷四

吳江 吳豐培 輯

咨總署送藏南輿圖以備考核 光緒十三年

爲咨送藏南輿圖以備考核事。案查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一、十月十一等日，兩准四川轉行八月十二、二十七等日電示。十八日復奉九月初一日鈞函，暨鈔往來照會，皆爲英使來言藏番越界戍守，請飭撤回事理。當將節次傳見僧俗番官，面問大概情形。於九月二十二、十月十三、十九等日，備具公文電略，附肅公啓，三次奉覆在案。查藏番在隆吐山添設卡倫，之是非，要以其地果否越界爲斷。制捧讀鈞函，立論持平，深中肯綮。傳諭僧俗番官，亦皆心服感悅。節經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飭令平心據實詳查。所建卡倫地址，畢竟是否出境。如果實有越界之處，當即撤回藏境，不可迴護。前非既往，即可不答。否則亦須查明，委無越界確據，以憑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覆英使去後。茲據該胡圖克圖具文轉遞，閱藏公稟一件，藏南輿圖、併輿圖總敘各一紙，合將原稟暨輿圖總敘譯錄漢文，同圖一併咨送貴衙門，請煩查照以備考核施行。須至咨者。計鈔原稟二件，輿圖一紙，附圖總敘一紙。

致川督函陳述藏番不肯遵諭撤卡目下礙難遽示威嚴

仲良仁兄大人閣下。十一月十九日。准大咨轉津電。當將奉到日期。二十日先覆。二十四日復准轉來陽月二十三津電。兼承手教。誦聆種切。當即譯行商上。併連日傳見僧俗番官。面加導諭。伊等面覆。大致則言設卡之隆吐山。實在日納以內。本是藏治本境。且關東南門戶。斷難讓人。伊等只圖自守疆域。決不格外先惹是非。英若先來搗衅。伊等勢出無可如何。不論強弱。惟有盡力禦之。至於禍福成敗。天命有定數。盡人事以維之。或可轉危爲安。避驍雄以讓之。必致終貽後患云。先是九十月間。疊接京電。節經飭令僧俗番官。平心據實詳查。卡倫所在。究竟有無越界真情。有則應即撤回。既往可以不咎。無則必有詳明確據。以憑輾轉辨覆。伊等則稱委無越界情事。確據可以繪圖。惟藏中繪工甚乏。事關疆域。更貴詳明。請略寬時日。調到竹節堪布。當以藏南與圖呈驗。此十月中旬事也。茲據商上遞到與圖一紙。本由六百里馳送總署查核。併譯遞圖中文公稟。分呈冰案。查藏番雖隸天朝屏翰。而自來政尚綏柔。頒朔所不及。他可知也。道光以後。控馭尤寬。近年情形。則更叨高明燭照久矣。目下遽示威嚴。仍恐事難就緒。轉致有妨大體。因思英雖驕悍。而說門面話。不能不講和局。不能不說常理。今以地圖送總署。執此論說。或可挽回萬一。亦未可知耳。手肅馳覆。虔請勛安。

致總署函隆吐山卡實未越界請據圖與英使理論

敬肅者。商上遞到地圖公稟。另備印文奉呈鈞鑒。十一月十九、二十四等日。連接四川來文。錄寄少荃中堂轉行。十月初十、二十三等日電示。皆催藏番撤卡事也。二次川文中。仲良附以手札。謂總署電中既露驅逐字面。似可略示威嚴。云文碩竊謂英人名托和好。實尋衅端。彼既再三以此瀆請。在我不妨姑示曲從。貴署允爲速辦。勢出無可如何。惟唐古特雖隸天朝藩部。而自來政尚撫綏。事每因俗定制。以是頹潮不及。他可知也。道光以後。控馭尤寬。近年情形。更在洞鑒之中久矣。今若倉卒示威。不惟事難就緒。轉恐有妨大體。而設卡一事。更有難以威行者。蓋其是非關鍵。要以果否越界爲斷。溯自九月下旬。文碩屢飭商上及諸番官。令其平心據實詳核卡倫所在。究竟有無越界情事。有則應卽撤回。切勿迴護前非。既往亦可不咎。無則必須詳明確據。以憑轉覆。伊等總稱實無越界情事。確據可以繪圖。惟此間繪工甚乏。請略寬時日。俟調到竹節堪布。當繪地圖呈驗。十月十四日。文碩接到仲良九月初一日來信。有色石友在省面談藏番越界防守是實。前曾據實咨明總署等語。當卽據以詰問第穆胡圖克圖。面覆去歲建卡之初。曾經關白委員轉稟欽憲立案。詎色將軍置若罔聞。漫無可否。其時邊警頻傳。事不可緩。本不過稟明立案而已。故不及候飭。迨迨至本年春間。接到總署來文。色將軍又復飭查。若前此並不知有其事者。商上隨又據實申覆。此以前實情也。查隆吐山雖在帕克里迤南。實仍中國轄境。譬之四川制軍統轄全省。駐紮則在成都。其西南門戶。則是打箭爐。其口外轄境。則至甯靜山。而康巴喇嘛各路土司之地。無不包括在內。今謂甯靜山東非四川所屬得乎。隆吐山之於西藏。亦猶是耳。不料色將軍端居高拱。在此坐鎮八年。竟以朝廷所俾封疆轄境。片言之際。拱手奉人。固已出諸意表。第不知所奉者是藏屬之哲孟雄乎。抑外洋之英咭喇乎。幸而言之省中制憲。無關出入。假使外洋聞之。豈不予人以口實話柄。

我喇嘛實在糊塗不解不解。該胡圖克圖去後，檢查案卷，本年三月商上申覆前事，即言設卡之隆吐山是在藏屬熱納地方以內，石友咨覆亦即據此而言，併無加按有藏番在哲孟雄設卡之語。當已函致仲良，此十月十九日事也。今電示英使言日納嶺爲西藏邊界，英人決不犯此藏界云，復以詰問諸番官，據稱日納嶺即是帕克里外藏治東路隆吐山隘口迤南之熱納地方，緣日熱兩音相近，漢人於此往往兩呼，由來已久。漢番共知，英咭喇既知藏界在此，尤不應以越境藉詞云。查番官所謂日熱音近，漢人於此往往兩呼之說，文顧到任以來聞之熟矣。昨偶翻昔宗伯和泰菴先生西藏賦注，亦有帕克里俗名帕哩，自帕克里至支木山一帶，賊猛谷日納宗官寨，此內爲唐古特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其東爲布魯克巴境，俗名竹巴云一段，是日熱音近兩呼，即此又可概見，而日納下之宗字，尤爲形容確切。蓋唐古特語，凡山水分歧合會三角處皆謂之宗，今考地圖，熱納實在隆吐山南，正與哲孟雄布魯克巴三角接壤交界處，據此則唐古特未曾越界，更爲可信。此而欲以英人前此潛修道路之捻納山憑空牽混，藏番安能心服，令其以疆域門戶讓人，藏番又安肯從事，抑且無理可說，此令撤卡之所以尤難威迫也。因思英人雖云狡詐，而說門面話不能不講和局，現在藏番遞到輿圖，執此與之理論辨晰，或可挽回，亦未可定。至兩奉十月電示之後，皆經譯行商上，飭令申覆，祇因集議公出圖記未全，不能呈案，其創擬草稿，曾向商上索來譯看，大致是爲唐古特受恩深重，遇事不敢抗違，但設卡之隆吐山實是藏治本境，且爲東路門戶要區，英請撤卡之謀，不惟有妨藏地，並且無益邊防，斷難允許，不得不請奏明聖鑒，暨咨總署核奪云爾。至英人行且用武，恐招禍殃一節，伊等則言禍福成敗，天命有定，盡人事以維之，或可轉危爲安，避驍雄以讓之，必然終貽後悔，又飭如十月初十日電示之後，番官因英使有不容守冬之說，來轅請

示如何辦理。英兵若果真來，是否准其布置。文碩諭以邊防之備，固貴機先。軍旅之機，尤宜縝密。切毋張皇輕率，不惟無端速禍，且轉貽人訕笑。輕爾藏衆粗率無識，僧俗番官亦言藏境門戶不得不自固守。先發速寇，我等亦決不爲。此奉十月電示以後情形也。除俟商上申覆到日，另具公牘馳達外，謹先肅覆。祇請

通侯王爺中堂大人

鈞安。敬祈朗鑒。謹肅。

第穆胡圖克圖函新建巡卡毫無越分肇衅

代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帥傳第穆呼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案准大人與問上賞來譯文。有案不再重錄。情因

成都將軍川督部堂

咨開。十月初十日直督閣衙部堂李來電內開。英使現稱藏治隆吐山巡卡撤回一事。當經噶布倫總堪布等嚴飭閣藏僧俗大衆會商籌思。現與大人遞來圖記回覆夷稟。另爲轉送。援案我呼圖克圖噶布倫總堪布等揆思英咭喇之人非比從前。竟敢出頭惹事。毫無終止。惟我屬本治隆吐山新建巡卡等住寨。原係我守我界。毫無越分肇衅生事。固係實情。此項一切緣由。應如何轉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處。鈐候詳細妥爲辦理。深沾公便。爲此具信字。

三大寺等公稟隆吐山撒卡斷不可行

小的色拉布資細噶勒丹三大寺。商屬供職僧俗文武大小番官頭目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於十一月十九日。欽差大人傳喚噶布倫等面奉吩諭。並代辦事務榮增帥傳。第穆胡圖克圖佛爺奉文內

開。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會咨。十月初十日直督閣部堂李來電事理。飭令商上噶廈審奪機宜。妥酌辦理。茲又奉大人譯行

川咨原文。據該英咭喇現稱藏官承認有據。接印度大臣電。決不容番兵在彼守冬。遲即驅逐等語。此事再緩必開邊釁。希飛咨文大臣迅即撤退。至要。等因。蒙此。小的僧俗大衆傳集公商。竊查小的藏番。不得不修巡卡於隆吐山。先後具文陳明在案。此地實是藏治本境門戶。並非甲噶爾與廓爾喀等互相往來大路。我守我境。自保疆土。既無越界惹事之曲。我理甚直。英咭喇理不應非分干預。任意砌詞攔阻其事。乃因欲由此路進藏。經我藏番自守門戶。其心不能如願。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虛捏妄告。誣賴我藏番越界生事。播弄是非。天良喪盡。我等藏番安分自守。與彼何干。該英咭喇有何不雪之冤。輒言興兵生事。倘再不知自返。因我不滿其願。無論何時敢來尋衅滋事。小的閤藏僧俗大衆。惟有同心協力。復仇抵禦。決不放行。小的等早經出立誓結。處心已定。縱然有何勝敗。惟有盡人事聽天命而已。至隆吐山所設巡卡房寨。以及兵役人等。假使遵示裁撤。則門戶要區。不自保守。必不能安居無擾。不但我唐古特人衆斷不甘心。且於朝廷邊防至計。亦必貽誤不淺。所有隆吐山撤去卡房兵役一事。無論如何。實多礙難。斷不可行。小的番民人等。縱有男絕女盡之憂。惟有實力禁阻復仇抵禦。決不容忍。毫無三思。翻改。亦無一語變更。此項緣由。應如何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鈐望施恩辦理。爲此於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前後藏僧俗大衆。公同出具圖記。

咨總署送藏番不允撤卡公稟

爲咨覆事。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准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會咨。十月初十日。直督部堂李轉行貴衙門。電信到藏。本大臣查

此案關鍵。總以唐古特設卡之隆吐山。是否越界爲斷。溯自本年三月至十月。疊次飭查。節經商上申覆。均稱隆吐山設卡之區。委實藏治本境。不知英使所謂藏官承認有據一語。何自而來。若謂是指隄任伊犁將軍前駐藏大臣色在省面談。設卡隆吐山是在哲孟雄境一語爲據。則本大臣十月十四日。接到川督部堂九月初一日來函後。曾以詰問第穆胡圖克圖。當以前大臣色在任八年之久。而於封疆轄境猶未了然。所言初非確切之處。登時面覆。已於十月十九日函致川督部堂在案。且前大臣色祇言設卡之區。是在哲孟雄境。併無阻梗大路之語。而哲孟雄原是中國轄境。其設卡更在哲孟雄迤北。英人何得掠爲己有。作此理直氣壯之詞。況前大臣色是與川督部堂面談云爾。即使分寄本大臣暨貴衙門北洋大臣李。而英使烏自得而知之。此理殊覺費解。至來電所謂若不卽早撤回藏界。英人定行驅逐。斷不容其守冬一節。查藏番既未越界置守。似難勒令遣撤。況其地卽藏境。人卽藏民。更將令其撤至何處住牧耶。惟英使既有是說。當經傳集噶布倫當面飭知。令其審奪機宜。妥細斟酌。隨錄原文。譯行代辦商上事務第穆胡圖克圖知照。併將大概情形。卽於二十日先行咨覆川省。二十八日又具公啓奉達鈞覽。各在案。茲據該胡圖克圖申覆前來。合行咨覆。爲此照譯原稟二件。抄單飛咨貴衙門。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計抄單二件。

川督劉秉璋來函隆吐山卡須嚴飭早撤並抄送往返電稿冬至後一日

淑南老世叔大人閣下。十月十一二十四。暨冬月初七。三次插羽飛咨。並附手函。諒可先登沙案矣。敬維興居納福。

爲頗爲慰。頃二十四北洋電稱英使云日納爲藏邊英決不犯因而悟及英所云藏卡係又在日納之外不知隆吐山果在日納外耶。如在日納外是真無理取鬧矣。即在日納內亦以嚴飭早撤爲安邊息事之長策。蓋藏萬非英敵駐此挑釁必被驅逐更恐英人收手不及遂侵藏界更爲費手至隆吐番卡究竟在日納內外望將路程里數暨哲部輿圖先賜一分仍再委員前往確查示復至敵處現與總署暨北洋電商往返數次抄稿呈電時局艱難與其焦頭爛額未必有功不如曲突徙薪可以無事尙望及早設法挽回不以煩瑣見責是所深幸瑣瑣布聞即請勘安不盡。

鈔總署來電 冬月初六日晚到

印初意不許藏兵在隆吐過冬本署婉商英外部允展至明年正月底止希飛咨藏中如期撤兵再緩必生事。

鈔復總署密電 冬月初七

夜奉鈞電今晨即飛遞惟近准文大臣咨藏番設卡係在熱納地方以內之隆吐山查熱字即日字繙譯之轉日納在藏屬哲孟雄界內而十月二十四鈞電內開英使云日納嶺爲西藏邊界是藏番設卡尙在界內不知英使何所據而謂隆吐在藏界外耶抑雖知在藏界內而不許藏番設卡耶此間仍轉催文大臣勒令撤卡貴署可否與英使再爲問難乘璋陽辰印

鈔致北洋大臣電 冬月初七日申刻

文大臣來咨藏番設卡係在日納以內之隆吐山總署來電英使云日納爲西藏邊界尙有藏兵駐守決不犯此

界竊思英既不犯日納則隆吐猶在日納之內已一面飛咨文大臣勒令藏番撤去隆吐之卡一面電請總署與英使再爲問難蓋藏番蠢頑恐難聽命因思尊處與公使素熟能爲理論打一圓場乎秉璋陽中

鈔致總署電 冬月初八日辰刻

昨晨肅電後細思隆吐實在日納之內若使既認日納爲藏邊許其駐兵不犯此界何又越日納而必撤隆吐之卡或者道里荒遠因有訛誤似須切實詢問秉璋庚辰印

鈔北洋大臣李來電 冬月初八日晚

日納嶺內外恐藏帥並未明晰英人考究地界甚精必不妄稱日納以內爲外何弗速派幹員馳往該處查勘清楚再據以辯詰英外部允展期二月十八尙趕得及姑將來電大意電告芝田俾資談助鴻齊印劉芝田係出使英國大臣

鈔復北洋大臣李電 冬月初九日

昨電示甚感川去藏八千里插羽文至速一月到委員到彼必須三箇月萬趕不及已飛函文大臣再確查速覆其實色大臣面談亦確言隆吐山在日納內似又不至模糊若此秉璋佳印

三大寺等公稟詳陳英人在捻納修路及藏番建卡情形

小的色拉布實綱噶勒丹三大寺以及各寺院並僧俗文武大小官弁頭目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本月十九日奉諭飭知十月十一日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會咨直隸閣部堂李轉行電信業經申覆在案茲又奉

諭飭知十月二十四日省中轉咨電信事理。行令詳切申覆。等因。蒙此。遵查原文內述。英使言藏界日納嶺一節。卽是藏南帕克里外東南邊境。與所屬之哲孟雄布魯克巴東西北三面互相接界之熱納地方。緣熱日兩音相近。故漢人有說本音熱納者。亦有說轉音日納者。由來已久。漢番人所共知。英咭喇既亦明知藏治疆界是此熱納地方。且言決不犯此藏界。然則我唐古特在治界熱納迤北之隆吐山隘口設卡自守。與彼何干。而自去年冬季。屢變其說。砌詞聳聽。藉以阻撓者何也。前後印證矛盾顯然。可見上天垂鑒。終不藏奸。使其自言敗露。至其所稱自日納至隆吐山。彼曾修路數十里一節。是捻納山亦非日納嶺。捻納更在隆吐山北。緣前數年英咭喇曾招雇游民作爲鄉導。私逾隆吐山隘口。潛來窺探路徑形勢。其時東路隘口一帶地方。居民較少。空曠地多。是以初未另設專官兵役。洋人探路是由該處本地村目人等覺悟其奸。按照向規。報明兼管之帕克里營官。由該營官層次轉報噶廈商上。於是始知其事。趕緊派人前往婉言勸阻。該洋人經勸之後。亦卽退出境外。並無口角爭競。惟自該處村目查報。至噶廈派人勸阻。往返之間。爲日不少。以是該洋人有暇。得將隆吐山至捻納山一段道路崎嶇險仄處。平墊開寬。此其所謂修路也。我唐古特初無防彼行同狗盜之心。自此始知戒飭。適去年春夏之交。麻克雷有帶兵進藏之說。我唐古特是以撥兵設防。繼而英咭喇又有欲往廓布蓋房之意。我唐古特是以添建東路巡卡。皆因英咭喇叵測居心。以致不得不爲多方設備。然亦祇圖自守疆界。謹飭將來而已。至其以前私入隘口潛修山路等事。旣已因勸折回。已往之事。可以不必深究。是以我唐古特於此節未經稟明欽憲。不意英咭喇轉以容讓之心。援爲口實。試問捻日兩音相去何遠。安能牽混。此其險詐無良。昭然若揭。况其偷修之路。專是藏治東邊門戶。不惟無礙印度廓爾喀。

相通之路。且與哲孟雄、布魯克巴路徑無涉。英咭喇既言不犯藏界而於東路隘口門戶要區。又復數爭執者何也。試思疆域門戶。誰肯讓人。此其蠶食地土。意更顯然。溯查英咭喇自佔印度地方。卽已垂涎藏境。以便東窺四川雲南。北竊西甯青海。水陸交衝。蠶食我大清邊境。蓄志雖久。願總未償。光緒二年。適雲南有殺馬嘉哩一案。烟台議和。乘機竄入來藏通商一款。其時欽差大臣李。既未身經藏地。又未先查有無窒礙情形。倉卒允許。奏明之後。節奉歷任欽憲札飭。以欽奉諭旨。飭令與彼通商。卑唐古特大衆僧俗。以英咭喇人性陰鷲。教道不同。且見其與他處部落併開。其與緬甸諸國。皆是先以甘言利誘到手。蹂躪不堪。屢鑒前車。恐蹈覆轍。致妨佛門黃教。併誤大皇帝屏翰邊疆。是以縷述下情。屢請轉奏。大皇帝聖鑒。暨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惟我唐古特語言直質。其委曲苦衷。能否備達天聽。則不可知。但後數年情事似緩。迨十一年。欽差大臣侯爵曾駐英之際。該國復理前說。於是邊情復緊。復奉憲諭。併派委員開導。我唐古特復以前情照前懇請奏咨。歷經辦理在案。今英咭喇自覺通商伎倆不行。又誣我唐古特越界戍守。屢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砌詞聳聽。其實屢變其說。前後不符。揣其處心積慮。無非欲憑中國之威。挾我唐古特以不得不從之勢耳。竊思卑唐古特自前明末世。因其國政日非。遙望東方有大聖人出。其時不約而同。內外蒙古招徠書至。於是遠道輸誠。投歸我曼殊師利菩薩太宗文皇帝。自崇德七年以後。歷蒙列聖隆恩。稠疊御災捍患。乃得樂業安居。三百年來。閭閻僧俗大衆。莫不頂戴鴻慈。有同天地高厚。凡有敕諭。罔敢不遵。獨此英咭喇所請通商撤卡二事。委實後患良深。不得不爲斟酌詳慎。仰維大皇帝所以飭令通商之故。原爲兵凶戰危。恐致有傷生靈。不如姑示俯從。消弭禍患之意。無如英咭喇陰鷲性成。志在地土。斷非邊外通商遂能相安無事。其

垂涎藏境。於其詞旨聽。妄請撤卡一節。證據益明。此而若不堅持力拒。必致貽患將來。轉非所以仰體三百年來列聖暨今大皇帝撫育番民振興黃教之至意。且卑唐古特受恩深重。明知必誤邊疆。隱忍不言。更是天良漸泯。是故不得不將英咭喇所請通商撤卡兩事。斷難允許情形。再行縷細陳明。伏祈大人轉奏大皇帝聖明。慈鑒。暨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辦理。邊疆幸甚。黃教幸甚。爲此屬下大衆公同出具圖記。

隆吐山設卡一案縷敘前後情形據實奏聞摺

奏爲據咨奏聞。仰祈聖鑒事。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奴才接准四川總督劉秉璋會同成都將軍岐元六百里飛咨內開。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北洋大臣李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三日電開。英使云。日納嶺爲西藏邊界。向有藏兵駐守。英人決不犯此界。其自日納以至隆吐山。相距數十里。英人修有大路。今藏番橫建兵房於此。若不退回舊界。定即驅逐。不能久待等語。藏兵越界駐兵。本屬另生枝節。授人以柄。儻再遷就不撤。開衅卽在目前。此時時機萬緊。總署已允從速辦妥。著飛咨駐藏大臣。將隆吐山之兵。速卽查撤。逐回藏境駐守。並將辦理情形速覆。遵旨電達。卽轉飭川督云。等因奉此。合亟咨明貴大臣請煩查照。速卽轉飭撤回藏界。不得稍延。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等因到藏。先是九月二十一。十月十一。十九。十一月十九日等。四接四川轉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李鴻章電信。暨往來公函。照抄往來照會。皆爲英使數言藏番越界戍守。務須令速裁撤事理。節經奴才譯行代辦商上事務第穆胡圖克圖。阿旺洛桑稱勒拉普結。併屢次傳見噶布倫總堪布等僧俗番官。當而曉諭。反復駁詰。隨時譯其

聲覆大指。陸續咨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問抒蠡測。附便咨商。又因藏番屢次指天誓日。力辯祇在藏治東路。隆吐山隘口設卡自守。委無越界情事。言之鑿鑿。矢口不移。於是向索詳明確據。以憑登覆英使。十一月二十七日。譯據商上備文申送藏南輿圖。暨附總敘一紙。閱藏僧俗公稟一件。當於二十八日。由六百里咨送總理衙門查核酌辦。一面將此次電音譯行商上去後。茲據胡圖克圖阿旺洛桑稱。勒拉普結援據衆情申覆內稱。遵查原文內述英使言藏界日納嶺一帶。即是藏南帕克里外東南邊境。與所繪之哲孟雄布魯克巴東北三面互相接界之熱納地方。緣熱日雨音相近。故漢人有說本音熱納者。亦有訛轉音日納者。由來已久。漢番人所共知。英咭喇既已明知藏治疆界是此熱納地方。且言決不犯此藏界。然則我唐古特在治界熱納迤北之隆吐山隘口設卡自守。與彼何干。而自去年冬季屢變其說。砌詞聲聽。藉以阻撓者何也。前後印證矛盾顯然。可見上天垂鑒。終不藏奸。使其自言敗露。至其所稱自日納至隆吐山。彼曾修路數十里一節。是捻納山亦非日納嶺。捻納更在隆吐山北。緣前數年英咭喇曾招雇游民作爲鄉導。私逾隆吐山隘口。潛來窺探路徑形勢。其時東路隘口一帶地方。居民較少。空曠地多。是以初未另設專官兵役。洋人探路。是由該處本地村目人等覺悟其奸。查照向規。報明兼管之帕克里營官。由該營官層次轉報噶廈商上。於是始知其事。趕緊派人前往婉言勸阻。該洋人經勸之後。亦即退出境外。併無口角爭競。惟自該處村目查報。至噶廈派人勸阻。往返之間。爲日不少。以是該洋人有暇。得將隆吐山至捻納山一段道路崎嶇險仄處。平整開寬。此其所謂修路也。我唐古特初無防彼行同狗盜之心。自此始知戒飭。適去年春夏之交。麻克雷有帶兵強自進藏之說。我唐古特是以撥兵設防。繼而英咭喇又有欲往郭布蓋房之意。我唐古特是以添建東路巡卡。皆因英咭喇叵測居心。以致不得

不爲多方設備。然亦祇圖自守疆界。謹飭將來而已。至其以前私人隘口。潛修山路等事。伊等既已因勸折回。已往之事。可以不必深究。是以此節未經稟明駐藏大臣。不意英咭喇轉以容讓之心。援爲口實。試問捻日兩音相去何遠。安能牽混。此其險詐無良。昭然若揭。况其偷修之路。專是藏治東邊門戶。不惟無礙印度廓爾喀相通之路。且與哲孟雄布魯克巴路徑無涉。英咭喇既言不犯藏界。而於東路隘口門戶要區。又復數數爭執者何也。試思疆域門戶。誰肯讓人。此其蠶食地土。意更顯然。調查英咭喇自佔印度地方。卽已垂涎藏境。以便東窺四川雲南。北竊西甯青海。水陸交衝。蠶食我大清邊境。蓄志雖久。願總未償。光緒二年。適雲南有殺馬嘉哩一案。烟臺議和。乘機竄入來藏通商一款。其時欽差大臣李。旣未身經藏地。又未先查有無窒礙情形。倉卒允許。奏明之後。節奉歷任駐藏大臣劄飭。以欽奉諭旨。飭令與彼通商。卑唐古特大衆僧俗。以英咭喇人性陰鷲。教道不同。且見其與他處部落。併聞其與緬甸諸國。皆是先以甘言利誘到手。蹂躪不堪。屢鑒前車。恐蹈覆轍。至妨佛門黃教。併誤大皇帝屏翰邊疆。是以縷述下情。屢請轉奏大皇帝聖鑒。暨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惟我唐古特語言直質。其委曲苦衷。能否備達天聽。則不可知。但後數年。事情似緩。迨十一年。欽差大臣侯爵曾駐英之際。該國復理前說。於是邊情復緊。復奉劄諭。併派委員開導。我唐古特復以前情照前懇請奏咨。歷經辦理在案。今英咭喇自覺通商伎倆不行。又誣我唐古特越界戍守。屢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砌詞聳聽。其實屢變其說。前後不符。揣其處心積慮。無非欲憑中國之威。挾我唐古特以不得不從之勢耳。竊思卑唐古特自前明末世。因其國政日非。遙望東方有大聖人出。其時不約而同。內外蒙古招徠書至。於是遠道輸誠。投歸我曼殊師利菩薩太宗文皇帝。自崇德七年以後。歷蒙列聖隆恩稠疊。禦災捍患。乃得樂業安居。三百年來。閭閻僧

俗大衆莫不頂戴鴻慈。有同天地高厚。凡有敕諭。罔敢不遵。獨此英咭喇所請通商撤卡一事。委實後患良深。不得不爲斟酌詳慎。仰維大皇帝所以飭令通商之故。原爲兵凶戰危。恐致有傷生靈。不如姑示俯從。消弭禍患之意。無如英咭喇陰鷲性成。志在地土。斷非邊外通商。遂能相安無事。其垂涎藏境。於其砌詞登聽妄請撤卡一事。請據益明。此而若不堅持力拒。必致貽患將來。轉非所以仰體三百年來列聖暨今大皇帝撫育番民振興黃教之至意。且卑唐古特受恩深重。明知必誤邊疆。隱忍不言。更是天良漸泯。是故不得不將英咭喇所請通商撤卡兩事。斷難允許情形。再行縷晰陳明。伏祈轉奏大皇帝聖明慈鑒。暨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辦理。邊疆幸甚。黃教幸甚。等情前來。奴才查英人之窺我西藏。蓄意匪一朝夕。積久未發。至光緒二年乘機於議馬嘉哩被殺善後條約。始得列入遊歷通商一款。當時奏蒙俯允。亦急則治標。勢有不得已也。而十餘年來。藏番始終堅拒。英人願仍未涉。茲復藉口藏番越界戍守。數以請飭裁撤爲言。此則邊境門戶攸關。更非邊外通商可比。藏番不允其所求。尤爲情理所必致。讀者或謂事機萬緊。總理衙門來電既有逐回藏界一言。意已顯露。似不妨示以威嚴。庶期就範。殊不知自我國初以來。唐古特雖隸屏藩已久。而歷蒙列聖鴻慈。俯念內外蒙古皆崇黃教。一切制治。大率從俗。以是頒朔之典。初未推行。控馭之方。於茲可溯。而去年五月爲飭邊外通商欽奉寄諭內。亦及雖此事在邊界辦理。將來有無窒礙。未能懸定一節。併免噶布倫等應得處分。更足仰見綏柔撫育。先後同揆。現在英使請飭藏番抽撤卡倫之處。較之邊外通商。尤爲緊要。而土繪圖呈驗。蓋爲質明疆界。俾以登覆英人。奴才詳查所繪界址。證以往昔書籍。所謂未曾越界之說。殊覺可信。况西藏之與印度。中隔哲孟雄布魯克巴兩部落。初非土壤相接。而該二部落向爲西藏附庸。同一風俗文字。今核唐古特建卡之薩吐山。

更在該二部落以內。有爲藏境東路門戶。而英使數數阻撓建卡。殊屬無理。瀆陳。夫以英使無理之托詞。而欲威脅番。番以撤卡。藏番安肯心服就範。甚或挺而走險。豈非敵情未洽。邊患先滋。徒失三百年藩服之心。轉傷朝廷政體。而益煩西顧之勤乎。夫致英人之藉端構衅。與激藏番之挺而走險。同一棘手。非策顧勢不得已。二者相衡。則藏番之變。較英人之來。其得失是非。判然遠矣。所有輾轉電來。威示藏番。逐回藏境一說。實有窒礙難行。且藏界卽是隆吐山。迤南之日納宗營官寨。卡倫猶在日納之北。地卽藏境。人卽藏民。撤亦無從再撤也。至於英人之刁悍要挾。折衝固非易易。然而旣以和好托名。彼亦不能不說正理。比二三十年來。朝廷之所以俯從和議者。原爲息事安民。故多曲從遷就。若或與情不順。強我自拂吾民。則固勢所難行者。況今藏番未嘗越界。圖繪歷歷昭然。而英使屢次陳詞。先後殊涉矛盾。據此推勘。虛實可辨。執此立論。不患無詞。奴才前接總理衙門九月初一日公信。原爲行查卡倫所在。畢竟有無越界。以爲應否駐兵之據。八月二十六日。照覆英使文內。亦已如此明言。立論持平。極中肯綮。奴才當卽傳諭藏番。莫不心服感悅。茲旣查明界址。繪圖貼說。考據詳明。藏番旣無越界戍守。且其地專是藏中門戶。併與印度廓爾喀往來道路無涉。藏番自固疆域。理難勒令撤卡。據此登覆。想英使當亦無如理何也。其此次電中已允速辦一說。蓋在查覆未到以前之事。西藏距京寫遠。往返文報。不克迅速。或總理衙門待查之際。採訪人言。亦有誤謂藏番越界者。是以允其速辦。今旣查明確實界址。自應以此爲據。前此傳聞無稽之談。應毋庸議。此事節經奴才備具公文電略公啓。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因此次電信中有違旨電飭之語。合將奉到情形據實覆奏。且此次商上申文內。顯露疑團。惟恐其所陳不能備達天聽。邊情事務。控馭攸關。奴才尤其不敢壅於天聞。爲此縷敘前後情形。由六百里恭摺馳陳。伏祈

聖鑒謹奏。

上醇王稟英藏交涉終無頭緒兩面相持不下自衛之計應留意豫籌

十二月初五日未刻

敬稟者。文碩四月到任。肅具寸丹。計蒙鈞鑒久矣。八閱月來。仰叨朝廷洪福。地方諸臻安靖。惟與英人交涉事件。日益其難。邊外通商。開導猶無頭緒。而英使又謂藏番越界戍守。數請飭撤卡倫。其端始於客歲暮冬。甚於今年秋季。疊准京津電信。隨時據實登覆。今爲邊情重務。不敢不以奏聞。其節次奉達總署各件。想已叨洞鑒。因不復述。竝陳。惟唐古特之與英吉利。勢成冰炭。斷難水乳。開導十餘年。婉言之既不得行。威脅之尤爲不可。無論文碩樗櫟輕才。無由幹運。卽易高明。若不別圖計畫。但從化導藏番入手。求轉圜。恐緣木求魚。終無實濟。因思英人雖云狡詐。然而彼終托名和好。溯自道光以後。南北口岸開擴已多。何必肫肫在此一隅藏地。況烟臺定議之初。原有斟酌辦理之語。十餘年來。中國之開導藏衆之堅持。一切情形。固亦英人所熟聞者。中外和好有年。洋人獲利不少。僅此一事未辦。遂成決裂。當亦英人所不爲也。況中外所以議和。原期安民息事。而西藏久爲中國佈施香火之區。英人必不使其優游樂業。衡以邦交。殊非敦睦。凡此數節。皆是至情至理。若能開誠布公。婉言商議。揆情度理。當可挽回。顧成事在人。非人無效。熟思再四。現在駕馭洋人最稱諳練。無出李中堂曾侯之右者。若二公竭力設法圖之。或可猶有轉機。故前抒蘊瀾。致函總署。不知以芻蕘爲何如。茲再瀆陳鈞聽。伏望鴻裁。如其事果有成。固屬甚善。不然彼兩面相持不下。我居其間。似亦不可。

不一豫籌自維之計。大致不外籌餉籌兵。文碩則謂更宜籌將。夫籌餉籌兵。事隸川省。若夫籌將。則駐藏大臣分應料理軍務。倘真有事。文碩固自不敢辭責。然軍旅之事。實非所習。諱言匿短。貽誤尤虞。升竹珊曾任滇藩。較之文碩。或有閱歷。顧亦不敢謂其必臻盡善。溯查從前邊境有事。自簡重臣外。亦有特派四川將軍總督來藏會辦成案。第現任將軍岐子惠人。亟明白穩練。在平時無論駐防將軍。綽綽有餘。即使俾以封圻。宜無不克勝任。惟督辦軍務。非其所長。劉仲良曾經帶勇立功。戎機固其曉暢。惟腹省之人。邊外番情。又非所諳。控馭綏柔。恐難中肯。是幸而無事則已。有事則將帥其人。極關緊要。而川藏取材。竟難其選。經曰。凡事豫則立。敢懇王爺留意豫籌。以備東朝顧問。管鑒有見。祇肅愚忱。伏祈垂鑒。謹稟。

譯飭第穆胡圖克圖撤卡既經拒絕通商似宜姑允不可疾惡過嚴激成決裂

爲譯行事。照得本年九月以來。疊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信。謂英使屢言爾唐古特越界設卡。催飭裁撤。節經譯行查據商上申覆。力辯設卡之隆吐山實係藏治本境。且是門戶要區。巡卡勢難裁撤。本大臣業已據情奏明大皇帝。一面咨覆總理衙門。併將呈繪藏南與圖咨送查核。各在案。夫隆吐山既爲門戶要區。必應認真固守。英人屢次阻撓。志未得逞。懷嫌亦甚。尋衅宜防。雖不容守冬之說。未必實有其事。而來歲春融之後。突來滋擾嘗試。則是意中之舉。先事預籌。不容不備。但當慎密機宜。周詳布置。切勿張皇輕率。致侮招尤。轉貽英人訕笑。謂爾藏衆粗魯無識。是爲至要。現在隆吐山卡。雖留兵役百餘名。然無明白曉事之番官。躬親提倡。終恐無濟緩急。爲此譯行該胡圖克圖。其卽督同噶

布倫等。慎重遴選。一明白曉事。曾有閱歷之四品番官。於歲底正初。前往隆吐山卡駐紮。不動聲色。督同帕克里營官。要籌布置。外侮固所宜防。子民尤須撫恤。庶期緩急聽用。衆志成城。更有切要者。機宜縝密。是謂先事預籌之時。若果臨事應機之際。則宜迅速決斷。最忌觀望游移。且須實事求是。不可徒托空言。自欺自誤。後悔無及。溯自光緒二年。疊奉諭旨。飭令開導通商。而爾藏衆不惟始終固執。且疑川藏大小官員。有意左袒英人。而置爾藏衆於不顧。於是既播川省委員。且阻巴裏二塘駐軍之事。試思爾唐古特乃三百年來列聖所遺藩服。內外大小官員。同係受恩深重之人。豈有人人喪益天良。左袒英人之理。爾等必謂然則屢次開導。飭令與彼通商。是何說。爾等要知朝廷之意。是因爾唐古特風俗。自來不嫻軍旅。且事多漫渙。無所統屬。前此邊外有事。皆賴大皇帝天威底定。今英咭喇之強悍陰鷲。更非廓爾喀可比。而內地民氣未復。情形亦與往昔不同。與其開衅滋事。戰而不勝。不如權示羈縻。以爲展緩圖維之地耳。乃爾等不究此理。堅持力拒。似有豪傑氣概。但彼英人若果真來。爾等藏衆實能抵禦。方足以固我邊疆。保全黃教。倘無事之時。不自量力度能。漫爲大言。聊以自欺。及至事變真來。毫無把握。以致潰敗決裂。不但邊疆不守。辜負聖恩。且自貽伊戚。後悔無及。本大臣非危言聳動。迫令爾等遷就英人。與彼邊外通商。不過利害得失。既有所見。不得不爲爾藏衆先事明切言之。查英咭喇之誣爾藏衆越界設卡。原是強詞尋衅。推其致此之由。則因入藏遊歷通商之約。定議十年未行。去年該使復自轉圜。祇期邊外通商。明言永不進藏。而爾藏衆仍前拒絕。彼亦西洋一國。隣邦甚夥。求終未遂。自覺無顏。於是情急尋衅。是以本大臣爲爾藏衆據情奏咨。竭力抵禦。且准爾等預籌固守。以理度之。此節我直微曲。終難狡賴。然微卡之請。既不得行。若無一轉圜退步。聊以存其顏面。彼亦斷斷不肯甘心歇手。勢到無可如何。不

過復議邊外通商。夫通商而曰邊外。且彼曾言許此即可永不進藏。是在藏境之外交易互市。英人既不得入藏界。藏商之往貿易者。或多往或少往。或偶往。甚或無利可圖。竟不往。藏中皆可自主。其事不過姑存邊外通商之名。藉爲英人聊存顏面而已。且可就此明定章程。預禁傳教租地招工略買。以及收納逋逃頑民。販賣違禁貨物。如軍器硝磺及茶葉等土貨進口。青稞等糧食出口之類。併可言明商販。如有賒欠私債。藏中官不與聞管理。凡此皆我得有自主之權。其害較之入藏遊歷。撤卡弛防。相去懸殊。從來與奸邪處事。於無大礙之處。亦宜稍留餘地。以安其心。疾惡不可過嚴。以致激成決裂。雖然本大臣亦不過爲爾藏衆推言情理事勢。利害重輕。併非勒令曲從。違心遷就。將來設至英人復請邊外通商時。或仍堅拒。或可從權。兩面聽爾藏衆度量自擇。但無論如何處置。總須於事真有實濟。切毋意存迴護。仍託空言。聊以自欺。轉誤地方全局。方爲盡善。此乃未來之事。然亦勢所必致之事。合併譯行。預爲知照。該胡圖克圖屆時其集曉事僧俗大衆。審慎思之。切切。須至譯行者。

川督劉秉璋來咨遵旨轉咨令嚴飭番衆撤回卡兵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初九電。本日奉旨。劉秉璋陽庚兩電均悉。向來哲孟雄自爲部落。在後藏界外。不入輿圖。且久已暗附於英。今設卡既在哲境之隆吐山。卽不得謂之西藏界內。況英國正議邊界通商。而藏衆反設卡禁絕通商之路。是顯與定約背馳。英爲與國。於停止入藏一節。尙知通情退讓。藏爲中國屬地。乃藐不知恭順朝廷。將來設有不虞。國家亦何能於此等頑梗之徒。曲施保護耶。著劉秉璋飛咨

文碩升奏傳齊各番官將此旨嚴切宣示飭令迅將卡兵撤回。慎毋再有遲延。自貽罪悔。並著文碩等將遵辦情形迅速覆奏。欽此。卽轉軍川督云等因。承准此理。合欽遵飛咨貴大臣。請煩欽遵嚴切宣示。速爲辦妥。見覆施行。再查西藏爲中國屬地。朝廷百餘年來厚澤深仁。藏番涵濡已久。自應恪遵辦理。現在事機緊迫。隆吐山之卡。無論在藏界之外。抑在藏界之內。旣爲哲孟雄屬境。卽可藉此撤回。不得任聽仍前梗阻。致開兵衅。自取禍殃。至於陽庚兩電。本督部堂當已抄稿函寄尊轅。茲奉前因。應再抄粘兩電於後。以備查考。合併陳明。須至咨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恭錄川督轉來嚴旨令迅卽定議申覆

爲譯行事。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准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飛咨。十一月初十日。接北洋大臣李轉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

九日電開。本日奉旨。劉秉璋初七初八兩日電音均悉。向來哲孟雄自爲部落。在後藏界外。不入輿圖。且久已暗附於英。今設卡旣在哲境之隆吐山。卽不得謂之西藏界內。況英國正議邊界通商。而藏衆反設卡禁絕通商之路。是顯與定約背馳。英於停止入藏一節。尙知通情退讓。藏爲中國屬地。乃藐不知恭順朝廷。著劉秉璋飛咨文碩升奏。傳齊各番官。將此旨嚴切宣示。飭令迅將卡兵撤回。慎毋再有遲延。自貽罪悔。並著文碩等將遵辦情形。迅速覆奏。欽此。卽轉電川督云等因。承准此理。合欽遵。飛咨貴大臣。請煩欽遵嚴切宣示。速爲辦妥。見覆施行。再查西藏爲中國屬地。朝廷百餘年來厚澤深仁。藏番涵濡已久。自應恪遵辦理。現在事機緊迫。隆吐山之卡。無論在藏界之外。抑在藏界之內。旣爲哲孟雄屬境。卽可藉此撤回。不得任聽仍前梗阻。致開兵衅。自取禍殃。等因。前來。除面諭噶布倫等外。合再恭錄譯

行該胡圖克圖欽遵轉飭僧俗大衆務自審奪勿貽後悔事關奉旨迅速定議申覆萬勿尋常視之切切須至譯行者。

致川督暨成都將軍函藏番終難就範並請代轉致總署電

逕啓者十二月十二日彙接十一月初五初七兩日插羽大咨暨竹珊星使初一咨文共三角時已三鼓矣詰朝又接初九日仲翁手翰暨鈔往來電稿誦聆種種初七密致合相一啓尤爲曲中肯款恰協機宜企見鴻才大智感佩奚如昨傳番官面諭諄飭審酌度量萬勿任性固執致貽後悔轉非所以保全地方黃教頃據公商稟覆另備公文奉達冰案暨咨總署猶恐馳遞稽延附具電略一紙希費神代達此事三閱月來弟已舌敝唇焦智窮力竭而藏番毫無悔悟轉機甚至愈來愈緊鄙人才輕智拙加以多病神疲以致化導無方固深慚仄然而看其情勢就便益以高明亦恐難於就範焦灼欲死無可奈何目下幾希之望惟盼芝田星使處早有好音耳雖然芝田資望稍淺究不如合相九鼎一言倘能扶狂瀾於欲倒則上冀邊疆下全生命真是功德無量矣肅覆祇請

仲良子惠

仁兄

大人將軍

勛安

竹珊星使老世臺

行祺榮禧不另

致總署電藏番不允撤卡十二月十四日六百里咨川

總署鈞覽十二月十三日准川轉來十一月初六日電示聆悉當傳番官面諭令其審酌度量勿貽後悔頃據稟覆降

吐山實在藏境熱納即日納宗營官寨以內。春來疊次申明門戶要區。自守疆域。並未越界滋事。英人何得阻撓。十餘年疊奉抑勒通商。我第屢訴苦衷。總未得蒙伸理。今令撤卡讓地。更非大吉嶺通商可比。就使目下卽有莫大禍患。我等藏衆亦決不甘心以地讓人。前既呈驗地圖。我兩家曲折是非。務求京外執政各大臣持平公斷等語。除另文縷覆外。先此奉聞。其所呈地圖。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六百里咨送矣。附陳謹肅。

川督來咨轉據總署電隆吐撤卡英已允展期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開。初意不許藏兵在隆吐過冬。本署婉商外部。允展至明年正月月底止。希飛咨藏中。如期撤兵。再緩必生事等因。承准此。合亟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切實開導。嚴限如期撤兵回藏。勿再違延生事。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須至咨者。

咨覆總署暨川督成都將軍展期撤卡藏衆仍不甘心退讓

爲飛咨馳覆事。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轉准貴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十一月初六日電開。云云。仍祈見覆施行。到藏。當卽飭傳噶布倫等先行面諭。令其審酌度量。切勿任意固執。徒托空言。致貽後悔。去後。頃據各該番官稟覆云。新設卡倫之隆吐山。實在藏治本境之熱納即日納宗營官寨以內。自本年春間疊奉飭查。節經商上據實申覆。近且繪具圖說呈遞。聞藏僧俗圖具公稟。懇請奏咨各在案。隆吐山設卡處。實是藏治東路門戶。該英人前既來窺探路徑。去年

又有強行進藏之說。閻藏公商其地萬萬不可不守。我等自守疆域。英人何得任意阻撓。回思十餘年疊奉嚴諭。飭令與彼通商。大率立言皆遷就彼英人。抑勒我藏衆。我等屢具公稟申訴苦衷下情。哀懇轉奏大皇帝鴻慈顧恤。諒來能備達天聽。今撤卡讓地。更非大吉嶺通商可比。自古疆域從無讓人之理。若果得蒙大皇帝聖明鑒照。自然斷無勒令以地讓人之事。卑唐古特固受國恩二三百年。而彼英咭喇亦嘗納表輸忱。今竟膽敢掉頭反噬。肆意妄爲。欺我中國實甚。乃轉婉言商之。毫無駁飭之意。以是我唐古特更難爲情。無論伊等展期明年正月底。即便目下有男盡女絕之憂。我等藏衆亦不甘心以疆域門戶讓人。非無理固執。試思假使曲從讓他。他若得步進步。侵吞不已。以致貽誤邊疆。有妨黃教。彼時誰執其咎耶。所有我等藏衆誓死不肯讓地苦衷。請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務求京外執政各大臣。將此案我兩家誰直誰曲之處。持平公斷。是爲叩禱。等情前來。除前遞與圖已於十月二十八日由六百里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外。茲准前因。合行咨覆。爲此合咨貴衙門。請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將軍衙門
督部堂

第穆呼圖克圖函英人所求一切雖奉嚴旨萬不能從

掌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師傅第穆呼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奉嚴旨切責。援案隨奉大人譯行。有案不再重錄。情開英咭喇詞聳聽。屢變其說。任情捏造。先說設卡之地。距大吉嶺甚近。意在阻止通商。繼而變說越守西金之內。又說橫截廓爾喀東通印度路等語。必須據實陳覆。各等因奉此。當由噶布倫及總堪布等嚴飭閤藏僧俗大衆會商去後。是該大衆會商再四。有與大人遞來圖記回覆公稟一件。又與我呼圖

克圖及噶布倫等公遞圖記呈詞一紙。稟內情詞皆同。此案我呼圖克圖等四思。我屬疆域。必無讓人之理。茲該英
咭喇所求一切。萬不能應從。固屬實情。今將應遞大人圖記原呈。另爲轉送。祈請查閱。據實縷細奏明。大皇帝聖聰。
應如何咨明總理衙門。暨四川督兩憲查照之處。統希詳細妥爲辦理。深沾公便。爲此具信字。

三大寺大衆等公稟請將不能聽從英人之要挾苦衷乞代轉奏

小的色拉布贊綢、噶勒丹三大寺、上下溫都遜寺、拉木結札倉寺、箭頭寺各處嶺寺、木隆寺、普迭等寺、掌教大喇嘛
呼畢勒罕、領袖洛琿衆僧、商屬供職公爵札薩克、大喇嘛台吉等、僧俗文武四品以至七品大小番官、閑散仔仲東
科爾仲多番目、前後藏番營凡食口糧頭目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由欽差大人與掌
辦榮增第穆圖克圖、佛爺賞來恭錄嚴切諭旨。詳行援案。當由噶布倫總堪布等傳齊小的僧俗大衆宣示。並奉
嚴諭。卑唐古特不知恭順朝廷。自達賴喇嘛以次敬聆之下。莫不惶恐無地。繼之以傷感悲悽。伏思卑唐古特自前
明天啓崇禎之際。因其綱紀凌夷。斷難托附。是以遠道輸誠。投歸我曼珠師利菩薩。太宗文皇帝。自是三百年來。渥
荷列聖厚恩。御災捍患。乃得樂業安居。更蒙高宗純皇帝恩准。請來聖容佛像。供奉布達拉札什倫布。俾閣藏叩拜
瞻依。永叨天庥。如此福祉鴻慈。有同天地。何敢不恭順。何忍不恭順。惟是英咭喇性既陰鷙。心尤叵測。去年聲言帶
兵進藏。且復潛來窺探路道。偷竊開寬。以是閣藏公商。不得不於隆吐山巡防門戶。然亦自守疆域。初非越界設卡。
隆吐山實是藏治本境。在與哲孟雄布魯克巴兩部落裏西北三面交界之日納。卽熱納宗營官寨以內。此乾隆五

十九年前藏帥和琳和大臣派遊擊張志林與噶布倫丹津拉木結等與各該部長立定之界曾經奏明有案不能虛捏。又嘉慶初年第八輩達賴喇嘛因彼時哲孟雄部長人亟恭順尊從黃教賞准將熱納宗草場一段撥給該部民通融住牧併令該部長代辦熱納宗營官事該部長領有商上印照爲執地雖賞准通融住牧仍是藏中之地而隆吐山更在此地迤北是爲藏地確切不移憑據乃自今春以來英咭喇砌詞聳聽屢變其說任情捏造先說設卡之地距大吉嶺甚近意在阻止通商繼而變說越守西金之內又說橫截廓爾喀東通印度之路查通商事須兩相情願不能一面強爲況大吉嶺是哲孟雄之南境隆吐山是藏地東路隘口相去何遠至西金名目從來未聞顯係捏造欺朦總理衙門王大臣以爲砌詞狡賴地步若夫橫截大路之說更是奇談廓爾喀在哲孟雄之西印度在廓爾喀暨哲孟雄之南彼自有路可通何關藏治東路隘口卽此種種看來孰有確據孰爲虛飾是非曲直無難斷矣至於英人通情退讓一節不過永不進藏一言耳查英咭喇原與西藏遠隔重隣不相聞問道光末年以後彼欲窺竊四川西甯等處故以西藏爲進步階梯蓄志多年託名互市通商以爲潛移漸佔之計比見伎倆不行故又別圖狡詐而明作人情不復進藏彼卽永不進藏與彼原自無損此情固然易作若隆吐山爲藏中門戶倘一退讓勢如開門揖盜自古及今可有以疆域門戶讓人之理乎此情自然難作況英咭喇之作情亦空言耳其實仍是舞智弄愚漫使陰毒之計不然旣曰永不進藏又決不犯藏界而明知藏界是在熱納宗乃又影射其詞欲越此地隱侵隆吐山門戶要路爲何居乎且其計亦巧矣影射其詞危言聳聽蓋欲憑大皇帝之威挾卑唐古特以不得不從之勢耳夫大皇帝之諭曷敢不遵然明知彼英奸計不惟有損於西藏亦且無益於邊疆亦復何敢隱忍不言若以此爲

負恩違背。則逢迎欺隱者爲効忠。直言不諱者爲不敬乎。而今竟至多年恭順之誠。無由上達。以是卑唐古特實在難以爲情。可悲可泣。惟有大衆恭詣聖容佛像前。表白此心。叩求靈貺耳。抑思大皇帝聖德虛衷。遇事自必延訪執政大臣。而京外辦理洋務大臣。或因遠隔萬里。不悉下情。且邇來洋人强悍。動輒要挾。無論隆吐山一隅之地。無足重輕。卽以全藏而論。亦較畿輔懸殊。但是四肢受病。天君終恐不能泰然。大概割地求全之謀。終恐不能久恃。或執政大臣未暇思耳。總之通商本多後患。而讓地尤屬無此情理。所有卑唐古特萬萬不敢違背朝廷。然亦斷斷不敢任從英咭喇之苦衷下情。叩求轉奏。若蒙備達天聽。固所深幸。倘有窒礙。亦祈明示。以便我等另自爲計。專人齎呈達賴喇嘛表文。逕投理藩院。或都察院代進。仰邀天恩賜鑒。爲此於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前後藏僧俗番官公同出具圖記。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文碩奏牘卷五

吳江 吳豐培 輯

奉到電傳諭旨馳述商上申覆情形請旨交議摺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爲奉到電傳諭旨恭摺馳述併陳商上申覆情形請旨交議仰祈聖鑒事。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奴才准四川總督劉秉璋會同將軍岐元咨會。十一月初十日。接李鴻章轉行初九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開。本日奉旨。劉秉璋陽庚兩電均悉。向來哲孟雄自爲部落。在後藏界外。不入輿圖。且久已暗附於英。今設卡旣在哲境之隆吐山。卽不得謂之西藏界內。况英國正議邊界通商。而藏衆反設卡禁絕通商之路。是顯與定約背馳。英爲與國。於停止入藏一節。尙知通情退讓。藏爲中國屬地。乃藐不知恭順朝廷。將來設有不虞。國家亦何能於此等頑梗之徒。曲施保護耶。著劉秉璋飛咨文碩升泰傳齊各番官。將此旨嚴加宣示。飭令迅將卡兵撤回。慎毋再有遲延。自貽罪悔。並著文碩等。將遵辦情形。迅速復奏。欽此。又該督出語。再查西藏爲中國屬地。朝廷百餘年來厚澤深仁。藏番涵濡已久。自應管遵辦理。現在事機緊迫。隆吐山之卡。無論在藏界之外。抑在藏界之內。旣爲哲孟雄屬境。卽可藉此撤回。不得任聽。

仍前梗阻致開邊衅。自取禍殃。等因到藏。恭讀諭旨嚴切。自應全行恭錄。譯飭欽遵。惟此事自九月二十二日後。節經奴才將實在情形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四川總督。十二月初五日。復由六百里馳陳奏祈聖鑒。併因開導藏番一法。萬難濟事。若不別圖計較。終恐無補時局。於十二月初五十四等日。兩具丹牋。馳上宣宗皇七子和碩醇親王。附手肅密啓。籌議將才。以爲緩急之備。昨接劉秉璋來咨。知奴才九月二十二日初次飛咨。至十一月初三日始得到省。則以後各件。到京更遲。皆在十一月初九日以後。恐前奏未蒙一覽。不知隆吐山是在日納。卽熱納宗以內。實係藏治本境。並非哲孟雄地之下情。是以降此嚴切諭旨。且藏番雖云愚昧。而其立言則每謂爲朝廷慎重邊疆。較之乾隆年間。班禪額爾德尼之弟喇嘛沙瑪爾巴因財肇衅。招侮自殘者。迥不相侔。彼時該喇嘛等孽由自作。尙蒙逾格鴻慈。出師保護。今其立言慎重邊疆。而棄之過甚。似亦未盡合宜。是以未敢卽時全行宣示。躊躇再四。不得已敬謹節去將來設有不虞國家。亦何能於此等頑梗之徒曲施保護耶。三句及爲與國三字。併將陽庚兩雷四字。照劉秉璋來函指明。初七、初八兩日電音。於十七日救護禮成。卽各番官在署之際。當面宣示。當據回稱。欽奉嚴旨。安敢不遵。惟撤卡有同棄地。事極重大。總求稍寬時日。容稟明達賴喇嘛商上胡圖克圖。公商妥細。再行稟覆。茲據代辦商上事務第穆胡圖克圖阿旺洛桑稱。勒拉普結覆稱。欽奉傳宣嚴旨。切責卑唐古特不知恭順朝廷。自達賴喇嘛以次敬聆之下。莫不惶恐無地。繼之以傷感悲悽。伏思卑唐古特自前明天啓崇禎之際。因其綱紀凌夷。斷難托附。是以遠道輸誠。投歸我曼珠師利菩薩太宗文皇帝。自是三百年來。渥荷列聖厚恩。禦災捍患。乃得樂業安居。更蒙高宗純皇帝恩准。請來聖容佛像。供奉布達拉札什倫布。俾閭藏叩拜瞻依。永叨天庥福祉。如此鴻慈。有同天地。何敢不恭順。何忍不恭順。惟是英

咕喇性既陰鷲。心尤叵測。去年聲言帶兵進藏。且復潛來窺探道路。偷竊開寬。以是閤藏公商。不得不于隆吐山巡防門戶。然亦自守疆域。初非越界設卡。隆吐山實是藏治本境。在與哲孟雄布魯克巴兩部落東西北三面交界之日納。即熱納宗營官寨以內。此乾隆五十九年前藏帥和琳和大臣派遊擊張志林及噶布倫丹津那木結等與各該部長立定之界。曾經奏明有案。不能虛捏。又嘉慶初年第八輩達賴喇嘛。因彼時哲孟雄部長人亟恭順。尊崇黃教。賞准將熱納宗草場一段撥給該部民通融住牧。併令該部長代辦熱納宗營官事。該部長領有商上印照爲執地。雖賞准通融住牧。仍是藏中之地。而隆吐山更在此地迤北。是爲藏地確切不移憑據。乃自今春以來。英咕喇砌詞聳聽。屢變其說。任情捏造。先說設卡之地距大吉嶺甚近。意在阻止通商。繼而變說越守西金之內。又說橫截廓爾喀東通印度之路。查通商事須兩相情願。不能一面強爲。况大吉嶺是哲孟雄之南境。隆吐山是藏地東路隘口。相去何遠。至西金名目從來未聞。顯係捏造。欺朦總理衙門王大臣。以爲砌詞狡賴地步。若夫橫截大路之說。更是奇談。廓爾喀在哲孟雄之西。印度在廓爾喀暨哲孟雄之南。彼自有路可通。何關藏治東路隘口。即此種種看來。孰有確據。孰爲虛飾。是非曲直。無難斷矣。至於英人通情退讓一節。不過永不入藏一言耳。查英咕喇原與西藏遠隔重鄰。不相聞問。道光末年以后。彼欲窺竊四川西藏等處。故以西藏爲進步階梯。蓄志多年。託名互市通商。以爲潛移漸佔之計。比見伎倆不行。故又別圖狡詐。而明作人情。不復進藏。彼即永不進藏。與彼原自無損。此情固然易作。若隆吐山爲藏中門戶。倘一退讓。勢如開門揖盜。自古及今。可有以疆域門戶讓人之理乎。此情自然難作。况英咕喇之作情。亦空言耳。其實仍是舞智弄愚。漫使陰毒之計。不然既曰永不進藏。又曰決不犯藏界。而明知藏界是在熱納宗。乃又影射其詞。欲越此地隱憂。

隆吐山門戶要路爲何居乎。且其計亦巧矣。影射其詞。危言聳聽。蓋欲憑大皇帝之威。挾卑唐古特以不得不從之勢耳。夫大皇帝之諭。曷敢不遵。然明知彼莫奸計。不惟有損於西藏。亦且無益於邊疆。亦復何敢隱忍不言。若以此爲負恩違背。則逢迎欺隱者爲效忠。直言不諱者爲不敬乎。而今竟至多年恭順之誠。無由上達。以是卑唐古特實在難以爲情。可悲可泣。惟有大衆恭詣聖容佛像前。表白此心。叩求靈貺。抑思大皇帝聖德虛衷。遇事自必延訪執政大臣。而京外辦理洋務各大臣。或因遠隔萬里。不悉下情。且邇來洋人强悍。動輒要挾。無論隆吐山一隅之地。無足重輕。卽以全藏而論。亦較畿輔懸殊。但是四肢受病。天君終恐不能泰然。大概割地求全之謀。終恐不能久恃。或執政大臣未暇思耳。總之通商本多後患。而讓地尤屬無此情理。所有卑唐古特萬萬不敢違背朝廷。然亦斷斷不甘任從英咄咄之苦衷下情。叩求轉奏。若蒙備達天聽。固所深幸。倘有窒礙。亦祈明示。以便我等另自爲計。專人齎呈達賴喇嘛表文。逕投理藩院。或都察院代進。仰邀天恩賜鑒等情前來。奴才竊維此次諭旨。自因英人藉口成約。數來取鬧。事機緊急。迫飭嚴切宣示。俾藏番警而就範。勢蓋出於不得已也。第詳核事實。藏番併無越界。勒令撤卡讓地。較之開導邊外通商尤難措置。少失嚴急。必致激而生變。奴才非敢畏事。要之藏衆之鼓譟。與英人之犯境。事正相等。英人之惡劣甚焉。奴才何所用其規避。不過激變舊藩。奴才不敢舉其事。朝廷亦且不可居其名。是藏番旣不能以言語導。又不可以威令行。其英人一面。若有轉圜。固屬甚善。否則番兵旣未可盡恃。此外則藏地兵單餉絀。奴才旣才庸智拙。卽升泰岐元亦恐不嫻軍旅。劉秉璋又是腹省之人。恐其不諳番情邊務。以是奴才前於寄京牋啓公信中。一再言之。今事情愈緊。而所關甚大。究竟應如何區處。非可以一二人之見。臆度牽陳。相應請旨交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速會

議具奏以昭詳慎。抑有陳者。英人雖云蠻悍。但既託名和好。彼亦不能不說情理。但事在人爲。非人無效。查現在京外大臣。駕馭洋人最爲熟習者。莫如李鴻章。雖遇事不無遷就過甚之處。而似此有理之事。其力頗能挽回。此非奴才推諉之言。近接劉秉璋來信。亦曾見及於此。苟無端緒。劉秉璋決不肯漫爲此言。是或一法。謹將劉秉璋寄來電稿鈔錄恭呈御覽。所有請飭會議緣由。除分咨各該衙門外。謹由六百里加緊恭摺馳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奴才無任迫切屏營待命之至。謹奏。

附奏據唐古特懇請將熱納宗收留輿圖之內片

再據商上另文申稱。欽奉宣旨。業將種種苦衷下情懇請轉奏大皇帝鴻慈垂鑒在案。內有漏敘者是哲孟雄另爲部落。久已暗附英人一節。查藏地接壤之哲孟雄迤東之布魯克巴西南之作木朗洛敏湯諸小部落。向來未逕行朝貢。而教道風俗文字衣冠與唐古特多同。互相聯姻。事所恆有。每年各部長派大頭人進藏叩謁駐藏大臣。在達賴喇嘛前瞻禮呈遞哈達土儀。各有例賞。偶遇偏災等事。商上更有賑貸。而各部長若有因事出力之處。駐藏大臣亦曾賞給頂翎。併有奏明之案。據此情形。是爲藏中屬部。若哲孟雄暗附英人一節。藏中初不確知。但知英咭喇初租大吉嶺一隅之地。僑居過夏。後漸譁張。恃強開廣。哲孟雄後悔無及而已。因思現在江海各口岸。聞得皆有洋行租界。豈各地之民皆已暗附洋人乎。是此說未必確切。若果確切。卽此便知通商必有後患。尤宜堅持杜絕。更爲不可過旋遷就之憑據。至藏地接壤諸界址。是乾隆五十九年立定奏明之後。歷久遵循。本年三月奉查設卡之地。當以地在藏界熱納以

內之隆吐山。據實申覆。查隆吐山是一地名。熱納宗是一地名。原是兩處。然而必說藏界熱納以內之隆吐山者爲明。乾隆年間奏明立界藏地與哲孟雄布魯克巴三面交界處是熱納宗營官寨。今其地草場一段。雖賞准哲孟雄民通融住牧。該部長代辦營官事務。地則仍屬藏治。況設卡之隆吐山更在熱納宗以內。極言併未越界之意。其隆吐山是在哲孟雄境一語。不過色將軍在省與劉制臺閒談。偶然記舛之言。前蒙詰問。當卽詳細登覆。今川督部堂來文。謂無論在藏界以外以內。既是在哲孟雄境卽可藉此撤回等語。夫既在藏界以內。何以又謂是在哲孟雄境。此言太覺籠統。難於適從。此次諭旨中。既將哲孟雄部落棄之版圖之外。而熱納宗卽日納宗營官寨。實是乾隆五十九年奏明藏界之地。卑唐古特誓不附英人。熱納宗地必應恪遵乾隆五十九年奏案收之版圖之內。未可任彼英人聳聽欺飾。嗚呼英咭喇昔亦表貢之國。極其恭順。今竟敢於掉頭反噬。肆意猖狂。撫今追昔。良堪浩歎。所有遵案收留熱納宗地一節。最關緊要。謹專文呈請一併奏明。大皇帝聖鑒等語。理合奏聞。除藏南輿圖加說封送軍機處存查。併分咨各衙門外。爲此附片謹奏。

加具藏南輿圖說帖

敬稽欽定廓爾喀紀略第五十四卷。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庚午和琳等奏言。臣和琳於二月間曾因唐古特交界處所向不甚分明。派委遊擊張志林帶領熟悉邊務之戴臻拉旺策布丹先行前往各處將應立鄂博地方勘明。俟臣巡閱至彼。指示堆立。茲臣和琳於定日閱兵完竣。隨帶領遊擊張志林噶布倫丹津拉木結戴臻拉旺策布丹等

攜帶噶廈底案。由薩迦宗喀聶拉木絨轄定結帕克哩沿邊一帶率同各該處營官悉心講求。查對底冊。張志林所擬應立鄂博處所。均與噶廈底冊及老年番官稟告相符。查各處路徑崎嶇。雪山重疊。臣分派營弁。眼同各該營官。將舊有嗎呢堆者。加高添砌。其全無形迹者。一律堆設整齊。所有唐古特西南與外番布魯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廓。各交界均已畫然清楚。臣更將我皇上愛惜唐古特番民。維持黃教至意。明白開導。自噶布倫以下。及各番衆無不舉手加額。齊聲感頌。歡忱實出至誠。臣和琳回至前藏。與臣和瑛一一熟商。意見相同。從此邊界可期永遠無事。足以仰慰聖懷。又附請獎勵遊擊張志林。均奏入得旨。唐古特地方毗連外番。向因界址不甚分明。易致爭擾。此次經和琳帶同遊擊張志林等。由沿邊一帶親自履勘。悉心講求。一律堆設鄂博。所有唐古特西南與外番布魯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廓。爾喀各交界。均已畫然清楚。邊界可期永遠寧謐。至張志林屢經打仗。此次接防駐藏。經和琳委令查勘鄂博。訓練營伍。均能遵辦妥協。尙爲邊防得力之員。張志林著照所請。賞給參將銜。遇有缺出。卽行補授。並著賞戴花翎。用示獎勵。是此次商上呈稱乾隆五十九年奏明定界有案。此其確據。惟紀略僅言各處堆立鄂博。而未詳舉地名。因檢嘉慶三年和瑛西藏賦註。帕克里俗名帕里。自帕克里支木山一帶。賊猛谷日納宗營官寨。此內爲唐古特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其東爲布魯克巴境。俗名竹巴云。按和瑛亦是當時原奏立界之人。其賦中註釋。悉皆援依檔案。言爲足據。日納卽熱納之轉音。宗者唐古特語。凡山水分歧會合三面犄角形勢地基處。皆謂之宗。今熱納宗藏地實與哲孟雄布魯克巴東西北三面交接處。形同犄角。據此又一確證。英人亦言藏界是在日納嶺。且言決不犯此藏界。然則藏番設卡之隆吐山。更在日納宗之北。英人又必不容者何也。無乃自相矛盾乎。若因其前乘藏番無備。曾雇土

人作爲鄉導潛入隆吐山隘口窺探路徑陰將山道開寬數十里至捻納山遂欲將藏界截至捻納山是乃英人先侵後奪之詭謀殊失光明磊落藏番豈肯心服而藏番因鑒前失設卡戒嚴是爲亡羊補牢之正理又豈肯於撒卡乎夫日捻兩音相去何遠且捻納地勢併非犄角宗字亦復無著據此數事可知英人之無理用是爲之說惟圖詳而賦賂又欽定同文韻統藏中譯字生久已廢弛無聞以是細小地名圖賦未能盡合然界址大端有如此地日納宗及其西北之雅納山等處皆若合符節未有舛誤云謹識

第穆呼圖克圖函邊外通商實不可行業派多爾濟仁增前往辦理邊務十二月廿五日

代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師傳第穆呼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准大人與商上賈來譯文有案不再重錄並囑布倫等面奉大人指示一切原使唐古特人等深明始終利害詳妥訓示當經囑布倫總堪布等詳加嚴飭色拉布賓綱噶勒丹三大寺以及商上供職僧俗大衆等遵照去後旋據稟稱但此端邊外通商之事無論如何實不可行設藏番各自安守本疆既無越境滋事再有犯界修卡等詞誣賴藏番如果越境肇衅生事之時惟有復仇抵禦實力拒絕不敢疏虞至原派我屬隆吐山巡卡目兵百餘名及辦事小官而外今復添派查探邊情約束官兵之四品幹員前往其應添設番兵節次前往接防之處業已飭下妥爲預備聽候調遣其餘各處調兵籌餉應備軍火藥鉛等項認真妥爲備齊無得臨時周章等因去訖此案該僧俗大衆現與欽差大臣及我呼圖克圖各遞圖記呈詞情節皆同茲與大人遞來圖記稟詞另爲轉送祈請查閱此次業已派定四品仔琿多爾濟仁增不日起程前

往。以便嚴催辦理邊防。此案仍祈大人應如何具摺入陳聖聰。咨明總理衙門暨四川督兩憲查照之處。尙望照前迅速詳切辦理。倘該英人等陡然越竄藏界。情願實力拒敵。不能疎懈。決不空口搪塞。煩爲在懷。爲此具信字。

三大寺大衆公稟邊外通商永不可行英人倘突然尋衅實力抵禦不敢徒託空

言

小的色拉布賓細噶勒丹三大寺。札什倫布上下溫都遜寺。拉木結札倉寺。箭頭寺。各處嶺寺木隆昔迭等寺。掌教大喇嘛呼畢勒罕領袖洛臻衆僧商上供職。公爵札薩克達喇嘛台吉等。僧俗文武並四品以至七品大小番官。閑散仔仲東科爾仲多番目。凡食口糧頭目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奉欽差大人與代辦榮增第穆呼圖克圖佛爺。賞來譯文。當由噶布倫總堪布等宣示小的僧俗大衆並噶布倫等。面奉大人盼諭一切詳細傳知。大衆必得深曉其事等因奉此。查此案連日疊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唐古特越界設卡。催飭裁撤。當經大人查明小的藏番等辨明設卡之隆吐山實係藏治本境。各守各地。並無越境惹事。其一切詳細。均經據實稟明。曾蒙欽差大人一面具奏。一面咨覆總理衙門查照。茲復蒙大人聲敘。此項始末一切好歹。俾使藏衆詳揣其事。似此如父母愛惜赤子一般。深蒙教誨。均各有案。不再冗敘。此項一切詳細查明如何辦理之處。總期於事真有實濟。務曉事體。以便會商細籌。如此教諭小的僧俗大衆。始知備細。至奉文內開。夫通商而曰邊外。且彼曾言許此即永不進藏。是在藏境之外交易互市。英人既不得入藏界。藏商之往貿易者。或多往或少往。或常往或偶往。甚或

無利可圖。竟不往藏中。皆可自主其事。不過姑存邊外通商之名。藉爲英人聊存顏面而已。且可就此明定章程等諭。奉此。惟此案小的等會商細籌。藏屬毘連各邊界。歷有交涉買賣者。照常准行。但此開端。邊外交涉買賣之事。實屬永不可行。毫無三思妄更之事。况該英咭喇與小的藏衆。從無人地貨財等項相交往來。且教道性情風俗例規等項。原不相同。既無仇嫌。又無好歹不和之事。如此誣枉無辜藏番。如果毫無終止。不如他願。居心挾仇。突然尋衅鬧事者。除原先曾往邊界巡卡目兵百餘名。並原派辦理邊情小官而外。今復添派查探邊情。嚴束下民之四品幹員。不日馳往外。由帕克里所屬原設賈茹士兵等。查點後無論何時提調之日。必得隨時起程前往。其餘後藏江孜前藏各營官弁番兵等。查其事之緩急。不分晝夜。預備起程。至於前後兩藏上下台站。南北等各地。方康巴工布等處。調集士兵。妥爲預備。卽於各該地方。清點明確。餘應用軍器藥鉛等項。業已通行。妥爲預備。毋得臨期掣肘。卽一面籌備軍需口糧。青稞糴糴藥鉛火繩等項。仍由前藏商上。後藏札什倫布等處。派員經手收支。一面凡有軍前急需之物。亟應立時籌款備支。毋得臨期掣肘。拖欠短少。總須挨次籌備妥協。並挑派勇悍精兵。隨時幫兵救援各宜認真辦理。但此案實係藏番公立誓結。志切同心。此皆託賴天朝鴻威達賴喇嘛庇佑。神天三寶佛莫不從公保護。但此一生爲國奮勉。幸受苦勞保安黃教。若不順從彼英逆行。則生世大事。不致失誤。倘有越境惹事生端。應如何復仇拒敵。惟有實力妥辦。不敢疎虞。徒託空言。出心已定。所有此項緣由。業已據實稟明大人查核。務望具奏。並應如何咨明總理衙門四川督將兩憲之處。迅請照前詳細妥爲辦理。爲此闔藏僧俗公同出具圖記。

譯行第穆胡圖克不可因揀派有人遂置邊防於不顧

爲譯行事本月二十五日譯據該胡圖克圖申報率同噶布倫等選派四品仔璘多爾濟仁增往駐隆吐山隘口以資提倡等因前來查各處番官賢否本大臣未能深悉既經該胡圖克圖率同噶布倫等揀選派往自必其人可靠但事關閭藏安危此任亟其緊要一切防範機宜該胡圖克圖仍應率同噶布倫等留心籌畫隨時指示勗勉該仔璘及帕克里營官遵循酌辦不可以揀派有人遂置邊防於不顧將來一切責成本大臣仍惟該胡圖克圖暨噶布倫等是問茲有示諭一紙其轉飭該仔璘領會遵循本大臣等畫各節多關緊要關鍵不惟該仔璘等應留心遵奉卽該胡圖克圖暨噶布倫等亦應將利害得失之處細心討論講求如有本大臣知慮未周之處不妨推廣指陳以期周詳妥善於事有益至該仔璘到防後聲氣最宜常通除有緊要機宜隨時逕行急報不拘日期外自該仔璘到防後每十日具報邊情一次凡有申報務當據實直言不可稍有虛飾致誤事機是爲至要其轉飭遵行須至譯行者

諭多爾濟仁增邊防一切機宜 十二月二十九日

諭仔璘多爾濟仁增暨帕克里營官等知悉現在噶布倫等揀派該仔璘往駐隆吐山隘口是恐來春雪化英咭喇或因要求撤卡不遂前來滋擾該處雖有防兵百餘名而無人提倡亦恐無濟於事因該仔璘尚有閱歷是以派往駐紮以備緩急此任關繫閭藏安危該仔璘其慎重小心勉圖防護一切機宜務須偕同帕克里營官悉心密籌周詳布置

不但隆吐山一處門戶宜防。其東西兩路。凡由哲孟雄布魯克巴可以通藏之路。處處皆應留意。或撥兵防守。或派人哨探。總要聲勢聯絡。首尾貫通。呼吸靈便。援應有資。庶不致墜披楞聲東擊西之計。先事布置。一切機宜。要鎮靜嚴密。不可張皇洩露。尤不可輕忽冒昧。致悔招尤。然披楞若果先來滋擾。抵禦之時。又要勇往決斷。不可游移退縮。兵無定形。惟在該仔臻及營官等隨機應變。妥善爲之。不能預示成法。然撮其緊要關鍵言之。大概與英人角勝。利用以柔克剛之法。譬如障身牌擋。利用活軟者爲之。不取堅硬。接仗之法。利用埋伏。不宜顯露。隊用星散。不宜聚集。攻利中途截擊。不宜迎面對敵。時利昏夜衝襲。勢利交手接仗。宜進不宜退。宜近不宜遠。大致情勢。不過如是。至我軍駐紮。無論披楞真來與否。總利散住帳房。斷不可聚集營寨之內。以免開花洋礮。陡然轟擊。至披楞如果入我藏境。彼人馬皆需口糧。若我設法截其糧路。再將我之口糧軍火。慎密收藏。使彼孤軍深入。無可搶劫得食。困餓而死。亦一法也。以上所論。是爲披楞果來而發。然其來之遲早。殊難預必。無論披楞何時前來。其或虛張聲勢。說來不來。在我邊防。總宜時刻留心。凡值風雪昏夜。尤爲緊要。萬萬不可日久神疲。稍涉鬆懈。有始無終。致彼得以伺漏乘隙。突如其來。而我疏於防範。一時急切。措手不及。貽誤匪淺。不特防範披楞務常持久不懈。其披楞未來之時。該處附近上下卓瑪依一帶各村落居民。尤宜時加撫恤。現在據報口糧軍火。商上業已寬爲籌備。其餘柴草等項。商上亦宜酌給價值。不可盡責居民捐辦。更須嚴飭番兵。不准任情擾累居民。庶期緩急得力。但看爾唐古特向來於撫民一事。不甚講求。大抵由於未曾經歷練之故。卽以此事而論。在爾等之見。必以爲此乃閣藏公事。該附近居民。既爲藏屬百姓。分應盡力支差。爾等俗番官。要知民力。本自拮据。此又曠日持久。不知何時底止之事。小民支差。力何能爲。况百姓見小好利。本是常情。而

披楞伎倆又善於以力誘民。爾商上噶廈諸番官。若不留意厚恤番民。一味以勢苛斂支差。必致民受披楞利誘。人心渙散。危急之時。轉爲披楞所用。內外夾攻。豈不深誤大事。卽如哲孟雄現在受害不淺。推原其始。皆由該部長。但知養尊處優。不知撫恤小民。以致民爲利誘。暗附披楞。騎虎勢成。無可挽救。至於今日。甘受其害。追悔無及。他人前此之失。卽是爾方今之鑒。其深思之。總之時勢旣已至此。無可如何。爾等旣不願許披楞邊外通商之名。權宜了事。則防範披楞。曠日持久。人操勞。財耗費。皆勢所不能免者。若旣不肯權宜了事。而又自圖惜財省力。則是自欺自誤。爲悔無及。從古以來。無此面面便宜事也。其深思之。切切特諭。

川督劉秉璋來咨請趕緊撤卡免開衅端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開。文電悉。英因邊界通商。乃允停止入藏。中國因該處向有私出交易。正可藉此開導通商。始與定約。今反在邊防設卡。並向來貿易。亦行禁阻。是顯然違旨背約。不關界內界外尺寸之地。駐藏大臣應諭番民。懷遵前旨。趕緊撤卡。勿徒助番民空言辯界。致衅端一開。不可收拾。慎之。遵旨電達。卽飛咨文大臣敬印等因。承准此合亟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切實開導。趕緊撤卡。免開衅端。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須至咨者。

致總署詳述開導藏番之經過及撤卡難於勸令函電

總署鈞覽。仲冬二十五日電示謹悉。飭令撤卡。疊經遵旨嚴諭商上。已據中營兩次奏懇天恩垂鑒矣。藏番私出交易。先無其事。光緒十年十一年之際。乃有之。然亦小本邊氓。偕內地漢民私往大吉嶺數次。既未遵例請照。漢番官弁初皆未及覺察。迨十二年奉查之後。藏衆公商。惟恐日久或有拖欠不清及門毆口角等項。致生事端。始嚴阻止。此是實在情形。非爲藏番辯也。雖然界外大吉嶺通商一節。文碩自夏徂秋。固仍因事提撕。以冀徐徐開悟。乃轉機猶無把握。藏番復觀望游移。正在趨向未決之間。而英使數以越界戍守爲言。嚴飭撤卡。羽電頻傳。於是藏番本疑英人志在地土。故多方欺飾聳聽。不合色石友又復誤記隆吐山是在哲孟雄境。因而藏番更疑節使左袒英人。尤慮卡倫一撤。併隆吐山熱納宗一帶地方亦爲英所騙去矣。以是不但不肯撤卡。而於界外通商益致激而愈緊。此文碩前後辦理開導情形也。文碩竊謂界外大吉嶺通商與隆吐山設卡原是兩事。不相牽礙。現在所以轉無交易者。實由藏衆未悟。不准商民仍前私往。大衆齊心。互相訪察。初不專繫隆吐山一處之設卡否也。假使藏番終能醒悟。肯於界外通商。則門戶隘口。勢亦不能不議設卡巡察。彈壓匪棍。現在江海口岸。無虞無關隘。無處無巡防。隆吐山既在奏定熱納宗藏界以內。而獨不准藏番設卡巡察。彈壓匪棍。揆情度理。殊難措詞。倘激而成變。不更失體非計乎。此撤卡之所以難於勒令也。文碩愚以爲英人如果尊重商情。實無惡意。則撤卡一節。宜作罷論。其界外通商亦必徐圖開悟。務使藏番心果釋然。不疑不懼。庶幾執拗或可挽回。此非支吾之言。情勢非此不辦。蓋藏番之所以疑懼。端慮英人陰狠耳。除過綽摺覆奏外。謹先祇肅奉聞。謹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界外通商必當設法善全

爲譯行事案照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飛咨十一月二十五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開文碩

電悉英國邊界通商乃允停止入藏中國因該處向有私出交易正可藉此開導通商始與定約今反在邊防設卡並向來貿易亦行禁阻是顯然違旨背約駐藏大臣番民懷違前旨趕緊撤卡勿徒助番民空言辯界致衅端一開不可收拾慎之遵旨電達即飛咨文大臣敬印等因承准此合亟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切實開導趕緊撤卡免開衅端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等因前來查此次來文既稱遵旨電達相應譯交該胡圖克圖轉行通飭知照抑查界外通商一節其行止得失頗有曲折必當通盤籌畫設法善全否則深慮有妨藏境茲附示諭一紙該胡圖克圖其先晰心看過於利害重輕詳加審度如果本大臣言有不盡情理之處不妨據實指陳從長商酌倘無不盡情理之言則應董率僧俗以及各廟領袖喇嘛深思領悟默化亂萌切不可迴護前言毫無計較徒務虛名而無當於實濟也是爲至要須至譯行者

諭僧俗番官暨各領袖喇嘛界外通商一事不宜拒絕

諭僧俗番官暨各拉章寺院領袖喇嘛一體知悉年前二十八日本大臣接到四川飛咨十一月二十五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遵旨電達來文一件除譯行商上轉飭知照外茲將界外通商一節行止得失通盤籌畫爲爾等番官僧衆

剖晰言之。溯英人之於西藏也。自光緒二年煙臺定約。先本入藏遊歷。順便通商。爾唐古特仍未之許。且因麻克雷既有帶兵進藏之說。彼復潛入隘口。修路數十里。於是爾唐古特在隆吐山設卡巡防。一面嚴禁私出貿易。英國因議界外通商之後。近來轉無前往貿易之人。遂疑阻梗之故。病在隆吐山之設卡。因而屢向總理衙門。多方聳聽。數請撤卡。第經本大臣據爾等公稟。將乾隆五十九年奏定界址源流。及礙難議撤委細情形。奏懇文殊菩薩大皇帝聖明慈鑒在案。惟思英咭喇乃泰西商主之國。其政首崇商務。亦猶爾唐古特初本佛國。至今尊崇黃教勢相等也。是故英人之於商務。最爲加意講求。但有擴充之路。莫不竭力設法爲之。此其力請通商之原委也。爾唐古特所以未之許者。自因英人性情陰鷙。教道不同。惟恐一與交涉。將來或貽後患。此固爾等憂慮深遠。保護邊疆黃教之苦心。不能謂爾唐古特特毫無見地。任意偏執也。但利害有重輕。區處有經權。凡事若竟不察利害。一味附和。固非慎始之道。然若不諳經權。一心固執。亦非達變之宜。卽如英人前後所請大端三事。初起是入藏游歷。前年改爲界外通商。如今又請隆吐山撤卡。就此三事衡之。英人心深技巧。若令入藏游歷。則山川形勢。爲所備知。且恐久之推議租地開山。有妨靈脈。此爾等拒之是也。故總理衙門肯爲爾等竭力設法抵禦之。英人已肯退讓。但期界外通商。明言永不入藏矣。其近今數請隆吐山撤卡。雖爲擴充商務起見。然隆吐山旣爲隘口。且在奏定日納宗藏界以內。從古疆域。無輕易讓人之理。故本大臣肯爲爾等疊次縷陳。奉懇大皇帝聖明垂鑒。至於界外通商一事。爾等若一併明言拒絕。則是不知審察輕重。昧於通權達變之宜矣。何以言之。夫通商而曰界外。是我可以往。彼不得來。彼旣不入藏境。則租地開山兩弊。自然無自而滋。至慮交易日久。番民與彼熟識。彼或甘言利誘。偷傳洋教。以及招工服役。賂買人口。併恐拖欠賬目不清。致滋口角。

門毆等事。此則有一利。卽有一弊。從古以來。決無萬全之事。惟當立法以除弊。未可因噎而廢食。向來外國通商。事前皆須約明法則。謂之通商章程。今議界外通商。亦可將爾等所慮之日久相熟。恐有私傳洋教等事。敍入章程。預先約禁。彼聽則許。界外通商。不聽則仍停止貿易。彼爲擴充商務。度無不從之理。彼設不從。則是有妨黃教。爾等拒之。固爲義正詞嚴。乃不此之務。但言至男盡女絕。亦決不肯與彼通商究之。是何緣故。有何情理。一概不能指陳實蹟。自彼視之。乃爾等一相情願之言。豈能服彼之心乎。此非游歷撒卡有理可說者比。雖本大臣欲爲爾等辯。然亦無詞可措也。夫英人之政。本重商情。且彼以泰西大國自居。現今中外各國。莫不與之交易通商。獨此西藏一隅之地。求之十年之久。彼復原情退讓。不進藏來。而終不得於界外通商。彼必自覺無顏。羞惱成怒。搆衅必矣。在爾唐古特雖曰衆志同心。有備無患。然而自古及今。兵凶戰危。勝敗無常。况界外通商一事。本大臣爲爾等反覆籌思。推詳利害。如果明定章程。預防流弊。實與黃教地方。無大妨礙。然則與其對壘交鋒。多傷生命。何如隨機應變。息事安人之爲得乎。夫爾等所以堅持力拒者。不過以前後衛藏以及東路康巴各寺處僧俗大衆。協力同心。誓死不與洋人交接耳。抑知此言。亦爾等僧俗番官及大小拉章寺院領袖喇嘛三數十人。臆度云爾。其實人數衆多。良莠不齊。必謂人人一心。殊難深信。若果人人一心。則二三年前。當不致有私出貿易之事矣。此就藏民論之。已難盡信。再以康巴推想。更不可恃。試思彼處。若果人人一心。則乍丫大二兩胡圖克圖屬下之人。萬無同室操戈之理矣。據此二事。是人心渙散。不煩言喻。爾等必謂藏律森嚴。敢有故違之犯。大衆羣起攻之。此言似是而實非。蓋自古臨民御衆。惟在撫以寬仁。教養兼施。使之傾心感戴。不忍背叛乖離。併非專恃嚴刑峻法以督之也。無如爾等番官不知喇嘛原是修行之人。不違世事。卽俗衆世家。亦

且但知奉佛誦經。而於措施政治。維繫民心。實皆不知講求。以是二百年來。地方無事則已。但一有事。若祇憑爾唐古特自行料理。斷斷不能撥亂反正。歷歷前車。何弗醒悟。卽以目下時事論之。現在披楞未果犯境。內有法令鈴束。外無奸徒鼓惑。安常處順。固然顯得禁止令行。卽執途人問之。亦必無人敢言。不敢誓死力拒披楞者。假使披楞因不允其界外通商。果來犯境。萬一我或不敵。致成潰敗決裂。彼時法令既呼應不靈。披楞又善於利誘。內外交鬩。真是無法收拾矣。此時事無實蹟言之。爾等必不愛聽。心不信服。甚至亦疑本大臣遷就披楞。恐嚇爾等。然此乃情勢必有之事。本大臣既有見地。若不於事先以苦口道破真情。及至事到臨頭。爾等醒悟。悔已無及矣。此就人心不固言其害也。卽使人心不致如此渙散。亦有不可不慮者。披楞最重商情。而爾等不肯允其界外通商。彼亦必不甘心。中途歇手。彼一日不歇手。則我一日不能不防。曠日持久。勞民傷財。何時是爲底止耶。且人之精神。初始多振。久則不免於疏懈。披楞性亟陰險。倘此二三百年中。聲言來犯不果來。或故使我得小勝以驕之。迨數年之後。窺伺我有疎懈之隙。突如其來。痛加滋擾。彼時我之人疲財耗。豈不更難備禦乎。此咸豐八年十年天津通州兩次失事舊跡也。試思爾等人才餉需。大約總不及內地。內地尚不免於疎虞。致貽今日之累。爾等轉可大意耶。且披楞卽不與我交鋒用武。而伺我疎懈。默使邊民利誘我人心。必致復有私出交易之事。彼時雖然察知窒礙。而章程未與先事約明。無從執以理論。然則與其散渙無稽。日久流弊難除。何如妥議章程。明定禁約。日久轉得有所稽考之爲善乎。此以事勢言之。天道忌滿。柔能剋剛。何謂柔。圓軟是也。何謂剛。堅硬是也。譬之以刀砍石。石固損裂。而用力過猛。刀亦必致捲刃。以剛對剛。故也。若以刀割水。無論用力多猛。刀過水合。以柔應剛。故也。今英人力請界外通商。我若嚴詞力拒。是以剛對剛。難保

不致兩敗俱傷。若我明定約章。預杜流弊。使彼無如我何。則是以柔應剛。亦猶劃水無痕之勢也。何謂滿盡而無餘之說也。譬如食物過量。則肚漲。飲酒過量。則心醉。花開過時。則殘落。人至老年。則衰亡。皆因滿盡無餘。天道所忌故也。又如持水一盂。滿而急走。則必溢。若僅七八分。則雖搖動。而不致於溢矣。今英人之請通商。彼已退讓。但在界外交易。彼不進我藏。來則是彼知水滿則溢之戒。我若不事權宜。一味堅持力拒。則是我昧天道忌滿之機。夫以人事違天道。能無悔吝乎。此非無據之言。卽如洋人之患。人各皆知受病於咸豐十年通州失事。而不知其源蓋已伏於道光中葉矣。先是兩廣總督林制軍諱則徐。奉旨嚴禁鴉片煙。辦理甚爲得手。洋人初亦輸服。彼時若能網開一面。持大綱寬細目。未必不可善全結局。而林公必欲窮究盡治。律以中國之法。絲毫不稍寬假。遂致激成決裂。轉有廣東浙江之敗。夫林公忠臣也。其窮治洋人。是申中國之法。爲民除害。所持甚正。祇以過於求全。轉違盈滿之戒。爾等得毋深思乎。此以世法言之也。更以佛法言之。慈悲爲本。忍辱爲先。夙冤宜解不宜結。英咭喇與爾唐古特本來遠隔不相及。乃今力請通商。多方打攪。此亦夙世之冤也。旣爲夙世冤纏。爾等若不深思權宜。善法默化解釋之。則是不知解冤之道矣。倘再因此交鋒對敵。多傷生命。豈非更違佛法忍耐慈悲之本旨乎。以是義故。爾等當知隨機應變之法。未可迴護固執。因思十餘年來。每逢開導爾等。總疑內地官員。偏向披楞。欺騙爾等。爾等要知朝廷所以飭諭爾等。許彼界外通商者。是因爾等向來不諳軍旅。惟恐不敵披楞。川藏相去旣遠。內地民氣未復。以是種種。不便與其開衅招尤。不如權宜了事。此朝廷之本意也。爾等乃三百年來先聖所遺舊藩。豈有不恤爾等而轉遷就披楞之理乎。不過以前官員開導之時。旣未申明朝廷本意。又未替爾等熟籌辦法。預防流弊耳。今本大臣不憚煩累。爲爾等剖晰言之者。亦因披楞所求三事。

其先入藏遊歷一節。流弊太多。故經總理衙門已爲爾等抵禦。停止撤卡一節。亦經本大臣爲爾等奏明聖鑒矣。獨此界外通商一節。若一併明言拒絕。使彼轉圜無由。則彼雖欲歇手而不能。以是本大臣籌思再四。不如姑且許之。而明定禁約。以善其後。此兩全之法也。跡雖與爾等用意不同。其實心與爾等一也。此言務須領會。爾等番官僧衆三數十人。豈無能知本大臣之意者。不過事涉披楞。恐招物議。雖然心知其理。但是無人肯先言明。於是觀望迴護。仍不過以大衆同心。誓死不允兩言回報。爾等要知本大臣既與爾等同辦一事。原同一體。若本大臣所言。不盡情理。爾等據實指陳可也。若本大臣所言。併無不盡情理之處。則爾等番官僧衆。亦應深思領悟。不可迴護初言。有心固執。徒務虛名。而無當於實濟也。其各審思之。特諭。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文碩奏牘卷六

吳江 吳豐培 輯

藏番不欲撤卡及開導界外通商各情形摺

光緒十四年

奏爲據咨奏聞仰祈聖鑒事。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奴才准四川總督劉秉璋會同將軍岐元飛咨內開：十一月二十五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開，文碩電悉。英因邊界通商，乃允停止入藏。中國因該處向有私出交易，正可藉此開導通商，始與定約。今反在邊防設卡，並向來貿易，亦行禁阻，是顯然違旨背約，不關界外界內尺寸之地也。駐藏大臣應諭番民，懷遵前旨，趕緊撤卡，勿徒助番民空言辯界，致衅端一開，不可收拾。慎之。遵旨電達，即飛咨文大臣敬印，承准此合亟咨明貴大臣切實開導，趕緊撤卡，免開衅端等因。轉行前來。適值綏服期內，奴才先將一切情形知照劉秉璋等，轉行電覆總理衙門查照在案。奴才竊維英人自去歲屢以藏番在隆吐山設卡爲言，且屢變其說，後先矛盾，推原其意，自因設卡以後，貿易無人，以是疑爲病在設卡之故，因而再三請撤，刺刺不休。其實，是彼臆度疑團，而非事之肯綮也。查隆吐山設卡之由，是因前來春夏之交，馬克由既有帶兵進藏之說，英人又雇嚮導潛逾日納宗界

入隆吐山隘口，窺探形勢，因將山路開寬。唐古特既有知覺，派人以善言勸阻。出境之後，僧俗大集公議，設卡巡防，以爲亡羊補牢之計。此隆吐山建卡之所以然。初不專爲禁止漢番商民出境貿易設也。至漢番商民出口赴大吉嶺貿易，前後情形之不同者，光緒九年以前，實無其事。十年十一年之際，因有邊民偶販洋貨至藏售賣，初見新奇，於焉獲利。於是漢番商民之黠諂者，湊借資本，私赴大吉嶺與販數次，其時並未請領執照，漢番官弁，實係未及覺察。迨十二年奉查之後，衆始恍然，而藏番僧俗，惟恐行之日久，後患滋深，於是公商始嚴其禁。近二三年中，所以無人前往貿易者，實因藏番僧俗疑懼未釋，大衆齊心，互相察覺，以致私出貿易之人，無隙可乘。初不盡在隆吐山一處設卡爲之防也。是隆吐山設卡，與界外通商，原是兩事，不相牽礙。今英人既欲擴充商務，乃該國暨駐京公使，不求藏番所以疑懼不允之故，而思所以解釋之。但知逕聽駐印英官一相情願，臆度之詞，數以撤卡爲言，欲藉中國之威，爲制藏番之計。無乃隔靴搔癢，無濟於事乎？匪特無濟於事已也。溯十餘年來，藏番之所以堅持力拒，近雖議祇界外通商，永不進藏，節經開導，而僧俗番衆，猶復觀望游移，未即慨允。正因英人性情陰鷙，惟恐一允通商，目下雖云界外，將來後患難知，屢鑒哲孟雄等處貽誤前車，深慮自蹈覆轍故也。乃英人輒因商情未裕，不推所以致病之由，轉欲力請中國，勒令藏番撤卡，跡近侵奪地土，豈非愈重其疑？南轅北轍，事機尤難湊拍矣。夫英人所以如是設施者，自以西藏爲中國屬地，一經嚴飭，勢必遵從。抑知中國撫御黎庶，政尚綏和，本與洋人治法不同。況西方佛地，久已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衍行黃教，以是一切政令，率從其俗。歷今頒朔大典，且未推及。是藏地馭番，又與腹省臨民不同也。溯自列聖施之二三百年，卽邇來駕馭之方，朝廷亦復每從寬大，而今也，乃欲一旦改常，其勢豈能行乎？無論佛民之性，自古無此

政體卽以威行嚴峻論其實終有難行卽如英租大吉嶺已歷多年假使駐印英官能以撫綏爲務何致今日藏番之寒心卻步懷疑莫釋至於此極乎此政尙寬嚴得失之明驗也夫英旣爲泰西大國其國中秉政以暨駐京公使當知推詳自返庶得情理之平久之商務或有轉圜之望此是真正肯綮非泛論也總之擴充商務要在化解番疑而不關乎隆吐山之設卡况其地在乾隆五十九年奏定日納宗藏界以內將來藏番使能悔悟肯於界外通商則稽察關隘勢亦不能不設今英人如果專重商情實無他意則隆吐山撤卡一節應卽作爲罷論其界外通商仍聽駐藏大臣從容開導此非漫言支吾聊且塞責緣藏番耳聞目擊他處受累甚深以是人懷疑慮衆志相同去年夏秋之際奴才屢以界外通商迴非入藏遊歷可比隨事相機多方化導詎藏番正在疑信相參遊移未決之頃英使數以撤卡爲言於是羽電頻傳番情益惑通商一事以致愈激愈緊此而若不從容寬假曲體番情量爲俯就俾其疑懼之心果皆釋然終恐弗能就範也夫藏番之懷疑恐懼未始無因蓋自初議通商頻年開導但期責令遵從而未察其民風土俗但言番情執拗而未察其所以謝絕之原以是枘鑿之病節節受之已深今雖開誠化誨果能釋然覺悟尙難預必若再急切威迫以操之必致激而成變其於擴充商務又復何益之有此大接到總理衙門遵旨電信奴才當卽面諭番官嗣於本年正月初四日將來文內節去不關界內界外尺寸之地一語譯行商上遵照前日因試班禪呼畢勒罕接見第穆胡圖克圖阿旺洛桑稱勒拉普結詢問辦理情形據稱隆吐山卡倫之建撤是乃邊境得失攸關前此地勢下情未蒙聖鑒故飭撤卡年前旣經大人兩次詳晰奏明併將藏南輿圖封送軍機處考核聲明乾隆年間奏案當必仰叩聖恩燭照矣至界外通商前此是因大衆懷疑未能舉辦今求量寬時日俾將劄諭化誨情形通飭大衆知照公同商確

行止何宜。再行具文稟復等語。除俟覆到另奏外。謹將承准遵旨電示恭摺。由五百里陳覆。伏祈聖鑒。謹奏。

川督來咨轉總署電展至正月底止速將隆吐兵撤退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本日來電。駐藏大臣來文。執隆吐爲藏境。不卽撤兵。昨向英使辯論。據云。藏中向駐兵。冀熱勒巴拉山嶺。不准英人拓界。印度續修大路。自隆吐至此嶺而止。往來已久。今藏兵出守隆吐。阻其來路。不難驅逐。因顧睦誼。故展至正月底止。本署告以道遠信遲。恐難如期。希再飛咨藏中。無論是否藏境。速將隆吐兵撤退。仍守舊處。如再固執肇畔。咨將誰歸。卽轉電川督云等因。准此。合填預印空白。飛咨貴大臣。請煩諄飭藏番。速將隆吐山卡撤回藏界。免啓兵端。自取殃禍。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須至咨者。

川督函請密查印兵是否已至界邊

正月二十九日

淑南老世叔大人閣下。前復一械。正月十二發諒先達覽。辰維勛福便蕃。式符私祝。連日欽奉兩次電旨。雷霆之威。曷勝

惶悚。一已飛咨台端。一則係轉咨竹帥。究亦不知將來能否轉圜。想閣下接內召之信。無異登仙矣。頃接北洋今晨

密電內開。西報謂印度督已調兵二千在界邊豫備驅逐番兵。希密屬查探。勿張皇等語。用特飛布台端。不動聲色

密查示覆爲盼。手肅敬請台安。諸希愛照。不盡所言。

川督咨印督不允展限請速令藏番退兵 二月初二日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二日申刻准北洋大臣直隸爵閣督部堂李電開。劉星使二十九日電外部云。印督前月已函致達賴喇嘛。定欲藏兵退出。並不令印兵入藏界。亦無強令西藏經理通商之意等語。復商外部速飭印督勿定限驅逐。仍不允云云等因准此。除行洋務局知照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速令退兵施行。須至咨者。

川督函撤卡案仍望善爲挽回 二月初三日

淑南老世叔大人麾下。正月二十九函緘。計此時猶未達覽。頃奉嘉平二十九日台教。敬維勛福便蕃。式符私祝。尊意謂不撤卡可望通商。其實若先允通商。則與條約相符。我隨後築卡於境內。彼自可不過問。乃藏番不允通商。更築卡阻其向來貿易之路。究亦不知曾否出於藏界之外。英人今志在撤卡。昨電竟謂不催通商。而卡必逐。番僧頑梗。費禍興兵。固知尊處亦無如何耳。印督謂不容過中二月十八之期。屬已飛咨台端。屈計已趕不及。長星使到藏。尙需時日。仍望執事善爲挽回。致總署電卽轉達。惟字數太多。所轉各局。無不討厭。必多訛錯。非僅多費電價。耽擱別報已也。以後須簡而又簡。另以函牘道其詳。手泐敬請勛安。諸希愛照。不識。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詳查英人在隆吐脩路年分

爲准咨譯行事。本年二月初三日准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咨開。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云云。施行等因。准此。查乾隆五十九年奏定藏界。是在日納宗營官寨。今英人指爲隆吐山內翼熱勒巴拉山嶺。自係狹展之詞。但其所謂翼熱勒巴拉山嶺。究竟有無其地。抑卽捻納山嶺。其去隆吐山約有若干里數。又英人所稱續修大路往來已久一節。究竟披楞潛入隆吐山隘修理道路。事在何年。所謂往來已久。是否實事。合行查明。以憑咨覆。爲此譯行該胡圖克圖。即便遵照迅速詳查明確。逐一據實申覆。切切。須至譯行者。

咨覆總署暨川督等處據藏番呈疆域不能退讓萬一小有滋擾藏方不甘認咎

爲飛咨事。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三日轉准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咨會貴州 總理事務衙門。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電催藏番撤卡等因。當卽譯行商上。卽飭速覆去後。茲據申呈內開。遵查西藏番兵祇駐前後藏定日江孜四營汛。此外本治各境。僅有營官番目董率番民。亦與內地州縣佐雜文員相仿。前此各處。實未設兵。光緒十二年春夏之交。先因英官麻克雷有帶兵強行進藏之說。旣而雇覓鄉導。潛入隆吐山隘口。窺探路徑情形。因而偷修寬展。緣此兩事。我唐古特始行公議於藏界日納宗內之隆吐山設卡巡防。自守疆域。建議之初。曾於附近營汛。撥兵戍守。迨卡寨旣成。邊情亦緩。卽將戍兵撤歸本伍。卡寨仍祇酌留番官兵目百餘人。就近董率土著之民。巡邏防守。此隆吐山設卡之實在情形原委也。英

人所謂向駐藏兵一語。已是傳聞臆度。併非確切實情。至其所謂冀熱勒巴拉山更無其地。此與前說西金名目同一聞所未聞。願以偷修路徑跡之。當是捻納山嶺。英人前既指稱日納嶺。其地雖非。其名尙有。乃今因聞日納宗。實是藏南三角舊界。地在隆吐山南。則又捏一冀熱勒巴拉山之名。朦混狡飾。若夫所謂續修大路。往來已久二語。則英人前此偷修隆吐山至捻納山一段險路。不過略加寬展。併未大施工作。其意欲在廓布地方蓋房。亦未得竟其事。既經勸回之後。未據續報呈來。且其事皆在光緒十二年。爲日併不久遠。此其所言皆非確切實情也。今復奉查。謹以申覆。溯自去年三月疊奉查詢。節經據實申覆。所言一貫。而英人砌詞狡展。前後矛盾參差。據此推詳。則是非眞僞。不難殫然定斷。且節次申覆。一遵乾隆年間欽定案據爲權輿。而英人狡展。固皆無稽之妄論。乃捨欽定成案而不遵。轉信無稽英言爲足據。有是理乎。伏祈大人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遇辯論之時。務求據理駁之。庶期伸我之長。常可折彼之短。抑蒙總理衙門來文訓示。無論是否藏境。速將隆吐山兵房撤退。仍守舊處。如再固執肇衅。各將誰歸等因。自因英人氣餒兇橫可畏。故令遷就苟全。權宜遠禍。我唐古特亦非不知。但從來疆域無拱手奉人之理。假使撤退卡房。則自日納宗至捻納嶺一帶地方。應歸誰屬。英人貪得無厭。前鑒昭然。假使此番退讓。彼又從而生心。誰能保其必不出此。設再肆意侵奪。是仍隱忍退讓乎。抑與抵禦爭執乎。退讓之勢無底止。抵禦之則與其先讓而後爭。何如初起不讓之爲光明守正乎。且藏南舊界。是在隆吐山南。熱納宗官寨。因其地勢不宜。故在迤北隆吐山隘設卡。今總理衙門既因英人兇橫。諭令撤卡。又令仍守舊處。若遵諭行。更應出而添守熱納宗矣。忽進忽退。無所適從。統求明白指示。至於肇端歸咎。則應究詰禍首。我唐古特守分安居。初未損傷英人絲毫草木。彼先蓄意侵漁。而我唐古特於光緒二年朔

台定約之初，及十一年彼英復中前議之後，節經力陳其不可允許情形，稟請歷任大人奏咨在案。是禍首既有其人，則歸咎自有其責。迫乎事勢至此，將來邊境萬一小有滋擾，則西藏方抱連累，冤屈之不暇，更何能甘認其咎耶？等情前來。除分咨外，合行咨覆，爲此飛咨貴

將軍衙門督部堂

請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第穆呼圖克圖函奉到飭諭已諄諭大衆妥籌 二月初九日

掌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師傳第穆呼圖克圖具信字呈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奉大人與我商上賞來譯文，並與閤藏僧俗番官暨各拉章寺院領袖喇嘛等，賞來備細諭帖，有案不再重錄。其一切緣由，會同噶布倫總堪布等商議，當經宣示僧俗大衆，嚴諭諄諄，仍令僧俗大衆將始終一切利害，深思熟慮，會商妥籌去後。茲與大人遞來圖記呈詞一紙，並與我第穆呼圖克圖暨噶布倫等公遞圖記呈詞一紙，情詞皆同。仍將投遞大人圖記原呈，另爲轉送，祈請查閱。此係西藏佛門衆務攸關，均屬實情，應如何奏請大皇帝聖聰，如何咨明總理衙門暨四川督軍兩憲，查明之處，速請詳加妥爲辦理施行，爲此具信字。

三大寺僧俗大衆公稟不允邊外通商及與英定立條約 二月初九日

小的色拉布、賁細噶勒丹、三大寺札什倫布上下溫遜寺、拉木結扎倉寺、箭頭寺、各處嶺寺、木隆昔迭等寺、掌教喇嘛、呼畢勒罕、領袖洛琿、衆僧商屬供職公爵札薩克達喇嘛台吉等，僧俗文武並四品以至七品大小番官，閑散仔

仲東科爾仲多番目凡食口糧上下南北等處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承欽差大人與掌辦榮增第樓呼圖克圖佛爺貴來譯文當由噶布倫總堪布等宣示小的僧俗大衆遵照並將欽憲大人指示小的僧俗大衆賞來諭帖所有此案始終行止得失通盤籌畫嚴飭遵照等因札飭前來除原賞諭帖有案不再重錄外後開披楞所求三事其入藏遊歷一節流弊太多故經總理衙門已爲爾等抵禦停止撤卡一節亦經本大臣爲爾等奏明聖鑒矣獨此界外通商一節若一併明言拒絕使彼轉圜無由則彼雖欲歇手而不能以是本大臣籌思再四不如姑且許之而明定禁約以善其後此兩全之法也跡雖與爾等用意不同其實心與爾等一也此言務須領會爾等番官僧衆三數十人豈無能知本大臣之意者不過事涉披楞恐招物議雖然心知其理但是無人肯先言明於是觀望迴護仍不過以大衆同心誓死不允兩言回報爾等要知本大臣現與爾等同辦一事原同一體若本大臣所言不盡情理爾等據實指陳可也若本大臣所言併無不盡情理之處則爾等番官僧衆亦應深思領悟不可迴護初言有心固執徒務虛名而無當於實濟也其各審思之等諭奉此小的閣藏僧俗大衆齊集詳商再四思維欽憲大人查其藏地一切苦情維顧大局實心有所不忍先將英咕喇一案申明朝廷本意次復將始終情形其一切利害重輕要務卽以古今之事詳細比論如父母教導子嗣一般不辭勞碌逐一詳加勸諭如此教化愚蒙使小的衆番等深悉厚德實屬歡感不盡並奉諭藏番前赴大吉嶺界外通商如能遵從允許庶可兩息爭端而安地方各等因一案查藏地週圍係哲孟雄布魯克巴廓爾喀拉達克等各部落繞定原不與披楞連界但相近之帕克里所屬卓木百姓以及上下連境各隘人等有何買賣交涉現在照舊生理其例外開端通商一事乃該英咕喇

之人。歷來盡圖侵佔別國民士財帛。以及地方權衡。一概奪獲到手。常用奸計朦混。肆行無忌。卽於附近各地方。先以通商爲交涉地步。然後竟用詭計。引哄於人。無論何往。全無口腹兩同吉人之心。此係共見共聞。自必洞鑒之中。實與佛教相反。是如冰炭。兩下旣無是例。更不敢稍事開端。早經屢立誓結各緣由。細述哀憐。呈請駐藏大臣具摺奏明大皇帝天聰。詳咨總理衙門等因。先後亦與歷任駐藏大臣均各遞有圖記呈詞各在案。迄今曷敢三思擅改。允許通商一事。究竟西藏地方。縱然有何安危好歹。惟有堅持力拒。絕無再改。均屬實情。小的色拉布資細噶勒丹三大寺以及商屬供職僧俗薩迦札什倫布察木多乍丫等。上下南北康巴藏番達布布等處商屬寺院地方僧俗人衆。同心共計。業已定妥。屢立誓詞甘結。據實瀝陳下情。尙非領事數人任意定計。亦非大衆不敢妄更。竟自緘默不言。此刻未敘有與英人戰鬪之言。倘後忽有動粗之事。其將來後患不能不先事預備籌畫。致有疎虞情事。況藏地雖係閭閻窮小。尙非富豪。係爲佛門重地。是以屢沐歷代聖祖鴻恩優厚。彼此皆知。現在欽差大人以及各大臣。並非虎嚇小的。待恩甚小。實屬夢中尙無此等疑心。况小的等心中之事。又豈有不便相敘。但該披楞等民士財帛三項。並無唐古特之人。先後分外惹事。相爭情事。乃披楞爲伊聲勢教道三事。往往與小的藏番等處。盡用善惡設詞欺凌。毫無終止。惟小的藏番各守疆界。自有神天護祐。必無致犯天慈。但各自激存天良。安保本疆。全被伊等越界進兵。豈有潰敗不能守疆之虞。倘不敵於他。卽有破敗。小的藏番縱有性命之憂。爲佛教衆局。惟有出力抵禦。生死兩必有益。決不致傷人心壞名節。罪貫滿盈。若圖畏難苟安。捨棄教體。實係小的佛門中之人。不但存歿兩事。均有莫保。禍由自取。顯係辜負文殊菩薩大皇帝恩威兩事。一概全廢。茲稟者。小的不敢違例開端。允許邊外通商。

定立斷章條約。此項新增之事。無論如何斷不可行。若因此事。該被擄進兵之時。先用善言。溫語開導。若能聽從。則可。如或不聽。只有隨機應事。復仇拒敵。各保疆界。願病則願死。小的僧俗大衆。志切同心。業已定妥。萬不敢有玷大皇帝及達賴喇嘛聲威。決不顧惜己身。畏縮不前。此項緣由。尙望大人憫念小的。閣藏僧俗一切苦衷。照前愛惜施仁。切勿稍事生怒。應如何據實。縷陳大皇帝聖聰。咨商總理事務衙門。統候施恩。迅速辦理。爲此於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五日。閣藏僧俗出具圖記。

第穆胡圖克圖函速將隆吐山卡撤回案業經宣示大衆 二月初九日

掌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師傅第穆呼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准大人賞來譯文。均屬有案。不再重錄。情開藏中向駐兵冀熱勒巴拉山嶺。不准英人拓界。速將隆吐山卡撤回藏界。免啓兵端等因一案。卽會飭噶布倫總堪布等商議。當將譯行各情。宣示全藏僧俗大衆。嚴諭諄諄。經僧俗大衆人等會商再四。思與大人遞來圖記原呈一紙。並與我第穆呼圖克圖及噶布倫等公遞圖呈一紙。事同前由。今與大人遞來圖記原呈。另爲呈祈。請查閱。應如何據情代奏。並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四川將軍總督查照之處。統候詳細妥速辦理。爲此具信字。

三大寺大衆公稟冀熱勒巴拉山及脩理道路事均係英人砌詞狡展 二月初九日

小的色拉布、賚綢、噶勒丹、三大寺、札什倫布上下溫遜寺、拉木結札倉寺、箭頭寺、各處嶺寺、以及閼藏各寺院掌教喇嘛、呼畢勒罕、領袖洛琿、衆僧商屬、供職公爵、札薩克、達喇嘛、台吉等、僧俗文武、並四品以至七品大小番官、閣叢仔仲、東科爾、並前後藏所屬上下南北等處營官頭目、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准大人與掌辦榮增呼圖克圖佛爺賞來譯文內開、本年二月初三日准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咨開、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本日來電、駐藏大臣來文、執隆吐爲藏境、不卽撤兵、昨向英使辯論、據云、藏中向駐兵、冀熱勒巴拉山嶺、不准英人拓界、印度續脩大路、自隆吐至此嶺而止、往來已久、今藏兵出守隆吐、阻其來路、不難驅逐、因顧睦誼、故展至正月止、本署告以道遠信遲、恐難如期、希再飛咨藏中、無論是否藏境、速將隆吐兵房撤退、仍守舊處、如再固執肇衅、咨將誰歸、卽轉電川督云等因、准此、合填預印空白飛咨貴大臣、請煩諄飭藏番、速將隆吐山卡撤回藏界、免啓兵端、自取殃禍、望速仍祈見覆施行等因、准此、查乾隆五十九年奏定藏界、是在日納宗營官寨、今英人指爲隆吐山內、冀熱勒巴拉山嶺、自係狹展之詞、但其所謂冀熱勒巴拉山嶺、究竟有無其地、抑卽捻納山嶺、其去隆吐山約有若干里數、又英人所稱續脩大路、往來已久一節、究竟披撈潛入隆吐山隘、脩理道路事在何年、所謂往來已久、是否實事、合行查明、以憑咨覆、爲此譯行該胡圖克圖、卽便遵照迅速詳查明確、逐一據實申覆等因、奉此、當由噶布倫等宣示遵照等諭、但此項一切情形、疊次具稟在案、查西藏操演技藝、番兵祇駐前藏江孜、後藏定日四營汛、此外凡有各處要隘、酌留防堵番兵、實係例所有之、惟隆吐山以前、實未設兵防堵、只因光緒十二年春夏之交、來有英官數人、欲往西藏、若能暢行無阻、卽毋庸議、不然、定行帶兵強進之說、旣而雇工在於藏

屬熱納所屬隆吐山以內郭布地方派人來彼蓋房。即由中途勸回。奈該英咭喇先後既欲開端。強佔地方。毫無終止。因此我唐古特人等會商公議。始於藏治本境熱納宗以內隆吐山新脩巡卡住房。自守疆域。自興工之後。隨於附近營汛。撥兵防守。迨卡寨既成。邊情亦緩。即將戍兵撤回本伍。卡寨仍祇酌留番官兵百餘人。就近董率土著之民。巡邏防守。此隆吐山設卡之實在情形原委也。至其所謂冀熱勒巴拉山從來更無所聞。此與前說西金名目同一意思。敢於捏名。朦混狡飾。若夫所謂續脩大路。往來已久之語。則英人前此偷脩隆吐山至捻納嶺一段險路。不過略加寬展。實非伊之轄境。竟敢砌詞狡展。前後矛盾參差。節次具稟。申覆原案。伏乞大人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遇辯論之時。務求據理駁之。庶期伸我之長。當可折彼之短。抑蒙總理衙門來文訓示。無論是否藏境。速將隆吐山兵房撤退。仍守舊處。如再固執肇衅。咨將誰歸等因。自因英人氣餒兇橫可畏。故令遷就苟全。權宜遠禍。我唐古特亦非不知。但我屬要隘門戶。失於他手。勢必貽誤保疆要件。無論如何。萬難撤卡退兵。先後歷經具文稟明。援案閣藏僧俗大衆。出心已定。小的藏衆均屬守分安居。不但並未侵佔英人寸地。就近賞歸哲孟雄兼管之藏舊土熱納隆吐等各山地。自守疆界。該英咭喇之人。實不應無故越境生事。如果逞兵行凶。惟有復仇抵禦。決無口是心非。別無所思。均屬實在情形。此項一切緣由。尙望大人施恩縷細。咨明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查照辦理施行。爲此於光緒十

四年二月初十日前後藏僧俗大衆公同出具圖記。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飭轉發稟批

爲譯行事。本月初九日譯閱該胡圖克圖轉送初五日閱藏僧俗公稟一件。閱大概情形。於本大臣苦心深意。全未留心體會。一味剛愎任情。無當機宜肯綮。殊爲寒心。失望之至。除俟另核駁飭外。茲將稟批一紙。先行譯交該胡圖克圖轉飭藏衆知之。須至譯行者 計發稟批一紙

批大衆公稟覆稟一味剛愎任情殊多不合機宜

批二月初九日譯閱第穆胡圖克圖初五轉呈爾藏衆僧俗公同稟覆本大臣正月初四曉諭界外通商一事。大致情形閱悉。本大臣前發此諭。原因披楞所求三事內。入藏遊歷。隆吐撒卡二事。後患滋深。勢難允許。至界外通商一事。若果明定約章。行之尙無妨礙。事既無傷大局。則佛法首務慈悲。與其兵連禍結。何如權宜了息。保護生靈之爲善。且卓瑪依等處番民。原亦藏中所屬。今與披楞交易如常。與其散漫無稽。日久或生枝節。何如明定約章。轉爲範維有據乎。是以本大臣不憚繁勞。於無可如何之中。爲爾等多方籌畫。剖晰言之。乃本大臣言雖諄諄。而爾等聽仍渺渺。於本大臣苦心深意。關鍵機宜處。全未深思體會。一味剛愎任情。似此愚而不化。無怪前此人言冥頑無知。難與開誠布公。共圖大事。本大臣深爲寒心失望。此事本大臣原因自去年十二月初五日後。三次將勢難允許撒卡情形。縷細奏明大皇帝聖明慈鑒。如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披楞辯論有成。則撒卡旣成罷議。其於界外通商。勢必復申前請。不然彼無以轉圜。此固意中事也。屆時若無權宜之法以應之。仍舊明言拒絕。則彼雖欲歇手而無由。必致激成大變矣。故本大臣特爲爾等預籌。以爲幾先之備。初非業已奉旨事理。此時尙可不卽奏咨。但爾等此番稟覆。殊多不合機宜肯綮。

除再核奪另行駁飭外。特將爾等全未深思領會。以致本大臣寒心失意之處。略先批諭知之。

劄噶布倫總堪布明晰正月初四日原諭意旨飭令傳諭大衆

爲飭知事。照得本月初九日譯閱閣藏公稟。當經批示大略。初十日傳見噶布倫等。論及藏衆未能領會本大臣意旨。據稱前諭頭緒較煩。或大衆未能節節體會等語。除再另行申諭大衆外。茲將正月初四日原諭各節意旨。爲該噶布倫等分晰飭知傳諭大衆。一前諭全文大指。是因披楞先後所求三事內。人藏遊歷阻撓設卡二事。恐妨地方黃教。爾等誓死力拒。不爲無因。其理甚正。至於界外通商一事。非同前二事情形可比。若與明定約章。不致有礙地方黃教。既與地方黃教無礙。何必誓死拒之。與其打仗交鋒。多傷人命。揆之佛法慈悲。殊有未協。何如通權達變。許彼界外通商。且現在卓瑪依等處邊民。照常與披楞交易。此亦藏屬之民。與其散漫無稽。將來或生枝節。又何如乘機明定約章。轉爲範維有據乎。一論人心渙散一節。是因爾等不分事理重輕。動言閣藏同心誓死。自覺此言甚爲可靠。甚爲足恃。其實爾等僧俗番官。平日養尊處優。遇事膠柱鼓瑟。而於措施政治。維繫民心之道。全然未嘗講求。惟恃嚴刑峻法。以爲整治下民之具。此在地方平靖之時。內有法令鈐束。外無奸人蠱惑。自然覺得僧俗番官。全行禁止。假使邊方交戰。萬一不支。勢成潰敗。決裂之後。平時法令既有所不行。小民誰不各自顧惜身家性命。況披楞向來善於甘言利誘。小民眼淺。難保不爲利動。然則更恐轉爲披楞所用。前此導引披楞漸入隆吐山。因而爲彼脩路。人夫。卽其明驗。夫哲孟雄原是尊崇黃教之人。今已至此。豈唐古特本屬之民。人人賢於哲孟雄之民乎。此話核實說來。爾等平心尋省。可

信乎。不可信乎。然則同心誓死之盟。男盡女絕之誓。足恃乎。不足恃乎。是爾等僧俗領袖數十人。一相情願之言乎。非爾等自欺之言乎。本大臣因恐爾等見不及此。若待事果潰敗。追悔無及。是以特爲爾等先事說破。俾責醒悟。猶恐空言。爾等不信。故又舉出前年藏內番商私出貿易等事。以爲人心不能必齊之證據。然當發論之時。固已見及。目下事未臨頭。爾等必不心服。今閱公稟。果然仍舊強辯。可見爾等心思。只能見一面。不能見八面。而且剛愎任性。不聽善言。真是令人無可如何也。一論持盈戒滿一節。是因爾等僻處邊隅。未嘗身經大事。其於古來得失治亂之路。更無見聞。以致自信太深。遇事任性。不知審奪重輕。卽如披楞所求之事。於理所應拒者。如阻撓設卡一事。固不可以示弱苟安。至於界外通商一事。旣於地方黃教無礙。則應通權達變。處以調停。乃自前年至今。爾等仍然固執。此則過於求全。有違天道忌盈。聖賢戒滿之義。恐有太剛則折之弊。是以多方譬喻。指示爾等。且引道光年間林文忠公初辦洋人之事。乃因過於求全。轉貽之敗。以爲爾等鑒戒之資。猶恐專言世法。爾等或不領會。故又兼舉佛法慈悲冤纏。宜解不宜結之義。開悟爾等心思。總不過戒爾等行事適可而止。不可固執已甚之意。併非斥言爾等不是。若斥言爾等不是。則林文忠公亦不是耶。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豈日月亦有不是乎。乃閱爾等公稟。竟將本大臣此段誠詞。認爲斥言惡貫滿盈之語。此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非係該房誤譯。卽爾等誤解。殊屬可笑。用是正之。一論失事舊跡一節。是因爾等雖知披楞陰險。而未與共事。究莫測其淺深。又不知自度人力。初則振。久則疲。財力初則裕。久則匱之理。或致曠日持久。中彼奸謀。卽如阻撓設卡一事。爾等保護邊疆。自應竭力抵禦。倘此事亦能作爲罷論。僅剩界外通商一事。則爾等亦宜相機調處。不然年年設防。勢無底止。目下彼或聲言來犯。不果來以誤之。或故予小勝以驕之。迨數年之

後窺爾人疲財匱突如其來則難禦矣故引咸豐八年十年天津通州失事舊跡使爾等早知披楞謫詐雖內地尙不免中其計况爾等人力財力才智心思更不能及內地者乎亦不過預戒爾等後此遇事須審重輕不可任性固執之意耳凡此數節諒皆爾等看未明晰處特爲拈出分條講解總之爾等誓死力拒披楞雖非全不當理然而行止要以彼之所求於地方黃教有礙無礙爲斷事貴相機合宜不可預存成見是爲切要特劄

諭閣藏番官喇嘛初五日公稟多有不協再將前諭意指詳晰申諭 二月十三日

諭閣藏僧俗番官及各寺領袖喇嘛人等知悉本月初九日譯閱初五遞到公稟當將爾等未能領會本大臣前諭苦意深心之處批示大略初十日譯行商上轉飭通知在案茲將爾等原稟與本大臣前諭參互覆核審奪是非爾等所論多於事理未協不得不加駁飭再爲爾等晰言之查向來各國通商皆於事前議立條約以期彼此無礙庶可經久奉行名曰通商章程此歷來之常例也今若爾等允許披楞界外通商自然亦應循照常例先與議立約章凡爾等所慮窒礙諸事皆可與先言明杜絕即如原稟所稱恐妨黃教一節便可於約章內明言藏地佛宗首崇黃教今議界外通商祇可互相交易不得瀆亂佛宗立約之後倘有以西洋教法私相傳授者除該番民本犯照依藏律盡法懲治外即將界外通商之舉永遠停止如此先事立約披楞若不允從則是有心毀敗黃教爾等拒其界外通商尤爲詞嚴義正即泰西各國聞之皆不能竊議爾等之非倘披楞肯如爾等預戒之言約明不傳洋教違者受罰則與佛宗黃教又何妨礙之有又如原稟所稱披楞歷來與人交易皆是先以甘言利誘迨後霸占地土把持事權一節查通商而曰界

外則是我可以往。彼不得來。彼既不得來。又何霸占把持之有。夫租地開山招工。擧買諸事。流弊原多。然今所議。但與界外通商。彼亦明言永不進藏。且言不犯藏界。則是租地開山二事。不言可決。其必無。至招工役。擧買人口二事。亦可於通商約內。先與言明阻止。彼若允從。則又何妨之有。又如原稟所稱。爾等因披楞性情險詐。口是心非。實與黃教相違。有同冰炭。以是公立誓詞。盡力拒絕。披楞倘因通商不遂。竟爾進兵。爾等先以好言勸阻。如不聽從。爾等惟有拚死抵禦。萬不敢畏難苟安。退縮惜命。致玷大皇帝暨達賴喇嘛聲威。以及爾等本身名節一節。初石之所持之理。甚正。細按之。則殊不切事情。蓋凡事皆有機宜。區處要中肯綮。總須隨勢相機。以期於事有濟。不可固執成見。轉致債事無功。卽如披楞所求三事。起初入藏遊歷。邇來阻撓。隆吐山設卡。此皆有妨地方黃教二事。蚌山彼輩。不可畏懼曲從。爾等盡力拒絕。所持甚正。於此誓言。萬不畏難苟安。顧惜身命。貽誤邊疆。輕棄教法。所言自爲當理。然本大臣正月初四日曉諭。是專爲界外通商一事。預爲爾等籌畫計較而發。與入藏遊歷阻撓設卡二事無涉也。蓋因披楞既於入藏遊歷。已自退讓轉圜。若於阻撓設卡。再能知非而改。作爲罷論。則其所求。祇有界外通商一事。此一事。非前二事可比。若果明定約章。杜絕後患。便不致於地方黃教有礙。既於地方黃教無礙。若再不知通權達變。設法調停。必欲明言拒絕。固執前說。使彼構難有詞。轉貽邊境生靈之害。則是兵連禍結。蚌自爾開。變由爾等激成之。爾等亦復何所取義。樂此捨安。就危之舉耶。且現在卓瑪依等處邊民。固與披楞互相交易。此亦西藏屬人。與其漫無稽核。日久或因賬目拖欠不清。口角鬥毆等事。致滋披楞構衅厲階。何如明定約章。俾有稽核。兼防流弊之爲周詳妥帖乎。至於藏內人民。除漢人本有內地生理。不准出邊貿易外。若有番民。欲往界外通商。當其請照之時。噶廈番官卽可斟酌准駁。倘係游手無資。

或不安本分之人。卽駁飭不與請照。亦無不可。如此層層定例。又何妨礙之有。此本大臣前諭本指。特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披楞辯論藏界。如果有成。披楞肯將撤卡一節。作爲罷論。自必復請界外通商一事。以爲轉圜了息之階。屆時誠恐爾等觀望延緩。不量事體重輕。一味固執。是以預行指示。以爲日後用時之備。並非勒令爾等日下卽許界外通商也。乃爾等於本大臣苦心深意。全未留心領會。茲爲爾等重複申言。總之兵凶戰危。本不可以輕易嘗試。然若披楞所求之事。實與地方黃教有礙。則爾等誓死拒絕。是爲顧全大局起見。本大臣身任封疆。亦當以地方爲重。自然絕不肯欺騙爾等。曲就苟安。倘日後披楞肯於轉圜退讓。所求不過界外通商。與之明定約章。便不致有妨地方黃教。閣藏可以照舊安居奉佛。爾等固執誓死無益。則亦應通權達變。了息事端。不可剛愎不移。矜此無名之勇。轉貽邊境生靈禍患也。目下邊務方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辯論成效若何。亦尙未接回信。此爲幾先之備。爾等其各審思之。勿忽特諭。

成都將軍川督函望藏番遵旨善退將來尙易收拾 二月十三日

淑南

仁弟
世叔

大人麾下。二月初九奉正月十二台緘。敬領一切。就諗助福兼隆。慰如所頌。來示辯界各節。非不詳明。但

冬月初九電旨。指明隆吐山在哲境。哲久附英。不得謂之藏界。又正月二十六日暨二月初一日三次嚴切電旨。皆數百言。臣子之職。理應恪遵。況尊處進呈地圖中。日納官寨註明前數十年喇嘛給與哲孟雄。是明明爲哲境。二十六電旨中。又復明明指出此。豈文牘所能強辯耶。印督謂過中二月十八。卽須逐卡。但望藏番遵旨善退。不至因此

開疊將來尙易收拾。時局艱危。邊疆多事。不得不衡其輕重。理勢兼權。此亦事之無可如何者。諒高明必鑒及之。肅敬請助安。

江孜守備稟探得英兵尙無舉動 二月初十日

沐恩署防標下江孜守備蕭占先謹稟。恩邊大人爵前敬稟者。竊占先仰沐鴻慈。委任江孜。自接任後。遵即督飭汛弁勤操兵技。小心防務。惟有矢勤矢慎。斷不敢稍存遷就。有負憲恩。慎重邊陲之至意。茲於本年正月十一日。聞得由藏派來赴帕坐辦之委員仔臻行抵江孜。即於次日由汛兼程前進。占先復思猶恐邊務吃緊。況占先亦有管轄隘口之責。安敢坐視。是以跟即專派汛兵王得潤于正月十五日。帶同輪差探丁二名。起赴委員仔臻前往竹摸隆吐一帶坐探。並囑汛兵王得潤等。如果情形關鍵。即飭探丁不分星夜。詳細稟來。若則事緩。即可從容具稟。突於正月二十九日。忽據江孜戴臻來署面稱。伊昨正月二十八日。接奉噶廈札諭。著令江孜戴臻帶領番兵三百名。並去年江孜派往隆吐防堵番兵一百名。均交江孜戴臻帶往隆吐。以防預敵。該戴臻業于二月初七日。自江孜統帶起程。馳赴隆吐去訖。隨于二月初九日。申刻。茲據兵丁王得潤飭令輪差探丁王清晏回汛。回稱。小的等同王領旂於正月二十五日。隴竹摸探聽彼處有帕里營官替身二名在此探事。小的等到彼詢問。伊稱被擄于今年正月以前。來信。囑令唐古特要將隆吐卡隘拆毀。如其不拆。定要帶兵前來攻打此寨等語。但唐古特早經已有準備防堵。又探聞洋人謠說。欲要緩期。待過二月十五日。再來打仗。嗣委員仔臻隴竹摸查探無信。該仔臻于正月二十七日。馳

赴隆吐仍探無音。信當經仔琫著令隨身小娃，飭往噶倫鋪一帶偵探。自隆吐去頭一站地名撒里驅扛，原係水名。地名日朗，看見該處果有洋兵約四百餘人，其餘盡皆騾馬口糧。馱隻約三四百之多。該小娃仍往前途查探。至二處地名波東卡，該處仍紮有洋兵有四百餘人，亦是堆積口糧。騾馬，伊又復往第三處地名噶倫鋪，仍紮有洋兵四百餘人之譜。但此處離大吉嶺只一站途程。該小娃又走一處地名嘉桑卡，漢名即鐵鎖橋。此處離大吉嶺約二十餘里。原先紮有洋兵四百。探聞英人已暗將洋兵撤回。又言去往廓爾喀界首孫莫儒去了。又言撤回噶里噶達。此話真僞未分。其洋人接站所紮之兵，均未過唐古特之界。惟竹摸上下之人，仍在往來通商。刻下聞洋人之說，現無打仗確音。小的於二月初四日，由竹摸與王領旂分手回汛。王得潤仍由竹摸起身赴隆吐偵探。俟探有實信，再爲飛稟各等情。據此，占先查所探各節，事屬情真。但英夷雖然暗撤嘉桑卡之兵，去往孫莫儒，依占先愚見，疑與廓番衅端未和之見。惟此時英人雖有拒敵之語，料此刻下亦無舉動之心。但占先已派坐探兵丁王得潤及輪差梭織探丁王清宴尹清吉等，俟探有確音，即當飛稟，免操憲廬。恭肅稟聞。伏乞垂鑒。沐恩占先謹稟。

批江孜汛守備稟 二月十四日

據稟已悉。此次所報，尙稱詳細。嗣後邊情隨時具稟，選派放探之人，須擇樸實耐勞，而心地又不糊塗者方妥。以期得悉真情，不致虛應故事。近來駐卡番官屢報邊情較緊，商上續派番兵前赴帕克里等處巡防接應，并令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駐紮江孜，以資提倡。本大臣已諭該噶布倫，嗣後務當漢番一體，不准仍前各分軫域，并諭該署備知之。

繳。

照鈔升大臣咨覆川督稿

爲飛羽咨覆事。光緒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未刻。接准貴部堂於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申時。發來排單五百里咨開。本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督來電駐藏大臣來文。執隆吐爲藏境。不卽撤兵。昨向英使辯論。據云。藏中向駐兵翼熱勒巴拉山嶺。不准英人拓界。印度續脩大路。自隆吐至此嶺而止。往來已久。今藏兵出隆吐。阻其來路。不難驅逐。因顧睦誼。故展至正月底止。本署告以道遠信遲。恐難如期。希再飛咨藏中。無論是否藏境。速將隆吐兵房撤退。仍守舊處。如再固執肇衅。咨將誰歸。卽轉電川督云等因奉此。合填預印空白飛咨貴大臣。請煩諄飭藏番速將隆吐山卡撤回藏界。免啓兵端。自取殃禍。望切望速。仍祈見覆施行等因准此。查此案迭經轉照飛咨文大臣辦理在案。今英使允緩至正月底。誠如總署所云。道遠信遲。恐難如期。又且藏番人民秉性固執。自非寬以月日。緩爲開導不可。該英使既能顧念睦誼。不卽驅逐。展至正月底間。無非欲得彼此和順之意。何妨寬展數月。以便緩爲多方開導明白。令其撤卡通商。似爲兩便。可否將此情形電知北洋大臣轉達總署之處。統候尊裁。除仍轉照飛咨文大臣作速查撤。並趕緊入藏會辦外。相應借用清溪縣預印空白插羽咨覆。爲此合咨貴部堂。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致川督函撤卡一案若不言明罷免則開導通商無從入手

仲良仁兄大人閣下。春明啓泰。敬維福履延麻如頌。年前二十八日承准大咨。當具電覆。奉懇尊處轉致總署。計二月初可登台覽。二十九日既先面諭番官。新正月初四日又復譯行商上。昨於初十日面試班禪呼畢勒罕。接見第穆胡圖克圖。問及辦理情形。渠於撤卡一節。謂隆吐山實在乾隆五十九年奏定日納宗藏界以內。事歷九十餘年。前此樞廷或未詳稽故事。故有旨令撤卡。嘉平初五二十兩日。既已據案陳明。自應祇候諭旨。再定行止。其界外通商一節。則謂事關公議。總求寬以時日。俾得開導明晰。衆議僉同。再行申覆。弟察其意。蓋因英人心思巧遽。本擬藉名界外通商。或者別有命意。以是游移觀望。正在從違莫決。而客秋英使數以撤卡爲言。因之疑上加疑。遂致激而愈緊。噫。英人既言專重通商。不犯藏界。則隆吐山實在日納宗藏界以內。設卡并無不合。必令撤之。是何取義。豈以設卡以後。出口貿易者。轉致無人乎。抑知貿易無人。是因羣疑未化。大衆同心。互相糾察。以致私出之人。無隙可乘之故。初不盡關設卡也。其設卡則因前年麻克雷既有帶兵進藏之說。復有雇覓鄉導潛來探路之事。以是藏番設卡防維。又不專爲禁止出口貿易設也。是二事本自各有所因。不相牽礙。今欲擴充商務。乃先力請撤卡。匪特隔靴搔癢。直是南轅北轍。夫界外通商。本在羣疑未化。今若不將隆吐山實在藏界以內。先行言明。免其撤卡。則開導轉圜。實是無從入手。英人處事急徐。向多中肯。此番相舛。何其如是。豈以無人道破實情。以致機宜相左耶。前承示繪輿圖。另備公文咨送。望照收。藏界內外合相前已電致芝田星使。以資談助矣。不知芝田處回信若何也。念切念切。手肅。祇請助安。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轉諭多爾濟仁增兩次小勝切勿稍涉大意致棄前功二月十五日

爲譯行事本月十四日酉刻據噶廈鈔呈駐卡仔臻多爾濟仁增初八日封發稟稿譯聽大概情形是初七初八等日披楞兩次來攻我卡經該仔臻率兵抵禦初七日擊斃披楞頭目一名兩日共斃披楞郭熱一百餘名我軍弁兵僅有二十四人不知下落等語此皆荷蒙上天佛祖神靈默佑仰叨文殊菩薩大皇帝洪福因得接仗之初挫彼鋒銳事機順暢本大臣甚爲欣悅惟宜持盈保泰得意切勿驕矜此番致勝之由推其事理有二一因披楞平日視爾唐古特無能不甚介意接仗之初不過欲圖恐嚇併未深用精奇以致失事此彼自大意輕忽因而取敗一說也否則彼因接仗之初不知唐古特才智力量究竟何如先以不甚愛惜之印度哲孟雄人作爲郭熱姑以嘗試且故予小勝以驕之庶期得爾唐古特才力底蘊彼可迎機畫策以圖敗後取勝此固披楞平日優爲者不可不知此有心嘗試又一說也總之無論披楞是大意輕忽是有心嘗試既有此番之敗後再接仗彼必連用奇謀以圖一逞該胡圖克圖可傳諭多爾濟仁增此後於一切防勦更當加倍小心謹慎切勿稍涉大意致棄前功並令噶廈嚴催後路官兵迅赴邊陲以資策應是爲至要至該仔臻多爾濟仁增此次辦理甚好除記功候獎外先賞白玉翎管一支黃緞一捲以示鼓勵須至譯行者

諭多爾濟仁增切勿冒昧進攻致誤大局 二月十七日

傳諭仔臻多爾濟仁增邊防勢已至此。就使各路援兵到齊。亦以先守帕克里門戶爲第一緊急要務。門戶既固。然後再圖收復邊卡。切毋急求雪恥。冒昧進攻。層次倒置。轉失機宜。致誤大局。是爲切要。除譯行商上外。還交噶布倫等飛速轉飭該仔臻知之。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帕克里江孜春堆三處須認真防守

爲譯行事。據噶廈鈔呈仔臻多爾濟仁增十二日封發來稟。大概情形。譯聽已悉。該仔臻以衆寡不敵。退至卓瑪。依事出有因。其過尙屬可原。惟後藏江孜兩戴臻奉調嚴催。不急趨事。遲誤軍機。法當立斬。因噶布倫等口稱。後藏戴珠已於十一月行次江孜。其江孜戴臻先已起程。前赴邊防等語。雖此時計皆到營。而前日之退。總由後路空虛之故。縱然暫免正法。亦不可不示懲儆。後藏戴臻四郎朗結。著卽革職摘頂。暫行留任。江孜兵丁前赴久已到防。其戴臻策忍班。墊廠谷稍輕。著摘去頂戴。均責令戴罪自贖。圖復隆吐山卡。如果奮力有功。不惟可贖前罪。尙可酌量給獎。倘仍觀望退縮。定行正法不貸。至現在籌邊急務。與前情形不同。前以守卡爲要。今則第一緊急要著。莫如嚴防帕克里近邊門戶。其次則江孜春堆兩路。亦係咽喉要地。均繫藏內安危。必應嚴防固守。門戶既固。方可籌復隆吐山卡。凡事有機宜。有次第。不容紊亂倒置。本大臣此言。該胡圖克圖務當嚴飭大小番官。認真遵照。切勿自作聰明。又致誤事。所有防守帕克里江孜春堆三處要地事宜。著交商上派出之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妥籌辦理。倘有疎虞。惟該噶布倫是問。切切毋違。須至譯行者。

西藏與英兵開仗情形摺 二月十七日

奏爲奏聞事。竊奴才前因飭令藏番撤去隆吐山卡，節據商上繪圖申辯。奴才敬稽欽定廓爾喀紀略，有乾隆五十九年奏案可憑。則其所稱隆吐山實在藏界日納宗內之言，不爲無據。業經縷細馳陳，並請飭交廷議。其藏番因英人有擬於今春來擾藏界之說，請示是否准其抵禦。奴才諭以邊防固宜預備，然而切勿肇衅招尤一節，亦於去年十二月初五日附片聲明各在案。本年正月初間，商上選派四品仔臻多爾濟仁增前往隆吐山料理邊防。來轅稟辭，奴才復面諭該番官，要以固守爲主，不可輕率見長去後。正月二十六二月初九等日，疊據噶布倫等抄呈該仔臻來稟，謂正月下旬起，英兵陸續自哲孟雄部大吉嶺暨布魯克巴部噶倫、綳波、棟等處會集隆吐山附近之絨嶺，卽絨多橋地方紮營，行帳約五十餘頂，人數約四百名。二十三日大吉嶺英官所謂納爾薩海者，尙復勦來指授布置，旋轉去訖。該仔臻現在督率兵民密脩防具，以期自固等因。十四日酉刻，又據噶布倫等抄呈該仔臻初八日封發來稟，謂該仔臻正在督脩防具。英人於二月初七日午刻由隆吐山下札魯隘口突來攻寨。該仔臻當卽率衆抵禦，鎗礮互施，相持之際，藏兵鎗斃黃衣英人一名。其兵隨即退下，看其情形，似是英官是役也。幸叨文殊菩薩大皇帝洪福，藏兵無一傷損。初八日清晨，英人由舊路又復來攻。該仔臻激勵兵民誓死抵禦，鏖戰許久，傷斃英兵約有一百餘名。收隊查點，有甲臻一員，兵民二十餘名，身無下落。該仔臻仍當加意嚴防，惟恐兵勢尙單，稟請商上再爲添撥，以資分布等情。轉報前來。十五日午刻，復據江孜署守備蕭占先密稟探報，核與噶廈抄稟情形大略相同。奴才因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阿

旺洛桑稱勒拉普結。略謂接仗之初。竟爾小勝。固爲事機暢順之徵。然而勝負無常。英人向來譎詐。此番安知非其嘗試分量。以不甚愛惜之印度哲孟雄人。故予小勝以驕之。後若再來。恐其不復如是。該胡圖克圖。其傳諭仔臻多爾濟仁增。後此更宜倍加謹慎。切無小勝而驕。併於該仔臻略加獎勵。以示綏柔。此近日西藏邊情也。奴才查英咭喇狡獪異常。唐古特固執太甚。自來開導。本非易易。而隆吐山設卡。實係藏番自守疆域。英人阻撓至再。原は無理取鬧。以是責飭藏番。該番益不心服。現今既已開仗。奴才雖欲彌患無形。無如藏番向於指示交涉事件。動多掣肘。不克隨心。亦且不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李鴻章與英使辯論藏界。畢竟情形何如。籌思再四。目下祇可沈機以待。先將藏地邊情。恭摺由五百里馳陳。伏祈聖鑒訓示。謹奏。

譯行第穆胡圖克重申前諭意旨令轉飭大衆 二月十七日

爲譯行事。前因僧俗大衆未能領會本大臣正月初四日曉諭深意。當即批示。大略譯行轉飭在案。茲將前諭重複申明。飭知僧俗番官。劄文一件。分飭大衆示諭一紙。併交該胡圖克圖轉飭遵照。目下邊務方殷。正在辦理巡防。豈能議及界外通商之事。然本大臣所以此時卽行指示者。意取機先之備。蓋古聖有訓。凡事豫則立。良以事機無定。必爲先事之籌。以待臨事之用。是故用兵之法。有正兵有奇兵。奇兵者。正兵援應之師也。圖事之方。亦有正策。有備策。備策者。正策變通之計也。卽如邊防一事。目下以籌餉籌兵籌軍火爲正策。然隆吐山實係藏地設卡。併未出疆。一切情形。本大臣已於去年十二月初五二十本年正月十二等日三次奏懇大皇帝聖明慈鑒在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自必執

圖辯論。若披楞公使翻然知改。卽將撤卡一節作爲罷論。彼必復申前請。界外通商。屆時本藏亦應通權達變。處以調停。以爲乘勢收帆之計。第恐僧俗領袖不知此理。或因目前小勝。志氣益驕。固執逾力。殊非迎機順勢適中知止之道也。用是預先指示。俾各僧俗領袖得以從容尋省。至該胡圖克圖身膺表率。爲閣藏主宰。於此尤應三致意焉。須至釋行者。計發劄文一件。大衆示諭一紙。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文碩奏牘卷七

吳江 吳豐培 輯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改擬致頗當喇嘛等信稿 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爲譯行事。二月十九日申刻。噶廈鈔呈仔臻多爾濟仁增續報邊情。併哲孟雄部長暨頗當喇嘛之弟康薩卓尼爾致帕克里營官各信稿。大概情形。譯聽俱悉。康薩卓尼爾來信。言此次披楞所以逞兵犯境。是因屢議通商。唐古特總無切實回信。今伊兄弟意欲從中說合等情。他既有來言。我們必當有去語。是以當令噶廈妥擬信稿。速交帕克里營官轉覆。頗當喇嘛兄弟。以爲緩兵之計。昨閱噶廈擬稿。但言事關重大。非二營官所敢主持。已將來信轉稟。俟商上噶廈各上司批示到日。再行回覆等語。此言祇能暫支數日。若逾十日半月。仍無藏中切實回信。披楞必不耐候。勢必又復進兵。而我邊地兵單勢弱。必又不敵。從而失地。甚非計也。是以本大臣酌擬一稿。交裕章京黃糧務親往公所。曉示大衆。乃各番官僧俗。仍復游移觀望。推展日期。此何等機事。可延緩致誤耶。伊等之意。不過是爲末後殺及界外通商一事耳。要知凡事皆有所本原由。今康薩卓尼爾來信言。披楞逞兵。是因通商事。伊弟兄意欲從中說和。亦爲通商事。若

同信概不提及通商事。如何能下台耶。但此時既不便即允他。更不可直拒他。惟有講明以前情理。令他再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關說。庶期事緩則圓。不致披楞急切進兵奪地。至將來總理衙門果有飭知界外通商文告前來。自應循照常例。預立通商章程。屆時唐古特亦可將有礙黃教藏地各事。如不得傳習洋教之類。敘入章程。預先約禁。披楞如或不從。則藏衆拒之爲有詞。披楞如肯依從。則於黃教藏地既無妨礙。僅止界外通商。又何不可之有。此中道理。已於正月初四二月十七兩日譯行文內。詳細盡言。不復贅述。茲將本大臣酌擬信稿譯交閱看。如以爲得理。則應迅速遵辦。倘以爲不妥。即由商上自行料理。但此信稿。是用是不用。均須明白直言申覆。不必含混應酬。以致正信與底稿兩歧。轉誤大事。是爲切要。再查朝廷所以設立駐藏大臣。總理藏務。是因唐古特但知奉佛誦經。不知政事治體。從前如準噶爾廓爾喀等事。本藏每每不能自行辨結。均賴天朝威力。乃得安全。此設官之所由來。是爲代爾藏中辦事。並非利爾藏中人民土地也。今者披楞之事。藏中既不願與通商。而又不能自保疆域。駐藏大臣每有指示。動多掣肘。現在隆吐山既已棄去。而於此番信稿。機會攸關。尙復游移觀望。似此執拗因循。將來萬一有誤全局。是誰之咎。爲此一併譯行。該胡圖克圖。督同噶布倫等。妥自斟酌。以後藏中公事。如仍須藉重欽差大臣料理。則於一切指示號令。均應實力奉行。若自度商上噶廈可以逕行治理。不待駐藏大臣董率指揮。亦不妨直爽明言。以便本大臣據情奏明大皇帝聖鑒。總之陽奉陰違。隔膜兩歧。必致誤事。萬萬不可。爲此譯行。須至譯行者。計鈔粘單一紙。

代擬帕克里營官覆

頗當喇嘛
康薩卓尼爾

信稿

頗當喇嘛
康薩卓尼爾

閣下接到二月初十日來信。當即稟知噶廈。茲奉各位噶布倫回示。命我等轉覆貴處者。查我唐古特與披楞原是重隣遠隔。不相聞問。往者披楞初議通商。我唐古特因黃教與洋教彼此不同。恐交涉日久。小民無知。或多窒礙不便之處。以是未敢率爾允行。前年又奉中國欽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檄諭。謂英公使言。但議界外通商。永不進藏。如此似可從長商議。無如其時麻克雷薩海既有帶兵強進之說。又復雇覓鄉導。潛入隆吐山一帶脩寬路徑。以是我唐古特以爲披楞雖曰西洋大國。行事殊欠光明磊落。因而心內懷疑。故仍未即允許界外通商一事。且於藏界日納宗內隆吐山脩卡巡邏。此以前各事實情也。夫設卡巡邏。是爲自守疆界。此中外各國所通行者。非我唐古特獨行創舉。至於通商。事屬講信脩睦。必須兩相情願。不能一面強爲。縱然我唐古特前此未即允許通商。然亦未傷披楞一草一木。況卓瑪依百姓亦我唐古特屬民。比年前往貿易如常。並未稍爲禁止。是我唐古特毫無肇衅之由。披楞何得遽爾逞兵壓境。從來事須先論理之。是非不能專論勢之強弱。披楞既爲西洋大國。行事豈能不據理乎。今頗當喇嘛弟兄欲爲從中調處。意亦甚佳。但今披楞兵力壓境。豈能遽議界外通商。況此一事。前者屢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知曉諭。我唐古特均以詳細實情。剖晰申覆。去年十二月內呈文。至今尙未奉到回諭。今若因頗當喇嘛弟兄一言。竟爾私相商議。揆情度理。亦未允協。若披楞果爲擴充商情。此外實無他意。則應先行罷兵講信。一面由納爾薩海致函於北京居住之公使。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知前來。以便酌擬章程。俾不致因界外通商。或妨黃教藏地。庶幾其可。此開誠布公之言。該營官等其轉覆頗當喇嘛弟兄知之。奉此。爲此具覆。卽候近祉。

續接邊報馳陳藏地實在情形摺 二月二十三日

奏爲續接邊報馳陳藏地實在情形仰祈聖鑒事。竊奴才前接噶布倫等鈔呈隆吐山駐卡仔璘多爾濟仁增二月初八日初報英兵攻卡。唐古特接仗幸獲小勝等因。當即譯行商上轉飭該仔璘謹飭勿驕一切情形。已於二月十七日由五百里馳陳在案。奴才拜發摺後旋據商上具文轉呈駐卡仔璘十二日來報謂自初七八日開仗之後英兵頻來滋擾。人數日漸加多。唐古特後路兵未到齊。勢實單弱。以致衆寡不敵。十二日退守卓瑪依村等語。藏衆僧俗共同會議。惟有厚集兵力拚死復仇。別無他策等情。奴才復諭商上。隆吐山旣已不守。目下惟當先顧近邊帕克里等處門戶。隨勢相機權宜計畫。切勿急圖雪恥。自作聰明冒昧進攻。又致誤事去後。十九日申刻復據噶廈鈔呈該仔璘十四日來報。謂英人自佔隆吐山兵未前進。茲轉送哲孟雄部長暨頗當喇嘛之弟康薩卓尼爾各原信。請示商上噶廈酌定遵行等語。頗當喇嘛者本哲孟雄人。近年依附英人者也。奴才當將康薩卓尼爾來信譯聽。大指是謂該喇嘛弟兄原是黃教之人。後因不得已始依英國爲生計。此番英兵壓境。是爲前此屢議通商。伊弟兄疊次具稟。而噶廈從未回覆一語。且於隆吐山添設卡寨。今勢已至此。伊弟兄仍願從中說和。噶廈畢竟是何主見。務望切實回音等情。奴才以爲事有轉機。面諭噶布倫等妥議回覆。以爲乘勢收帆之計。該噶布倫等始而尙稱頗當喇嘛是通英人漢奸。此信正可置之不答。奴才復諭以他有來言。我必應有去語。若竟置之不覆。轉似爾等理屈詞窮者。於是始稱遵辦。二十日呈閱所擬信稿。譯其大指。祇言事關重大。非帕克里營官所敢主持。現已轉稟商上噶廈各上司候示再覆。此外竟無吃力

之言。奴才以其無濟於事，乃爲代擬一通，交隨印司員裕鋼前藏糧員黃紹勳親往噶廈公所，曉諭大衆，該僧俗番官因未後敍有界外通商一事。如果英人僅爲擴充商情，別無他意，應先罷兵講信，一面由納爾薩海函致駐京公使，仍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知前來，以便酌擬章程。公平商辦一節，仍皆不以爲然。推延時日，意圖展緩。奴才以機不可遲，飭傳噶布倫等到署，面諭申飭開導，反覆再三，伊等惟作惶悚之狀，叩頭酬酢而去。時二十日戌亥之交也。二十一日奴才復將前事譯行商上，令其妥酌。併因近年以來，於指示交涉事件，動多掣肘，徒貽英人以西藏爲中國屬地一語口實。其實駐藏大臣有同贅疣。今第穆圖克圖阿旺落桑稱勒拉普結督同噶布倫等，一併自行度量，以後公事是否仍須藉重欽差大臣指示機宜，抑商上噶廈可以逕行治理之處，不妨直爽明言，以便奏請大皇帝聖鑒，庶免陽奉陰違。兩歧誤事等因去後。二十二日丑初，委員裕鋼、黃紹勳來轅稟見，轉據噶布倫等聲稱，大人交下回覆康薩卓尼爾信稿，詞意本甚周詳，但於我等僧俗大衆本懷，容有未洽。今將酌擬刪改之處，逐一加簽，轉求請示等語。奴才譯閱加簽刪改之處甚多，而於噶布倫轉飭之語，改作仔琿多爾濟仁增口氣。又於未後通商一事，將由駐京公使仍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知商辦之處，改爲應由納爾薩海轉稟英君主麻哈熱里女王酌覆。若與黃教藏地無妨，可酌中商辦云。奴才以該藏番既將此節作如是改，不便固與爭執，因命該委員等傳諭云：此事昨已譯行商上，今爾等既加刪改，亦聽爾等好自爲之。此近日西藏邊務實在情形也。奴才查藏番愚昧固執，已非一日。然從前是因英請入藏遊歷，恐其熟諳山川形勢，致妨黃教邊疆，卽邇來不肯撤去隆吐山卡，亦爲自固疆域起見，尙皆有理可說。至界外通商一節，堅持方拒，已屬無理。迨事機緊迫，奴才諭令乘機轉圜，乃始猶游移觀望，及至無可如何，轉欲自向英人逕行

商辦。蓋不欲我預聞其事。推其用意。或因比二三十年來。中原氣勢。今非昔比。且見藏地防營。實在官兵不過二百餘。或百餘名。明知一旦有事。萬不能爲之折衝禦侮。與其徒受節制。不如逕辦之爲直捷簡便。此猶市井小人。勢力淺薄之見耳。顧其愚至此極。即使披擄覆文開誠。亦恐不能了然領悟。不過徒然惹氣。且慮誤會。或轉生疑。此蒙之初六所謂遂往客歟。總由奴才力不足以禦外侮。德不足以化番愚。才輕智拙。惟有深自引咎而已。所有續接邊報暨藏中實在情形。恭摺由六百里加緊馳陳。伏祈聖鑒。奴才無任慚懼待罪之至。其本年正月以後歷次開導譯行曉諭暨代擬覆康薩卓尼爾回信各稿。照錄分咨軍機處總理衙門存查。合併聲明。謹奏。

致成都將軍川督函瀝陳藏番不易就範情形併鈔送譯行曉諭各底稿 二月二十七日

子惠仲夏

仁兄將軍大人

執事。二月二十四日奉開印後一日惠翰。敬聆種切。備承綺注。銜感莫名。藏番愚昧固執各情形。不特

久矣達之總署。併以據實上聞。不僅言其動違號令。且將藏番雖曰內屬。而自來政率從俗。比年控馭益寬。急切難於抑制。況隆吐山實在日納宗藏界以內。稽之乾隆五十九年奏案。既有可憑。則揮之撤卡。彌難就範。併其應對倔強之語。莫不一一縷述。未敢稍爲藏番諱也。承示既不撤卡。卽須通商。一以境內固邊防。一以界外踐約信。此誠兩全之道也。弟亦未嘗不作此想。故於接到總署容成仲冬二十五日電後。雖據藏番之言。備文咨覆。然新正以後。仍復警曉再三。在弟固已智窮力竭。言之諄諄矣。無如藏番依舊聽之藐藐。甚致誤會意旨。此猶隆吐未失以前之事。迨二月十九得邊報。事機已迫。弟因康薩卓尼爾有信來。欲從中調處。飭令妥籌回覆。以便乘勢收帆。乃該番始則觀望游移。及至

無可如何。轉欲自向英人逕行商辦。蓋衷懷疑忌。總不欲我預聞其事耳。推其疑忌之原則。以生長邊徼。見聞寡陋。性情知識。本與內地懸殊。兼之往者委員開導。雖亦舌敝唇焦。顧立言每不得體。惟恐自擔考成。急圖在總署交卷了事。初未暇繹藏番所以堅拒之本懷。爲籌迎刃解釋之計較。此藏番所以疑我左袒洋人。加攻伊等之由來也。夫界外通商之議。建於前年仲夏之時。先弟到任。將及一年。鄙人下車後。開談論及。則藏番僅知通商爲交易。惟恐交易日久。英或傳習洋教。以及租地開山。脩鐵路採礦砂等事。致妨黃教地脈。因此衆立砍頭沒家公。共甘結。同心死拒。至於但在界外與初議入藏情形不同。其所慮有妨黃教等事。亦可以敘入通商章程。先事言明。商定禁約之處。概弗知也。因於秋間接辦開導時。乃爲逐細言之。噶布倫等數人。雖似稍知領悟。無如事歷十餘年。成見已深。人數亦衆。旦夕難盡釋然。而英人旋爲隆吐山設卡。數變其說。阻撓日甚。藏番前疑。本未盡釋。於是又覺英既明言不犯藏界。何又誣言越境阻撓設卡。是英人無信。屬意斷不止於界外通商。因又橫一萬不可與交接之心。以致執拗之情。激而愈緊。此弟前函所以謂卽益以高明。亦恐其難就範者。蓋以病在膏肓。雖有名醫。或亦難於措手耳。今噶廈已飭帕克里營官轉覆薩卓尼爾。欲與英人逕商和議。廓爾喀果敢王亦有信致噶廈。詞氣亦欲從中調處。噶廈作何答覆。尙不確知。將來結局若何。此時殊難逆睹。在我目下。祇好姑且聽彼自爲。而鄙人愚見。伊等自行議和。終恐不能了結。勢必仍得我中國從而料理。彼時英必仍以界外通商爲請。藏必又以退隆吐山日納宗等處舊界爲言。是我中國終不能脫心靜也。明公以爲何如。來示又謂僅能爲催郵傳不誤一節。竊維西藏設官以來。例於川中聯爲一氣。所有人才兵力餉需。無一不待仰給於川中。固不僅止郵傳一政也。而昔年每遇重大邊情。藏使力不獨支者。上必特遣川省軍督前來會辦。以

期事機一貫。呼應較靈。此成憲也。况弟以幹才。膺重寄。相距京津太遠。弟又不善立言。以後一切機宜。務懇隨時賜教。其有必須轉致衷曲。併望鼎力玉成之。鄙人之幸甚。卽國家邊疆之幸甚也。是所至禱。扶三兄此時當已到京。若總署探諮藏務。或可備言底裏。竹珊是在清溪度歲。正初始抵鑪廳。何日西來。尙未得信。近聞上元後。巴塘番民聚衆鼓噪。因而撤站。該文武未有稟來。此係得自傳聞。不知確否。亦莫詳起釁之由。事若果真。則竹珊過境。又須大費一番周章也。弟失血舊恙。入春已止。詎二月中旬又發一次。知念併及。肅覆祇請勛安。附呈新正後開導譯行曉諭暨代擬藏番覆信各稿十件。統希朗照。不具。

第穆胡圖克圖函請飭拉里等處支應兵差夫馬並請發給羅布藏頓墊等護照

二月二十四日到

掌辦商上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師傳第穆胡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竊查披楞英咕喇與西藏佛地。興師進兵。自應派兵攻勦。所有東路一帶土兵以及康巴土兵進藏經過拉里等處需用馬牛人夫三項。此係軍情重件。經前於咸豐五年廓爾喀軍務時。鑪關以下調派土兵。均由中北路一帶路程所需烏拉馬牛人夫等項。均係三十九族應酬在案。嗣經同治二年勦辦瞻對時。派令官兵陸續起程。當經仿照四起大差飭令三六村朋幫烏拉馬牛人夫。妥爲應付。勿得掣肘等因。曾蒙駐藏二位大人發給劄諭飭交拉里總管支應兵差馬牛之商上卓尼爾等轉飭納克書三六村族民等。催備前進各在案。此次暫由察木多、乍丫、類伍齊、碩板多、邊坦、洛隆宗等

處稍調土兵。卽應趕緊前往。刻下康巴所屬土兵。尙未全調。其兵數亦無從前兩起軍務之多。所有康巴之兵。先由三十九族何路起身。除隨自便。至應需烏拉馬牛人夫三項。應歸沿途三十九族等人隨到隨卽應付。事關軍務要件。毋得遲延違誤。尙望大人賞發切實札諭一道。並請迅速札飭西藏夷情外。所有察乍類伍齊等處。就近飭派大堪布羅布藏頓墊前藏如臻四朗汪青等前往催調土兵。並派六品嶺營官邊覺奪吉會同管理經卷。仔仲洛布藏札喜等在於領邊洛三處催調土兵。卽飭趕緊前往各地方辦理外。速請大人賞發執照一張。以便該番官等就近飭催三十九族人等遵辦外。康巴一帶地方。應調目兵前往助援。隨時再行具文陳明。煩爲在心。爲此具信字。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飭發羅布藏頓墊等執照

爲譯覆事。案據該胡圖克圖稟稱。披楞英咭喇與西藏佛地興師進兵。自應派兵攻勦。所有東路一帶土兵。以及康巴土兵經過拉里等處。需用烏拉馬牛人夫三項。仍照前案向係三十九族支應。及納克書三六村朋幫烏拉馬牛人夫。均各妥爲應付。勿得掣肘。各等情前來。本大臣查此案事關緊要重件。自應迅速辦理。除札駐藏司員並拉里糧務轉飭遵辦外。況此次飭派大堪布羅布藏頓墊前往所調察乍類伍齊三處土兵。而六品嶺營官邊覺奪吉等。在於領邊洛三處催調土兵。其康巴之兵。由何路起身。除隨自便。各所需烏拉馬牛人夫應歸三十九族支給。及三六村朋幫烏拉等項。均卽遵照趕緊飭催辦理。其有繕給大堪布羅布藏頓墊前藏如臻四朗汪青執照。相應謹送該胡圖克圖查照轉發承領。卽便飭令前往催調來藏。以免貽誤軍情。須至譯行者。計發執照一張。

給羅布藏頓墊等執照赴各處催調土兵

爲給發執照事。案據第穆胡圖克圖稟稱。披楞英咭喇與西藏佛地興師進兵。自應派兵攻勦。所有東路一帶土兵。以及康巴土兵。經過拉里等處。需用烏拉馬牛人夫三項。仍照前案向係三十九族支應。及納克書三六村朋幫烏拉馬牛人夫。妥爲應付。勿得掣肘。此係軍情重件。懇請發給執照一張。前往催調各等情前來。本大臣查此次大堪布羅布藏頓墊等前往所調察乍類伍齊二處土兵。而六品嶺營官邊覺奪吉等在於碩邊洛三處催調土兵。其康巴之兵。由何路起身。除隨自便。各所需烏拉馬牛人夫應歸三十九族支應。及三六村朋幫烏拉等項。均卽遵照趕緊飭催辦理。預先催備。勿得稍延遲誤。隨到隨卽支應前進。其調集各處土兵。務須挑派精強力壯之人。一人必得一人之用。切勿以軟弱充數。奉行故事。若再因循姑待。不思竭力禦敵。則時之不可緩矣。除札駐藏司員拉里糧務轉飭遵辦外。爲此發給執照。飭令大堪布羅布藏頓墊前藏如臻四朗汪青等前赴各處地方催調。飛速趕緊調齊。不分星夜前來助援。以圖進取。切切凜遵毋違。須至執照者。

札隨印司員轉飭三十九族預備應付兵差夫馬 二月二十七日

爲札行飭遵事。案據第穆胡圖克圖稟稱云云。爲此具信字等情前來。查披楞英咭喇與西藏佛地興師進兵。事關緊急重大。自應查照前案辦理。除譯覆並札行拉里糧務轉飭遵辦外。合亟札行。爲此札仰該司員迅速卽便轉飭三十

九族頭目人等。應將此次所需烏拉馬牛人夫等項。預先催備在站守候。隨到隨支。應勿得稍有遲延。貽誤軍情。毋違特札。

川督咨奉旨飭令藏番迅速撤卡不可與印兵接戰並著文碩俟升泰到任卽行

來京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三日酉刻。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冬電初一日奉上諭。文碩奏商上申覆情形。請飭會議。並附陳管見。節錄前奉諭旨各摺片。覽奏均悉。隆吐設卡一事。前經疊諭文碩。令其開導藏番。趕緊撤卡。以爲保全該番之計。朝廷於此事權衡利害。度勢審機。籌之至熟。前寄升泰電旨。業經羽諭文碩於此事籌及軍旅。殊屬昧於事情。不顧大局。所請會議之處。著無庸議。目下事機緊迫。無論隆吐屬藏屬哲。將來自可辯明。現在總以撤卡爲第一義。升泰未到以前。文碩責無旁貸。仍著凜遵疊次電旨。剴切勸諭。迅速撤卡。卽令印兵已到。強弱勢殊。藏中番兵不可與之接仗。我兵駐藏無幾。尤宜嚴加約束。無得稍有干涉。致生枝節。將來難於轉圜。至電寄諭旨。均係軍機大臣請旨後繕擬呈進欽定。交該衙門電發辦理已久。尙未舛錯遺漏。況自設電以後。一切調兵籌餉。深資得力。並無流弊。尋常文件。可准用電。更無庸另立章程。文碩謂收取電氣。褻瀆神明。尤屬迂謬可笑。均無庸置議。升泰現在行抵何處。著卽星速前進。文碩俟升泰到任後。卽行來京。不准稍涉逗遛。欽此。此係寄諭。已由六百里驛遞。先此電知。卽轉劉文升云。望卽飛咨等因。准此。竊思電報由電局輾轉傳遞。不無偶有一二訛字。可以文理辨之。

卽如此電中尋常文件可准用電之可字。竊有疑義。然亦不敢擅改。只可照電轉咨。除行洋務局知照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辦理施行。須至咨者。

川督咨轉總署電印督不允展期撤卡 二月二十九日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頃芝田覆總署以婉商外部再展遲數月。候升大
臣到藏妥辦。請印督展期。切勿急迫從事。外部已致印度部久無回音。昨外部覆云。西三月十五以後再行展期。印
督不允云。查西三月十五卽中二月十八等因。承准此。除行洋務局知照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
施行。須至咨者。

咨川督正月二十二日後二十九日前續發之件尙未接到咨請查明並望錄稿賜

覆 二月二十九日

爲咨請查明事。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亥刻。接到貴督部堂正月二十九日函開。正月二十二日泐覆後。連日欽
奉兩次電旨。雷霆之威。曷勝惶悚。一已飛咨貴大臣。一則轉咨升大臣等因前來。查本大臣前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四
十二月十五二十八等日。欽奉貴督部堂轉咨電旨三次。已於去年十二月初五二十本年正月十二等日。次第覆奏
在案。今繹此次函稱。飛咨電旨。自係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後。二十九日前。由省續發之件。不指前事而言。今正月二十

九日午刻公信已到。而所謂飛咨電旨。尙未奉准。正在辦理查問。二十九日午刻彙接二月初二初三初日等日轉電三件。初四日來文內恭錄初一日寄諭。亦有前寄升泰電旨業經羽諭等因欽此。恭錄亦指本年正月續傳電旨而言。乃正月杪二月初飛咨各件陸續到藏。而前件仍未奉到。合行咨查。爲此由五百里飛咨貴督部堂。請煩查明前件係於何日由省封發。仍望飭錄原稿賜覆是盼。須至咨者。

咨總署成都將軍川督暨升大臣本年連接二月初二三四等日由川轉來電彙

總咨覆 三月初二日

爲彙咨事。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彙准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二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飛咨轉電來文三件。內初二日文開。

劉大臣正月二十九日電外部。云印督前月已函致達賴喇嘛定欲藏兵退出等因。查前據噶廈鈔呈帕克里營官稟報。接到哲孟雄部長函稱。大吉嶺披楞薩海於正月初二日來至扛妥地方。言噶哩噶達納爾薩海有致達賴喇嘛暨噶廈等處信件。囑爲轉遞。該部長因西藏與披楞向來不通音問。未敢擅自開端接收轉遞。該薩海隨言爾不肯轉遞。此信內所言實爲隆吐山設卡事。若二月初二日以內撤去則已。否則即要進兵云。今准前因。所謂函致達賴喇嘛。當即指前此未接之信而言。現已將此來文事理譯行商上矣。初三日文開。英使云。現在藏官二員至邊辦事。或能免仗兵力等語。藏官何人。是否駐藏大臣所派。現議若何速覆等因。查去年十二月下旬接噶布倫等回稱。商上擬派仔琿多爾濟仁增前赴隆吐山隘口料理巡防事宜。本年正月初四日。該仔琿起身來轅稟辭。本大臣面諭諸宜謹飭。慎守

疆域。切不可無故生事。速禍招尤。前已奏明在案。英使所謂藏官當即指該仔臻而言也。初四日文開。二月初一日。欽奉寄信諭旨一道。先行電知等因。當即恭錄譯行。商上轉飭欽遵。奏合錄譯行。原稿咨明備案。除分咨外。爲此由五百里飛咨貴

大臣衙門督部堂將軍

請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計咨譯行稿一件。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嚴飭所屬凜遵諭旨靜候朝廷料理不可輕舉妄動又致誤事

三月初二日

爲譯行事。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准

成都將軍督部堂

咨。二月初二日准欽差駐英大臣劉正月二十九日電開。英國官

言甲噶爾披楞總署前月函致達賴喇嘛。定欲藏兵退回。並不令披楞兵入藏界。亦無強令西藏通商之意等語。准此合咨貴大臣速令藏番退兵等因。同日又准咨開。二月初一日奉上諭。文碩奏商上申覆情形。請飭會議。並附陳管見各摺片。覽奏均悉。隆吐設卡一事。前經疊諭文碩令其開導藏番。趕緊撤卡。以爲保全該番之計。朝廷於此事權衡利害。度勢審機。籌之至熟。前寄升泰電旨。業經羽諭。文碩於此事籌及軍旅。殊屬昧於事情。不顧大局。所請會議之處。著無庸議。目下事機緊迫。無論隆吐屬藏屬哲。將來自可辯明。現在總以撤卡爲第一要義。升泰未到以前。文碩責無旁貸。仍著凜遵疊次電旨。剴切勸諭。迅速撤卡。卽令印兵已到。強弱勢殊。藏中番兵不可與之接仗。至電寄諭旨。均係軍機大臣請旨。後繕擬呈進欽定。交該衙門電發辦理已久。尙未舛錯遺漏。況自設電以後。一切調兵籌餉。深資得力。並無流弊。尋常文件。不准用電。更無庸另立章程。文碩謂收取電氣。褻瀆神明。尤屬迂謬可笑。均毋庸置議。升泰現在行

抵何處。著卽星速前進。文碩俟升泰到任後。卽行來京。不准稍涉逗遛。欽此。欽遵。飛咨前來。本大臣查隆吐山固在日納宗藏界以內。披楞誤認爲地在哲孟雄部。該部之人久已半附於彼。以是披楞不容爾唐古特在隆吐山設卡。致動干戈。今其地因爾與披楞衆寡不敵。業已失守。則應將藏境現有之帕克里等處門戶要隘。謹飭防守。不可急圖雪恥。自作聰明。冒昧輕進。又致誤事。此本大臣前此申戒之詞。已於本月二十一日譯行在案。茲復欽奉諭旨。不令爾藏兵與之接仗。蓋因爾唐古特智拙力弱。惟恐再爲披楞所敗。則元氣益傷。更難收拾善後。仰見聖心仁愛。聖慮周詳。本大臣疏讀之下。深爲爾唐古特欽感莫名。至隆吐山是藏境是哲孟雄境。諭旨已言將來自可辯明。而英官與劉大臣亦明言不令披楞兵入藏界。亦無強與通商之意。披楞人雖多詐。而其言每自顧信行。今該胡圖克圖督同噶布倫等。若果嚴飭所屬番官。凜遵諭旨。靜候朝廷料理。而不掉以輕心妄動。則西藏地方仍可保全如舊。爲此譯行該胡圖克圖其欽遵諭旨。毋忽。須至譯行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前寄頗當喇嘛之信。迅卽轉遞。不可催令來營。如已到營。卽將

兩不侵犯之意。令其轉達。三月初二日

爲譯行事。三月初二日譯閱噶廈鈔呈仔臻多爾濟仁增二月二十五日來稟二件俱悉。頗當喇嘛弟兄二人。旣已投附披楞。其不能爲唐古特實心出力。不待言喻。但今隆吐山旣已失守。爾唐古特兵力單弱。適康薩卓尼爾兩次信來。願於從中和解。相機度勢。正好藉此挽轉收帆。乃該仔臻兩次稟請噶廈緩泐覆信。識見已屬糊塗。然又自知久不覆

信恐有他虞。因令帕克里營官函致頗當喇嘛弟兄酌量一人來營面議。以爲緩兵之計。此一措置。尤未合宜。卽此可知爾唐古特識見笨拙。斷不能理大事也。此事本大臣前於稟報康薩卓尼爾初次來信時。業經飭令噶廈酌定信稿。寄知帕克里營官轉行回覆。據此噶廈回稱。此信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封發。約計二十六七日總可接到轉遞等語。此時如頗當喇嘛弟兄尚未前來。應將二十二日寄去之信。迅速轉遞。看其如何回覆。稟到噶廈。再籌計較。切不必催其親身來營。或致轉生枝節。如其業已來至卓瑪依帕克里營寨。則又須待以和睦。論及兩國邊事。當告以我營官前接你卓尼爾初次來信。轉稟商上委員江洛堅仔臻奉札。以你弟兄意欲出頭調處。亦是好心。須由納爾薩海請示麻哈熱里女主。必須實與西藏佛地黃教無礙。方好具稟番邊上司。酌中商辦等因奉此。此係未奉噶廈上司飭知以前之話。今奉噶廈上司層次傳知。奉駐藏大臣檄諭。欽奉二月初一日中國大皇帝諭旨。以披楞現與中國和睦。不令我唐古特輕動干戈。其隆吐山是屬藏境。是哲孟雄境。詳查案據。自可辯明。又准欽差駐英大臣劉正月二十九日電開。英國外部已明言。不令披楞兵入藏界。亦無強與西藏通商之意等語。想納爾薩海亦必接有外部知照矣。是此時我唐古特與披楞輟轡不清之事。祇有隆吐山疆界一端。現既欽奉中國大皇帝諭旨。謂所辯明。究屬誰境。則目下自應靜候總理衙門與披楞駐京公使詳稽案據。秉公定議。以便彼此遵循。其未經議定以前。我唐古特自守卓瑪依等處疆域。披楞暫紮隆吐山。彼此不相侵犯。方爲正理。所以約你弟兄來此一人。亦爲將此事理轉達納爾薩海。別無他事。如此立言。聽伊如何說法。迅速飛報噶廈。以憑酌奪。此爲目下緊要機宜。爲此譯行該胡圖克圖。其卽督同噶布倫等遵照辦理。則藏地必得安全無恙。切不可師心自用。另出主見。致誤事機。不惟有違諭旨。亦且轉與藏地黃教實在有損。

無益。本大臣既有見地，不得不爲苦口晰言。其審思勿忽，是最切要。須至譯行者。

探兵張景昭等稟探得英兵藏兵據守情形 三月初一日發初六日到

轅下派探兵丁張景昭、李占彪、李棟樑，謹稟大人台前。敬稟者：竊兵等奉派偵探英人信息，當即束裝就道。未敢稍事耽延。惟沿途換馬處，所必須坐候一二時，方能前進。於二十四日行抵江孜，住紮一日。即於二十六日起程。於二十八日到帕克里，隨即探詢英人情形。現在英人未見動作，惟住紮在隆吐山內之下山上一帶。俱住有英兵防守。卡上設有大礮四尊，似備藏番攻取之意。至藏中所發之兵，亦於二十四日江孜始到二百，其餘先後俱在途次。後藏戴琿帶兵六百，江孜戴琿帶兵五百，並本處土兵一千餘人，及去藏藏中所派之仔琿，俱住紮帕克里去兩站遠之卓母地方。兩家均各據守兵等，欲於次日即便前進。因該處營官一時不能應給烏拉，擬於三月初三日方能准行。當即束裝輕騎馳赴卓母一帶，隨時相機偵探確實。一俟將來如何之處，合再稟聞。茲將沿途詢探信息，及到帕日期理合據情恭稟，伏祈鑒閱施行。須至稟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三月初十日遞到公稟於原文不無誤會用再申明 三月十一日

爲譯行事。三月初十日譯閱該胡圖克圖初九日轉遞僧俗大眾公稟一件，爲覆初二日恭錄二月初一日欽奉諭旨譯行飭遵事理。本大臣查此次公稟所陳詞多冗贅，不切目下事情。且於譯行原文，不無誤會。不知是譯字房原繙致

舛。抑該僧俗大衆未看明晰。言既無當於機宜。本大臣不敢率爾冒瀆宸聰。用再申明其事。譯行該胡圖克圖轉飭大衆知之。一披楞性情陰鷲。與爾唐古特教道不同。爾等共立誓詞。拚死力拒。是恐有妨藏地黃教起見。此是以前情形。久已奏蒙文殊菩薩大皇帝聖明洞鑒。此時無需重複贅言。今披楞既不入藏游歷。亦無意於強迫通商。是於黃教佛宗。毫無干礙。至其佔據隆吐山。是披楞誤認其地爲哲孟雄境。該部落之人。久已半附披楞。故披楞不容爾唐古特在彼設卡。隆吐山是在日納宗藏界以內。有乾隆五十九年成案可憑。前亦奏明在案。二月初一日欽奉諭旨。固已言及其地。究歸何屬。將來自可辯明。是大皇帝原未令爾唐古特棄置隆吐山於不問也。但不令爾輕心挑衅致敗耳。蓋因爾唐古特心計不如披楞之巧詐。軍器不如披楞之堅利。惟恐不敵。益傷元氣。致難收拾。總爲保全爾唐古特之意。併非勒令爾等束手待敵也。然則目下機宜。爾唐古特惟當凜遵訓諭。籲懇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爾等辯明隆吐山日納宗一帶藏界而已。乃不此之務。此次公稟主見。仍欲自往克復隆吐。且有耀武圖功之意。在爾等矢志奮發。固是英豪之氣。然而要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不可冒昧輕忽。一誤再誤。譬如舉石之人。力僅能舉數十斤。強舉百斤。已不能勝。若必過舉二百斤。其勢必致弩傷身體。石落砸脚而後已。爾唐古特力不能掃蕩披楞。歸復舊制。其勢亦與力弱之人。不能過舉重石相似。爾等又言即便力不能敵。爾等亦不後悔。爾等要知披楞既不強求入藏。又不迫令通商。其隆吐山藏界。大皇帝亦復許爲辯明。爾等此時何苦不自養精蓄銳。以待將來。而必欲急切圖功。轉致有損無益耶。且西藏雖爲唐古特佛地。然自康熙年間以來。疊蒙列聖經營。固朝廷邊圉也。亦不能聽爾等輕舉妄動。以致措置乖方。倘有不虞。爾等縱不自惜自悔。其何以上對朝廷耶。設大皇帝怒爾唐古特執拗抗違。以致誤事。爾等又何

能當此重咎也。湖本大臣到任一年，爲黃教地方多方籌畫，費盡心思，無如爾等每遇緊要機宜，總不領會，真是令人無可如何也。一哲孟雄布魯克巴皆是界外兩小部落，向本不在朝貢版圖之內，其兩處部長從前得賞頂翎，亦由駐藏大臣隨宜鼓勵，並非奏奉大皇帝諭旨。與唐古特番官情形迥不相同，不過該兩部落向來亦奉黃教，尊敬達賴喇嘛，有如唐古特服屬者，但該部長頭人等，不能管束其民，以致半附披楞，歷時已久，溯自披楞租住大吉嶺，至今已有三四十一年，彼時爾唐古特併無片言隻字聲明其事，即近二三年中，亦未提及於此，乃目下隆吐山既已失守，爾唐古特轉欲兼辦前事，時紉舉益殊，屬非策。大凡辦事須有次第，譬如行路，先出屋門而後乃出院門，今屋門外瓦礫荆棘，尚未除淨，乃欲兼顧院門之外，其勢豈能行乎？所有大吉嶺等處哲孟雄布魯克巴兩部落被租被侵地方，歷時已久，既非目今急務，自應暫且不議。一近年於西洋有約各國，朝廷皆派出使大臣駐紮其地，辦理交涉事務，此次川咨所謂欽差駐英大臣劉，即是出使英國之三品京堂，劉大人名瑞祺，江西德化縣人，同治元年進士，實有其人，並非假冒。披楞之外部，亦如我中國之總理衙門，其與劉大人所言前月印度總督已函致達賴喇嘛，務必撤去隆吐山卡一語，即指哲孟雄部。前此未敢擅收轉達之信，而言該外部僅言印督致信達賴佛，併未提及藏中與印督回信之語，乃公稟於此一節，辯論多詞，殊爲誤會，用特明白指示之。以上三條，皆該僧俗大眾於前譯行未能了然明晰之處，故再分款言之。至目下應辦之事，惟隆吐山藏界一節，此事已奉大皇帝諭旨，許爲爾等辯明，爾等惟應凜遵訓諭，不先肇啓兵端，顯懇天恩，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憑依乾隆年間奏案，辯明界址而已。爾唐古特若果遵此指示而行，本大臣自當據情代奏，倘仍固執成見，必欲肇啓兵端，則是顯違諭旨，本大臣雖欲顧全爾等，實亦無法可施矣，其轉

飭大衆知之。爲此譯行。須至譯行者。

咨成都將軍川督二月十六日電傳諭旨業由裕章京等奉到升大臣札飭譯行囑

廈三月十八日

爲咨覆事。三月十七日亥正准貴

將軍督部堂

會咨總署二月十六日電傳諭旨一道。以計算新任幫辦大臣升尙未到任

行令。本前大臣先行代辦譯飭欽遵等因。十八日辰刻委員裕章京黃糧務面呈。奉到升大臣二月二十五日六百里札飭一件。內於恭錄諭旨下出語云。查此案迭經歷任各大臣遵旨。再四開導。何止舌敝唇焦。乃該藏番固執不悟。以至於斯。現在朝廷已飭印督及早撤兵。是何等護持藏番。用特飛札該員等。立即傳諭商上番官。無論事體如何。必須候本大臣到任。自有定奪。毋再恃其血氣之勇。妄思出兵建卡。自惹兵戈。辜負朝廷保全之恩德。本大臣推誠有素。斷無偏倚。相應借用打箭鑪同知關防。由六百里飛札。仰該員立即遵照通諭知之。靜候本大臣兼程蒞藏辦理。毋得袖手旁觀。致干未便等語。本前大臣查此次諭旨。原是特交升泰之事。今升大臣既有劄飭開導委員之文。自應飭令該委員等迅即遵照。趕緊譯行囑廈欽遵。爲是合行咨覆。爲此由四百里咨明貴

將軍督部堂

請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致升大臣函裕章京等奉到鈞札已遵諭照行 三月十八日辰刻

竹珊世講都護大人麾下。前得華箋。誦聆種切。就穩行祺。介懋。軫祉使蕃如頌。文碩前奉二月初一日寄諭。當即譯飭

欽遵往復導諭至再。日昨始得覆奏。已將奉行各稿鈔咨冰案。不縷述。亥刻接川咨轉傳二月十六日電旨。是專交閣下之件。今日晨起裕章京黃糧務面呈奉到二月二十五日鈞札。立言深得體要。飭遵諭照行矣。賤恙糾纏迄未痊可。心氣既虧。知識益闇。惟盼台旆早臨。地方幸甚。附泐數行。順候助祺。

劄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應欽遵諭旨按兵不動切勿過事多疑一誤再誤

三月二十三日

爲劄覆遵照事。三月二十一日譯閱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十五日來稟。及噶廈鈔呈十七日接到仔琿多爾濟仁增十三日原稟俱悉。查此案開導委員裕章京黃糧務近奉新任大臣升劄飭內開。二月十六日奉旨。英兵於初八日攻毀隆吐山兵房。英使來言。印督飭勵其兵。但使藏番不越界出門。彼兵不過隆吐。以後一切照舊等語。現在卡房既毀。若藏兵不再出。英兵亦必撤回。仍可相安如舊。著升泰迅諭藏官。勿再執迷不悟。爲出界復仇之舉。或英兵退後。又復前往設卡。以致引敵深入。除飭總理衙門促英使電催印督及早撤兵外。劉秉璋接奉此旨。卽飛咨升泰欽遵辦理。迅速覆奏等因。欽此。行令該委員等立即傳諭商上番官。無論事體如何。必候升大人到任定奪。毋再恃其血氣之勇。妄思出兵建卡。自惹兵戈。辜負朝廷保全之恩德等因。業經該委員等遵劄照會噶廈。暨該噶布倫行次在案。今據來稟。英兵越過隆吐山在對邦一帶地方紮營。意圖進兵等語。本前大臣查英雖狡詐。而言每顧信。苟不予以藉口。衅端尙不致有言行兩違之事。至其盤踞納湯對邦以及幫德宗他巴果納雜魯等處者。是披楞誤認隆吐山附近一帶地

方均屬哲孟雄境。必逾捻納山。東北方屬藏界。本前大臣雖將藏南界址實係是在日納宗營官寨。乾隆五十九年確有奏案可憑。奏明請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使援案辯明藏南舊界。但此摺係三月十七日由六百里拜發。計四月底方能到京。其辯論及回覆到藏。約須六月底七月初始得定議。未經定議以前。英兵勢必不肯全行撤退。然按圖查考。披楞駐兵之地。皆在捻納山西南。且五六處營盤。通計英兵不過三四百名。是其守而不進之意。已可概見。況自二月中旬至今。已四五十日。彼若有意進兵深入。則此時當已深入矣。何尙遲遲不動。是藏兵不出。英言不入之言。尙屬可信。總之事已至此。目下機宜。爾唐古特惟應恪遵諭旨。按兵不動。藉以持重養威。切勿過事多疑。輕舉妄動。以致一誤再誤。不惟元氣益傷。亦且大負朝廷諄諄訓誡。弭患保全之至意。是爲至要。是所切囑。除譯行商上知照外。合行飭覆。爲此逕札該噶布倫行次。轉飭在事仔臻戴臻等一體遵照。切切特札。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鈔示修正覆奏底稿

爲譯行事。照得該胡圖克圖申覆。飭知二月初一日欽奉上諭事理。轉遞僧俗大衆公稟一件。本大臣已查照十五日更正出語。於十七日酉刻由六百里恭摺覆奏矣。惟此次更正出語中。仍覆贅及披楞從前侵佔哲孟雄布魯克巴地方舊事。此非目前急務。不便夾雜敘入。其理前已曉諭申明。故摺內刪除未敘。茲將奏稿譯行該胡圖克圖知道。又更正出語內有斷不敢遵諭旨。暨後萬難遵旨二語。大失舊藩恭順禮體。爾唐古特仇視披楞可也。至朝廷訓諭。則爲爾唐古特權衡時勢。消患無形。初非左袒披楞。轉置爾唐古特於不顧也。不過萬里相隔。或有未能盡悉下情之處。在爾

唐古特既爲恭順番藩理應婉言請命。若竟直言違背。豈是以下事上。以小事大之誠。該僧俗大衆在達賴喇嘛前。尙不應冒昧出此無理之言。況大皇帝乎。姑念該僧俗性原愚癡。立言不善婉轉。此係初次。故於鈔咨原稟內。將斷不敢遵諭旨句。仍改爲非敢不遵諭旨。後萬難遵旨一語。改爲是被迫不得已。雖欲遵旨。不可得。二語。核之原稟。仍不失其本意。而立言則較原稟恭順得體多矣。嗣後凡奉諭旨。理應欽遵。卽或勢處萬不得已。亦必婉言覆命。不得冒昧抗言。倘再妄言無禮。駐藏大臣定必擲還不理。甚或加以糾參。勿謂言之不預也。爲此一併譯行。該胡圖克圖。其督同噶布倫總堪布申飭僧俗大衆凜遵毋違。須至譯行者。

噶布倫伊喜洛布汪曲稟英國來兵甚多尙能將侵霸哲孟雄布魯克巴地方退

還藏番必不肇衅 四月初三日

小的噶布倫公爵伊喜洛布汪曲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奉大人於三月二十七日賞來譯札。內開三月二十一日譯閱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十五日來稟。及噶廈抄呈十七日接到仔臻多爾濟仁增原稟俱悉。查此案開導委員裕章京黃糧務。近奉新任大臣升札飭。內開二月十六日奉旨。英兵於初八日攻毀隆吐山兵房。英使來言。印督飭勵其兵。但使藏番不越界出門。彼兵不過隆吐。以後一切照舊等語。現在卡房既毀。若藏兵不再出。英兵亦必撤回。仍可相安如舊。著升泰迅諭藏官。勿再執迷不悟。爲出界復仇之舉。或英兵退後。又復前往設卡。以致引敵深入。除飭總理衙門促英使電催印電及早撤兵外。劉秉璋接奉此旨。卽飛咨升泰欽遵辦理。迅速覆奏。

等因欽此。行令該委員等立即傳諭商上番官。無論事體如何。必候升大臣到任定奪。毋再恃其血氣之勇。妄思出兵建卡。自惹兵戈。辜負朝廷保全之恩德等因。業經該委員等遵札照會噶廈。暨該噶布倫行次在案。今據來稟。英兵越過隆吐山。在對邦一帶地方紮營。意圖進兵等語。本前大臣查英雖狡詐。而言每顧信。苟不予以藉口。弊端當不致有言行兩違之事。至其盤踞納湯對邦。以及幫德宗他巴果納雜魯等處者。是披楞誤認隆吐山附近一帶地方。均屬哲孟雄。必逾捻納山。東北方屬藏界。本前大臣雖將藏南界址實係是在日納宗營官寨。乾隆五十九年確有奏案可憑。奏明請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使援案辯明藏南舊界。但此摺係三月十七日由六百里拜發。計四月底方能到京。其辯論及回覆到藏。約計六月底七月初始得定議。未經定議以前。英兵勢必不肯全行撤退。然按圖查考。披楞駐兵之地。皆在捻納山西南。且五六處營盤。通計英兵不過三四百名。是其守而不進之意。已可概見。況自二月中旬至今。已四五十日。彼若有意進兵深入。則此時當已深入矣。何尙遲遲不動。是其藏兵不出。英兵不入之言。尙屬可信。總之事已至此。目下機宜。爾唐古特惟應遵諭旨。按兵不動。藉以持重養威。切勿過事多疑。輕舉妄動。以致一誤再誤。不惟元氣益傷。亦且大負朝廷諄諄訓誡。弭患保全之至意。是爲至要。是所切囑。除譯行商上知照外。合行飭覆。爲此逕札該噶布倫行次。轉飭在事仔臻戴臻一體遵照。切切等因奉此。查唐古特與英咭喇一案。先後鉅細情形。均在大人洞鑒之中。不必冗敘。昨奉新任駐藏大臣升大人。由鑪與西藏夷情糧府二位賞來原札內。當蒙夷情糧府二位已於三月二十四日與小的噶布倫賞來蓋印照會。不准與英兵滋事等語。無奈此次英兵等竟敢將藏番脩砌戰牆。一概拆毀。復於納湯側近對邦一帶紮營出兵二千餘衆。以前屢次派兵解運。

口食錢糧。囤留該處。復敢無故與藏地進兵構衅生事。莫堪容忍。只得預先在於前後藏番營調集官兵及各處地方土兵。康巴工布等處。稍調土兵管帶前往。各守疆域。派令小的噶布倫總理其事。業經行抵江孜堵守我屬各地。不得致有他虞。正在溫諭嚴飭禁戒。詎該國來兵甚多。節次紮住各地方。復於藏屬卓瑪依雜勒納山要隘。層次侵佔。創脩堅固戰牆。佔踞地方。較之奉到憲札數日更多。查其先後情形。不知突問受何奸計。侵害藏番實心焦急。時刻難安。只得據實申訴苦情。此次奉示一切。小的惟有謹遵。曷敢妄稱。但事關佛教重體。歷經色拉布賴綱噶勒丹三大寺。以及寺院商屬供職僧俗。開藏大衆攢商。與大人屢遞圖記呈詞。並與夷情糧府兩位。公遞夷呈。據實稟明。是否小的噶布倫一人能遵憲示。諒邀洞鑒。倘該英咭喇之人。猶能守分安居。仍將侵霸唐古特。哲孟雄。布魯克巴各地方。捨出退還。若不致尋衅進兵。小的藏番必不能肇衅惹事。自應遵示認真嚴禁。此次緣由。尙望夷情糧府二位查其藏地苦情。應如何詳細稟明。新任欽差升大人查閱之處。祈請妥爲辦理等由。另行具文呈祈照驗外。還望欽差大人憫念藏番苦情。應如何據情代奏。並轉咨總理衙門。新任欽憲查照之處。統候施恩詳細辦理。是所切禱。爲此叩稟。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本人現已革職將英藏交涉利弊苦口剖晰 四月初四日

爲譯行事。光緒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開。二月初八日奉上諭。文碩自抵藏後。於開導藏番事宜。並不懷遵諭旨。切實妥辦。識見乖謬。不顧大局。已降旨撤令來京。茲復擅將未奉明旨之奏稿密電等件。竟行移咨都察院。殊屬

膽大妄爲。此風斷不可長。文碩著卽行革職。該部知道等因。欽此。欽遵。知照前來。相應恭錄譯行。該胡圖克圖欽遵。查照。本前大臣自維到任。已及一年。未能靖其職守。承宣有忝。俯仰多慚。卽如與英咕喇交涉之事。在爾唐古特以其人性陰鷲。教道不同。惟恐貽患藏地。佛宗是以堅持力拒。雖云不爲無見。然而處事有經權。利害有重輕。平心立論。爾唐古特亦實有過於任性固執。不能審度時宜。隨機權變之處。卽此便是本前大臣德化未孚。開導無方之明驗。現在隆吐山雖爲英人侵佔。然文殊菩薩大皇帝前已降旨許爲辯明。且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促英使催其印度納爾薩海及早撤兵。不過現在藏界是在日納宗。營官寨是在捻納嶺。京中尚未及與英使辯明議定。英兵自然不肯全行撤出境外。然聞納湯等處英兵。三月間業已退至隆吐山迤東二十餘里之平壩屯紮。是其靜候辯論界址。不復急圖深入之意。已可概見。目下爾唐古特惟常恪遵諭旨。按兵不動。祇候朝廷料理遵行。切不可仍前固執。節外生枝。任聽好事番官。輕踰雜魯惹事。以致一誤再誤。不惟元氣益傷。亦且大負朝廷訓誡保全之至意。夫朝廷所以屢誡爾唐古特不許輕與英兵肇衅招尤者。並非有心示弱。而置邊疆得失於不顧。誠以兩敵相爭。必須先自度力。此卽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旣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戰必敗之義。爾唐古特自來心計鈍拙。昧於隨機應變。是已不及英人之心思。巧詐。而軍火器械。又復不及其精利。紀律部伍。不及其嚴肅。攻守布置。不及其周密。卽此數端。勝敗之機。不戰已決。幸蒙大皇帝恩旨。許爲辯明藏界。且促英使撤兵。在爾唐古特藏拙持重。乘勢轉圜。正是極好一大機會。倘再執迷不悟。必欲冒險債事。輾轉致引敵深入。則事後悔之無及矣。爾唐古特亦何樂而出此自誤之計耶。本前大臣蒞任一年以來。雖愧德化未孚。而於爾唐古特利害攸關之際。每以忠言指示。今且臨別。再以苦口剖晰言之。該胡圖克圖其率同

僧俗番官屏去成心深思領會是所切囑須至譯行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轉飭噶布倫伊喜洛布汪曲所請奏咨之處應由委員等轉稟

新任大臣核奪 四月初五日

爲譯行轉飭事。四月初三日譯閱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三月二十一日來稟俱悉。本前大臣現已奉旨革職。該噶布倫所請奏咨之處應候委員裕章京黃糧移轉稟新任大臣升核奪辦理。英人佔據隆吐山前既奉有諭旨許爲辯明界址。至遲六月底七月初間當可接准議定回覆。目下該噶布倫仔璦戴璦等必當恪遵諭旨按兵不動以期事得就緒。萬勿仍前固執輕出惹事以致元氣益傷。大負朝廷訓誡保全之至意。現在所應辯論者重在藏南界址該番官等不可節外生枝糾纏餘事以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轉與藏地正文無益。是爲至要。該胡圖克圖其迅速轉飭在事噶布倫仔璦戴璦一體知之。須至譯行者。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文碩奏牘卷八

吳江 吳豐培 輯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突聞闕傳唐古特將與披楞開仗飭曉諭大衆飛飭邊界番官

萬勿輕出惹事 光緒十四年四月初八日

爲譯行事。四月初七日申酉間。突聞街市闕傳。家家焚香燒喜紙。爲十二三日爾唐古特將與披楞開仗。收復隆吐山。暨取哲孟雄部大吉嶺。布魯克巴。部波棟各等地方。祈求保得勝之意。聽之殊爲詫異。當問委員裕章。章黃糧務。據稱亦有所聞。因命齊集噶布倫等。當面質實。有無其事。亥正稟覆。噶布倫言。初七以前。實無開仗其事。初八以後。情形若何。伊等不能得知。至僧俗大衆。有無必欲開仗之意。容一二日間。再行回覆等語。此言殊屬閃爍。顯係搪塞之詞。試思前往邊界諸番官。自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以下。皆奉商上派委。伊等欲辦如此大事。豈有不先關白商上之理。伊等若果未先關白。則藏中住戶。豈能家家焚香燒喜紙耶。推昨日噶布倫等。所以用言搪塞之故。自因明言開仗。惟恐內地官員攔阻其事。要知內地官員。所以攔阻開仗者。是遵諭旨。而朝廷所以不令輕與英人接仗者。是爲爾唐古

特權衡強弱。惟恐不敵。益傷元氣。是蓋聖恩保全之至意。併非抑勒爾唐古特不許復仇。而置邊境得失於不顧也。其人佔據隆吐山。假使朝廷未有許爲辯明諭旨。或總理衙門雖與辯論。而披楞特強不退。彼時爾唐古特再議開仗。復仇。容有可說。今朝廷既許爲爾辯明藏界。本前大臣申明藏南舊界。是在日納宗之奏。是三月十七日拜發。計四月底方能到京。六月底七月初方能接准議定回音。此時原奏尚未到京。爾等何由而知總理衙門辯論不力。披楞公使狡展不服。乃竟急欲輕出僨事耶。即使幸勝。已屬有違駐藏大臣節制。設再不敵。轉更貽誤地方。則爾唐古特更將何以仰對朝廷耶。夫披楞我之敵國也。爾唐古特則爲朝廷舊藩。敵國佔我邊境。促令退還。已非彼所樂。然舊藩若能恪遵朝命。不復輕出挑畔。則披楞尙自狡展無詞。今爾唐古特若先不遵駐藏大臣節制。不令內地官員預聞。輒自輕出僨事。及至勢成決裂。併非自全疆土。直是助彼披楞以狡展口實之資耳。何爾唐古特計畫之左。至於如此之極耶。本前大臣自聞開仗之語。爲爾徹夜籌思。實屬有損無益。該胡圖克圖必應一面曉諭在藏僧俗大衆。一面星夜飛飭邊界大小番官。必令恪遵諭旨。按兵不動。靜候部中料理。庶期事得就緒。萬勿輕出惹事。致難收拾結局。是爲切要。用特譯行知之。回憶本前大臣在任一年。自愧德化未孚。是故前此一切號令指揮。爾唐古特卽已不能深信。概從今因辦理不善。奉旨革職。係無官守之人。言之更難動聽。然在本大臣既有所見。不得不再剖晰言之。亦自盡其心。意云爾。該胡圖克圖其率同僧俗番官反覆深思。勿致自誤。機宜須至譯行者。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如必須與披楞開仗。應呈明新任大臣查核。四月初九日。

爲再譯行飭覆事。昨因初七日中西間街市閩傳有爾唐古特行將定期與披楞開仗之說。當將隆吐山離爲披楞佔據。業經朝廷降旨許爲辯明。其藏南舊界是在日納宗。亦經本前大臣於三月十七日由六百里申明具奏在案。計須六月底七月初可得議定回音。此時未准總理衙門回覆。爾唐古特必應恪遵諭旨。毋得輕舉妄動。致自貽誤事機等情。於初八日申刻譯行在案。頃據委員裕章京黃糧務面稟轉據噶布倫等覆稱。將是否必欲與披楞開仗之處。詢詰僧俗大衆。僉云朝廷諭旨自應兩面遵依。今二月十六日奉旨。促令披楞撤兵。伊等電信往返極速。何以迄今已及兩月之久。尙無撤兵消息。是其遷延盤踞之詭謀已概見。因此大衆公議。定期驅逐開仗之說。實有其事等語。此言自唐古特出之。固自以爲有理。然而要知披楞是我之敵國。唐古特則爲朝廷舊藩。敵國本是化外野人。不過目下朝廷權衡時勢。聊示羈縻而已。原不能以中國王化律彼苗蠻。今其佔我隆吐山。現在未與該公使辯明議定。披楞不肯將兵全行撤退。亦係自來敵國侵犯之常情。若爾唐古特既爲朝廷舊藩。則一切舉動。必應恪遵禮法。今既奉朝命。許爲辯明藏界。在爾必應靜候料理。若因披楞久踞不退。具文請催可也。倘總理衙門與彼公使辯論。彼竟狡展不從。屆時再與接仗。則爾唐古特兵出有名。方爲情直理正。此時冒昧輕出。不特勢恐未便。亦覺恭順之道有缺。若此特不以朝命爲重。則前在康熙乾隆年間。爾唐古特固亦如是乎。正人行事。務須從長。倘逞一時之忿。而不通常顧計。則是小人陋見。施之朋友且不可。況君上乎。惟恐爾唐古特不知從古中原君臣大義。用再譯行該胡圖克圖。如以本前大臣此言爲中正理。則照初八日譯行指示。一面曉諭僧俗大衆。一面星夜飛檄嚴飭邊界大小番官。不准輕出挑釁。致誤事機。倘爾唐古特固執不化。不以本前大臣此言爲然。則該胡圖克圖亦須將所以必須急與披楞開仗情由。逕行具文呈

明新任大臣升查核奏咨較之秘密陷人差爲光明磊落爲此譯行須至譯行者。

札江孜蕭守備嗣後邊事仍著王德潤等確探 四月十一日

爲飭遵事。前因邊務方殷。於該汛輪探之外。添派前藏額外李占彪字誠張景昭戰兵李棟樑前往一同偵探。原以事關邊務。不厭周詳之意。惟該額外等皆不能通番語。探聽更覺隔膜。嗣後偵探邊事。仍著該汛原派之戰兵王德潤新補名糧之王清彥尹清吉隨時確探。據實報聞。以專責成。該差兵等如果始終勤奮。無誤事機。前應移交新任大臣存記。俟事定獎拔。以示鼓勵。年來接閱汛稟。別字過多。文理費解。此該汛房書限於所學。原不足怪者。第恐敘述不清。或致舛誤。字識張景昭文理差順。著暫留江孜承繕稟報。此爲公事有益起見。該署備不必妄生揣測狐疑。李占彪卽回前藏當差。該署備其各傳諭飭知。再近日藏內閔傳唐古特將與披楞定期開仗。雖經勸誨。終恐不能遵從。此節最關緊要。必須早得確信。仰飭王德潤等確切探明。有無其事。有則誰勝誰負。兵各若干。屯札何處。詳確報來。速速切切特札。

第穆胡圖克圖函轉遞大衆欲與英兵開仗公稟 四月十二日

掌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師傳第穆胡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於初八初九兩日。案准大人與商上先後賞來譯文兩件。當經飭由噶布倫及總堪布等宣示閭藏僧俗大衆。嚴飭遵照。此案復由大

衆會商備列詳細苦情茲與大人遞來圖記呈詞稟請我呼圖克圖代爲轉呈等情前來謹將原呈另爲呈請查照應如何具摺入陳大皇帝聖聰並應如何咨明駐藏升大人查照之處統候詳細妥爲辦理煩爲在心爲此具信字

三大寺大衆公稟英兵如恃衆久留定卽進兵攻打 四月十二日

小的色拉布賽網噶勒丹三大寺札什倫布上下溫都遜寺拉木結札倉寺箭頭寺各處嶺寺木隆昔迭等寺掌教喇嘛呼畢勒罕領袖洛臻衆僧商屬供職公爵札薩克達喇嘛台吉等僧俗文武並四品以至七品大小番官閑散行仲東科爾仲多番目凡食口糧頭目百姓等公同叩稟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准大人與掌辦榮增呼圖克圖佛爺於四月初八日賞來譯文一件又於初九日再行寶來譯文一件當由噶布倫總堪布等宣示小的俗大衆惟此案外國英咭喇自咸豐年間起意進藏遊歷傳教通商每每藉口煩瀆疊次奉到大皇帝諭旨並賞給牌票准其暢行不惟該披楞與小的藏衆教性全不相同實爲永炭且入藏界卽與地方顯遭不祥無論藏屬上下南北何路前來惟有用以善言溫慰勸阻若肯聽從轉回則可不然縱男絕女盡情願堅持力拒復仇抵禦小的唐古特歷任掌辦商上佛爺噶布倫及前輩人等公立誓詞切結早經議定此項一切緣由屢稟歷任欽差駐藏大臣曾經奏明大皇帝聖聰漢番兩邊往返均各有案實非小的現輩之人任意妄擬近因光緒十三年有麻克雷薩海定期帶兵強自進藏之說復於藏屬郭布地方擬蓋房屋種種恃強逞刁只得在於我屬隆吐山新修防堵住歇目兵各守疆域不過稍資堵禦盤查毫無越界侵佔披楞民士羈絆惹事等弊殊披楞竟敢在於總理各國衙門砌詞

聳聽。屢次播弄煽惑。要將隆吐山巡卡撤回等語。復於藏屬熱納以外。修路造橋。每每多事妄爲。而小的藏番人等。仍於隆吐山僅留原派防堵目兵之外。並未添人。亦無復仇滋鬧情事。不意前於二月初七初八等日。該披楞見藏兵稀少。竟敢藉衆進兵逞強。攻毀隆吐山卡房。據彼行爲動作。卽應復仇抄勦。別無所思。當奉欽差大人示諭。不准擅動兵戈等諭。隨奉到諭旨。英兵既拖藏兵。不准前往進兵生事。必須遵旨靜候。並奉新任欽差駐藏大臣升大人。與西藏夷情糧府二位賞來札諭內開。必須靜候大人到任。毋再自惹兵戈等因。卽與小的的僧俗大衆嚴諭諄諄。必得遵照。伏思外國人等。雖向天朝指明撤兵。不但毫無退兵之意。復敢越過隆吐山界址。行至納湯對巴等地。紮營放哨。肇衅惹事。其地現與藏屬卓碼依甚近。萬難坐視容留。實屬真情。且前於二月初旬起。迄今兩月有餘。小的藏番等。均在遵旨安靜住止。並無越界情事。乃該外藩等。不但不肯照言行事。刻期撤兵。小的藏番等又焉敢假遵諭旨。將民士失於賊手。萬難束手坐視。不得不進兵抄勦。前曾遞具公稟在案。今該國速將各兵撤回原籍。卽毋庸議。不然惟有隨期復仇攻勦。勿得稍疏等因。業已飭知帕克里邊界目兵等。遵照援案該英咭喇如能刻期撤兵。藏番等決不致與師妄爭。倘再興兵逞刁。小的藏屬許多官兵等。既在邊界。不能無故虛費口食。日久坐視。甘心忍受。始終萬難受此欺冤。現在地方竄遠。但不知以前有無進兵之事。尙未接據邊報。嗣後不知出何善惡。現今未敢妄稱。倘該國人等不肯轉回。仍前恃衆逞刁。久留該處。定卽進兵攻打。大衆出心已定。決無更改。在前藏衆番燒香敬神。乃係佛神卜定。祈求神天默佑。西藏佛地教生俱獲清平。始爾燃燈禮佛虔禱。燒香插旗。乃係教道敬佛起見。實屬真情。應如何據情奏明大皇帝聖聰。並與新任欽差大臣升大人處所聲敘此番苦情。統候具實咨商辦理。並請飭

下駐藏夷情糧府二位遵照深荷公使爲此閣藏僧俗大衆公同出具圖記。

致升大臣函此次商上申覆公稟仍照前致函總署 四月十三日

竹珊世講星使大人閣下。初十日奉致一函。計已登察。茲據商上申稟。另備公牘移咨。鄙意初不欲逕達總署。繼思僕到任以來。凡有奏咨交涉事件。必上醇邸一稟。此番自應仍前照辦。則不得不一函致總署矣。因將藏番十餘年來每事梗命。乘勢推誠。俾知棘手。泐此奉佈。卽候行祺。不具。

照鈔噶布倫公爵伊喜洛布汪曲由帕克里與噶廈寄來夷信 四月十六日

字候各位噶布倫閣下。敬肅者。昨於四月初六日。卑噶布倫隨員等。一到本帕克里。嚴飭前起行抵卓瑪依之前後藏兩營番土各兵。並修起到彼工布土兵。分紮我屬各要隘處。所有無他兵行凶滋擾。必得晝夜悉心各守疆土。不准尋衅惹事。倘他國如敢前來肇衅滋事。毋得致使凋零我屬疆域。必須復仇。力爲堵禦等因。當經嚴飭前後藏戴璘。以及江洛堅仔璘。並管帶工布土兵僧俗頭目人等。一體恪遵去後。茲於本月十四日半夜。據前後藏戴璘。如璘。甲璘。管帶工布所屬僧俗頭目人等。與我來稟內開。昨於初八初九兩日。該國之人。在於捻納一帶營寨查探地方。並往卓瑪依路徑。曲離勒。及通過哲孟雄路。運拉堆等處。展勘地方。皆係哲孟雄辦事不良。康薩卓尼爾二人從中主使教壞。意圖進兵侵佔我屬疆界。彼時我兵等前赴捻納一帶防堵之時。不料英兵等施放許多槍礮。

進兵攻勦前來。當經對敵迎殺。以致我屬番兵內或陣亡。或受傷。各有數人。只得暫行撤兵。各守疆土。倘地方再敢仍前滋事。定行進兵抵禦。官兵等業已商定。請將軍需口糧藥鉛等項。預先起解來營等情。今將遞來原稟照抄。另爲轉送。復查英國官兵等。以前侵佔我屬隆吐山巡卡住房及戰牆。蠶食慣性。茲仍與藏屬各地方。有心進兵。惟是我屬官兵等。各守疆土。再不敢仍前恃強進攻。萬難束手待斃。不得不認真攻敵。不准無故越境攻勦。先後正在嚴行禁止。但不知復出何事。殊難逆料。迅請嚴催管帶後起康藏各兵頭目人等。沿途趕站行走。並各沿途支應烏拉馬牛。刻期妥爲應付。毋得遲悞等因。即請分別通行札飭。遵照此項原由。應如何稟明漢番上司。即於閣藏僧俗會商之處。還望各位迅速辦理。煩爲慈鑒。謹稟。

照鈔前後藏戴琫如琫甲琫各頭目人等與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旺曲遞來夷稟

小的前後藏戴琫如琫甲琫並番土各兵管帶工布土兵僧俗頭目人等。公同具稟公爵噶布倫閣下。敬稟者。小的官兵等。遵示各守疆土。間不意昨於四月初八初九日。該洋人紮住卓瑪依所屬對邦營盤。移至捻納一帶窺探地方。遂往卓瑪依路徑雜勒棟曲並走哲孟雄路徑拉堆等處一帶。履勘地方。查其情形。實係哲孟雄辦事不良之康薩卓尼爾二人。從中支使教壞。意圖層次侵佔藏屬地土。小的等會商。茲於十二日辰早前赴捻納兩山。正在防堵。不料該國營盤放礮五聲。並施放許多烏槍。不但擅越我屬許多地境。復敢恃強逞兇。毫無禁忌。勢難如此束手坐視。即飭復仇攻敵。現在兩下傷亡之人尙多。查其情形。初該披楞英咭喇。見其我屬隆吐山稍設防兵。竟派令許多

賊兵攻取。不但蠶食慣性。復敢移營竄至卓瑪。依百姓應差之對邦地方盤踞。修砌戰牆。並向小的們探差施放礮位。先後行爲動作。實難受此欺冤。小的官兵等同心協力。情願攻打。出心已定。務請分別飭知經管錢糧各局。陸續將軍火藥鉛口食錢糧等項。運解來營。則沾恩典。是所至禱。爲此押於四月十四日具稟。

致升大臣函請速行赴任並請飭石飛龍先行來藏 四月二十日

竹珊世講星使大人閣下。四月初十三兩日奉致蕪箋公牘鈔單各件。想已次第得登籤記矣。邇來邊外究竟會否開仗。勝負誰屬。迄無確耗。詢問番官。則云未接邊報。不知係屬實言。抑密秘支吾之語也。容有確音。再行馳達。前接打箭爐來稟。欣悉台旆已於二月二十七日由彼過行。顧逾五十餘日。未據江卡營官馳報到境。正深懸切。適有傳聞。謂三月二十三日臨蒞巴塘所屬三巴地方。因該處支應未齊。以致滯跡。甚者謂三巴支應酌給程儀柴草米面。多不足數。隨從人役。中飭過嚴。致與土民爭吵。閣下彈壓不聽。一怒折回裏塘暫住云。草地多謠。類此無理荒唐之語。往往以訛傳訛。原不足據。第未接到報到境日期。爲時已久。此則不無馳系。因思文碩現已奉旨革職。不准稍涉逗遛。遵卽摘去翎頂。移居行館。祇候駕臨。奉繳關防文卷。目下尋常公事。尙可代拆代行。至有緊要重務。卽已不敢專主。而應奏事件。積壓亦屬堪虞。除檄飭沿臺文武傳諭所在番官。趕備烏拉以利過行外。專泐奉聞。務請閣下星速臨蒞。以資鎮撫。而靖邊陲。併希將現次何所。約計幾時可以抵藏。沿途烏拉究竟有無遲悞之處。速賜示覆。以慰遠念。是盼。抑有懇者。鄙人前在科布多。左腿原有濕寒之症。每逢陰雨則作痛。左膀則因肝氣有時發麻。習久亦不甚介意。距今年歲地雨。

水較多。自四月初間。賤疾屢作。情形較常亦甚。左膀左腿。麻木沉重。大有不仁來派。此間祇有黃翰屏釋務。雖有藥性。不解醫理。若石飛龍現無經管要務。希飭該弁迅速先來。俾資診視。則尤感隆情無極矣。泐此奉佈。卽頌行祺。不具。

再致升大臣函陳藏內謠傳

再啓者。藏內謠傳。固謂閣下三巴帶跡。且有謂閣下夾帶洋人六名。各坐肩輿。晨興暮宿。轎必搭至房門上下。途次則簾幕甚嚴。人無得窺其形容者。以是致唐古特懷疑撤站云。憶僕去年進藏。訛傳亦有此語。幸在爐城卽有所聞。當卽出示曉諭。道破其隱。且於行次裏塘南墩。有瞻對江卡各番官迎謁時。復面加申明其理。併作無意中使之細看所帶從人。以釋其疑。今復有此風聞。曾於接見僧俗番官時。明言詰問。據稱阻擋洋人不容入境。大衆雖有如此謬詞。但想欽憲大人。必不肯夾帶洋人進境。卑唐古特於升大人駕臨。實無存此疑心。更無因此撤站之事。至升大人行抵何處。因何致有耽擱。實不知其緣故等語。伊等既如是說。則阻擋一節。當是訛傳不確。第邇年藏番每疑內地大小官員多有左袒洋人之意。在我出手之初。總宜開誠佈公。釋彼疑團。妄念爲安。用是附陳。惟執事留意。又啓。

牌給奪吉迎探新任大臣 四月二十一日

爲牌商事。照得前據打箭爐同知申報。二月二十七日。新任駐藏大臣升。已由該廳起程進藏。等因前來。詎今已逾五十餘日。尚未接據江卡營官馳報到境日期。除檄沿台文武嚴飭所在番官迅速妥備騎馱烏拉以利進行。茲飭商上

再派專差等吉兼程迎探。即便催趨烏拉。毋誤要需。爲此牌仰該差懷遵妥辦。仍著行次江達。拉里。察木多。江卡。各台汛。持牌前赴文武衙門報明申覆。以憑稽核。切切特示。此牌限回藏日繳。

劄 打箭爐同知 裏塘糧務

阜和協副將

巴塘糧務都司

迅將新任大臣升入境出境日期查明申覆。四月二十一日

爲飛飭查覆事。光緒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接據打箭爐廳同知石光熙來稟。二月十七日。新任駐藏幫辦大臣升。已由該廳起程進藏。呈報查核等情前來。按程計算。三月下旬當次江卡。是以前於四月初五日。檄飭江卡守備傳諭江卡營官。速備應用烏拉以利過行。並派前藏署千總穆朝德帶兵二名。沿途探接。查向來駐藏大臣一經抵境。江卡營官必即馳報。不過半月旬餘。藏中即可得信。今已四月二十。尚未接據江卡營官稟報到境日期。適又傳聞三月二十三日。行次巴塘地方。因支應不齊。不得前進。甚有竟謂新任大臣升。已由三巴折回裏塘之語。揆情度勢。萬無此理。顯係訛傳。不足爲懷。惟爲日已久。未抵江卡。此則殊深懸切。查新任大臣升。欽奉諭旨星速前進。本前大臣現已奉旨革職。不准稍涉逗遛。遵即移寓行館。祇候新任大臣升。接受關防。鎮撫攸關。職守極其緊要。途次設有稽延。所在地方漢番土司文武各員。誰能當此重咎。除飭商上暨藏屬各台汛。一面妥備烏拉以資利用。一面派人迎探。飛速馳報外。合行飭覆。爲此由六百里札仰打箭爐同知。阜和協副將。巴塘糧務都司。裏塘糧務。即便督同所屬土司。將新任大臣升入境出境各日期。及途次有無稽延逗遛之處。迅速查明。確切申覆。不准諱飾諉卸。致干咨參不貸。至打箭爐同知。阜和協副將。有總司台站營伍之責。應併檄行一體查明申覆。切切特劄。

第穆胡圖克圖函遵派安差探迎升大臣 四月二十日

掌辦西藏事務、廣衍黃法榮增師傳第穆胡圖克圖、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台前。昨於十九日奉大人傳喚噶布倫總堪布、及我胡圖克圖之管家札薩克上院面諭。新任升大臣已於二月二十七日由爐出口。計今當已行抵察木一帶。何以江卡營官尚未稟報入境日期。近日謠傳有爾唐古特因升大人夾帶洋人、遂爾撤站阻擋之說。此又與去年本前大臣進藏之前、訛傳無異。爾等須知堂堂欽差大臣、斷無形踪詭密夾帶洋人之理。且洋人聲音形貌、不難一望而知。此次升大人進藏、本前大臣可保并無夾帶洋人之事。爾等切勿懷疑。至應需烏拉、務當妥速預備。不可稍有稽延。倘有遲誤、連我亦不敢擔當。何況爾等。其卽揀派安差、兼程迎探。就便催趨烏拉、以利進行。等因奉此。當經該噶布倫等回稱。自來大小差務過境、及漢兵往來、亦皆照例應付。何況欽憲駕臨。安敢稍有稽延遲誤。此次奉到升大人傳牌、當卽飛飭沿途大小營官、妥備烏拉人夫牛馬舖墊柴草、併令修理道路。迎奉安與。二月間卽已照例揀派乃新巴、攜帶達賴喇嘛、及第穆胡圖克圖應遞信函稟帖禮物哈達、馳赴江卡首站伺候。三月底奉大人詢問、又經噶廈飭催一次。至阻擋洋人不容入境。雖是大衆立有誓詞。但想大皇帝欽差大臣、豈肯夾帶洋人進藏。卑唐古特實無存此疑心。更無因此撤站之事。至升大人行抵何處、因何致有耽擱。實不知其緣故等語。我胡圖克圖查該噶布倫等所回之語、均係實情。除再遵派安差迎探、就便催趨沿途烏拉外、謹具信字呈覆。

割拉里糧務
察本多糧務遊擊

江卡守備速備烏拉以便新任大臣邁行 四月二十一日

爲飛飭查覆事。光緒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接據打箭爐同知石承光照來稟。二月二十七日。新任駐藏幫辦大臣升已由該廳起程進藏。呈報查核等情前來。按程計算。三月下旬。當次江卡是以前於四月初五日。檄飭江卡守備。傳諭江卡營官。速備應用烏拉。以利邁行。并派前藏署千總程朝德帶兵二名。沿途探接。查向來駐藏大臣一經抵境。江卡營官必即馳報。不過半月旬餘。藏中即可得信。今已四月二十。尚未接據江卡營官稟報到境日期。殊深懸切。當傳囑布倫總堪布嚴加詰問。茲據掌辦商上事務第程胡圖克圖申覆。昨於十九日奉大人傳喚。囑布倫總堪布。及我胡圖克圖之管家札薩克上院面諭。新任大臣升已於二月二十七日由爐出口。計今當已行抵察本多一帶。何以江卡營官尚未稟報入境日期。近日謠傳有爾唐古特因升大人夾帶洋人。遂爾撤站阻擋之說。此又與去年本前大臣進藏之前。訛傳無異。爾等須知堂堂欽差大臣。斷無形跡詭密夾帶洋人之理。且洋人聲音形貌。不難一望而知。此次升大人進藏。本前大臣可保必無夾帶洋人之事。爾等切勿懷疑。至應需烏拉。務當妥速預備。不可稍有稽遲。倘有延誤。連我亦不敢擔當。何況爾等。其即揀派妥差。兼程迎探。就便催趨烏拉。以利邁行。等因奉此。當經該堪布倫等回稱。自來大小差務過境。即漢兵往來。亦皆照例應付。何況欽憲駕臨。安敢稍有稽延遲悞。此次奉到升大人傳牌。當即飛飭沿途大小營官。妥備烏拉。人夫牛馬鋪墊柴草。併令修理道路迎奉安輿。二月間即已照例揀派乃新巴。攜帶達賴喇嘛及第程胡圖克圖應遞信函稟帖禮物哈達。馳赴江卡首站伺候。三月底奉大人詢問。又經囑度飭催一次。至阻擋洋

人不容入境。雖是大衆立有誓詞。但想大皇帝欽差大臣。豈肯夾帶洋人進藏。卑唐古特實無存此疑心。更無因此撤站之事。至升大人行抵何處。因何致有耽擱。實不知其緣故等語。我胡圖克圖查核該噶布倫等所回之語。均係實情。除再遵派妥差迎探催趨沿途烏拉外。謹具信字呈覆。等因。據此。查新任大臣升。欽奉諭旨星夜前進。本前大臣現已奉旨革職。不准稍涉逗遛。遵即移寓行館。祇候新任大臣升接受關防。鎮撫攸關。職守極其緊要。途次設有稽延。所在地方漢番文武各員。誰能當此重咎。除飭商上再派明幹專差兼程迎探。並令沿台報到以憑查核外。合行飭覆。爲此由六百里劄仰拉里、察木多、江卡、文武官弁。即便轉飭所在各番官。速備烏拉。祇候新任大臣升一經臨蒞聽用。過行仍派得力兵役出境探迎。一有差信。飛速稟聞。此次倘敢視同往昔常事。一有稽延。本前大臣定行分咨京省所隸各衙門嚴參不貸。切切特札。

譯行第穆胡圖克圖通諭藏衆勿再爭地致誤全局 四月二十四日

爲譯行事。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據在藏噶布倫等抄並二十日接到十六日噶布倫公伊喜洛布汪曲來信一件。並付抄在事。仔臻戴臻等原稟一件。譯閱俱悉。英人佔據隆吐山。是因誤認其地爲哲孟雄境。故不容爾唐古特在彼設卡巡防。現已荷蒙大皇帝聖恩。許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之辯論明晰。爾等自應恪遵恩旨。靜候總理衙門與披楞駐京公使辯明議定。飭知前來。則英兵自必退出隆吐山去。目下尙未承准總理衙門議定來文。則披楞已侵之地。彼自不肯遽爾全行退出。此亦敵情之常。無足異者。至捻納嶺內卓瑪依等處地方村落。則英使固自認爲藏境。且

有決不侵犯藏界之言。披楞頻逾捺納嶺達兵略地。則是其曲在彼矣。雖然爾等務當凜遵諭旨。權衡重輕。審度力量。切不可因爭邊外一隅之地。轉致有悞全局。夫爾唐古特乃朝廷舊藩。歷沐列聖厚澤深仁。大皇帝撫綏有素。斷無左袒披楞。故抑爾等之意。至疊奉諭旨。不准輕出搆衅者。良以智略軍火。爾等皆非英比。深慮強弱不敵。更足鼓勵。是正爲爾唐古特通譯利害計也。該胡圖克圖其通諭。閱藏僧俗大衆。務當共體朝廷德意。萬勿妄事揣測。辜負聖恩。是所切囑。至十四日後邊地情形如何。其轉飭在事大小番官據實申報。帕克里、江孜、春堆皆全藏佛地門戶。關係緊要。務當留意切切。除飛咨新任大臣升查核辦理。合先飭覆。爲此譯行。須至譯行者。

致總署函鈔送藏番邊報 四月二十四日

敬肅者。四月十三日馳具丹箋。計邀內鑒矣。昨據噶廈番官鈔呈二十日接到邊報二件。除飛咨竹珊星使。併先飭覆商上外。謹錄原報二件。暨譯行底稿。奉呈冰案。竊維藏番愚拗。屢誨不悛。冥頑不靈。固殊可惡。然隆吐山原在藏界以內。前此英人悞認其地爲哲孟雄境。蓋因界趾未明。故有戰奪之舉。至隆吐迤北捺納嶺內各處地方村落。則故英使夙知其爲藏境。且有決不犯界之言。何自二月至今。英兵竟爾四出略地。此藏番之所以不能平也。是蓋開藏人所共知。當是實在情形。不得不以奉聞。文碩愚昧之見。尙求王爺通候俯賜垂察。於辯論舊界時。將此情形一併與英使剖晰。婉言之。俾該使胸次瞭然。事得持平。則藏番雖愚。當亦知所感懼矣。附上醇邸稟一封。併希飭遞爲叩。祇肅虔請。王爺通候安。大人謹肅。

致總署函藏番將與英人開仗並鈔送譯行底稿

敬肅者。三月二十九日。以接准部文。文領奉旨革職。謹備公牘。奉達冰案。爾來藏中腹地一切。尙稱安堵。帕克里外邊務。則四月初七日中西間。突聞街市閭閻。唐古特自初六起。家家焚香誦經燒喜紙。爲將定期與披楞開仗。祈禱護勝云云。爰即傳見兩委員裕綱黃紹勛詢之。據稱亦有所聞。因令齊集噶布倫等當面質實。有無其事。亥正該委員來謁。轉據各噶布倫回稱。四月初七以前實無開仗之事。初八以後。邊務若何。伊等不能得知。至僧俗大衆。有無必與披楞開仗之意。求寬一二日。容傳齊問明再覆等語。文領以此言閃爍可慮。初八日譯行商上。推詳利害是非。以冀或可挽回。詎初九午後。委員偕各噶布倫來見。則直言僧俗大衆。以爲朝廷諭旨。理合兩面遵從。二月十六日奉旨促令英使轉催撤兵。電信往覆即速。何以至今五六十日尙無撤兵消息。是彼意圖霸佔。不肯退讓。已屬顯然。况彼自言藏兵不再出。英必不逾隆吐山地。自二月至今。藏兵實未先出搆衅。而披楞則更進兩站之程。於納湯對邦。邦德他木宗。維魯一帶地方。處處屯紮。有進無退。是其言不顧信。於此可概見。此再隱忍不事爭伐。大衆公忿怨氣。實屬難消。開仗拚命。實有此心。今蒙垂問。不敢諱言等語。文領又將藏屬藩封。英乃敵國。情形不同。本難相提併論。况開仗之後。若再不敵。後患彌深。更難收拾結局。設此時乘勢收帆。在爾唐古特。既可養威恃重。亦且名遵朝命。不露虛弱形跡。豈非一大好轉圓機會。各節詳細面諭。各該番官口雖唯唯。而察其神色。終未釋然。因再譯行商上。先既開誠導誨。後則明言。如以爲是。當即奉行。倘不謂然。亦須據實申覆。亥正繕齊。差人送去。計今已逾二四日。尙未接據申覆。能否遵從。未可知也。

憶光緒二年以後藏番凡遇交涉洋務如英人游歷界外通商隆吐撒卡諸事節經歷任大臣多方開導委員張興書劉繼昌竟致中途被阻甚者丁道士彬以奏派查辦廓商被劫之員亦復被阻不得入藏是其冥頑不靈久已積習成慣此次欽奉二月十六日電傳諭旨不令輟出債事竹珊星使前已劄飭在藏委員裕綱黃紹勛轉令欽遵此劄於三月十七日亥刻到藏該委員等次日遵即譯行旋經商上具覆竹珊星使中文於明言遵奉之中已隱寓不平之意乃甫及兩旬遂有定期開仗之議至其所定日期或曰十五前後又曰即此十二三究竟如何則密秘防閑莫能詳其底裏實令人焦灼無措之至除將一切情形先於初十日由六百里函致竹珊星使據沿台差信約計升星使現在察木多西拉里道中查照外謹錄初八初九兩次譯行底稿馳呈鈞覽祇肅虔請
王爺 通候 中堂 大人 勛安 謹肅

傳諭閣藏與披楞交戰有損無益令大衆細思 四月二十七日

隆吐山比如院裏地下一塊銅帕克里內全藏地方比如屋中卓上一座金若爲爭奪院內銅致傷屋中金太覺不值之甚所以屢奉訓旨不准輕忽惹事亦恐爲爭銅傷金之意併非偏向披楞屈抑爾等此理唐古特須要明白不可妄生揣測假如收復得隆吐山力不能敵披楞以致披楞攻進帕克里或繞進江孜春堆等處藏內門戶則爲害更大不但蹂躪地方生靈塗炭不遵訓旨辜負聖恩且於黃教有損無益何以言此披楞盤踞隆吐山無礙藏內之事凡事款緩則圓將來朝廷飭令總理衙門可辯論得來倘因打仗不敵被披楞攻進門外他可必要殘傷黃教那時豈不是爲保全轉致敗壞耶所以將隆吐山一隅邊地與衛藏全局兩相比較其輕重相去萬分此中機宜衛僧俗大衆不可不

細思量。我連日澈夜籌思。爲爾等打算。與其勞民傷財。終恐難得把柄。不如以守理遵旨爲名。不與披猖交仗。這是以文戰不以武戰之法。殊爲穩妥。茲因差候達賴佛爺之便。令通事傳諭大衆細細思之。再抬槍僅有八桿。數本不多。番兵又皆不曾練習。既不合用。倒是費累。倘有疎失。彼此不便。此勢不可借。併非成心不肯借。不要想左。

升大臣來咨由爐起程日期並告難以趕站前進緣由 四月二十八日到

爲咨覆事。光緒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在途次喇嘛丫接准貴大臣咨開。案准

成都將軍
川督部堂

咨。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三日

酉刻。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初二日電。初一日奉上諭。文碩奏商上申覆情形。請飭會議。並附陳管見。節錄前奉諭旨。各摺片。覽奏均悉。隆吐設卡一事。前經疊諭文碩令其開導藏番。趕緊撤卡。以爲保全該番之計。朝廷於此事權衡利害。度勢審機。籌之至熟。前寄升泰電旨。業經羽諭。文碩於此事籌及軍旅。殊屬昧於事情。不顧大局。所請會議之處。著無庸議。目下事機緊迫。無論隆吐屬藏屬哲。將來自可辨明。現在總以撤卡爲第一要議。升泰未到以前。文碩責無旁貸。仍著凜遵疊次電旨。剴切勸諭。迅速撤卡。卽令印兵已到。強弱勢殊。藏中番兵。不可與之接仗。至我兵駐藏無幾。尤宜嚴加約束。毋得稍有干涉。致生枝節。將來難於轉圜。至電寄諭旨。均係軍機大臣請旨後繕擬呈進欽定。交該衙門電發。辦理已久。尙未遺漏舛錯。况自設電以後。一切調兵籌餉。深資得力。並無流弊。尋常文件。不准用電。更無庸另立章程。文碩謂收取電氣。褻瀆神明。尤屬迂謬可笑。均毋庸置議。升泰現在行抵何處。著卽星速前進。文碩俟升泰到任後。卽行來京。不准稍涉逗遛。欽此。欽遵前來。合行恭錄。由五百里移咨貴大臣。請煩查照。一

體欽遵。併希將何日由打箭爐起程。遵旨星速前進。約計何日可以抵任之處。先行見覆。望速望切等因。准此。本大臣已於二月二十七日由爐起程。入春以來。雪淋甚大。尤難趕站前進。非朝夕所能趨至。惟藏番事貴大臣辦理深合機宜。本大臣未到任以前。尙希貴大臣設法妥爲辦理。相應借用巴塘軍糧府關防咨覆。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致長大臣函陳述西藏情形

少白仁兄星使執事。前年揖別。兩度春秋。雖尺素罕通。而景仰風規。神馳左右。近准部文。敬悉執事恭膺簡畀。鎮撫西招。遙企旌麾。加額忭頌。藏地此時諸凡安堵。惟西南帕克里邊外。英人滋擾。辦理殊非易易。先是光緒二年滇案善後條約議定。入藏遊歷一款。彼時飭諭藏番。卽以英人性情陰鷲。教道不同。惟恐有礙黃教。堅持力拒者十年。前年夏間。英人自作轉圜。但得界外通商。卽可永不進藏。以時局而論。似可行矣。而藏番依然固執。且因其年春夏之交。英官麻克雷既有帶兵強進之說。復覓鄉導潛入隆吐山隘口。偷修道路。併欲於廊布地方建造房屋。有此三事。於唐古特在隆吐山添設卡倫以資遷守。此前年冬初事也。英使卽已前赴總署。饒舌然而情形尙緩。至去年秋冬以後。始加厲焉。聲言藏番如不撤兵。英卽興師驅逐。英旣不可理遣。而藏番又甚固執。無論如何開導。該番總持黃教。不可輕棄。疆域不能讓人。二義堅定不移。誓之以死。因而往復遷延。迄無定法。至今年二月。英果撥兵入境。佔據隆吐山卡。旋蒙聖恩。許飭總署爲之辯論舊界。併促英使轉催撤兵。諄諭藏番。不准輕出債事。以致鼓禍益深。此十六日旨也。歷今兩月矣。

英兵盤踞如故。藏番謂彼如果顧念邦交。肯遵朝命。則電信極速。何以至今匪未撤退。且仍四出略地逞兵。非決一死戰不可。衆志洶洶。莫能禁遏。此西藏交涉前後大概情形也。弟以輕才。猥膺重寄。舉凡措置。未盡裕如。顧蒙鴻慈優渥。貸其嚴譴。僅予罷斥。撫躬尋省。愧懼良深。惟望節鉞早臨。展布鴻猷。俾挽狂瀾於欲倒。則實藏番之幸。即亦邊徼之幸也。此信到時。執事當已由伊犁移節矣。不知榮行何日。約計到藏何時。務望遵旨邁行。併希示覆。一面函致竹珊副帥。藉安藏衆之心。竹珊前月已由爐城出口。目下尙未到任。駐藏大臣經制二缺。原以邊陲緊要。必須參議和衷。方臻妥善。是竹珊亦望公早來也。專肅馳陳。虔請軫安。預賀榮禧。鵲候環雲不既。

致總署川督函上醇王稟接到藏衆公稟大概情節

敬再

肅稟

啓。昨日既晡。正肅

稟

啓間。接據商上申文。轉呈藏衆公稟。當即發房譯漢。文甚拉雜。撮其大旨。仍不外謂併非藏

番不遵諭旨。實因英人強霸已甚。今若刻即全軍撤去境外。則藏兵亦決不肯遠出搆衅。倘英肆如前任情侵佔。則亦不敢托名遵旨而置地。土人民於不顧。至竹珊星使飭其無論事體如何。務到任斟酌定奪。暨文碩飭其祇候三月十七日批摺二節。則該番總不肯概承遵辦。是其雖未直認定期開仗之謀。然謂必能挽回謬妄斷不致有挑衅惹事之處。實在確無把握。謹錄原文。一併

奉

閱。謹再

肅稟

致升大臣函江述攷守備探報藏邊情形

竹珊世講星使大人閣下。四月二十一日奉致一函。計登記室。昨據曉慶鈔呈邊報。另備公牘奉達矣。茲錄總署信稿候察。正溯函間。接據管理帕克里隘口之江孜汛署守備蕭占先二十一日來稟內稱。二十日探得十二日藏兵與英兵接仗。互有傷亡。藏營陣亡甲臻定臻各二員。傷亡兵勇百餘名。英人陣傷亡故亦多。細數不得而知。自是對壘而居。併未續有接仗。英營紮在隆吐山者對邦地方。聞有七八千人。藏營番官兵勇五千餘人。駐紮熱朗閱覺地方。相距英營二十餘里。仔臻多爾濟仁增仍駐仁進岡。公噶布倫伊喜洛布旺曲現駐帕克里營官寨等語。合併奉聞。此佈。順候行祇不既。

致升大臣函述字識張景昭所報邊訊

竹珊世講星使大人閣下。四月二十一日奉佈寸函。計廉朗照。二十七日午刻。有派往江孜協同偵探之字識張景昭。因病請假回藏。當即傳問情形。據稱英兵四出略地。到處紮營。是二月甫佔隆吐山後之事。三月以來。聞已退斂矣。四月十二打仗。是番邊前往偷營。致被英伏地雷轟斃百十餘人。旋即收隊。自是對壘相持。未續接仗。該字識前曾兩出帕克里偵探。然皆止於番兵底營之仁進岡地方。其前敵與英營對壘情形何如。則藏番疑忌。不欲內地探兵前趨深入。以英營華人不少故也。因是不得前進。不悉其詳等語。又近日探之藏中輿論。有謂二月四月番兵兩戰南北。後邊外在事之人。頗有戒心。惟三大寺僧衆。尚未覺悟。故自下仍未遽有轉機等語。適二十七日酉正。第穆胡圖克圖差人來借抬棺。當即婉謝。就使推詳利害重輕。作說帖一紙。交通事齋往傳諭大衆知之。錄稿奉閱。藏番夙性。非逼至南牆。

根下釘子碰到頭顱腫痛不知悔刻下猶未至其時鄙人此說明知仍是空言無補不過閒中聊布一子云爾正渤幽間適值三月二十三日大咨隨便公牘奉覆矣藏中因未確知駕臨江卡日期於是頗多揣測致有閣下稱病欲請假由巴塘折入爐城調攝之語此言聞有三四日矣初以草地多謠本難盡信况自鄙人勸進跡近自圖回京置入甘苦於不顧恐致閣下想舛以故遲迴繼思昔年舊雨本可忘形既有所聞不妨直述此言如係訛傳則已倘有端倪鄙人竊謂不可蓋圖事必須有成事果有成則雖有礙功名何妨無如鄧鐵湘前在廣西分界因病請假入關調理欽奉嚴旨切責仍不准行歷時未久閣下何必蹈其故轍所謀既不得遂君門萬里徒然留一痕跡轉致後來棘手庸何取乎愚見不如振刷西來看事做事再定計較耳縷布順候行祺諸惟心照不盡

致升大臣函代選到任日期 五月初四日

竹珊世講星使大人閣下五月初三得四月二十日辰刻惠書就稔露冕宣勞星軺介祉四月十八日台旆安抵察木多二十二日吉曆西指從此暢利過行良晤匪遙莫名歡忭可知前此種種流言概屬訛傳無據然非奉到華箋則下懷懸懸終不能釋然爲慰也來示謂天中月杪當可駕臨鄙意旗廳若能五月二十三、四蒞臨方妙緣代諏受篆吉期以二十七、八兩日爲嘉而二十七日辰時尤當蓋尊造戊戌合年月日天干一氣得時上丙火生之地支三合火夏月雖嫌其燥而年時子辰半會水局而管領上下適成水火既濟之象又按六壬戊寅之日辰時爲罡寨鬼戶貴登天門神藏煞沒最爲上吉又按奇門休門值辰正拜印向關吉方也至二十八日寅時不過卯戌六合寅戌三合別無可取

是爲次之。然此是按選擇正理言之。若以俗論正五九月不拜印之說。則二十八日丑時已交小暑。六月節自然又較二十七差強。其實選擇應遵欽定協紀辨方。此外未經探入一切俗忌。概可不論。詳晰奉白。惟閣下酌之。藏內安堵如常。邊情久無續報。大概藏番四月中旬碰釘後。雖不肯明言因而歇手。然邊外在事番官番兵頗有戒心。特三寺禿子尙未醒悟耳。英人光景大概是致人而不致於人的主意。藏番不去。彼亦不來。去則奉敬以炮。亦不追。此目下大概情形也。知念奉聞。此覆。馳候助祺。時屆天中。卽頌午禱不具。

再致升大臣函代選到任日期 五月初四日

正溯函前藏糧務黃翰屏來見。知閣下已定五月二十七日未時接印日主大吉。但未時雖值玉堂。究嫌火炎土燥。仲夏尤不宜用。務請改用辰時。以臻全美。惟辰時接印。當日臨蒞萬來不及。請二十六日申時_{同命大吉}由工布塘進藏。震方生門大吉。否則二十三日己巳時值明堂生門亦在正東。二十四日壬午時值青龍。但路空稍遙。正東值休門進藏均可用得。爰再及之。又啓。二十三較二十六尤佳。

致總署函詳陳藏番與頗當喇嘛往來函商情形並遵旨傳諭藏番不可再生枝節

五月十二日

敬肅者。五月初十日戌刻。准川督四月初七日轉咨。初五日貴署電開。本日奉旨文碩。二月十七二十三兩奏均悉。

印藏通商一事。英人約定。並不催辦。倘非隆吐設卡。妄生枝節。盡可相安無事。此次開釁與通商。絕無干涉。文碩辦理此事。始終不明機要。於撤卡一節。不但不竭力開導。反代爲曉辯力爭。一旦兵敗卡毀。束手無策。乃欲藉通商爲轉圜。而於藏番之自行商辦。又不攔阻。種種乖謬輕忽。深堪痛恨。殊不思藏爲中國屬地。斷無聽其自主之理。且以藏番之愚蠢。豈知西國體例。倘受其愚弄。非藏地吃虧。卽中國失體。後患何可不防。及今爲挽救。著升泰文碩接奉此旨。卽傳齊番官。諭以通商事例。非爾等所能知曉。一經墮其術中。追悔無及。現如議有條款。伊等不可遽允。總須稟明駐藏大臣具奏。由總理衙門覆定。候旨遵辦。若並未定議。更可由中朝與英國從容商訂。但令該番從此不自添枝節。印兵卽不再進。切不可因惶惑改圖。又增羞辱也。此旨著劉秉璋飛咨升泰文碩遵辦。欽此。十一日午刻。又准新任大臣升恭錄五月初三日在拉孜途奉到前旨行令。先行傳諭各番官。欽遵知照等因前來。文碩欽奉之下。悚惶莫名。敬繹此次諭旨。飭交升泰遵辦之下。所以兼及文碩者。自恐該大臣到任。或尙稍需時日。事關緊要。未可稽遲。今計竹珊星使五月初十一日當抵拉里。距藏尙有十程之路。自應先行傳宣諭旨。飭令番官遵照。惟此節關鍵。要以藏番與英人曾否議定條約爲主。查二月間噶廈接到帕克里營官轉遞額當喇嘛弟兄來信。意欲從中調處之初。藏衆本欲置之不理。文碩以其機或可圖。故再三開導。令其回覆。比索看覆信底稿。則措詞支吾。全不着力。因爲擬定。交委員往復曉諭。乃該番衆將聽候貴署核奪一節。改爲聽候英官轉稟伊國君主酌核見覆。當時經委員駁諭再再。而該番衆意終不欲改回。彼時若文碩強令改回原議。又慮該番仍蹈從前之故智。是以姑且聽之。此文碩見事未周。深自負咎者也。惟自二月發信之後。三月下旬。曾經詢問額當喇嘛弟兄處回信何如。據各番官回稱。此信三月初二初三日帕克里營

官卽已轉遞頗當喇嘛處併約其弟兄中酌量一人到藏營面議迄今將及一月頗當喇嘛處人既未來亦無回信等語今於傳宣諭旨之下復加詰問該番官等仍稱送信至今兩月有餘頗當喇嘛處迄無回信委係實情等語文碩查藏番議和一節體察其隱衷尙非知難悔禍期於必成之舉不過因有頗當喇嘛信來姑試伏此一筆之意至英人一邊則遙度其意既已佔據隆吐山諒亦不屑巡與藏番議立條約是各番員前後所稱未接回信尙非捏飾因諭此時固無回信以後不拘何時亦不論何事但關邊界交涉要件總須稟候駐藏大臣核奪不准爾等私自主張此亦申明定例爾等所夙知者至疊奉訓旨飭令爾等安靜自守不准自添枝節者正爲爾等保全黃教永除禍患之意不過與爾等自籌保全之法跡有不同蓋朝廷之保護是統籌全局權衡輕重利害昭然實事求是似爾等自籌徒矜血氣之勇其實務虛名反受實害卽如隆吐山總理衙門如能辯論得來固屬甚善倘英人託詞狡展爾等亦宜耐候徐圖萬勿急求恢復蓋隆吐山譬如門外一塊銅藏中乃黃教根本之地比作屋內陳設一座金山爲爭一塊銅致傷屋內金山孰輕孰重值耶不值又况勞民力耗民財甚且多戕民命亦大違佛法悲憫衆生不爭無我之本旨此又乘勢開導之情形也除咨覆川省併移交竹使蒞任覆核外祇肅奉聞虔請

王爺
通候
大入鈞安

致成都將軍川督函請轉發致總署電 五月十二日

仲良
子惠仁兄 大人 將軍 勛次五月初十日奉到華箋藉稔助祺懌介如頌猥承關愛諭慰良勲弟奉職無狀各有應得聖恩寬大罷罰撫躬警惕感愧交集安敢稍有介懷若以日蝕月食爲喻則尤非弟所敢當也至危疑震撼之說弟自揣所遇

尙不至此。不過歷次奏牘中，立言不無直懇。此固拙作不工自來之病。然而亦有苦衷在。蓋藏番本來愚拙，譯字生文理又復不通。若照原文直錄呈覽，其勢不能明白，不得不爲潤色。然若失其面目，本真久之，藏番又必疑爲有意壅於上聞，益致離心，更不聽命。此前人屢受之累也。是故不得不還其本來面目，不能求工於得體之故也。此亦祇能爲我局中者言之。方知况味。若局外之人，勢不能概冀其諒矣。茲致總署電略一函，祈由尊處轉達。前承費神飭寄家信，感戴。貴澤臣大概九十月間可到省也。肅覆鳴謝，敬請勛安。

致總署電已諭藏番交涉事不准私主竹珊將至卽行移交

總署鈞覽。五月初十戌刻奉到四月初五日電旨，恭讀惶悚，未阻藏番自與英人議和，實係文傾糊塗，用深負咎。惟此事關鍵，要以曾否定有條約爲主。藏信是三月初二三遞至，頗當喇嘛處昨詢番官，迄無回信。藏番亦無期望必成之意。當諭自今以後，不拘何時，無論何事，凡關交涉要件，均須稟候核奪，不准私自主張。竹珊現抵距藏十程之拉里，擬五月二十七接印，除移交覆核，並具公啓，奉呈冰案外，謹先肅略奉聞，謹肅。

致升大臣函錄送譯行商上底稿及告藏地近日情形 五月十六日

竹珊世講星使大人麾下。十五日午刻巡捕穆彰德到寓，引候興居，欣悉助祉便蕃，諸符私祝。前奉到四月初五日電旨，恐譯繕稽延，先傳番官面諭，已將情形於十二日戊初咨覆冰案。茲錄本日午刻補行譯稿奉閱。藏番議和，原非本

願。不過聊伏一說云爾。此節流弊。可以保其必無。至輕出惹事一節。每逢開導勸戒。該番官等必面稱唯唯。去傳諭大衆。卽至接據商上申覆公稟。則必言諭旨不敢不遵。況我等亦實未曾先自肇衅。無如披撈恃強行霸。貪暴不休。毫無底止。我等勢不能束手受欺。不得不與還手交仗。歷來立言如此。幾成印板文章矣。現在邊外情形自四月中旬碰釘之後。大概在事諸番。不無做懼。以是匝月以來。頗稱安靜。惟三大寺禿子未嘗身臨其境。尙無悔禍之心。而自有交涉數十年來。事必公商。三寺要作七八成主宰。伊等立有誓詞。罰約甚重。人各凜凜。雖商上亦不能獨斷獨行。以是徵調客兵。運送軍火諸役。猶未停歇。勸戒則非置若罔聞。卽飾詞搪塞。其機謀何屬。則秘密閃爍。決不令我內地官員得知底裏。此殊可惡。令人焦灼悶悶耳。專泐奉佈。引頌勛祺。

致升大臣函飛遞總署夾板係補送譯稿 五月十九日

竹珊世講星使大人如晤。十六致一函。計登籤記。彼時迷迷惘惘。竟將總署川中漏却。茲補錄送譯稿。恐閣下不知其故。又見飛遞總署夾板。或系座懷。用特奉白。藏中安堵無他事。堪告慰。此頌行祺。

致總署函錄送奉到電旨譯行商上底稿並開導不能見效情形 五月十九日

敬肅者。五月十二日奉肅丹箋及電略。敬覆藏番未與英人私議條約。及乘勢開導情形。計六月中旬下旬。可以先後上曉丙照。茲錄十六日譯行商上底稿呈閱。刻下藏地安堵如常。邊外則自四月十四日起。匝月以來。頗知安居靜待。

察其情形。是在事番官番兵固已心知懼。特所謂三大寺番僧。未嘗身臨其境。故尙未能知難悔禍。而自有交涉以來。事必公商。三寺要做七八成主宰。雖掌辦商上事務。不能獨斷獨行。伊等立有誓詞。罰約甚重。人各凜凜。雖心知利害。莫敢明言。此所以開導頻頻。一時難於見效情形也。竹珊月之二十三。四可以抵藏。定期二十七日接印。文碩因前奉諭旨。不准稍涉逗遛。擬於六月初五日力疾起程回京。謹一併奉聞。祇肅虔請鈞安。謹肅。

上醇王稟遵奉四月初五諭旨曉諭藏番並錄呈譯行商上底稿 五月十九日

敬稟者。四月二十四日肅具丹箋。計六月初間得邀鈞覽。五月初十日奉到四月初五日電寄綸音。恭讀之下。惶悚莫名。文碩於藏番欲自向英人商議和約一節。未能堅持攔阻。實係糊塗粗心。無由自追。比繹聖旨。自恐升泰到任。稍需時日。以致要務稽遲。故仍荷飭交文碩一體遵辦。文碩緣譯字周折。遵於十一日傳集番官。先行面諭詰問。前致頗當。喇嘛弟兄覆信。彼處回信情形何如。據稱前信自三月初轉遞去後。迄今兩月有餘。頗當喇嘛弟兄。委無回信前來等語。文碩查藏番議和一節。本非情出本願。期望必成之舉。至英人既得隆吐山。諒亦不屑再與藏番逕自議立約款。是該番官所稱迄無回信。尙非捏飾之語。文碩因乘勢開導隆吐山不過邊外一隅之地。較之全藏輕重懸殊。今既已爲英人佔據。若總署辯論得來。固屬甚善。倘彼託詞狡展。爾等亦須耐候徐圖。萬勿急求恢復。轉致因小失大。十六日復輔行商上譯文。茲謹錄稿呈閱。至藏地刻下安堵如常云云。文碩因前奉諭旨。不准稍涉逗遛。擬於六月初四五日力疾起程回京。謹併稟聞。伏祈垂鑒。謹稟。

再上醇王稟敬陳每次申辯藏界苦衷 五月十九日

敬再稟者。竊維文頌仰荷聖恩。畀以邊寄。乃因才庸識闇。措置乖方。猶蒙鴻慈高厚。僅予草職。未忍重譴。返身追省。感懼交縈。文頌咎由自取。况承雷霆之下。屏息惶悚之不暇。何敢再有一詞。然文頌愚昧苦衷。亦有不得已之情在。請爲王爺姑陳之。溯自客秋開導撤卡。文頌每次奏中。多爲藏番申明舊界。蓋因藏番總以乾隆末年奏案爲言。當時若竟爲抹却。責以越界戍守之愆。藏番必不心服。開導益難就範。不得不據情轉奏。冀爲總署聊資辯談之助。事果得行。固屬極順。倘英人必不肯依。然後再以隆吐山雖屬藏界。但是邊外一隅之地。較之全藏根本輕重懸殊。亦可因小失大之說。勸誨藏衆。必能遵從。雖無把握。而較之抹倒舊界。心不輸服。則有間矣。若夫奏牘之中。詞涉直懇。則因藏番本極愚蠢。譯字書識。又復文理不通。若照原文入告。其勢看不明白。不得不爲略加潤色。然若脩飾太過。失其本來面目之眞。又恐藏番疑爲有意壅蔽下情。遇事必尤執拗。此前任曾受之累。文頌是以更張。且藩服向背。似亦不可不以上聞。用權控馭寬嚴之準。又前恭錄譯行二月初一日欽奉諭旨。敬謹節去我兵駐藏無幾。尤應嚴加約束。不准稍有干涉。以致更難轉圜數語。是因在藏防守兵專歸駐藏大臣節制。不與藏番相干。該番亦稔知人數無幾。轉恐暗結洋人。故無藉威求助之意。是此節不令預聞。無關出入。若一併飭令知之。轉生其心懷外視之疑。凡種種過慮。皆區區愚忱。以爲適年藏番迴非昔比。駕馭稍不合宜。誠恐英波未平。藏波隨起。內外交關。更勞宸庑。惟是知識迂謬。未免過於矜持。致干朝廷震怒。撫衷實所難安。文頌本有心氣虧傷風病。比者竟成驚悸之症。旬日以來。目矐矐散夜無眠。食不知味。

精神恍惚。疲敗不支。藏地之藥無醫。惟冀到川調治。然相距七十餘程。此七八十日之間。翻山越嶺。情形若何。殊不堪想。一念及此。不禁悽然零涕。病深無主。不揣冒昧。瑣瑣瀆陳。伏祈矜鑒。惟冀遠叨福庇。存此一息。平安歸里。叩謁崇墀。則不勝加額誦佛矣。謹再稟。

川督咨轉總署電請查明番兵因何復出挑戰

爲遵電飛咨事。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總署電英都來電。四月十四日黎明。藏番約三千攻印兵營卡。戰至十點鐘。藏兵敗退。事有傷亡云云。英既止兵不進。何以藏兵又復出戰。究竟現在情形如何。希查明速覆。轉電川督卽轉駐藏大臣云等因。承准此。除行洋務局知照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明速覆施行。須至咨者。

咨川督暨升大臣藏兵於四月十四後併未續出挑戰

爲咨明事。光緒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子刻准川督部堂飛咨內開云云。查明速覆等因前來。查此事先後情形。業經本前大臣於四月十三二十四日兩次咨明貴督部堂併備公啓。逕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先知照貴升大臣各在案。四月十四日後雖未接有商上轉呈邊報。然探探情形。月餘以來。番營頗知靜待。併未續出挑戰。茲准前因合行咨明。除分咨外。爲此由五百里咨覆貴督部堂。請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致川督函定期由藏起程 五月二十五日

仲良仁兄大人如手。昨夜奉到四月二十二日大咨。聆悉除逕覆總署暨知照竹珊外。另備公文奉覆冰案。併錄致總署信稿呈閱。二十七日竹珊接印。弟定期六月初五日由藏起身。後此藏務。如承見示。希飭房書聲明。除已知照駐藏大臣衙門字樣。緣無此一語。雖明知必已分致竹珊。然事關公務。不敢不轉達藏中。然原封既拆閱。途次或無借印之處。殊覺不足嚴密慎重。故特先事奉白。弟原有心氣虧傷夙病。邇因辜負聖恩。撫衷省疾。慚懼交縈。不覺心搖搖不自主。神惘惘而不安。草地苦乏醫藥。所盼遠叨福庇。早謁台端。藉得就醫調理耳。專肅祇請助安。惟照不既。

致總署函詳陳藏邊現在情形 五月二十五日

敬肅者。五月二十四日子刻准仲良處飛咨貴衙門四月二十一日電詢。四月十四日番兵因何復出挑戰。現在究竟情形何如。令速查覆等因。查四月邊外之事。文領已於四月十三二十四等日先後馳肅奉聞矣。此事在英人則謂未嘗復進。在藏番則謂英兵自二月佔據隆吐山後。時常四出略地。且二月十六日奉旨。促令撤兵多日。毫無退意。而時出哨探如前。該番既恐英懷叵測。抑且不甘束手受欺云。此言真僞。雖不可盡知。然二三月間。英出略地。則輿論亦頗云然。至四月十四日後。番營頗知自守靜待。併未復出挑戰。五月十九日肅啓中。已附陳及之。刻仍安靜。體察其隱微。大概邊外在事諸番。業已心知儆懼。特三大寺僧未嘗身臨其境。以是至今仍無悔禍之心。天中節後。達賴喇嘛由色拉寺回山。旋赴羅布嶺崗。文領循例往候。接晤第穆胡圖克圖。談及四月邊事。乘勢面加開導。據稱前事委因二月以

來英人欺我太甚。情出不得已。非敢不遵諭旨。輕出惹事。今已嚴飭在事諸員。除仁進岡以內各處地方。仍不准容英人攔入外。若彼果無北來之事。則我亦應靜候總署辯明指示。不准輕出挑戰等語。前次公啓中。所以未敢鼓及者。緣藏番於開導交涉事件。凡近遵辦之言。雖遞有字據。尙不免於陽奉陰違。若面稱之詞。則更反覆不承認。滋壽泉前在任時。卽已受過其愚。故後任罔敢弗戒。今承下問究竟情形。恐關庫切。姑述該胡圖克圖面談之言如此。竹珊本於二十三二日可到。昨據其前站弁兵面稟。近藏霖雨較頻。恐致展緩。旋接糧台差信。謂渠定二十六日進藏。知念併達。祇肅虔請。王爺通侯王爺鈞安。謹肅。中堂大人

致升大臣函亟盼早日蒞藏

竹珊世講星使大人如晤。側聞節鉞吉臨。近瞻光彩。何慰如之。若能二十四日蒞藏。則尤企盼者。頃因欽奉諭旨。不准逗遛。而六月初旬與鄙人最宜之吉日無過初五者。因恐烏拉疲玩。用是及早傳之。泐布惻忱。卽候行祺。

再致升大臣函擬仍率第穆胡圖克圖跪請聖安

再啓者。鄙人旣已去位。分本不應跪請聖安。惟掌辦商上事務例得隨同行禮。若以鄙人之故。照內地領銜無人。遂停此儀。則外藩恐不達理。此禮免他不得。斟酌權宜。仍率第穆胡圖克圖照例請安。以存儀文。敬禮尊意。以爲何如耶。遠鄉井。舊雨新知。賤恙得霍然乎。盼切盼切。憶及附泐再頌行祺。又啓。

此由原稿抄錄去重九其間書一字未易也。文頌於光緒十二年使藏。正當英人窺藏之初。欲與西藏通商。中朝命文頌開導藏番。而文頌慕丁寶楨遺法。欲因其選將抽兵運籌軍火等事之成規。以謀固我邊圉。其意非不善也。奈時四川總督爲劉秉璋。雖久於軍旅。而暮氣已深。藏臣無兵權在握。練兵籌餉。皆仰給於四川。加以歷任藏臣俱庸碌無用。中朝法令。藏番視爲具文。故文頌至藏。動輒掣肘也。然文頌籌藏之旨。在撫綏番人。使心內嚮。然後謀其禦外侮。故藏人在隆吐設卡。英人藉口陳兵威嚇。朝廷令文頌命藏人撤卡。文頌力爲辯護。謂隆吐爲藏境。築卡係自衛。請推誠與英人交涉。章數十上。雖嚴旨屢責不稍易其宗旨。於是褫文頌職。而以升泰代之。卒訂藏印條約。文頌於國外形勢殊多隔膜。其上醇王書。謂英藏交涉終無頭緒。兩面相持不下。應豫謀自衛之計。練兵選將尤當先定。實欲訴諸一戰。雖屬不量力。然保全藏土之苦心。實足多者。籌藏之策。尤爲詳盡。其臨別致商上函。辭意誠摯。肝膽照人。深得藏番之愛戴。自文頌去職。達賴喇嘛謂中朝不知用人。無足依賴。遂謀聯俄。是則文頌一人關係西藏存亡。而繼任者畏意無能。輒譏其剛愎自用。由此書觀之。則功罪大白。其各不相掩歟。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2957 2930